武俠世界



$2.00

692

·特別介紹·



五花八門社會傳奇故事 **神槍飛女** 龍驤·著



彈無虛發，貌美如花，機智胆色，遠勝鬚眉，在黑社會中，可說是艷名四噪，無往不利。可是，她在一次黑吃黑的勾心鬥角的內鬨中，終於遇到了罕有的對手，結果互逞奇謀，各顯神通，詳情請參閱本刊第3頁。

詳情請參閱本刊第3頁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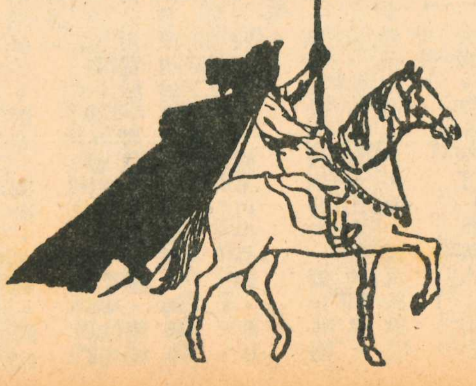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執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0一0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69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男 與 女

LADIES & GENTLEMEN

新！

一本以全新姿態
多彩多姿的刋物

豐富妳的愛情生活
關心你的夫婦生活
令妳如何走向新潮

七彩印刷·圖文並茂

密切注意出版日期

五花八門社會傳奇故事



龍驤·文
培新·圖

神槍飛女



黃昏命案

盛夏，龍城。

晚間七點半鐘，太陽才落下了海平綫，天色由金黃轉爲蔚藍，逐漸變成黝黑，現在該由市中心區的霓虹燈來點綴成這個世界。

花花老爺夜總會的霓虹燈該是最大，最高，最夠氣派的，五顏六色不停地變幻，就像一個放浪女人的勾魂媚眼，勾引着路過的遊客。

在許許多多的路人中，有的過門而不入；有的禁不住誘惑走進了夜總會的大門，其中却有一個中年男人逡巡不去。他的目光不時看着夜總會的大門，又不時望向對街的一座公用電話亭。

終於，他快步穿過對街，先站在電話亭的門口向四週掃了一眼，才拉門走了進去。

他飛快地撥號，目光仍然小心翼翼地向四週搜索，天氣很熱，電話亭中又悶，他的額頭已經開始冒汗。

「喂！」對方的聲音非常低沉。

「是老闆嗎？」這中年男子的語氣，非常急促地說道：「我是阿坤，我有緊急的報告……。」

「快說！」

「我發現了她們的踪跡，在……」

「在那裏？」

「在……」中年男子剛一張口，突然響起一陣玻璃破碎聲，他的身子打了半個旋轉，滑了下去，左太陽穴處有一個彈孔，正冒出殷紅的鮮血。

懸掛在半空的電話筒中，仍然傳出焦灼的聲音：「阿坤，你怎麼了？……快說，她們在那裏？……阿坤！……阿坤！……阿坤……」

馬路上車輛如鯽，行人熙攘，誰也不會發現這件兇殺案。

自然，等不了多久，就會有人進電話亭的。

× ×

花花老爺夜總會的節目在龍城來說，是最新潮派的。新奇，刺激，狂熱，因此夜夜客滿。

今夜也是一樣，儘管一個多小時以前，對街公用電話亭裏發生了槍殺案，龍城警署的警探也曾到這裏來搜查過，却絲毫不影響晚間第二場的生意。

準九時三十分，帷幕冉冉昇起，節目開始登場。

第一個節目是來自南非的一個合唱團，一男三女，非洲斑鼓擊出獨特的韻律，健美的胴體扭出誘人的舞姿，低沉的歌喉更是使人神往。

就在這時，突然來了一批客人：爲首一個，戴着茶色眼鏡，在朦朧的燈光下，很難窺其眞面目，其餘幾個隨行者也都是滿臉橫肉，瞪眼豎眉，一望而知，絕非善類。

但是，在這一夥客人當中，却有一個儀表不凡的健壯青年，他的服裝熨貼，容光煥發，面上還浮現着一絲令人動心的笑容。

站在入口處指揮侍役的領班叫麥虎，

一見這夥人出現，面色不禁一變，連忙迎了過去，笑呵呵地說：「原來是彭先生，難得賞光，請這邊坐。」

這位彭先生正是戴着茶色眼鏡的人，神情倨傲得連頭都沒有點一下，大搖大擺地向座間走去。

一夥人落座之後，麥虎連忙問道：「各位是喝杯飲料？還是……？」

戴茶色眼鏡的男人姓彭，名大通，在龍城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他根本就不理會麥虎的殷勤接待，自顧自地掏出一根雪茄啣在唇間，麥虎絲毫也不敢怠慢，連忙取出打火機爲他燃煙。

噴出幾口濃濃的煙霧，彭大通才開始說話，聲音低沉地在喉嚨眼裏打轉：「今晚有什麼新節目？」

「香港來的『七仙女舞蹈團』。」

「嗯！」

「彭先生要喝點什麼？」

「待會兒再說。」彭大通遣走了麥虎，將雪茄擱在煙碟上，低聲說：「永銳！看樣子咱們要白跑一趟。」

永銳正是那個儀表不凡的健壯青年，他是彭大通的兒子，也是他事業上得力的助手，從進門到現在，他臉上那股迷人的笑容一直沒有消失過，目光也不停地向四處搜索。就像獵犬搜尋一頭帶傷的兎子一般，絲毫不肯放鬆，彭大通向他說話，他也沒有回過頭來。

「我認爲不虛此行。」彭永銳低聲回答。

「我看不出有何可疑之處。」彭大通說。

「我也沒有看出可疑之處，」彭永銳這時才將目光投注在他父親的臉上。「可是我敢肯定毛病一定出在這裏。」

「說說看！」彭大通用着命令的語氣說。

「我看過現場，槍彈是從這邊射過去的。」

「也許發槍的人在汽車裏。」

「不可能，」彭永銳即使在辯論問題的時候，臉上的笑容也不會消失。「兇手用的是一枝長管來福槍，不可能在汽車裏發射。」

「你是說狙擊手潛伏在這裏？」

彭永銳豎起食指向天花板指了指。「二樓。」

「二樓？」

「演員化粧間，厨房，職員休息室，機電室……這些地方，都可能埋伏着狙擊手。」

「他們爲什麼要殺阿坤？」彭大通的聲音變了味，「難道姓馬的存心要和我們過不去。」

「未必。」彭永銳每一句話都很簡短，他一定有不說廢話的習慣。

「你是說柳英那個臭女人在這裏？」

「我想不會錯，」彭永銳肯定地說。「阿坤在報告她的行踪時被殺，殺人的自然是她們那一夥。」

「姓馬的和柳英聯合起來對付我？」

「義父！」原來彭永銳是彭大通的養子。「先不要這樣說，也許她在香港根本沒有來，也許馬斌不知道狙擊手潛伏在他這裏。」

「我不信！」彭大通憤怒地搥着桌子說。

彭永銳還想說什麼，侍者過來請示要不要吃點什麼，談話暫時告一段落。

半小時後，菜已上了好幾道，大家也都喝了不少酒，彭大通砰然放下杯子說：「永銳！到樓上去看看。」

「等一下！」彭永銳表現得很溫和。

「等到什麼時候？」彭大通顯得很不耐煩。

「等到今晚新到的節目出場後。」

「你還有心情欣賞節目？」

「我只是想欣賞那七位仙女。」

「她們！」

「嗯！」彭永銳幌動着手裏的酒杯。

「女人！香港來的！她們在這裏！我想應該看看她們。」

彭大通楞了好一陣，突然不屑地聳聳肩。「笑話！就憑七個女人也想和我打天下？」

「這正是香港來的情報，柳英要回龍城向您報復，那麼她的幹部應該都是女人，我想……」

他的話剛說到這裏，報幕員的清脆聲音打斷了他的話：「現在讓我爲各位介紹一檔精彩的節目，那就是香港『七仙女舞蹈團』，她們有嘹亮的歌喉，優美的舞姿，以及迷人的胴體，現在請欣賞她們第一個節目——不了情——」

燈光一暗，接着復又緩緩明亮，舞台上照澈着淡藍的光，七個背影展現在觀衆眼前，全場靜寂。

黑管和木琴柔和地奏出這首中國名曲，鼓手敲出低沉的節奏，七隻穿着黑色網狀絲襪的玉腿在緩緩擦動。

她們一個個長髮垂肩，在軀體緩緩扭動髮絲盪開時，才看出她們背部一直裸露到腰際，露出深深的脊溝。

燈光逐漸强烈，她們的正面緩緩地轉了過來。每一張面孔都美得迷人。胸前的V字型缺口加上黑色的護網，使女性觀衆嫉妒，使男士們呼吸濁重。

彭永銳將目光從舞台上收回來，喃喃地說：「這其中好像沒有柳英吧？」

他不曾見過柳英，但他知道她的年齡已在三十以上，而舞台上的七個迷人舞孃，沒有一個是超過三十歲的。

彭大通取下了茶色眼鏡，這才看出他只有一個眼睛，另外一邊却是一個黑色的深窟，顯得醜惡而又可怖。但是，他那隻獨眼却發出極爲犀利的光芒，任何人接觸到他的目光，都會有被一支冷箭射中的感覺。

他冷冷地察看了一陣，才搖搖頭說：「沒有。」

「當然，柳英即使回到龍城，也不可能在舞台上出賣色相。」

「也許她沒有來！」彭大通在推斷。

「來了。」彭永銳的語氣十分肯定。

「你見過了？」

「阿坤見過了。」彭永銳緩慢地說：「他是負責偵察柳英行踪的人，如果他沒有見到柳英本人，憑什麼報告？」

「柳英是怎麼來的呢？」彭大通像在自問。「碼頭和機場都有監視的人。」

「如果柳英是那樣容易對付的女人，阿坤也不會被殺了！」

「我不相信柳英敢停留在這裏。」

「野兎常常躲在獵人的犬籠裏，獵犬在四處奔尋，那裏將是最安全的地方。」彭永銳說着站了起來。

「那裏去？」

「去拜訪她。」

「你肯定她在這裏？」

「碰碰運氣。」

「你們跟去。」彭大通向其餘的四個大漢發令。

彭永銳揚手制止：「不必！你們仔細看看每一張面孔。」

顯然，彭永銳是一個發號施令的人物，連他的義父似乎都要聽聽他的。

一分鐘後，彭永銳來到馬斌辦公室的門口。

「我要見馬總經理。」他向站在門口的一個彪形大漢說。

在龍城混混的世界中，要是誰不認識彭永銳這個小伙子，那他準是瞎了眼，這個彪形大漢當然知道來人是誰。

按例先要通報，而他却沒有通報，就立刻打開了門，恭敬地說：「請進！」

馬斌不過是四十來歲，是新近崛起的道上人物，貌相斯文，沒有一點流氣和兇相。

他坐在那張特大辦公桌後面的安樂椅上，幾個得力的打手都環伺在左右。他手下最得力的幹部高橋，是日本最負盛名的槍手，手中正玩弄着一粒來福槍的子彈，目光烱烱地注視着進來的彭永銳。

看樣子，馬斌似乎預料到他會來，所以才有了這樣的準備。

「啊！原來是小彭，請坐，請坐！」馬斌笑着站起來迎客。

彭永銳站在進門處未動，笑容可掬地向週圍掃了一眼：「打擾，打擾，是在開業務會議嗎？」

馬斌並沒有回話，突然收斂了笑容，冷冷地說：「姓彭的人從未到這裏賞光過，今晚突然光臨，不會沒有事吧？」

彭永銳道：「馬總經理說對了，正是有事拜托。」

「拜托？」馬斌喃喃地說，回顧了身旁的高橋一眼。「什麼事？」

「我想見見『七仙女舞蹈團』的負責人，可以嗎？」

「哈哈……」馬斌突地大笑。「小彭是來挖節目的。」

「談不上，如果她們和貴店的合約期滿後，我們很想請她們在敝店表演一段時間。」

「小彭！你不是在說笑話吧？」馬斌的面色非常正經。「太平洋俱樂部幾曾上過次檔節目？」

「這項紀錄也許要打破了。」

「如果你說的是眞話，那倒是一件奇怪的事。」

「馬總經理懷疑我另有用意？」

「啊——不！」

「那麼請馬總經理代爲引見她們的負責人如何？」

「她們沒有負責人。」

「那——她們是那一家娛樂節目供應社介紹的？」

「沒有透過節目供應社，是她們自己向我連絡的。」

「噢！現在的職業舞孃都精明了，她們會省去無謂的剝削，我可以和她們直接談談嗎？」

馬斌道：「可以的，如果她們願意見你的話。」

站在馬斌身旁的高橋這時才冷冷地插嘴：「我想她們願意見你的，因爲你是龍城有名的美男子。」

對這句一半調侃一半挖苦的話，彭永銳毫不介意，淡淡地說：「好的儀表會給予人良好的印象。」

「不過我得警告你，你上樓後也許下不來。」高橋的語氣咄咄迫人。

「我不明白高橋君的話。」

「南非歌舞團來自非洲吃人部落，那幾個黑娘子也許會對你這個油頭粉面的小白臉有胃口。」高橋似乎在極盡奚落之能事，在龍城，他們兩人是各佔一山的老虎，生死不容的對頭。

彭永銳笑着聳了聳肩：「謝謝，我會小心。」

彭永銳來到二樓時，正好一部昇降機的門打開，裏面走出來七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正是他要找的人。於是，他默然無語地隨着她們走進了屬於她們專用的化裝間。

進去後，她們才發現了他，紛紛回過頭來問：「你要幹什麼？」她們有的說着流暢的英語，有的却是純正的廣東話。

「請問妳們之中那一位是大仙女。」

彭永銳非常有禮貌地發問。

七個女郎都微微一楞，其中一個回話說：「我叫依雯，請問有什麼事？」

彭永銳掏出名片遞過去，同時自我介紹：「我是太平洋俱樂部的經理，想同妳談談……」

「不可能！」依雯答得很快。「我們和這裏簽了兩個月的合同。」

「如果我們能等到妳們和這裏滿約以後呢？」

「不可能吧？」依雯眨動着那雙明亮清澄的眸子。「太平洋俱樂部的名氣我們早聽說過了，你們肯上演次檔節目嗎？」

「肯的，因爲妳們的節目太好了。」

「只是節目好？」她拋過一個令人銷魂蝕骨的媚眼。

「七位漂亮的美人兒更具吸引力。」

「你很會奉承！」依雯瞇起了眼睛，環抱着雙肘，使胸域的乳溝更見深邃。「其實，你不必說奉承話，也很容易獲得女人的歡心，你對女人的吸引力，也許勝過我們對觀衆的吸引力。」

彭永銳接觸過不少生長在南太平洋的熱情女郎，其中有歡場嬌娃，也有閨閣千金。雖然她們的言行都很開明，像依雯這樣大胆表露的倒還少見。

彭永銳既然接觸過無數熱情女郎，也就不是乳臭小兒，對於依雯的誘惑絲毫無動於衷，淡淡地笑着說：「妳的談鋒眞健，使我感覺難以應付。」

一個目光晶亮的女郎走過來，以揶揄的語氣說：「跑碼頭的女藝人，難免遇上不懷好意的登徒子，唯一的辦法就是用犀利的言辭打消他的歪念頭。」

「這位小姐貴姓？」

「我姓戚，名叫小菲。」

「妳大概是最小的一位仙女吧？」

「嗯！我姓戚，湊巧也是老七。」

「難怪老大姓依了，依與一也是同音的。」

依雯這時又插上了口：「彭經理！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個登徒子？」

彭永銳佻撻地說：「任何男人在妳面前也無法作一個君子。」

衆女郎都笑了。

唯獨戚小菲冷冷地說：「別老是想吃甜甜的蜂蜜，也該當心蜂尾的刺針。」

依雯又接口說：「放心！我不會用針刺你，因爲你太英俊。不過，我也要提出警告。如果你眞想跟我上床，我會要你一夜休想閉眼睛。」

又是一陣閧笑，彭永銳面上却有了訕訕之色。他還不曾遇上一個像依雯這樣言辭大胆的女人。

因此，他連忙改變話題：「妳們下場表演是什麼時候？」

「要到凌晨一點多鐘。」

「啊！」彭永銳看了看腕錶。「還有三個多小時，妳們能賞光到我們俱樂部去坐坐嗎？」

「好呀！」戚小菲首先响應。「你們的節目定不錯，我們正需要吸收經驗。」

「快！快！快換衣服。」七個人推推擠擠地鑽到屏風後面去了。

戚小菲從屏風後面伸出頭來說：「你如果想偷看的話，你應該先想到蜜蜂尾部的針刺。」

彭永銳不甘示弱地說：「如果有一天戚小姐也不讓我閉眼睡的話，我相信會看得清楚些。」

戚小菲的頭縮了進去，屏風後面傳出了衆女郎的笑語：「小菲這回可遇到對手了。」

彭永銳緩緩地朝窗口踱去。他將簾幕拉開一綫，正好看見對面的電話亭。距離約九十碼，正是來福槍最佳的有效射程。

阿坤遇難時是七時過三十一分，那時她們應該已在化粧室，那麼，她們之中誰是狙擊手呢？

那枝來福槍藏在何處呢？

彭永銳察看化粧室裏面，能够藏下一枝來福槍的地方太多，每一具化粧箱和每一具衣箱都有可能。只要她們願意，她們可以將這間化粧室變成一間軍械庫。

不過她們不會那樣蠢，而且案發後警探曾來搜查過，那枝行兇的槍現在已不會在這間屋子裏了。

這時，她們先後從屏風後面走出來。一色的乳黃色短裙，配着淡綠色的短袖襯衫，顯得清秀脫俗。彭永銳逐一端詳她們；每一個都是千嬌百媚，柔和可愛，他根本無法找出誰是兇手。

當然，彭永銳並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射殺阿坤的那粒槍彈是從這間屋子裏發射出去的，臨街的每一間屋子都有可能。可是從柳英的事情聯想，她們七個人的嫌疑成份就大大提高了。

依雯毫不忸怩地走過來挽着彭永銳的臂彎，柔媚地說：「與你同行，不知有多少本地女性羨煞！」

「嫉羨的應該是龍城的男兒漢。」彭永銳風趣地說：「嗨！這小子一個人帶着七個如花似玉的妞兒！」

「別得意！」戚小菲頂了他一句：「七根蜂針扎到你身上的滋味並不好受。」

她們談笑着來到樓下的大廳。當她們出現時，引起了小小的騷動，彭大通更是有些感到意外。彭永銳只是向他們打了一個手勢，就逕自引領着她們向外去。

戰幕初啓

論設備，講氣派；太平洋俱樂部和花花老爺夜總會可說是不相上下。但是，前者的場地，却較爲寬敞，而且多了一個賭字。

在龍城，五花八門的行業可說多之又多，自然出了不少寬肩膀，鐵拳頭的狠角色。但是在娛樂界，彭大通和馬斌是後期崛起的人物；但由於後者城府深沉，足智多謀，以致使彭大通深受威脅。

彭大通手下有三家著名的俱樂部和夜總會，以及三十多家酒吧，在龍城的份量很重，實力很龐大。如此繁重的事業，將近六十歲的彭大通已有力不從心之感。幸好他的義子彭永銳出類拔萃地竄了起來。

彭永銳是個棄兒，一九四五年他才一歲時在中國東北瀋陽爲彭大通所收養，那時他是一個利用戰亂發橫財的私梟。

戰後，他隨彭大通來到龍城，受過大學敎育。彭大通和他自己都想不到他會在黑道上竄起來。

在彭大通來說，他需要親信的助手；而彭永銳是却爲了報恩。就這樣，他全面掌握了彭大通的「事業」。

機智，氣魄，以及強健的軀體都是彭永銳成功的條件。可是，良好的敎育却常常使他痛苦。他雖沉淪，却並不麻木。

現在，在彭大通的辦公室裏，父子二人面對坐着，罩燈的光圈壓得很低，無法看清兩人面上的神情。

只聽彭大通聲音低沉地問：「永銳！下一步棋怎樣走？」

「我已派人去她們住宿的海濱酒店仔細搜察，等他們回來後再說。」

彭大通道：「你認爲這七個女人和柳英有關係？」

「不能肯定，這只是初步判斷。」

「永銳！我警告你。」彭大通厲言厲色地說：「如果你迷戀這七個女人，那你就太蠢了。」

「義父！我不會那樣差勁。」

「嗯——那就好。」

「義父！我——」彭永銳的語氣很慢，似在斟酌適當的措辭。「——想知道一些有關柳英的實在情況。」

「你問這些幹什麼？」彭大通語氣有些不悅。

「請原諒！我本不該探問你的事情。可是，如果多讓我了解一點實際情況，也許有助於我處理當前的情況。」

彭大通沉吟了一陣，改變了語氣：「嗯——其實也沒有什麼，柳英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女人！」

「嗯！」

「她父親在戰後發了一點小財，却不安份過日，終日沉迷賭博，最後不但輸光了全部財產，還欠下了一筆鉅債。」

「是你爲她償清了賭債？」

「嗯——那時柳英十九歲，她爲了報恩，自願以身相許……」

「是的，當時我在香港讀書，無緣見到她。」

「她很聰明，跟我三年後，已成爲我的得力幫手。我將大部份事業交她掌管，原以爲她……」

「後來……？」

「她竟然無恥地愛上了夜總會樂隊裏的一個鋼琴師。」

「義父！你當初是怎麼樣處理這件事的？」

「我命人當着柳英的面，砍掉了那小子的雙手。」

「啊——」

「想不到她竟敢帶了一筆鉅欵潛逃，還聲言十年後再回龍城來找我報仇。哼！我要剜出她的心！」

「義父！我本來不想講，可是現在非說不可，因爲我要了解實際情況，我……」彭永銳欲言又止地，似乎有什麼話難以出口。

「爲什麼吞吞吐吐的？」

「我聽到一些可怕的傳說。」

「哦？」

「傳說因爲你垂涎柳英的美色才向她的父親設局詐賭的……」彭永銳突然停口不語。

「說下去！」彭大通低吼了一聲。

彭永銳道：「傳說你僞裝仁慈，代柳英父親還清賭債，交換條件就是要她嫁給你，後來……」

「說下去！」

彭永銳知道彭大通已怒不可遏，但悶在心裏已久的話，不得不衝口而出：「後來，她父親發現了詐賭的內幕，來找你理論，你却派人暗中將他謀殺，外界都以爲他是羞忿自殺的。

「那裏聽來的？」

彭永銳一時沒有回答，接着說：「柳英出走的眞正原因，是發現了我方才所說的那些事情；再說，那鋼琴師不過是她以前的戀人，而且柳英並未作出有損清白的事情。義父！你——那樣做，實在太狠了一點。」

彭永銳一口氣說完了心裏的話，沉靜地等待着爆炸性的後果。

彭大通像瘋狂似地從桌子那邊伸過雙手，扭住彭永銳的雙臂，猛力搖幌，大事咆哮：「誰說的？誰說的？」

彭永銳很快地答復：「阿坤！」

其實，告訴他這些話是另有其人，他想像得到可怕的後果，所以假托在死去的阿坤身上。

「阿坤？」彭大通似已用盡氣力，虛脫般放鬆雙手坐回椅子上。

「義父！我不信別人傳說的話，但是要請你告訴我事實眞相。」

「胡說！胡說！」彭大通瘋狂地咆哮。突然，他又改變了語氣，有些歉疚地說道：「啊！永銳！我不該對這樣大吼大叫的。」

「是我不該過問這些事，不過……」

「永銳！」彭大通拍着他的肩膀：「你不該懷疑我！更不該聽信別人的話。」

「是的。」

「我沒有子女，你是我唯一的繼承人，這些產業將來都是你的。」在這一瞬間，這個乖戾的黑道人物也流露出一絲父性的慈祥。

其實，龐大的財產對彭永銳並不重要，「養育之恩」四個字已經深深將他箝制住了。

「噠！噠！」門上傳來了兩記輕微的敲門聲。

「進來！」彭永銳知道是去海濱酒店的人回來了。

房門開處，進來一個短小精悍的中年人。

「怎麼樣？」彭永銳發問。

「毫無發現。」

「嗯——」彭永銳沉吟着。「有沒有查過她們是那家旅行社代辦入境的？」

「是萬國旅行社。」

「好，循着這條綫，調查一下她們在香港的社會關係。」

「是！」來人唯唯退去。

「義父！我該去陪陪她們了。」彭永銳站了起來。

彭大通神情有些萎頓，乏力地擺擺手：「去吧！」

彭永銳正要離去，突又傳來敲門聲，他喊了一聲：「進來！」

進來的是侍役領班，手裏拿着一封信。他說：「這是在一張枱上發現的。」

「噢！」彭永銳將信接過，並未立即轉交給彭大通，只是向他作了個請示的目光。

「看看寫些什麼？」

彭永銳拆閱信箋後，神情微微一變，向侍者問道：「那張枱子上的客人是什麼樣子？」

「一個穿着入時的女人，臉上戴着一副茶色眼鏡。」

「再沒有別人？」

「就她一個。」

「好！你去吧！」彭永銳揮退了侍役領班。

「是——柳英！」彭大通的語氣多少有些駭異。

彭永銳無言地點點頭。

「好大的胆子！」彭大通咬牙切齒地問道：「她說些什麼？」

彭永銳展開信箋唸道：「限十日內將全部產業變賣，捐獻慈善機構，饒你一命。否則，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什麼？她……」

「放心，義父！」彭永銳面上那股迷人的笑容又流露出來。「這筆產業將來要歸我所有，我不會這樣輕易放手的。」

這些話算是對彭大通的一種寬慰性的保證。其實，彭永銳却是言不由衷的。

× ×

彭永銳笑容滿面地來到座間，向他的客人表示歉意：「很抱歉，沒有陪妳們，總有辦不完的事情等着我。」

戚小菲俏皮地說：「大經理，別客氣啦！爲了表達我們的謝意，她們公推我作代表陪你跳一隻舞，願意給我面子嗎？」

「這應該是我的榮幸。」

一個女歌手正在演唱慢調歌曲，彭永銳擁着戚小菲滑進了舞池。

「妳也許不太喜歡慢節奏舞步，是吧？」他在找話題攀談。

「你怎麼知道？」戚小菲毫不容情地給他一個軟釘子。

「我是猜想，活潑的女孩子都喜歡快節奏的舞步。」

「猜想並不可靠。」

「那妳是喜歡跳慢步了？」

「也許。」

「妳一點也不像是一個跑碼頭的賣藝女郎。」

「本來就不是嘛！」

「噢！那妳是臨時客串性質了？」

「可以那麼說。」

「爲什麼呢？」

「好玩。」

「但是，妳們都有良好的舞蹈基礎，那是什麼原因？」

「也是爲了好玩。」

「就像我們現在跳舞一樣，純粹是好玩性質，對吧？」

「並不。」

「哦！」彭永銳知道遇到了厲害角色了。

「她們並沒有推我作代表，只是我想同你跳一隻舞。」

「爲什麼呢？」

「找個機會好讓你向我發問。」

彭永銳有了警覺，不着邊際地說：「你很會說話。」

戚小菲却一本正經地說：「別賴！我看得出。」

「我想是的，男人很難藏住秘密，最糟糕的是他們經常將秘密掛在臉上。」

「你有秘密？」

「當然。」

「能說嗎？」

「方才已經說過了，妳的氣質不像一個出賣色藝的歌舞女郎。」

「我已回答過你，只是爲了好玩。嗨！你好像有點關心我？」

「妳看得很準。」

「爲什麼？」

「也許是我有點喜歡你吧！」

戚小菲抿嘴作了一個逗人的微笑：「喜歡？爲什麼要說這兩個字？如果你只說一個字豈不更令人動心？」

「妳是那樣容易動心嗎？」

「至少，你心裏希望我動心，我看得出。」

「你眼光眞厲害！妳還看得出一些什麼？」

「我看得出你方才和人發生過爭執，也許還打過架。」

「哦！」彭永銳有些吃驚了。「妳怎麼知道呢？」

戚小菲淺淺地一笑：「別緊張！我並沒有窺知你心頭的秘密，你上衣肩頭接縫處綻了縫。」

彭永銳低頭一看，果然左肩處裂開了一條線縫，那一定是方才彭大通猛力抓扭時扯裂的。

他有些震驚對方的觀察力，也更確定

了對方不是一個平凡的歌舞女郎。但是，他却不動聲色地說：「如果妳有興趣，你不但可以客串女郎，同樣也可以客串私家偵探。」

「可惜我毫無興趣。」

說到此處，一曲終了。

回到座間，衆女郎紛紛取笑：「嗨！小菲墮入情網啦！」

「見妳們的鬼！」戚小菲瞪着眼睛。

衆女郎又將目標轉移到彭永銳身上：「要不然就是大經理鑽進了蜂窩。嗨！彭先生！吃到蜜蜂糖沒有？」

彭永銳打趣地說：「想到那根要命的蜂針，嚇得沒敢伸出舌頭。」

衆女郎鬨堂大笑，依雯正色地說：「彭先生！我們該回去了。」

「好，我派車送妳們。」

一行剛出俱樂部的大門，正好一輛大型客車在門前停下，車上走下來的是馬斌得力幹部高橋。

高橋目露兇光，氣勢洶洶地說：「小彭！你未免欺人太甚了！」

彭永銳走下台階，笑眯眯地說：「我不懂你這句話的意思。」

「你未經我們同意，就擅邀我們的表演女郎出遊，你是什麼用意？」

「啊——原來如此，我想她們該有這點自由。」

「可是我們要對她們的安全負責。」

「她們並不是小孩。」

「她們身在異地，而且我們還接受了她們監護人的委托。」

「監護人？她們的父母？」

「那你管不着。」

「我應該問問，如果眞是這樣，我應當向你道歉，如果並無其事，那證明你是藉口尋仇。」

「好！我告訴你。」高橋流露出不懷好意的目光。「她們的監護人就是你老子的剋星。」

「是誰？」

「柳英。」高橋的話說得鏘鏘有力，就像兩粒槍彈，打擊得彭永銳搖搖欲墜。

良久，他才喃喃地向依雯問道：「柳英眞是妳們的監護人嗎？」

「是的。」依雯點點頭。「很抱歉，這件事並不怪你，我們離開的時候應該向高橋先生打聲招呼的。」

彭永銳有了一瞬間的昏眩，原因是答案來得太快，尤其是馬斌介入漩渦，更使人感到意外。

高橋見他低頭無語，更加趾高氣揚地說：「怎麼樣，小彭？你不是說過要道歉的嗎？」

彭永銳恭敬地向高橋行了一個禮，溫和地說：「高橋君！請代向高老闆致意，深深抱歉。」

「哼！」高橋鼻孔噴出了一股冷氣。「當代轉告，不過馬老闆能否接受那就不知道了。」

說完話之後，神氣活現地向衆女郎一揮手。

衆女郎紛紛鑽進了大型客車，高橋正待跨上車子時，彭永銳突然叫住了他：「慢走！」

這兩個字低沉而有力，宛如雷霆，與方才謙恭和藹的語氣大不相同，使高橋心神一震。

他緩緩轉過身子，看到了彭永銳面上濃郁的笑容。他知道這不是好兆頭，可是，他仍然不甘示弱地問道：「什麼事？」

「你不覺得方才的語氣太過傲慢？」

「我倒不覺得！」

「在龍城，無人敢用這種口氣向我說話，即使你們馬老闆也不行。」

「那麼，該怎麼辦呢？」高橋的口氣仍然很硬。

「我認爲你是在向我挑戰。」

「算是挑戰又如何？」高橋逞強說。

「我接受。凌晨三時半在雙子岩下候教，別空手來，用刀用槍，由你決定，到時不來，就請你天亮前離開龍城。」彭永銳說完後，頭也不回地走進了俱樂部的大門。

×　　×

凌晨二時半！

馬斌的辦公室內烟霧繚繞，人影幢幢，每一張椅子上都坐得有人，還有些無椅子坐的只得站看。

馬斌手下的核心幹部都已到齊，座間還有七個青春少女，她們正是「七仙女舞蹈團」的舞孃。

坐在馬斌對面的，是一個成熟的少婦，面色冷峻，目光如冰，使人不敢與之接觸。

抽烟的人太多，空氣變得沉悶，衆人的面色也不够開朗，像被一層陰沉的厚霧籠罩着。

馬斌將唇間的雪茄取下，慢條斯理地彈去烟灰。這才一聳眉毛，開口說話：「根據我們原先的協定，我們只能暗中相助，可是現在——？」

坐在馬斌對面的美艷少婦正是十年前離開彭大通的柳英，她保留着優美的坐姿，聲調平穩地說：「直到現在，我也沒有要求你們公然出兵。」

「可是，槍殺阿坤的事件已使我們捲入漩渦，方才妳又——」

「阿坤就是當年向家父詐賭的郞中，不該殺嗎？」

馬斌面上突然流露出一絲詭譎的笑容：「我並不是對彭大通有何畏懼，只是要看看有什麼代價值得我們全力一拚的，不然——」

「如果彭大通的實力被消滅，龍城等於完全落入你手，你該算算今後你可多獲得多少利益。」

「妳認爲彭大通的實力很輕易就能瓦解嗎？」

柳英胸有成竹地說：「若照我的計劃逐步實施，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馬斌冷笑一聲：「嘿嘿！妳該不會忘記彭大通的養子彭永銳吧？」

「他？」

「他有一百條命，是個死不了，倒不下的漢子。有他在一天，彭大通的事業就會在龍城存在一天。」

「嗨！」柳英滿面不屑之色。「這小子有那樣大的本事？」

「妳不信？」

「我信。不過，這話由馬老闆口裏說出來却有些令人難以置信。」

「哈哈——」馬斌一陣狂笑。「儘管那小子有一百條命，我却能給他一百零一槍，不怕他死不了。」

「那麼他爲什麼直到現在還活着？」

「只因爲不值得一拚，現在情形却不同了，妳爲了報殺父辱身之仇，非摧毀彭大通的事業不可，但在摧毀之前，又必須先除掉彭永銳——」

「這點不勞你費心。」

「噢！我不信就憑妳們幾個女人能幹掉他。」

「哼！」柳英鼻孔裏哼出了一絲冷氣，對馬斌幹部羣掃了一眼。「你有好槍手嗎？」

馬斌狂傲地說：「太多了！」

「挑最好的讓我們見識一下如何？」

馬斌向身旁的高橋一揮手：「高橋！讓她看看。」

高橋滿面倨傲的神色，拉開辦公桌的抽屜，取出一枝點二八口徑的考特手槍，又取出一張撲克牌彈向空中。倏地舉槍發射，那張撲克牌在半空中打了幾個廻旋，落在辦公桌上。

那張牌是一張紅桃A，當中的紅心已經被子彈洞穿了。

柳英讚揚了一句：「好槍法！」

說着，微微揮動了一下手。

「砰砰」兩聲槍響，滿屋的人都嚇了一跳。只見戚小菲手裏拿着一把小型勃朗寧，槍口還在冒着烟，但是誰也看不出擊中了什麼。

柳英緩緩將手攤在桌上，手心裏赫然是兩夥翡翠耳環墜子。

「馬老闆！」她冷冷地說，「方才這一對耳墜子還戴在我的耳上，現在却到了我手心裏，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嗎？」

馬斌大告失色，脫口叫道：「神槍！神槍！」

柳英又說道：「馬老闆！你的領帶斷了。」

馬斌低頭一看，領帶打結處已經斷裂。沒說的，這正是戚小菲的傑作，一時駭異得說不出話來。

一向高傲的高橋也不禁向戚小菲投過一眼嫉羨的神色，馬斌的幹部羣更是一個個目瞪口呆。

「剪除對方，無須煩神。」柳英語氣平和地說，「不過，我們仍然需要你的掩護。」

馬斌的態度大大改變，連忙說：「沒問題，沒問題！有這種神槍手，待一會兒彭永銳就逃脫不過死亡之刦了。」

「你說什麼？」

「方才高橋去接她們回來時，觸怒了彭永銳，他向高橋挑戰，約定淸晨三時半在雙子岩下。」

「高橋君要去？」柳英面向着高橋發問。

高橋逞強地答道：「當然要去。」

「請勿見怪，只怕你不是彭永銳的對手。」

高橋怒叱道：「妳怎麼瞧不起人！」

「住口！」馬斌叱阻他，然後向柳英笑道：「說實話，高橋的確不是彭永銳的對手。不過，妳那位神槍手對付姓彭的却是有餘。」

「彭永銳並未向我們挑戰。」

「我們現在站在一條陣綫，我們的敵人難道不是妳的敵人？」馬斌面上流露出詭譎之色。

柳英是個絕對聰明的女人，早就明白了對方的詭計，於是冷冷地說：「這次挑戰我認爲是彭永銳和高橋個人的事，我們不能出面。」

「這當然由高橋出面，只要妳們在後面——」

「放冷槍是不是？」

「冷槍？哈哈——」馬斌一陣狂笑，接着說：「傍晚阿坤的那一槍難道不是冷槍？」

「那不同。」

「爲什麼不同？」

「阿坤該殺，彭永銳不該殺，阿坤是小人，彭永銳是大丈夫。」

「大丈夫？哈哈——彭永銳一張面孔逗人喜歡倒是眞的。」

柳英冷峻地叱喝：「請說話愼重。」

馬斌也沉下了臉：「別以爲我們眞的對付不了小彭。柳英！如果彭大通的實力由我的力量所瓦解，關於產業方面的處理，我可不會聽妳的。」

柳英冷笑着說道：「只怕你瓦解不了他。」

說着站了起來，向依雯他們一招手，一行八人走出了馬斌的辦公室。

高橋氣得跳脚罵道：「眞氣人！老闆您——？」

「你懂什麼？我要讓彭大通敗在和他睡過覺的女人手裏才能出我一口怨氣。」

高橋不敢再辯，看了看腕錶說：「已經三點，我該去了。」

「你想好對付辦法了？」

「我和他比槍，我死他也活不成。」

馬斌的手指尖戳到了高橋的鼻尖上：「就憑你？你還沒有响槍，人家就已擊碎你的腦袋了。」

「那——？」

「告訴你，這樣——」馬斌在高橋耳邊囑咐一陣。同時，他面上出現了冷酷，詭譎的笑容。

鐵血男兒

同一時間，彭永銳也已準備妥貼。三號左輪揷在腰際，短劍綁在小腿上，他不知道高橋選擇那一種，不過，他肯定高橋一定會來。

最後，他打開箱子，將唯一能够代表親情的黃金鎖片配掛在項間，那是他從小配掛的飾物。

鎖片當中有一條盤龍圖案，他並不確切了解圖案的意義。平時，他總是將鎖片放在箱子裏。一旦有了生死決鬥的時候，他就取出配掛在項間。他並不是將鎖片視爲吉祥物，但是，那却是他唯一能接觸到生父母親情的媒介物，生不能離，死更不能離。

他看了看錶，三點過一分，該去了。

他先到彭大通的臥房去，這件事雖是自己決定的，但總得讓他知道。他輕彈了兩下紙門，他知道義父總要四點以後才會上床的。

出來應門的却是美娃娜，不等他開口，就輕聲說道：「醉了，喝得不少。」

美娜娃是一間小酒吧的老闆娘，丈夫和彭大通的手下互毆至死。她年輕漂亮，被彭大通連人帶酒吧間一起接收過來。

她是當地的土著，温馴，善良，默默地忍受着永無止境的屈辱，但却勇敢地活下去。

她不知道自己在用那種感情對待彭永銳，她只是默默地關注他；一種純女性的關注，不帶絲毫雜念。

她驀然看見了彭永銳項間黃澄澄的項鍊，她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她從未嘗試去攔阻，只是關心地問：「和誰？」

「馬斌手下的高橋。」

「保——重。」她只能說道些。

彭永銳又展露了他那種令人心醉，也令人心悸，獨特笑容，聲調平和地說：「爲了義父的事業，我必須安然回來，請放心！」

美娃娜掩上了門。一剎那間，彭永銳有些悲哀，龍城的人將他看成英雄，而自己却宛若小丑，和隔着一道門的美娃娜並無多大差別。

他踏着沉重的步子從俱樂部的側門走出來，他剛要跨上他那部別克跑車時，幾個大漢從暗影中湧過來。

「大哥！我們陪你去。」原來那幾個人都是彭大通手下的得力幹部。

「不用！」彭永銳揮了揮手。「一個人够了。」

「不行啊！誰知道高橋那小子會要什麼花樣？」

「我想不會吧！高橋還算是一條漢子呢。」

「可是，那個馬斌呢？那傢伙，陰險毒辣……」

「不管他了！」彭永銳下了决心。「你們休息吧！即使他們擺下了陷阱，我也有方法對付。」

說罷，發動引擎，風馳電掣般向市郊雙子岩開去。

× ×

凌晨三時半——

雙子岩下，高橋正優閑地負手而立。這週圍已佈下了天羅地網，只等彭永銳來投。從此龍城……

他正暗自得意之際，突然傳來一陣汽車引擎聲，緊接着兩道熠亮的車燈向他照射過來。

高橋驀地心神一震，很快地，他又放鬆了心情。因爲他看清楚了駛過來的車輛，那不過是一部修理道路的巨型工程車。

工程車的引擎宛如雷鳴，漸漸開到近前。

高橋很快地閃到暗影裏去，他知道將自己暴露在車燈的光圈裏，那是一件極爲不智的事情。

「吱——嘎」一聲，那輛工程車突然剎車停住。

高橋不禁皺起了眉頭，那裏是他和彭永銳决鬥的塲地，已經設下了捕捉對方的陷阱，這輛工程車停在這裏，未免有點碍事。

於是，他走了過去，以不太高的聲音喝問：「喂！要停多久？」

司機打開了車門回話：「也許要停到明天，直到車主人找到他的車。」

「什麼？」

司機已飛快地跳下車，扔掉頭上那頂黃色帽子，神情冷漠地說：「對不起！讓你久等了，你大概不在乎我用這種方法出現吧！」

高橋一時楞住了，原來站在他對面的正是死對頭彭永銳。

高橋所埋伏的人正以奇形怪狀的岩石爲遮蔽，注視着這邊的動靜。而現在，他們的視綫却被工程車擋住了。

高橋緩緩向後退，希望他的部下能看到這邊的動靜。

「站住！」彭永銳低叱一聲。「馬老闆在龍城的名氣也不算太小，你最好少給他丟人現眼！」

說起來，高橋也還算得上是一條男兒漢。不過，他缺少獨立的性格，難免會受馬斌的左右。此時，被彭永銳的話一激，不禁動了萬丈豪心，冷笑着說：「怕就不來，你劃道子吧！」

「按規矩，我選地點，你選方式。」

「好！」高橋猛一點頭。「比槍。」

「你仔細想過了？」

高橋狠聲道：「在龍城，我們兩人只能留下一個。」

「想不到高橋君還有這番豪心，怎麼比法？」

「我們就以這輛工程車的長度爲原則，背對背各走一方，五步後轉身拔槍。」

高橋辭色凜然地說。

「五步？太近了吧？」

高橋嘿嘿一聲乾笑：「如果你想挨冷槍的話，你不妨將步子延長，只要你離開這輛工程車的掩蔽，立刻就有五枝槍向你發射。」

這原是意料中的事，因此彭永銳才駕着工程車來到現場。但是，高橋的話却使他大大感到意外，緩緩地說：「高橋君的好意我很感謝，不過我有點奇怪，你爲何這樣善意的提醒我？」

「很簡單！高橋在龍城也算是一條漢子。」

彭永銳雖與對方成敵對之勢，也不禁有幾分佩服。吁了口氣說：「既然如此，今天這塲决鬥可以取消了。」

高橋却低沉地喝道：「不行！有你，我不安；有我，你不安。今天是個機會，看看明天的龍城，到底是誰的天下。」

彭永銳淡淡地笑道：「也許是柳英的天下。」

「你說什麼？」

「這樣近的距離，我相信我們兩人都難倖免。」

「嘿嘿！你怕了？」

「只是有點惋惜。」

「惋惜？」高橋重覆着說。「這那裏像是你說話的口氣？」

「的確！我甚至有些後悔訂下這塲約會。」

「姓彭的！你愈說愈離譜了。」

「想一想，高橋！」彭永銳語重心長地說：「柳英重返龍城，不直接找我義父，却先投向馬老闆，不會沒有用意吧？」

「哦！倒要聽聽高見。」

「其目的在使我們兩派相互拚殺，她好坐收漁利。」

高橋冷笑一聲說：「不見得吧？」

彭永銳素知高橋並非不可理喩之人，正想將柳英突然出現龍城對兩派不利的情形仔細加以分析時，突然不遠處傳來一聲低喚：「大哥！」

雖然在暗淡的星光中也能看出高橋的神色微微一變，他低聲地說道：「小彭！這塲决鬥延期吧！」

這時，彭永銳已背向他，冷冷地說：「現在說這話已經太晚了。」

「什麼？」高橋顯然不明白他話中含意，語氣中透着驚詫。

「我現在已經以背向你，這已算是决鬥的開始。如果現在停止，豈不是半途而廢？」

「不管如何，這塲决鬥必須中止。」

高橋語氣異常急迫。

「咦！」彭永銳微有詫異地說：「環境，實力，都對你有利，我不明白你因何要半途而廢？」

「只因爲我高橋是一條漢子。」

「這話更教人難懂了。」

「你如不快些離開，你今晚必死無疑。不但你死得不值，而我勝得不光采。」

「其他的話我還同意，如果你說我今晚必死無疑，我倒要試試看。」

「你不要太過自負。」

「你該知道我在塞城和飛鷹帮决鬥的事，那次是一對十三。」

「不錯，這是你平生足以自豪的事。生死與否並不完全在於你的胆識和機智，地勢以及對方的决心都有莫大的關係。」

「能說說你們的决心呢？」

高橋一字一字鏘鏘有力地說：「置你於死地。」

「高橋君！我今天携帶了六隻飽滿的彈夾。」

「我們也帶了不少，且不計犧牲。」

「很好！」彭永銳身形未動，轉過臉來說：「現在開始我們的决鬥吧！五……」他一邊數着數目，一邊邁動了步子。

「停！」高橋低吼着。

「四……」彭永銳沒有理他，又跨出一步。

「停！聽見沒有？」

「怕死？」彭永銳並沒有聽命停下。

「三……」

「隨你怎麼樣說，反正我今天决不拔槍。」

「二……」彭永銳又跨出一步。

「大哥！大哥！」喊叫高橋的聲音紛傳而至，而且夾雜着無數零亂而又急促的脚步聲。

高橋陡地迎了過去，高叫道：「趕快回去，我們中了調虎離山計，彭永銳帶人到夜總會裏去了。」

「快！快！」衆人七嘴八舌地吼着，然後，一大羣人呼嘯着飛快離開了雙子岩下。

曉星已沉，彭永銳孤獨地站立在暗影裏。他沉重地嘆了口氣，高橋不失爲一個血性的男子漢，但兩人却又處在針鋒相對的局面下，這眞是命運之神在播弄人了。

× ×

凌晨四時——

黎明將臨，天空反而呈現異常的黑暗，彭永銳悄然鑽進了他的別克跑車。

他以極高的速度駛回市區，正想向右轉駛回俱樂部時，忽然後座上傳來清冷的話聲：「錯了！該向左轉。」

彭永銳不禁有些驚詫，抬眼一瞥，從後射鏡中看見了一張表情肅然而容貌艷麗的面孔，漆黑狡黠的眼光正瞪着他，他不覺喊道：「小菲！是妳？」

戚小菲的神情非常冷漠，沉聲說：「向左轉，我現在不再是你懷裏的舞伴，而是你的敵人。」

說着，手一抬，小型勃朗寧短槍抵住了彭永銳的腦際。

彭永銳並未過於吃驚，仍很風趣地說：「小姐，別開玩笑，在天亮前，我還想睡一覺。」

「如果你不向左轉，這一覺你會睡得更長，或者永遠不醒。」

彭永銳絲毫未作反抗的打算，方向盤猛朝左轉，跑車在極度傾斜中，向海濱方向駛去。他已經發覺來者不善，不過，語氣仍很輕鬆：「小姐，妳的胆子不小哩！竟敢在市區綁架。」

「不但敢在市區綁架，而且還敢在市區殺人。如果你想試看，就是自找死。」

「放心！」彭永銳輕笑着說：「在女性面前，我從來不用野蠻手段，對女性應該尊敬。」

「不必尊敬我，不過我希望你尊敬我手裏的槍。」

僅僅幾分鐘，車子就駛到了海濱酒店門前。

戚小菲冷靜地下達命令：「將車子駛進地下停車塲。」

車子停妥，彭永銳輕笑着說：「小姐！現在要看妳如何令我乖乖地跟着妳走了。酒店到處都是服務人員，妳總不至於蠢得用槍逼住我吧？」

「用不着拿槍逼你，從你走下車開始，一直到走進酒店內的房間止，有六枝長射程來福槍在向你瞄準着。」

「嘿！妳眞會嚇人！」

「你不是容易嚇唬的人。」

「好了，算妳贏！」彭永銳輕鬆地說，立刻跳下車子。

彭永銳伸臂挽住了她，調侃地說：「只要妳不以爲我是藉機佔妳便宜的話，我會有超人一等的表演。」

彭永銳緊緊摟住她的腰，她也親密地將頭靠在他的胸膛上，雙雙走進酒店，乘上電梯，來到九樓。

九一三室是背街的一間套房，戚小菲引領彭永銳走進去，揮手示意他坐下。

這裏的設置對彭永銳並不陌生，外面是設備豪華的起坐間，裏面是精緻的臥房及附設的純南洋風味的浴室。

彭永銳輕鬆地往沙發椅上一靠，瞇起眼睛說：「我原以爲妳會帶我到一所陰暗的牢房裏去，想不到妳却將我帶到這個舒適的温柔鄉裏來了。」

「但願你能將這裏當作温柔鄉。不過，我要警告你，你如稍不小心，這裏也許會變成人間地獄。」戚小菲說完後走出屋去，彭永銳聽見門鍵下鎖的聲音。



戚小菲以勒朗寧手槍指住彭永銳後腦。

緊接着，通往臥室的房門打開了，一個艷麗的少婦緩步走了出來。她身裁極好，披着一件薄質衣料的睡袍，豐滿的胴體，若隱若現，彭永銳不禁深深吸了一口長氣。

「小彭先生！你好！」她操着純正的粵語，顯得很有禮貌。

彭永銳立刻想到了她是誰——柳英；看上去比她實際的年齡至少相去十歲；他這才發覺這女人的年齡不是可以從容貌上猜測出來的。

整晚，彭永銳的心情都不曾放鬆過。此時，他倒反輕鬆起來，流露出他那慣有的笑容，語氣柔和地說：「我不知該如何稱呼妳！」

「叫我名字，或者女士。」她邊說邊朝前走，婀娜的體態及那不時從睡袍衣縫中顯露出的大腿，的確撩人萬分。

如果換成另一個女人，彭永銳或許會怦然心動，而她却曾經是自己養父的情婦。他楞了一楞正想說話，柳英却已經先開口說：「別因爲我的服裝隨便而感到不慣。在我的房間裏，我喜歡放鬆一下自己肢體。再說，你可以一眼看出我身上沒有帶武器。」

「是的，妳沒有帶武器。不過，妳也許在運用比槍枝更厲害的武器。」

「你是說美色？」

「也許。」

「如果你眞的那樣想，你的眼光就太差；如果我眞的那樣作，我的眼光也未免太差了。」

「哦！」彭永銳發覺對方辭鋒很利。

「你並不是一個可以用美色誘惑的男人。」

「妳派人用槍逼我到這裏來，就是告訴我這些？」

「當然還有別的。不過，你身懷武器面對一個手無寸鐵的女人，未免太不够男子氣概吧！」

彭永銳心中有些驚詫，但却毫不動聲色地將腰中短槍拿出來，放在茶几上。取笑地說：「這算繳械嗎？」

柳英似笑非笑地說：「如果你認爲你是俘虜，當然算是繳械。如果你認爲只是在此作客的話，那不過是表示你的禮貌而已。」

柳英走過來，在彭永銳身邊坐下，正色地說：「我們該談正事了。」

「洗耳恭聽。」

「阿坤是我殺的。」

「那麼，我該爲他報仇。」

「有理由？」

「當然有，因爲他對我的養父扶助很大。」

「我們有相同的理由，但却有不同的目的；我應該殺阿坤，因爲他是間接謀殺家父的兇手。」

「據我知道，阿坤是從不幹殺人勾當的。」

「他不用刀槍殺人，却是用騙賭的手法殺人。他是南洋一帶有名的賭博郎中，家父等於死在他的手中。」

「也許妳有殺他的理由，但我們註定了要作敵人。」

「不能作朋友？」

「或許可能。」

「請告訴我如何才可能？」

「天亮之後，乘最早的班機，離開龍城。」

「別忘記我是本地人。」

「很高興妳沒有忘記妳的祖籍。但是妳却忘記了妳的性別；身爲女性而捲入黑道漩渦，是件不智的事。」

「你瞧不起女人？」

「尤其是妳，應該去作一個淑女，不該玩刀弄槍，拿生命作賭注。」

「不該玩弄刀槍，該玩弄什麼呢？該去玩弄男人？或者，温馴地被你們男人玩弄……？」

彭永銳截住她的話：「再說下去也許會有更難聽的話從妳口中出來。」

柳英冷笑一聲說：「你們男性可說是一種最殘酷的動物，怕難聽的話，却喜歡作令人難受的事，尤其是對女人。」

「所有的男性都如此嗎？」

「可能有極少數例外，但，絕對不是你。」

「何以見得？」

「你自負，自信，自傲；對於女人，你更無絲毫憐憫。你雖然不是彭大通的親生骨血，但是，你却承受了他冷酷無情的性格。」

「我不想辯解。」

「這句話足以代表你的傲氣。」

「男人有傲氣並不是壞事。」

「用傲氣對付女人，就顯得你缺乏教養。」

「並不！」彭永銳堅決地搖頭。「在我心目中，女人並非弱者，不必去憐憫她們。蜜蜂羣裏，雌者稱王。在社會裏，母親以慈情控制着兒子，妻子以柔情拴着丈夫；在事實上這個世界是屬於女人的。」

「哈哈……」柳英暢然大笑。「我們的觀點畢竟有相同之處。我這次重返龍城，就是爲了要證實女人不是弱者。」

「如果妳眞是爲此而來，妳可以離開了。」

「爲什麼？」

「因爲最受男人崇敬的小彭先生已經承認女人並非弱者，妳已經不必再花費精神去證實了。」

短兵相接

「哈哈……」柳英再度大笑。「好大的口氣！不過你自負得令人覺得可愛。」

「妳應當說可敬。」

「不！可愛。」

「這就是妳們女人最大短處。」

「我不明白你的話。」

「當妳們想去愛男人時，妳就會變成毛虫般的軟弱。如果不去涉及『愛』，妳們一定可以統治整個宇宙。」

「很新鮮的理論。」

「妳們本來不是弱者，從妳們咬牙忍受分娩的痛苦就可以證明妳們的堅强和偉大；可是妳們又經常想以淚水和柔情去贏得男人的輕憐蜜愛。因此，妳們在男人的心目中，就永遠是一個弱者。」

「說來說去，女人仍然是弱者？」

「是的，妳們註定了要做弱者，那對妳們是件好事。」

柳英倏地臉色一沉：「你太會說話，兜了一個大圈子回來，仍然認定我們女人是弱者。」

「是的，女人需要男人保護。」

「沒有男人需要女人保護的嗎？」

「沒有。」

「你說得這樣肯定？」

「沒有什麼好懷疑的。」

「你知道你的性命捏在誰手上？」

「妳是說現在？」

「方才在雙子岩下。」

「性命在我自己手中。」

柳英流露出詭譎的笑容，搖了搖頭說：「我說在我們手裏。」

「原來妳也是很自負的人。」

「方才我們有七枝長槍瞄準着你和高橋決鬥現場，而且有戚小菲這樣一個百發百中的神槍手。」

彭永銳暗暗有些吃驚，但他面上却無驚色，笑意反而更濃了：「她們錯過機會了，爲什麼不在我身上擊穿七個彈孔？」

「你錯了！七枝槍是向高橋那般人瞄準的，並非指向你。」

彭永銳大感意外，他臉上的笑容在一瞬間消失了。

柳英語氣淡淡地說：「別驚奇！我只是希望你和高橋的決鬥公平進行，我不願讓你死於暗殺。那樣，你死後一定不會閉眼。」

「我想妳的動機絕非這樣單純。」

「你說呢？」她不着邊際地反問。

「妳也許認爲我尚有利用價值。」

柳英道：「你很聰明，但却聰明反被聰明誤。」

「我倒不覺得。」

「吸毒的人並不知道自己上癮，我很爲你惋惜。」

「願聆高見。」彭永銳的語氣，乍聽上去不過是句俏皮話；其實，他目下正處在極端矛盾之中，眞的是想聽聽別人的看法。

「別忘了你有純潔的良心，你沒有理由爲彭大通賣命。」

這一句話反而激起了彭永銳的豪性，義正辭嚴地說：「女士！妳忽略了中國人有恩必報，有怨不記的寬厚傳統了。」

「你是說彭大通有恩於你？」

「當然，他對我有二十多年的養育苦心。」

「你是認賊作父。」

「但我是吃賊粮長大的。」

柳英雙眼睜得很大，楞了很久，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們不必再談下去了，有你這樣一個敵手，我很感覺愉快。」

聽到這句話，彭永銳也大感驚異，搖了搖頭，惑然不解地說：「妳有不少機會可以置我於死地，而妳却放過了。照說，除去我，妳瓦解養父實力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了一半……」

柳英搶着說道：「你想知道爲了什麼嗎？」

「很想知道。」

「好！」柳英點了點頭，目中射出一股冷芒。「你知道馬斌爲什麼不與你們硬

拚，却要支持我出面？」

「他們沒有必勝的把握。」

「你猜錯了！馬斌只是惡毒地希望彭大通敗在一個女人手裏，而且是曾經和他同床共枕過的女人。」

彭永銳冷笑了一聲：「想得很妙，也很毒！」

「你知道我爲什麼不想殺你？」

彭永銳道：「前面已經猜錯了，我不願再犯錯。」

「我要彭大通敗在他的養子手裏，一個撫養了二十多年的養子。」

彭永銳站了起來，順手將茶几上的短槍塞進懷裏，冷冷地問道：「我可以走了嗎？」

「當然可以。」

「你如果就這樣放我走，妳將來一定會後悔。」

「我想不會。」

「一定會，因爲除了彭大通先生以外，還有另一個難以對付的人。」

「誰？」

「小彭先生。」

柳英以揶揄的口氣問道：「就是那個棄兒？」

彭永銳對這句話毫不爲意，語氣平和地說：「正因爲他是一個棄兒，所以他才珍視彭大通的養育之恩，也必定要爲彭大通効命至死。」

柳英的神色不禁爲之一變，擺擺手說：「你可以走了。」

「現在天已亮，妳應該帶着妳的七位仙女搭乘第一班飛機離開龍城，這是最佳上策。」

「現在還不到凱旋的時候。」

「妳絕不會得勝；因爲小彭先生是一個不被女人征服的男人，更不會敗在女人手裏。」

柳英嘿嘿笑着說：「我早說過了，你是個值得一鬥的敵手，贏了你，那更可以證明我們女性不是弱者。」

彭永銳暗暗佩服眼前這個女人的豪氣和胆識，但他沒有再說什麼，大踏步向房門口走去。

原來戚小菲一直守候在門外，彭永銳尚未走到門口，她已開啓門鍵，開門走進，以背擋住門說：「小彭先生！你很使我失望。」

「那一方面呢？」

「捕獲你還沒有像捕獲一隻蜻蜓那樣費勁。」

彭永銳眞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只是訕然地笑笑。

戚小菲從腰際掏出那枝小型勃耶寧短槍，一勾扳機，卡察一聲，彈槽處跳出一簇火苗。她奚落地說：「只是一個打火機，想不到你就會那樣馴服。」

彭永銳想不到方才對方竟然那樣大胆。不過在那種情況下，誰也想不到抵在腦際的槍是假的。

他淡淡地笑着說：「戚小姐！我該奉勸妳一句，下一次我們見面的時候，可不要再用這個打火機，那會送掉妳這條小命的。」

「謝謝你的勸告，我一定會用眞槍實彈。不然，聞名東南亞的『神槍小飛女』敗在區區一個龍城槍手之下，那未免太丢人了。」

神槍小飛女，這幾個字在彭永銳腦際一閃，驀地神色大變。

「哦！」他轉過身來，面對柳英。「柳女士！眞是失敬得很，原來妳就是聞名東南亞的『飛釵黨』首領。」

柳英瞥了戚小菲一眼，似乎在責怪她的失言。然後點點頭說：「小彭先生！看起來你並非井底之蛙。」

「如此說來！女士前來龍城並不是單純爲尋仇而來了。」

柳英面上凝結着一團詭異的神采，雙手優閒地抱在胸前，輕緩有緻地向前踱了幾步，緩緩地說：「你反應的確够快。如果我聰明一點，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是不該放你回去的……」

彭永銳突然警覺到自己的危機，右手緩緩向腰際移去。

戚小菲低沉地喝阻他：「請你不要輕舉妄動！在你未拔槍以前，我們至少還可以維持着有限度的友誼。」

柳英接着說：「你應該聽完我的話，方才已經說過要放你回去，我無理由自食其言，你用不着拔槍。」

彭永銳放鬆雙手，微笑着說：「不愧是名聞東南亞的首領人物，畢竟氣度不凡。我爲了表示地主之誼，在妳們未使用武力前，也絕不動用武力。」

戚小菲冷笑一聲說：「在我個人來說，很難接受你這番情誼。因爲我的習慣都是讓對方先拔槍的。」

彭永銳也毫不示弱地說：「那麼我們兩人也許永無對敵的機會，因爲，我一向尊敬女性，我絕不至於在女人面前，先行拔槍。」

戚小菲繞着圈子罵他：「可惜你的母親不在，不然你一定是個孝子。」

這話使得彭永銳上火，可是他忍住了。但當他走到房門口時，仍禁不住回過身來報復了一下：「戚小姐！提醒妳千萬別和我接吻，因爲我可能會藉機咬斷妳那根像鸚鵡般罵人的舌頭。」

× ×

午後一時，彭永銳自夢中醒來。天剛亮時他回到俱樂部。那時彭大通尚在酣睡，所以他逕自回房睡覺。現在他第一件事就是要將昨夜所得悉的情況向養父報告，以便決定應付良策。

他看看腕錶，很快地從床上翻身爬起。他坐直身子，伸個懶腰。突然，他雙臂停滯在半空中，眼光也凝聚在床前一張沙發椅上。

原來那裏坐着一個盛裝的女人。她穿着一套乳黃色的敞領洋裝，坐姿優雅，像一個端莊淑女。

她見彭永銳望向她，立即開口說話：「我是鄔麗雲。」

鄔麗雲！啊！她是七仙女舞蹈團的老五。

「妳是怎麼進來的？」彭永銳驚異地問。

她揶揄地說：「這裏並不是帝王的寢宮。」

看起來這七位仙女的口舌都不弱，彭永銳懶得和她鬥嘴，直截了當地問道：「

是爲柳英女士傳信？」

「不！純私人性質的拜訪。」

「拜訪到男人的寢室？妳眞是個開明的女性。」

「展露色相以娛觀衆的歌舞女郎不會計較這些。」

彭永銳笑了起來：「那麼，我就不必拘束了。就是這樣坐在床上和妳聊聊呢？還是准許我先去一次盥洗室？」

「你應當去一次盥洗室。」

「妳放心？」

「你不至嚇得報警請求保護吧！」

彭永銳笑了，輕鬆地走進盥洗室。當他在幾分鐘後走出來時，却楞在盥洗室門口了。因爲有意想不到的情景出現在他眼前——鄔麗雲已褪去外衣側臥在他的床上了。

她的肌膚雪白，三圍凸凹分明，雙目盯視着他，眸子裏透射着炙人的光芒，看上去並非做作。

彭永銳深深地吸了口長氣，這眞是個意想不到的轉變。對方在展開色誘攻勢嗎？方才自己熟睡時她又爲何默默在一旁正襟危坐呢？

彭永銳只是微微楞了一下，立即放鬆了面部表情，緩緩地說：「鄔小姐！妳上錯床了，那是我的，不是妳的。」

鄔麗雲目光盯着他說：「你傻裝得很像。」

彭永銳又深深吸了口氣：「我好像明白了，是妳們的監護人敎妳來的？」

「我方才說過了，我來是純私人性質的。」

「目的何在？」

「得到你。」

「鄔小姐！我想妳是白費心機了，在這個世界上得到我的只有一個人。」

「誰？是戚小菲？」鄔麗雲緊張地坐了起來。

彭永銳道：「你猜錯了，得到我的，是我自己。」

「啊——」鄔麗雲吁了口氣，拿起床欄上的外衣披在身上。喃喃地說：「在七姊妹中，小菲做什麼事總是先我一步，我難服這口氣，所以……」

彭永銳聽說之後幾乎想笑，繼而則是一陣激動，感慨地說：「鄔小姐！聽妳的話，可見妳非常純眞。我眞想不通知妳怎會加入『飛釵黨』的。」

「不要提這些，我……我該走了。」

鄔麗雲離床穿衣，房門突然開了。進來的是美娃娜，她做夢也沒想到彭永銳臥房裏會是滿室春光。驚呼一聲，連忙退了出去。

彭永銳跟着趕出去，問道：「有什麼事嗎？」

美娃娜滿面紅暈，呼吸急促，神情極爲不安地說道：「對不起！我想不到你房裏……」

彭永銳也有些窘，搖搖手，截住她的話，問道：「有事嗎？」

「你父親請你過去一下。」

「好！我馬上就來。」

當彭永銳返回屋內時，鄔麗雲已進入了盥洗室。幾分鐘後，她走出來，面上戴着墨鏡，看不見她目光中的神色，只在她嘴角處看出一絲倔强的意味。

她默默地走到門邊，突然回身說：「你了解目前的處境嗎？」

彭永銳從對方聲音中獲得信心，郷不是隨口一句話，也不是故作驚人之辭，而是出於由衷的關切。

於是他問：「能告訴我一些嗎？」

「當然可以，只怕你不信。」

「我會信。」

「你現在已經是四面楚歌。」

彭永銳有些驚異，這話似乎過甚其辭，簡直難以令人置信。他錯愕良久，才迸出一句話：「沒有一個朋友？」

「有。」鄔麗雲很用力地點點頭說：「只有我才不是你的敵人。」

「妳？」

「有一天，連你養父也會成爲你的敵人。」

彭永銳忽然有所頴悟微微頷首說：「那也許是柳英的策畧吧？」

「並不。」鄔麗雲的話出人意外。「事態發展下去，自然會形成郷種局面，絕不是人爲的。」

「鄔小姐！妳的話使我迷惑，是不是妳已知道一些什麼秘密？」

「不必多問！」鄔麗雲諱莫如深地說：「希望你多加小心。」

說着，她緩步走到彭永銳面前，依偎在他郷健壯的胸膛上，彭永銳並未推拒，然而腦海裏却是一片空白。

鄔麗雲雙手在他頸間摩挲，突然將他項間懸掛的黃金小鎖片抽了出來。

「這小飾物眞漂亮！」她似無限羨慕地說，「好好珍視它，它也許能使你逢凶化吉哩！」

彭永銳素以鎭靜見長，但此時心情却很亂。他根本就沒有留意她的話，面上艱澀地流露出一絲感謝的笑容。

他早已感覺到自己和養父之間的感情在逐漸淡化，原因是他的良知促使他覺悟自己的行爲是在危害社會，危害人羣，但是養育之恩四個字又像一根鐵鍊似地牽着他走向罪惡，步向沉淪。

現在，鄔麗雲的話更提醒了他。萬一有一天連養父也成了自己的仇敵時，郷該怎麼辦呢？

他陷於一片混亂的冥思中，連鄔麗雲悄然離去，他都未曾覺察。

良久，他搖了搖頭，振作起來，喚回迷失的心情。回顧四週，才知道房裏只有他一個人了。他連忙穿好衣服，到養父的房裏去。

彭大通經過一夜熟睡，精神旺盛了許多。美娃娜正在爲他按摩；當彭永銳進去時，她垂下頭，似乎在爲方才的事感到不安。

「昨晚和高橋決鬥了？」彭大通劈頭就問。

「延期了。」

「什麼？」彭大通聳起了眉毛。「你放過了他？」

從這句話中，可以聽出彭大通對他的養子是多麼的信任和依賴。

彭永銳聳了聳肩，語氣淡淡地說：「應該說是他放過了我。」

「永銳！這郷像你說的話？」

「事實如此。」

「我不信，有半秒鐘的時間你就可以幹掉他。」

「不錯！可是，半秒鐘的時間不能離開現場。」

「你怕了？」

「不是！」彭永銳苦笑着搖搖頭。「現場有五枝槍瞄準着我。」

「五枝？嘿嘿……你忘記你當初一對十三的輝煌紀錄了？想不到你會在五枝槍前面退縮。」

「你不會明白我的心情。」

彭大通性情開始暴躁起來：「我怎麼不明白！因爲你有着婦人般的仁慈。」

彭永銳的兩眼瞪得很大，他心中顯然昇起了怒火。但他却全力抑止下去沒有發作出來，只是冷冷地道：「馬斌暗暗命人在雙子岩埋下了伏兵，他們在任何時間，任何角度之下都可暗算我。但是高橋沒有那樣做，他反而將伏兵揮退了……」

「這正是你的機會，你這個蠢……」

彭大通幸而沒有將最難聽的話罵出口，站在他面前的人畢竟是他的養子。

彭永銳開始有些忍不住了，忿忿地說：「高橋從頭到尾都沒有拔槍的打算，我能怎樣？我並非龍城的無名小卒，應該有點氣度，不能給你丟臉！」

彭大通是個專橫的人，他根本不聽彭永銳的解說，仍然怒吼道：「你蠢！誰也不知道現場的情形。」

「但我的良心知道。」彭永銳當然不讓。

「良心！嘿嘿！我平白在你身上下了多年的功夫，你根本不配在黑道上混。這樣下去，你不僅害了我，也害了自己。」

「是的！」彭永銳冷冷地說：「我也知道我不是在黑道上混的材料。」

「好！」彭大通氣得渾身發抖。「我如此器重你，你竟這樣不事上進……美娃娜！叫陳彪來。」

美娃娜幽怨的目光看了彭永銳一眼，似乎在嗔怪他不該如此逞強；然後服從地走了出去。

漸現裂痕

不多一會，一個濃眉大眼，目光慓悍的健壯青年走了進來；他正是彭大通所要召見的陳彪。

彭大通氣呼呼地說：「陳彪！從今天起，你接替永銳的指揮權。」

這種突變，彭永銳絕對沒有想到；陳彪更是意外。以他的想法，只要彭永銳存在一天，他就不敢有這種奢望。他幾乎有些懷疑是否自己聽錯了，以茫然而又困惑的目光望着彭永銳，似乎想在他那裏得到正確的答案。

彭永銳神情很快地鎭定下來，心平氣和說：「小陳！以後你要更多費心了。」

「大哥！這……？」

彭大通冷叱道：「少說廢話，這是我的命令。」

「是！」陳彪垂首應命。雖然他明知內情不單純，却不敢探問。

彭永銳恭敬地說：「我想下午就離開龍城……」

「什麼？」彭大通厲聲狂吼：「你想遠走高飛？」

「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

「你少說廢話！如今強敵當前，你休想逃避責任。」彭大通額上青筋暴露，顯然盛怒已經到了極點。

彭永銳溫和地加以解釋：「我卽使留在龍城也派不上什麼用場，所以我想到雙星島，或者塞城去休息幾天。」

「休想！」彭大通站了起來，一根指頭戳到他養子鼻尖上。「如果沒有我，你能活到今天？你能够過這種錦衣玉食的生活？」

「正因爲有這份濃厚的養育之恩，所以這幾年我才不惜拚命保全你的事業藉以報答。」彭永銳這番話在表面聽起來很是平和，其實在骨子裏已有了反抗意味——不錯，你收養我，而我也爲你賣過命了。

彭大通自然聽得懂話中的含意，更是怒火高熾，拳頭在辦公桌上驚天動地般一擂，咆哮道：「你以爲這就够了？告訴你，你這條命是我的，要你死你就死，要你活你就活。」

彭永銳閉緊了他的嘴，他已了解攤在眼前的情勢：除非他公開表示反抗，否則緘默是最佳上策。

彭大通見他不再說話，火氣小了一些，轉身對陳彪說道：「陳彪！限你在五天之內將柳英那個賤貨幹掉。」

「是！」

「爸！」彭永銳硬着頭皮插嘴，說道：「我看還是先勸勸她，要她立刻離開龍城……」

「哼！」彭大通鼻孔裏直冒冷氣：「恐怕你早就被那個臭女人收買了，所以才會帮她說話。」

「你老人家誤會了……」

「住口！沒有你說話的餘地……」彭大通又向陳彪道：「永銳和其他幹部一樣，歸你指揮。如果他敢不聽，按規矩制裁；你如果胆敢袒護他，我就要你的命。」

「絕對不敢。」陳彪恭敬地回答。

「你們都給我出去。」

二人默默地退出了彭大通的房間。

在甬道中，陳彪低聲問道：「大哥！爲什麼事惹得老闆生這麼大的氣？」

「唉！」彭永銳沉重地嘆了口氣，接着又是一聲苦笑，反而關心地問：「小陳！你打算怎麼辦？」

「什麼事？」

「老闆方才下的命令。」

「唉！」陳彪也是沉重地嘆了一口氣。「說句良心話，教我陳彪去對付一個女人，我實在還下不了手。」

「小陳！我們相處幾年，感情不壞，我不能不提醒你一句，柳英並不見得容易對付。」

「眞的？」陳彪顯然覺得意外。

「今天的柳英已經不是十年前任人欺凌的弱女子，如今她是聞名東南亞的『飛釵黨』首領。」

「哦？」陳彪連步子也停下了。

「你可曾聽說過『神槍小飛女』的大名？」

「聽說過，去年在曼谷一個人擊垮了香港快槍楊家三兄弟的那個黃毛丫頭，對

不對？」

「就是她，現在和柳英一齊到龍城來了。」

「眞的像傳聞中那樣厲害嗎？」

「不弱。」

「大哥！連你也不能勝她嗎？」

「這很難說！我也許有一半獲勝的機會。」

陳彪楞住了，彭永銳是有名的鐵拳快槍，而且機智過人，反應奇佳。連他都這樣說，那麼，自己所担負的使命看來是難以完成了。

想到這裏，心情不由沉重起來，喃喃地自問：「怎麼辦呢？」

「試試吧！如果你有七分運氣，是會成功的。」

陳彪突然扳住彭永銳的肩頭，眼中投出懇求的目光：「大哥！帮帮我。」

彭永銳苦笑着搖搖頭說：「抱歉！我帮不了你。」

「你行！只要你答應。」

「有我參加，你的任務，也許更難完成。」

「爲什麼？」陳彪大惑不解。

「老闆的話你沒有聽見？也許我早已被柳英收買了。」

陳彪道：「不會的，那是老闆在說氣話。」

「當然，我絕不至於會出賣他老人家，但是，我也不會平白無故的去殺一個女人。」

「那……？」

「小陳！」彭永銳懇切地說：「恕我不能帮你。」

「如果我動用指揮權而派你呢？」陳彪在作試探。

彭永銳楞了一楞，才說：「小陳！你眞的要使我爲難嗎？」

陳彪笑了一笑，拍拍他的肩膀：「大哥！我絕不會讓你爲難。說實話，你應該去做斯斯文文的讀書人，不該和我們一起混的。」

彭永銳道：「小陳！你不是在挖苦我吧？」

「大哥！我說的是眞話。」

「謝謝你。」

「你該好好休息一下，我發覺你神情憔悴。」

「那麼，你是不準備派我任何的工作了？」

「只要老闆不說話，我盡量不去打擾你。」

「柳英的事呢？」

「我自己去辦。」

「好吧！你小心一點！」

兩人不再說話，一直來到樓下。夜總會下午並不營業，偌大的場子，一片清冷的。

走出門外，烈陽照射得彭永銳睜不開眼。他用手遮住刺眼的陽光，輕聲問他身旁的陳彪：「你要到那兒去？」

「她們不是住在海濱酒店嗎？我想先去看看。」

「不必！你應該好好休息一個下午。晚上到花花老爺夜總會去欣賞一下她們的節目。」

「你是說馬斌那裏？」

「馬斌的夜總會並非禁地，只要你不是存心去搗亂，花錢玩樂，他們又能將你怎樣？」

「何必惹麻煩哩！」

「你必須去看一看。」

「爲什麼？」

「他們那裏的七仙女舞蹈團，眞的不壞。」

「沒興趣。」陳彪搖了搖頭。

彭永銳含蓄地說：「你對你的對手感興趣嗎？」

「當然。」

「那麼晚上去看一看吧！因爲你必須認識一下飛釵黨的眞面目。不然，當她們站在你面前時，你還不知道她們是你的敵人哩！」

「她們？」陳彪瞪大了眼睛。

「多注意一下其中一個像洋娃娃似的女孩兒，在她手下死過的黑道人物已經不少了。」

「你是說那個神槍小飛女？」

「嗯！」

陳彪伸出舌頭來，滋潤了一下乾灼的嘴唇，口中喃喃地說道：「這倒是一個機會……」

彭永銳知道陳彪動了逞勝的雄心，心裏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也同時產生了一陣悲哀；黑道人物就是如此幼稚得可憐。不惜以生命去換取名望，然後又成爲另一些期待成名者的目標。結果是任何一個了不起的快槍手都難免要死在槍下。

他懇切地勸陳彪：「別想逞強好勝，那不是一件好事。」

「我知道。」陳彪唯唯應着，其實他心中早已雄心萬丈了。

二人談到此處，就各自分手，彭永銳漫無目的地向海濱走去。

只走了約莫二百碼左右，身後忽然傳來汽車喇叭聲。回頭一看，一輛嶄新的雪佛蘭敞篷車正停在身後。

駕車者是一個身穿運動裝的女郎，頭戴寬邊草帽，一副墨鏡遮去半張面孔，很難認出她是誰來。

彭永銳正在猶疑，方才那聲喇叭是否在向自己打招呼。駕車女郎已經偏過頭來開口說：「要我送你一程嗎？」

聲音很熟，彭永銳立刻想到她可能是七仙女之一，但是不能肯定她是第幾位仙女，於是口氣遲疑地說：「妳是……？」

對方立即接口：「我是依雯。」說着，摘下了臉上的墨鏡。

彭永銳立刻看到了那雙勾魂攝魄的眸子和充滿媚態的面孔。他向車邊走過去，極爲輕鬆地說：「嗨！上那兒？」

「兜風。」

「我在溜街。」

「你眞會忙裏偷閒。上來吧！」彭永銳上了車，依雯一踩油門，車子朝海濱駛去。「上那兒？」

「隨妳。」

「龍城白天有好玩的去處嗎？」

「好像沒有。」

依雯側過臉來看了他一眼：「大概只有一處好玩。」

「那兒呢？」

「女人的香閨。」依雯的話顯示了強烈的挑逗性。

彭永銳心裏正煩，並未思考她的用意，反而佻僓地笑着說：「那得要看是那種女人的香閨。」

「如果是我的呢？」依雯的話更露骨了。

「我很樂意去坐坐。」

「多謝賞光。」

僅僅幾分鐘，車子就駛進海濱酒店的地下停車場。

七仙女舞蹈團在海濱酒店九樓包下了一排房間，依雯佔據是九零二室，是陽台臨街的一間。進房後，她倒了兩杯威士忌，兩人相對坐下。

上得樓來，彭永銳不曾見到半個人影，於是試探地問道：「她們呢？」

「玩去了。」

「心情眞好。」

「怎麼？該躲在屋子裏發抖？」

彭永銳道：「別忘了妳們已經向我們下了戰書。」

依雯淡淡一笑，呷了一口酒，揶揄地說：「你呢？彭大通手下的高級幹部！却有閒情逸緻躲在敵人的香閨飲酒作樂，這又作何解釋呢？」

「妳怎麼知道，我到這兒來沒有目的呢？」

「哦！是想吃掉敵人？」

彭永銳放蕩地豪笑道：「依雯！妳多重？」

「一百二十五磅，身高五呎三吋，三圍是三十六，二十二，三十五……」

「行了，別報得那樣詳細，我只問妳的體重。」

「一百二十五磅。」

「妳畢竟不是一隻小鷄。對不起！我沒有那樣大的胃口。」

「那麼，你的目的是什麼呢？」

「依雯！說句實話，妳們眞有把握在龍城獲勝？」

「啊！原來你是刺探軍情來的。」

「妳可能猜錯了，我也許是在關心妳們。」

「那該多謝你了。」

彭永銳收歛了調笑，面色正經地說：「如果我養父傾巢而出，妳們恐怕佔不了便宜。」

「我不明白你說這句話的意思，恐嚇？還是威脅？」

「隨妳怎樣想。不過，我希望妳能轉告柳英女士，妳們儘速離開龍城對雙方都有益，她該考慮一下。」

「嗯！這就是你來此的目的嗎？」

「當然不完全是。」

「別的呢？」

「比如說——」彭永銳端起酒杯呷了一口。「來領受妳這杯美酒。」

「再沒有別的了？」

「嗨！妳將我問住了。」

「小彭先生！你不再對別的事發生興趣了嗎？」

彭永銳茫然地攤開雙臂，說：「什麼呢？」

依雯瞇着雙眼，聲音從唇間輕輕吐出：「比如說我的三圍——」

情態，語氣，不禁使彭永銳怦然心動。戚小菲刁鑽潑辣，惹人喜愛，但你得和她保持距離，鄔麗雲溫婉馴和，惹人憐愛，却不忍去破壞她，唯獨依雯的騷媚入骨，引起了他的慾求。

他覺得嘴唇有些乾焦，喉間也需要水份來滋潤。他不知道該不該尅制，但他知道自己目光中必定已射出了貪婪的火燄。

他怔了一怔才說：「我相信每一男人對女人的三圍都感興趣，尤其像妳這種惹火的三圍。但願這不是個陷阱。」

「飛釵黨追魂索命只用武力和機謀，還不會動用過女人的本錢。」

「那我就可以放胆欣賞了。」

「你怎樣欣賞呢？」依雯乾盡了杯中酒。

「美麗的女人像一幅傑出的畫，欣賞時最好用眼睛。」

「女人不僅是一幅畫，因爲她是有生命的。」

「嗯！那應該怎樣享受呢？」

「用視覺去欣賞她美麗的畫面，用聽覺去欣賞她生命的活躍，然後再用觸覺去探索她內在的奧秘。」

「看來妳很大方。」

「在我所喜愛的男子面前，我是從來不吝嗇的。」

一分鐘後，依雯已大方地剝去身上每一根紗。

彭永銳有些錯愕自己的行徑，不過他沒有去約束自己的狂放，如果彭大通沒有取消他的指揮權，他此時也許已離開了依雯的房間。

幾年的黑道生涯，彭永銳有很多接觸女人的機會。

他不但不陌生，反而一切都異常老練。經過試探，他知道依雯並非新手，因此他肆無忌憚地狂放起來。

依雯喘息着低吟：「你好兇！」

彭永銳道：「的確，我對敵人是毫不容情的了。」

「你用這種方法征服敵手嗎？」

「貓兒捕獲老鼠後，都是先用爪子玩弄够了再去吃的。」

「你好殘忍！」依雯咬着牙齒說。

「當有一天，妳忘記了現在的愉悅，而將槍彈射入我胸膛的時候，妳才知道妳要比我殘忍百倍。」

「射殺你的絕不是我。」

「那是誰呢？」

「戚小菲！」

「多可惜！現在我身下的不是她，不然我還要再狠點！」

「她永遠不會和男人接觸。」

「我不信。」

「她是一條冷感的寒帶魚。」

「妳呢？」

「棲息在火山洞裏的蛇。」

彭永銳開始感覺到依雯的比喻很恰當，她軀體扭動得比蛇還要靈活，纏勁比蛇更兇猛。

「要不要再狠點？」彭永銳喘息着問道。

「狠吧！我要欣賞一下敵人的兇相，以後才能狠狠地下手。」

「多好聽的藉口！」

接下去，誰也不願再說話了，每一分精力都要用在拚纏上。

最後，衝擊到了極端。終於，蛇的骨節被拆散了，喪失了纏力而鬆懈下去。

彭永銳也嚐到從未享受過的蛇羹。雙方對他們的敵人都非常滿意，因爲這是一次美妙的對陣。

蛇也會有柔情，她殷勤地爲彭永銳擦拭身上的汗漬。

彭永銳的手掌停留在她那「三十六吋」的頂端，那裏是一個廣大而豐腴的領域。他領下的短髭在她肩頭摩挲：「妳驍勇善戰，有過多少次經驗。」

「無數次。」

「有點誇張吧？」

「任何女人，都不會對這種事擴大宣傳。」

彭永銳幾乎有些懷疑依雯是狂放成性，或者是心理方面有嚴重的變態，不然絕不會誇張她某一方面的生活。他沒有去搭腔，手掌也離開了她的胸域。

她並沒有放鬆他，側過身子面對着他說：「是不是感覺倒胃口？」

「妳說話不太像妳的人。」彭永銳模稜地說。

「我承認我是蕩婦，但你呢？你能否認你不是流氓嗎？流氓配蕩婦，你並沒有什麼吃虧。」

「依雯！」彭永銳調侃地說：「妳這張會說話的小嘴，和另一張嘴同樣的厲害。別說了，我投降。」

「嗨！我問你，鄔麗雲今天中午上過你的床，對吧？」

「妳怎麼知道的？」

「她回來說的。」

「她還說了些什麼？」

「她說妳是君子。」

「在妳面前我只是個流氓。」

「當然，男人在我面前永遠作不了君子。」

「的確，妳太誘人！」

「別恭維！我問你，你爲什麼不去碰鄔麗雲？」

「說不出爲什麼。」

「你錯過機會了，她的寶庫還沒有經人開啓過。」

「我想我是做對了，她應該將寶藏留着奉献給一個眞正的君子。」

依雯諷刺地道：「原來你也是一個自作多情的傻瓜。」

彭永銳點燃了一枝烟，吸了一口說：「依雯！我們該談談正事了。妳不會平白地奉献，說說妳的目的吧。」

「毫無目的。」

「妳們的監護人，准許妳和敵人親熱嗎？」

「他不管這些。」

「那麼，我該走了，我不欠妳的什麼吧？」

「各取所需，有什麼好欠的。」

彭永銳一面穿衣，一面說：「像妳這種女人，即使交上一百個，也不會有麻煩的。」

「你這句話說得太早了。」

「噢！難道妳有安排？」

「方才我們纏綿的鏡頭，你應該留一份作紀念。，

彭永銳心裏微驚。聽依雯的口氣，暗中已有攝影機攝下了方才的情景，難道她想以這種方法來進行敲詐？

「依雯！妳眞大方，不但對我毫不吝嗇，而且還容許第三者從旁參觀。不過，那些照片對我起不了作用，我不過是個流氓。」

依雯嘴角上流露出得意的笑容：「不錯，想用那種照片來要挾你，那是白費心機的，即使給你的情婦們看到，她們也不會怎樣，因爲她們早就知道你是一個流氓。不過，這些照片如果送到彭大通先生手裏，情形可就不同了。」

彭永銳早想到這個問題了，可是他却不動聲色地說：「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玩玩女人而已！」

「但是，你所玩的女人是在與他作對的敵人啊！」

彭永銳道：「敵人又怎樣？了不起我被他趕走。」

「看到你們父子反目，的確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彭永銳並未顧慮到父子反目的問題。但是，一種被人愚弄的感覺，却激怒了他，低聲叱道：「這就是妳們的卑賤手段了嗎？」

這時，依雯已披着睡袍離開了床，雙肘環抱胸前，意態優閒地向他走過來，笑瞇瞇地說：「犯不着生氣，反正你已被彭大通剝奪了指揮權，柳大姐和他算舊帳，你儘可置身事外呀！」

「本來我倒是有些同情柳英的處境，不想給她太大的難堪。妳們既然連這種卑賤的手段都使出來，已經毫無同情的餘地，再說，我生平最討厭受人脅制。」

依雯從鼻孔裏噴出一絲冷笑，說道：「同情兩個字你用得不太恰當，七仙女並非普通女人，不是弱者，用不着你大發慈悲的。」

「依雯！我要愼重地問妳一句，妳這句話僅是妳個人的意思，還是代表妳們的組織在說話？」

「整個飛——釵——黨。」依雯說得鏘鏘有力。

巧妙離間

每一個字都挑起了彭永銳的怒火。當他在盛怒時，那股迷人的笑容却反常地在面上浮現了。

他緩緩地說：「好！既然如此，我要教妳們亡命龍城！」

「哼！好大的口氣。」

「用不着鬥嘴！」說着，彭永銳伸出了手：「拿來！」

「什麼？」

「全部底片。」

依雯冷笑一聲：「哼！你畢竟還是有些怕。」

「我還沒有像妳那樣無恥地願意將肉身見示於人。」

「不管你怎樣說，我只能回答你——辦不到。」

「當眞？」彭永銳的笑容更濃了。

依雯已從他目光中察覺到一絲濃厚的

驃悍殺氣，身不由主地退了兩步，深深地吸了口氣說：「希望你不要作傻事，你應當了解一下環境。」

「我方才說過了，我是從來不受威脅的。」雙手倏伸，抓住了依雯的雙肩，猛烈地搖幌了幾下，低吼着說道：「快拿出來。」

依雯眞的不是弱者，右臂飛快地從彭永銳的臂彎裏反曲過去，左手在他項間一推，猛力將他摔開。

彭永銳想不到依雯還有這一手眞本領，幸虧反應快，被她摔開時穩住了重心，總算沒有躺下。

但是，他的野性被逗發了。低吼一聲，向依雯撲過去，依雯不管如何靈巧，或受過多麼嚴格的訓練，也絕對不是他的對手，頸項頓時被他的鐵腕握住。

驀在此時，傳來一聲清冷的嬌叱：「住手！」

彭永銳很快地鬆手禦敵。原來臥室內突然多了七個人，是柳英及戚小菲等人，她們是從起坐間湧進來的。

從這一行動，彭永銳已察知依雯引誘他來此，早有週密計劃，絕非偶發事件，他開始覺到事態的嚴重性。

七雙眼睛都瞪視着他，除了鄔麗雲的目光使他有一絲溫暖的感覺外，其餘的目光全都冷若寒冰。

柳英仍是披着誘人的睡袍，手裏提着一具袖珍攝影機，緩步走到彭永銳面前，冷冷地說：「你不該對女人動粗，何況幾分鐘前你曾經和這個女人盡情纏綿，這未免絕情太快了。」

彭永銳冷笑着說：「柳英女士，以飛釵黨的名聲來說，妳動用這種卑賤的手段來挾制我，未免太無恥了！」

「這是造物主給予我們女人的特權，也是你們男人最大的弱點，我們當然要好好地加以利用。」

「我不同妳爭辯，妳想怎樣？」

「我希望你能離開龍城十天。」

「妳威脅我？」

「我也許是在懇求你。」

「我不能承認妳的說法，除非妳將那些底片還給我。不然，我們沒有談判的餘地。拿來！」

柳英搖幌着手裏的攝影機，冷冷地說：「東西在這裏，你能拿去嗎？」

彭永銳明知柳英在炫耀武力，但他並不在乎這些，點點頭說：「我倒要試試看。」說着，伸手向攝影機搶去。

「慢點！」柳英連忙縮回了手。「我不願讓人說你在女人手裏搶東西，我放在茶几上，你自己拿吧！」

說着，她將手中的攝影機放在茶几上，人則退到門邊去了。

茶几離彭永銳站立的地方不過數尺，幾乎伸手可得。

但是，他心裏有數，絕非如此單純容易，柳英必然有所安排。

他冷靜地審視環境，八對一，而且都是闖名黑道的人物。

不管自己的拳頭有多硬，槍有多快，多準，也未必能佔得便宜。

就在他謹愼思索的時候，柳英傲然地說：「怎麼不動手？是有所顧忌嗎？」

彭永銳的豪氣頓時被這句話激發起來，冷冷地瞅了柳英一眼，緩緩向茶几走過去。

若是別人，必是飛快伸手將相機抓過來，彭永銳却沒有那樣做，他反而極爲緩慢地伸出手去。

就在他的指尖要觸及照相機的一刹那，忽然颼地一聲，一支金光閃閃的東西飛過來插在茶几上。

彭永銳仔細察看，原來那是一支鐫工精緻的鳳釵，尖細的前端入木盈寸，還在不住地顫抖。

這也許是一種警告，下一支鳳釵可能就會扎穿他的手掌。

彭永銳連頭都不曾抬一下，更無意去察究這支鳳釵是何人所發。稍微停了一下，手又緩緩伸出。

颼地一聲，又一支鳳釵阻住了彭永銳手掌的去向。

接着，又是兩支鳳釵飛射過來。

現在，茶几上已整齊地插着四支金黃色的鳳釵了。

彭永銳一咬牙，猛一伸手，將攝影機拿在手中。

突然，颼地一聲，又一支鳳釵飛閃而至，彭永銳只覺手背一痳，釵尖業已從手掌穿透而過，手背上立卽出現了的一股鮮血。

彭永銳連眉毛都不曾皺一下，左手將鳳釵拔出來，猶自含笑說：「是那一位的賞賜？」

羣雌似已被他這股滿不在乎的神氣所震懾，全都面面相覷，啞然無聲。

彭永銳察看那支鳳釵，只見鳳釵上鐫刻着一個「五」字，再抬頭，又看見了鄔麗雲那雙泫然欲淚的眼睛。他明白了，這一支鳳釵是她所發射的。但不能怪她，她想不到他眞會毫不顧忌地非取得攝影機不可。

說也奇怪，當彭永銳發覺自己是被鄔麗雲所傷時，心頭的一股無名怒火竟突然消失了。

他只是淡淡地說：「柳英女士！我現在可以離開了吧？」

柳英嘆了口氣，說道：「唉！你是我生平僅遇的頑敵。可惜你的手掌傷得毫無代價。」

「爲什麼？」

「因爲攝影機是空的，那裏面根本沒有底片。」

「什麼！」彭永銳驚愕不已，揭開一看，裏面果然是空的。消退的怒火又升騰起來。「可恥！言而無信……」他怒吼着，將手裏的攝影機，用力地向地板上出力扔去。

柳英溫和地說：「聽我說，我們根本沒有拍照。」

「我不信。」

柳英道：「你應該相信，我們不會那樣無恥。」

「那妳們又何必故弄玄虛？」

「一方面要看看你是否愛惜名譽，另一方面則想試試你的胆識。」

「妳很會作弄人！」

「自我組織飛釵黨以來，對你算是最客氣的了。」

「我相信妳這句話，不過妳不會平白無故地對我客氣。妳必定有原因，甚至有某種企圖。」

「你說對了！你是一個有血性的青年人，你該爲我主持正義。」

「妳的意思是要我帮妳？」

「如果我向你請求的話，你願意帮我嗎？」

「當然樂意。」

「那我得謝謝你。」

「不過，妳若想敎我帮助妳去對付彭大通，那是不可能的。他是我的養父，二十年的養育之恩不可忽視。」

「那你將如何助我呢？」

「使妳們平安地離開龍城。」

戚小菲突然插口說道：「好大的口氣！如果沒有你，難道我們就會死在了龍城嗎？」

「很難說！」彭永銳聳聳肩。

柳英傲然地冷哼道：「你將龍城說成龍潭虎穴了。」

「柳英女士！我想提醒妳一句，彭大通不會放過妳，那是當然的事，馬斌也可能不會放過妳，別太對他信任。」

「謝謝你！」柳英淡淡地說：「我也想提醒你一句，在黑道中，別去信任任何一個人。所以，你也別太信任我們。」

彭永銳對她的話並未大感吃驚，因爲柳英此次重返龍城的實力和野心根本就不容忽視的。

他只是緩緩地向門邊走去，低聲說：「我想我該走了。」

「是的。」柳英跟在他後面。「這是你最後一次平安地在我們面前離開。」

彭永銳頭也沒有回，語氣沉靜地說：「感謝妳賞給我的平安，僅僅使我的手背上受了些微傷而已。不過，我想告訴妳，柳英女士！這點微傷並不影响我拔槍的速度以及射擊的準確。」

他很快地在房門口消失。柳英楞了半响，才嘆了一口氣，說：「唉！眞是一條鐵漢！」

× × ×

子夜！

馬斌從一家土耳其浴室輕鬆地走出來，剛要鑽進他的座車。

突然，一個面皮白淨的青年人向他走過來。

馬斌也是在槍林中打過滾，刀尖上舔過血的人物，自然警覺性很高，對這個陌生青年匆匆朝自己走來，立刻本能地提出戒備。

那青年人向他打着招呼道：「馬老闆嗎？」

「你是誰？」馬斌反問對方。

那個青年人並未回覆他的問題，走得更近地說道：「馬老闆！請我喝一杯酒如何？」

馬斌朝對方打量了一眼，貌相很清秀，穿着很整齊，不像白食的小流氓，再說，若是有人胆敢吃到他的頭上，那無異是吃上了一塊石頭，咬一口就會傷了他的牙齒。

馬斌略一躊躇，點點頭，說道：「跟我來！」

上車後，馬斌吩咐司機將車子開到一家啤酒屋去。

那青年人非常豪飲，甫一就座，就連乾了兩大杯。

當酒保送上第三杯啤酒時，馬斌霍地伸手按住那青年人手中的酒杯，面上露着詭譎的笑容，緩緩說：「朋友！你找我只是爲了喝酒？」

那青年人很豪爽地笑了起來：「哈哈！當然有別的事，誰敢平白無故地找馬老闆請客啊！」

「那麼現在說吧！我喜歡別人在未醉之前說話。」

「也好……」那青年人說着似有顧慮地望了望前後左右。

「不要緊！」馬斌點破他的疑慮。「這是我的地盤，也都是我的人，任何秘密的話也不會洩露出去。」

「那麼，我就放心說了！」那青年人攤了攤雙手，但語氣却有些曖昧。「在這一方面，我算是客串，因爲這不是我的本行……」

「你是指什麼而言？」

那青年人道：「嘿嘿！我是指……出賣情報。」

「出賣情報？嗯！你是找對人了！在龍城，馬斌是唯一出得起高價的人，不過我要先看看貨色。」

「那當然！」那青年人不停地搓着手。那並不是表示他的不安，却相反地顯示出他的老練。因爲他藉着這些動作在思索下一句話。「在未提正題以前，我應該先介紹一下自己，我姓陸，是華僑。」

「陸先生！」馬斌綳着臉說：「我想聽一點最重要的，說閒話我想我們也許有很多機會。」

「是的！」那青年人點了點頭，但語氣仍是那樣唯唯否否地不直截了當。「可是……可是……」

「放心！」馬斌似已了解他的意思，連忙說：「我不會少出錢，一定會使你滿意。」

「我看還是先說定了好些。」

「好吧！我得先問問是關於那一類的情報。」

「是有關貴方安危的。」

「哦！」馬斌顯得有幾分驚詫。「嗨！陸先生！你的耳目眞靈通，竟然說到了黑道上的情報。好！你先開個價吧！」

青年人豎起了二根指頭幌了一幌。

「這是多少？兩萬？二十萬？陸先生！你明言吧！」

「兩千。」

「兩千？嘿嘿！那眞是小意思。」馬斌說着取出錢包。「不管你的情報正確與否，我都樂意先付。」

「慢一點！馬老闆！」青年人說道：「我想，我應該先說明一下，我是要兩千美元。」

馬斌似乎大大地吃了一驚，但很快地又收斂了驚色，輕鬆地說：「兩千美元相當於本地幣值五十多萬，這不算是一個小數目。可是我很感興趣了，因爲你的情報必然也是相當值錢的。」

「當然，當然！」

「那麼說吧！」馬斌加以催促。

「如此說來，馬老闆是已經答應這個

價錢了？」

「放心！我不會爲這點區區小數而失信。」

「如何付欵呢？」那青年人仍不放心地問。

「立即付欵。」馬斌一口答應。「要現欵我會給你準備大額鈔票。如嫌麻煩，我可開一張即期支票。」

「現欵好了！」那青年人露出一副貪婪的神色。

「是不是現在就要將鈔票拿來放在桌上？」馬斌的語氣已經有些不快，因爲他覺得青年人的言行很不乾脆。

「不必！不必！馬老闆一言九鼎，說話算話……」

「那麼，你爲什麼儘在說廢話呢？」馬斌的語氣已嚴厲了一些。

「是，是，是。」那青年人連應了三聲，這才坐直了身子，神色極爲正經地說：「據說貴方最近收容了彭老闆的逃妾，而且有跡象顯示貴方要與彭大通爲敵。因此，彭老闆已決定先向貴方動手。」

馬斌毫不動容，神色冷峻地說：「如果你只是出賣這種情報，我不但不會給你一塊錢，而且還要敎你將喝的啤酒全部吐出來。」

「往下聽，馬老闆！事情並不如你想像中那樣單純，彭大通的報復性很强，他擬訂的行動和計劃也非常可怕。」

「可怕到什麼程度呢？」

「他先想要貴方無招架的餘地，最後則是寸草不留。」

「這應該是件很機密的事情，你是如何獲悉的。」馬斌依舊神態悠閒地吸着雪茄。

「因爲他的計劃需要我們幫忙。」

「你們？」雪茄烟離開了馬斌的唇間，他的神色突然凝重，兩道眉毛幾乎聚集到一起去了。

「彭老闆就在今天下午和我們的老闆完成了一項交易。」

「你們的老闆是誰？」

「也是華僑。」

「我不關心他的國籍。」

那青年人道：「對不起！我不能說出他的姓名。」

「這些我都不關心，我只想知道他幹的是什麼行業。」

「槍械販賣者，或者說是軍火走私集團的首領。」

馬斌傲然的神色消失了，語氣中，頗有肅然起敬的味，說道：「我相信你的話。朋友！能告訴我彭大通向你們買了些什麼嗎？」

「這個……」青年人似乎是有些猶疑了。

馬斌連忙接口說：「這也許不屬於你所要出賣的情報中之一部份。不過我願加價，一共本地幣七十萬，滿意嗎？」

青年人顯得有點興奮過度而感到不安地搓着手，說道：「這眞是一筆鉅欵！不過，在我來說，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情。一旦洩漏，我們的老闆及彭大通，都不會放過我。」

「放心！」馬斌以他的笑容來安慰對方。「對這方面，本人很講究道義，而且沒有出賣你的必要。」

那青年人道：「是的，馬老闆的名聲一向是很好。」

那青年人仍然顯得有些胆怯似地乾了一大杯啤酒，然後才說：「這是我們多年來最大的一筆交易，短槍，手提機槍三十餘枝，還有小型炸彈及燃燒彈等。」

馬斌吃驚得幾乎喘不過氣來，如果彭大通存心要對付他的話，這批軍火可以使他的組織整個粉碎。」

他盡量掩飾住自己的驚色，裝着若無其事地問道：「價錢不少吧？」

「總價額三千萬左右。」

「大買賣！」馬斌淡淡地笑着說。其實，他心中更驚嚇了。彭大通肯用這樣一筆鉅欵，購置軍火，其決心是可以想見了的。

「的確是大買賣，幾乎使我們無法立卽交貨。不過，三天以後，我們可以設法將這些貨湊齊的。」

馬斌立卽展露了喜色：「你是說還沒有交貨？」

「是的，三天後準時交貨。」

「能不能帶我會見你們的老闆？」

「啊——」青年人吃驚地說：「那怎麼行？」

「陸先生！請問你的職位……？」

「從事交際。」

「請轉告貴老闆，那批貨我買了。」

那青年人道：「那怎麼行？我們已經收了定金呀！」

馬斌道：「我願意出高價，本地幣四千萬元。」

「那……太貴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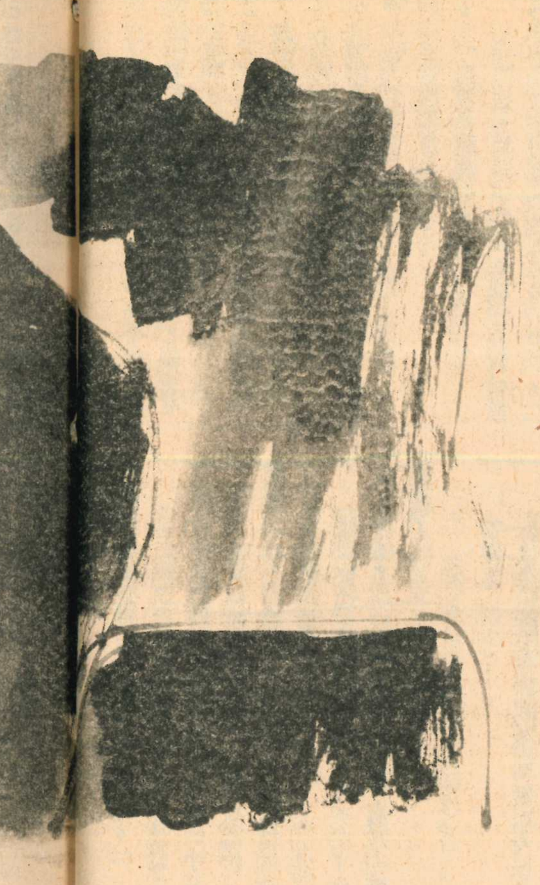
「我情願，只要那批貨色不落到彭大通的手裏。」

「好！我試試看。不過我沒有……」

「朋友！盡力而爲。」馬斌拍着他的肩膀。

「是……」青年人那股貪婪相幾乎使馬斌想笑。

馬斌拍了拍手，一個矮小身裁，目光



彭永銳發覺在台上表演的七仙女，缺少一人，祇得六仙女表演。

犀利的中年人走了過來，極爲恭敬地向馬斌行禮請示。

馬斌吩咐說：「立刻準備七十萬現欵，要大額票面的。」

幾分鐘後，馬斌和那年輕人雙雙走出了啤酒屋。分手時，馬斌和他的客人熱烈地握手：「這只是小意思，以後會有你的好處。請記住這裏的招牌，有消息隨時到這裏來找我，我會立卽到。」

當馬斌的座車離去後，那青年人掂了掂手中的帆布袋，面上流露出一股使人無以理解的笑容。然後，他行動矯捷地消失在黑暗中。

劍拔弩張

彭永銳在外科醫院敷藥療傷後，若無其事地將所屬的酒吧巡視了一遍。看看腕錶，已近午夜。忽然，一個念頭使他驅車到了馬斌經營的花花老爺夜總會。

彭永銳也不明白自己何以要如此做，也許潛意識裏已有向柳英或馬斌示威的念頭存在。

馬斌的手下無人不識他，但他只是一個客人，尤其是單人獨馬地來，無理由，也無必要拒絕他入內。因此，他同樣被禮貌地接待，他也和其他客人一樣地點菜，要酒，一邊吃喝一邊欣賞節目。當然，當他離去時，他一樣要拿錢付賬。

晨早，七仙女舞蹈團的節目登場了。彭永銳認眞地欣賞她們的舞藝及風情，當依雯單獨表演一場舞蹈時，他突然想到了日間的綺情。

她仍是那樣撩人，眼神中放射出灼人的光芒，嘴唇上透露出飢渴的呼喚，這些都是彭永銳熟悉的情態。

當依雯惑人的胴體作誇張的暴露時，彭永銳竟然萌生了慾念，他猛喝一口面前的冰鎭馬丁尼，沁人的涼意並沒有揮退心中慾求的火燄，酒意反而使他那股炙人的火苗燃燒得更爲熾烈。

在這一瞬間，他頴悟出人類所以終日煩惱不寧的原因，因爲人類無法不被七情六慾所困。

他閉眼隔絕自己的視綫，但是依雯撩人的體態在他腦海中更爲鮮明，他曾經愛撫過的每一吋肌膚都在閃動。

幸好黑色簾幕在雷動的掌聲中緩緩垂下，依雯的表演終了，這才使他那被扣的心弦得以放鬆。

最後一個節目是七仙女的團體舞蹈，節目主持人輕脆的嗓音報告出這個節目的名稱——魔女之舞。

她們穿着極小的舞衣，戴着魔鬼的面具出場。

造型並未使數百觀衆感到恐怖，反而有種香艷的刺激。

彭永銳忽然有所感觸，誰知道這些貌美如花的嬌艷舞娘全都是些追魂索命的地獄使者哩！

想到這裏，他竟然將迫在眉睫的戰雲忘得一乾二淨，彷彿他已沐浴在和煦的陽光下，寬心地欣賞節目。

突然，他又有了發現，原來舞台上表演者只有六個人。

是誰缺場？依雯？鄔麗雲？戚小菲？

或者……？

因何缺場？因病？因爲另有任務？或者……？

想到這裏，彭永銳心弦忽然又綳緊起來。

他立卽起身離座，在收銀台付過賬，匆匆駕車離去。

凌晨一時左右，他回到了俱樂部。舞台上的表演節目已近尾聲，百來張枱子上疏疏落落的不到一百個客人，彭永銳只掃一眼就看得非常清楚。都是些普通的客人，並沒有什麼令人扎眼的可疑者。

這時，一個手下幹部，匆匆朝他走來，低聲說道：「大哥！老闆請你立刻上樓去。」

這倒使彭永銳感到意外，他深知彭大通的個性，絕不可能在中午向他發了那樣的脾氣，晚上又來找他。

他預料到必然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情，不然彭大通絕不會這樣遷就他，因此在上樓時加快了脚步。

當他跨進彭大通的屋內時，更使他感到驚駭不已。偌大的屋內坐滿了人，彭大通手下數十名得力幹部都到齊了。

意外的事情竟然接二連三而至，他一進門，彭大通立卽溫和地揮着手說：「坐，坐！」

彭永銳恭敬地行禮，在彭大通身邊空餘的位子上坐下。

「永銳！手怎麼了？」彭大通拉着他的手問。

彭永銳右手纏着紗布，任何人都看得出他受了傷，現在大家的眼光都驚奇地瞪着彭大通，因爲他的態度太反常了。

彭永銳收回了手，緊緊地握了握拳，這顯示他手上的傷勢不重。然後輕鬆地笑了笑說：「被車門夾傷了！」

衆人都禁不住笑了，鬆弛了一下緊張的空氣。

彭大通也難得咧開了嘴，但是彭永銳一眼就看出他是在强顏微笑。

「沒有爲午間的事情生氣吧？」這是彭大通從來不曾用過的語氣，聽在彭永銳的耳裏頗有陌生的感覺，這種感覺竟然使他迷亂了一陣子。

屋內雖有好幾十人，但却沉靜得毫無聲息。每一個人都在關心彭永銳的回話，也都在等待着。

彭永銳垂下頭，恭敬地說：「我怎會生您的氣！」

彭永銳面上立卽抹過一絲笑容，是眞正的笑容，遺憾的是，笑容中有着傲然和得意的味道。

「最近我的心情不好，」彭大通以自責的語氣說，「所以才會發脾氣。其實，事後我也很後悔。」

「過去的算了……」

「這樣最好！」彭大通點點頭，接着面色一正，「永銳！我們在龍城十餘年來屹立不搖，如今竟然有人想將咱們的事業一舉摧毀，你說該怎麼辦？」

「養父！」彭永銳沉靜地說：「想摧毀我們的人太多，因爲誰都希望獨霸全局。我認爲這些事不算太嚴重，我們多加警惕就行了。」

「很——嚴——重。」

「哦——」因爲彭大通的語氣很凝重，彭永銳不由得發出一聲低呼。

彭大通緩慢有力地道：「對方已向一個軍火走私販購進了大批新式槍彈，其目的就是要粉碎我們的組織和人員。」

「大批！」

「總價額三千萬。」

「這樣多？」彭永銳大感驚奇地說：「這樣多的槍彈能够順利地通過水上警署的警戒綫？」

「不必懷疑，我有正確的情報來源，爲了收買這條情報，化掉我一百萬元，可是很值得。」

「那麼對方是誰呢？」

「馬——斌。」

「馬斌？」彭永銳緊皺眉頭，似在苦思。良久，方喃喃說：「馬斌不是一個主張動用武力的人呀！」

「你不信？」彭大通目光烱烱地盯着他的義子。

彭永銳緩緩地搖着頭說：「據我判斷，這情報來源大有問題。因爲馬斌是一個城府極深的陰險人物，不可能作這種急進而又冒險的事。」

彭大通却肯定地說：「我想情報來源不會有問題，那人也是軍火走私集團中的一份子，與龍城黑道人物既無瓜葛，也無利害關係。他告訴我的目的，只不過是想拿到一百萬元的賞格。應該不會假。」

「那人是華僑嗎？」彭永銳很愼重地問。

「是的，他告訴了我一切詳情，連馬斌和他們商談的每一細節都不會遺漏，絕不可能是揑造的。」

「錢已付過了？」

「以現欵當場付淸了。」

彭永銳道：「養父！我認爲這是詐財的騙局。」

「哦！」彭大通聳起雙眉，凝聲說：「你有根據？」

彭永銳吸了一口長氣，以極端嚴肅的口吻說：「軍火走私者是黑道中組織最嚴密的一種集團，他們根本不可能將他們的交易行爲輕易外洩。」

彭大通却不以爲然地說：「那倒不一定，任何集團中都會有敗類。」

彭永銳點了點頭，算是承認彭大通的說法，但他仍繼續表示他自己的意見，接着說下去：「再說，馬斌向他們購買軍火，也絕不會說出他的用途。那麼，那人怎知就是要用來對付我們的呢？」

彭大通似乎爲他義子的判斷所動搖了，良久默然無語。其他的人也紛紛點頭，同意彭永銳的見解。

彭永銳又說：「很顯然，出賣情報之人不但熟悉龍城黑道中的情形，而且將馬斌和我們之間的恩怨弄得也很淸楚。」

彭大通突然揚起眉毛，疾聲問道：「那麼，出賣情報的傢伙，他的目的是在騙錢了？」

「如果單純只是爲了騙錢，那倒是小事，只怕……」

「還會另有目的？」彭大通的聲調已透出不安。

「很難說！」彭永銳沉吟着說，「不過，我們應該先朝這方面想，我們一定不

能中了別人的挑撥之計。」

「挑撥？」彭大通似乎對這兩個字又不大理解了。

「試想這第三者何以要如此危言聳聽？不過是想造成『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局面罷了。」

「第三者！會是誰？」

「是誰，則很難下斷語了。」

彭大通突然傾斜身子，低聲說：「是不是柳英？」

彭永銳並未回答這個問題，反問道：「那人是個什麼樣子？」

「一個貌相英俊的年輕男人。」

「一個貌相英俊男人——」彭永銳喃喃地重複着，隨卽陷入沉思，整個屋內無半點聲息。

片刻，沉寂爲彭大通打破：「永銳！你的看法我一向重視，可是這件事情況不同。萬一那情報是眞的，到時我們會措手不及。」

彭永銳立卽說出了他自己的計劃：「當然，我們也要注意防範，馬斌若眞想蠢動，必定會有跡象，我們時加戒備就行的了。」

一直坐在旁邊聆聽他們談話的陳彪，這時開口說：「對的！我也贊成這樣，所以老闆一告訴我這件事情之後，我就立卽派出了行動人員，對馬斌的大本營加以監視。」

彭永銳嘉許地說：「小陳！你已够資格做一個總指揮了。」

陳彪笑着說：「大哥！這些戰術都是向你學的啊！你曾經說過一句話：『封鎖敵人的咽喉，因爲那裏是出氣口』！」

彭永銳要想說什麼，忽然房門上响起了急促的敲門聲。

「進來！」彭大通喊了一聲。

門打開，人一露面，陳彪立刻迎了過去，緊張地向他問道：「什麼事，這樣的急？」

那人顯然是陳彪派出去監視馬斌的人，他氣喘吁吁地說：「馬斌派出了大批人馬，現在我們這裏已經被包圍了。」

「什麼？」彭大通霍地站了起來，盯着他的義子。「永銳！現在不用懷疑那個情報了吧？」

彭永銳冷靜地掃視了衆人一眼，連彭大通在內，每個人面上都掛着緊張的神色，全都默然無語。他走到窗邊，用手扒開塑膠窗簾，街上行人如鯽，燈光煦爛，當然看不出有什麼特殊的跡象。

「大哥！」陳彪尾隨在他身後，低聲說：「在忙亂中有指揮權的人應該屬於頭腦冷靜者，請你下命令吧！」

「不！」彭永銳轉過身子，目光望着他的義父。「我們要服從老闆的命令，仍由你指揮，不過我可以從旁協助你。」

這時，彭大通也走到窗邊，說道：「永銳！請原諒我在午間的暴躁，方才我已當衆收回成命，你仍是這裏的統領。目前情況，異常緊急，我想聽聽你的第一道的命令。」

彭永銳此時的心情是矛盾的，他咬牙抿唇沉思了一陣才說：「謝謝您！……不過，請您不要懷疑我對你的忠誠。」

「當然不會，」彭大通連連地搖頭。「我方才說過了，最近我的性情反常，脾氣暴躁。」

彭永銳笑了，並不是得意之色，但多少含有幾絲傲氣。

他緩步走到屋子中央，以極爲穩定的語氣說：「請大家注意：不管對方用意如何，我們都要不動聲色。現在大家解散，該玩的玩，該休息的休息，不要去理會對方的行動。不過每一小組的負責人却要嚴格控制所屬幹部的行踪，以便隨時聽候召集應變。」

彭大通揚臂張口想說什麼，但被彭永銳搶先堵住了他的話：「義父！我用的是『以靜制動』戰術。」

「好吧！」彭大通點點頭，但可以看出他面上有一絲勉强的神色。

一分鐘不到，衆人俱已退出。陳彪走在最後，彭永銳低聲叫住了他：「小陳！你等一下。」

陳彪掩上了門，回過身問：「有什麼吩咐？」

「你帶兩個人從側門溜出去，設法將馬斌的手下俘擄一個。」

「行！」陳彪頗有把握地點着頭。「要不要拷問？」

「等我回來再說。」

「你要上那兒去？」彭大通和陳彪同聲發問。

「我要去見見柳英。」

「見她幹什麼？」彭大通的神色一變問。

彭永銳一邊向外走一邊說：「她曾說過要親自瓦解我們的實力，現在馬斌要向我們動手，看看她對這件事怎麼說法！」

彭永銳的話有着絃外之音，彭大通似乎頴悟了，唔了一聲說：「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不過，你能見到她？」

「義父！」彭永銳停在房門口，回過身來說：「我已經見過她兩次了。」

「什麼？」彭大通額上的青筋又暴露出來。「你見過她兩次？你忘記她是我的叛徒？你爲什麼沒有幹掉她？」

彭永銳笑着攤了攤手說：「說出來您也許不信。卽使我存下幹掉她的心，我也不會有機會。」

「永銳！」彭大通瞪大了眼睛，現在不是盛怒，而是吃驚。「這那裏像是你說的話？」

「的確，」彭永銳心平氣和地說：「她此番捲土重來，實力不弱。」

「永銳！你認輸了？」

彭永銳臉上出現了極爲複雜的神色，默然良久，才緩緩說：「沒有！因爲我還沒有倒下去。」

彭大通畧顯黯然的目光突然變得晶亮，神色振奮地說：「只要你不倒下去，我們就永遠完不了。」

這句話像一柄利刃刺穿了彭永銳的心臟，使他渾身痙攣。他看到了老人臉上的期望，但他也聽到了自己良知的呼喚。他幾乎連抬腿的力量都已消失，可是一條佈滿荆棘的坎坷前途却等待他去跋涉。

現在，他雖不願被人擺佈，但自己也無法擺佈自己。他心裏暗嘆一聲：讓命運之神來擺佈吧！

彭永銳終於掛着那股迷人的笑容離去

。那笑容在彭大通看來，代表忠誠，在陳彪看來，代表勝利，而在彭永銳自己的感受來說，却是一種悲哀。

× ×

在海濱酒店的櫃枱上，彭永銳遞上了自己的名片：「請傳達一下，我要會見柳英女士。」

櫃枱上的賬房不是黑道中的人物，他自然不認識這塊在龍城响叮噹的招牌。不過，太平洋俱樂部的大名在龍城却是無所不知的，當然賬房先生會對這年輕的大經理笑臉相迎了。

「請問她住第幾樓？」

「九樓九一三室。」彭永銳清晰地記得第一次和柳英見面的房間號碼。

賬房看了一下登記表搖頭說：「不對呀！九一三室是七仙女舞蹈團包下的。」

「不錯！這位女士正是舞蹈團的負責人。」

「不對，不對！」賬房連連搖頭，「舞蹈團的負責人是一位名叫依雯的小姐，她也是舞蹈團中的一員。」

彭永銳不禁迷惑了，自己明明在這裏會見了柳英，她還穿着睡衣，怎會沒住在這裏？突然，一個意念在他腦際閃過，也許柳英是化名住在這裏的，於是又問：「舞蹈團一共有幾位住在這裏？」

「七位小姐。」

「就她們七個？」彭永銳不放心地追問：「難道她們沒有職員和管理人？」

賬房搖了搖頭說：「沒有。」

「不會錯吧？」

「當然不會，外地來的旅客要憑護照登記的。」

彭永銳現在肯定柳英不是住在海濱酒店了，她必定另有住處，不過是藉這裏做活動據點而已。

賬房見他陷於沉思，好心地問他：「是拉節目？」

「嗯！」彭永銳唯唯否否地應着。

「那就和依雯小姐談談吧！要不要我給你接通電話？」

「好吧！」

電話接通，彭永銳開口就說：「是依雯小姐嗎？我是太平洋俱樂部的經理彭永銳，我想拜見妳，能到樓底會客室來一趟嗎？」

對方想是答應了，彭永銳很快放下話筒，並向賬房先生禮貌地道謝。

五分鐘後，依雯一個人來到了樓下會客廳。她的頭髮用一條絲巾紮着，臉上未施脂粉，想是已經浴罷。穿着也很隨便，彭永銳算是看到了她的本來面目，她臉上寫滿了世故，風霜，她的年齡似已超過了二十五歲以上，表情沉穩而達練。

她在彭永銳對面坐下，低聲說：「怎麼不敢上樓了？」

彭永銳未去理會她那種挑釁的神態，直截了當地說：「我想見見柳英女士，能連繫一下嗎？」

依雯眼皮一翻：「今晚？」

「立刻。」

依雯似笑非笑地說：「她晚間不會客，尤其是男人。」

「我也不能例外？」

依雯冷笑一聲：「照說你應當例外，因爲你是龍城有名的美男子，不過柳英女士對男人已缺乏興趣了。」

彭永銳忍受着她的諷刺，急促地說：「依雯！今晚我必須見她，否則……」

「否則怎樣？」

「錯過今晚，局面也許不可收拾。」

「你是指誰？」

「雙方。」

依雯墨黑的眸子轉動了一下，冷峻地說：「對不起！我無法代你傳達。」

「爲什麼？」

依雯道：「因爲我也不知道她現在居於何處。」

「好！算我白跑一趟吧！」彭永銳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

「沒有別的事了？」

「沒有了。」

「永銳先生！你倒是很乾淨俐落的，對我沒有一句問候的話嗎？午間在我房裏的事也忘懷了？」

「依雯小姐！妳很會說話，比妳調情的手法還要高明。」

「多謝你讚美！要不要上樓？我們還有幾個小時可以對午間的功課重新温習一次。」依雯佻㒓的神情溢於言表。

「我想我應該儲備一點精力，妳的盛意我心領了。」

「你怯弱！」依雯咬牙切齒地，露出鄙夷的神色。「根本算不得是一個男子漢。你滾吧！」

彭永銳毫不激動，只是淡淡地說：「不要太饞，妳也應當儲備一點精力才是，因爲妳們已經向整個龍城黑道挑戰了。」

「你在向我套取消息？」

彭永銳冷笑一聲，聳了聳肩。「我們兩人好像有些不對勁，我知道白天對妳太狠了一點！咳！談談別的吧！晚間妳們的表演好像缺少了一個人，那是誰？」

依雯微微一怔，立即說道：「陸華病了。」

「替我問候一聲，同時也該讚揚一下陸小姐的化裝術。」

「你說什麼？」

彭永銳溫和地笑着說：「別吃驚！陸小姐的戲演得很好，如果她投身電影圈，她必定是一個女扮男裝的好人才。不過她今天午夜的表演是白費心機的，因爲劇本寫得太壞，導演的手法也糟，龍城高明觀衆也不少啊！」

依雯瞠目結舌不知所對，如果她此時攬鏡自照，她一定會發覺她的面容是十分猙獰可怖的。彭永銳從她的驚愕神態中已經証實了他的判斷，不等她回過神來，就大踏步走出了海濱酒店。

波詭雲譎

在聽到彭大通述說他以一百萬元收買情報時，彭永銳就直覺想到可能是柳英所要的手法，目的是要馬斌和彭大通相互對峙自相殘殺，使她能坐收漁人之利。

後來，當接獲馬斌派出大批人馬監視俱樂部的消息時，他更加確定了自己的判斷；不用猜想，馬斌也必定花了一大筆寃枉錢。

多年來，馬斌從不願與彭大通正面衝

突，斷然不會興起斥以鉅資購買軍火一拚的念頭。

彭永銳將車子駛進了寂靜的市區，頭腦裏盤算着該如何使馬斌不中柳英的狡計，忽然後座傳來清冷的話聲：「小彭先生！你要將我載到何處去？」

彭永銳聽出說話的人正是他要找的柳英，這種事情已經連續發生了兩次，他深悔自己的警覺性太差了。

他沒有回頭，將車速減低，冷冷地說：「是柳英女士吧！不知是我俘擄了妳，還是妳俘擄了我。」

「咦！你這是什麼話？你不是有事要見我嗎？」

「那麼，妳是同意和我談談了？」

「當然，不然我怎會上你的車！」

「好！在那裏談？」

「隨你安排，因爲你是主動邀約的一方。即使在你們的大本營裏，我也敢去。」柳英蠻不在乎地說。

「對不起！不能讓妳到那裏去，因爲我不能保障妳的安全。」

「眞該謝謝你對我的照顧。不過，我不明白你何以要顧慮到我的安全問題。」

「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完全將妳當作敵人看待。」

「當作友人？」

「無此可能。」

柳英輕笑一聲，說道：「你的思想很奇妙！」

「不合符黑道傳統，對不對？」

「如果你是我的部下，最少也要叫你滾蛋。」

「眞可惜！如果我是妳的部下，那匯是一件幸運的事，至少我可以擺脫黑道的泥淖。」

「你厭倦？」

彭永銳道：「我不否認，但是我並未忘記責任。」

「對誰的責任？」

「養父彭大通。」

柳英道：「小彭！你很傻！但傻得令人可愛。」

車子戛然停住。此地一片濃蔭，週圍停了不少車輛。原來這裏是情人谷，情侶幽會的勝地。

柳英笑着說：「你很注重情調，爲了更合符情調，你應當坐到後座來。」

彭永銳猶疑了一下，終於打開車門下去，上了後座。

柳英首先開口說道：「想不到你會主動來找我，莫非有了重要情況？」

彭永銳冷冷地說道：「對妳也許很重要。」

「哦！我倒應該聽聽。」

「十年的磨練，妳好像毫無所得。」

「我不明白你的話。」

彭永銳冷笑了一聲，說道：「哼，妳是眞不明白？我認爲妳已經作了笨事，妳的本意是想坐看虎鬥，但也許會使妳腹背受敵。」

柳英暗中抽了口冷氣，試探着說：「好像什麼事都逃不過你的眼睛。」

「注定了我是妳的剋星。」彭永銳語氣突然溫和地說：「柳英女士！阿坤已死，彭大通老了，也活不了幾年，妳可以鬆手了。」

「不行！」柳英回答得很絕斷。

「妳不會成功的。」

「龍城除了你之外，誰也不敢講這種話。」

「多謝妳看得起我。」

柳英掏出香烟，點燃後，深深吸了一口，緩慢地吐出烟霧，冷冷地說：「小彭！對你這樣一個男子漢，本來不該用什麼卑鄙的手法。可是，你對我的計劃危害太大。所以，在我的計劃未完成前，你將失去有限度的自由。對不起！這是不得已的事。」

她的話剛說完，兩邊車窗裏同時伸進來兩枝槍。同時，他的後腦上也挨了重重的一擊。

在他尚未完全昏眩前的一瞬間，他突然想起了養父彭大通的話——自己根本不是一塊在黑道中混跡的材料。

× ×

彭永銳清醒時，他發覺自己身上已換上了柔軟的睡衣，躺在一張舒適的床上。環境還算幽靜，只是後腦有些隱隱作痛。

他坐起來，看到屋內坐着兩個他所熟悉的女郎，他一時叫不出她們的名字，於是問道：「妳們的編號是……？」

對方很快地笑着回答道：「三號！四號！」

「哦！我想起來了。妳們一位叫商琳，一位叫史萍，對吧？」

「你的記憶力不錯嘛！」

「眞的嗎？但是我想不起我來了多久了。」

「兩個小時，現在是清晨四時。」

「這是什麼地方呢？」

商琳和史萍的警覺性很高，立即搖搖頭說：「對不起！小彭先生！這不能告訴你。」

「妳們是負責看守我的？」

「嗯！」兩人一齊點頭。

「妳們自信看得住我嗎？」

「小彭先生！你現在像是我們的客人。如果你試圖脫逃的話，我們可能會將你當一名犯人看待。」

彭永銳輕鬆地笑着，從床上站立起來：「二位！客人需要享受，辦得到嗎？」

「可以！你需要什麼？」

「酒。」

「好的！」史萍打開一座小型酒櫃。「你要喝點什麼？」

彭永銳瞇起眼睛，頗似一個老酒鬼那樣的神態說：「五十西西威士忌，加一西西香檳，二滴檸檬汁，四公絲蘇打，冷度攝氏十二度。」

史萍手裏拿着酒瓶楞住了，過了許久，才嘖嘖嘴說：「小彭先生！爲你調酒，恐怕要宮廷出身的酒保才够格哩！」

「不必那樣嚴重，我手下任何一個酒保也調得出這種酒來。」

商琳在一旁說：「我們忘記小彭先生是開酒店的了。」

史萍端過酒，彭永銳一飲而盡，嘖嘖嘴說：「唔！勉强給妳六十分吧！」

「謝謝你給我及格。」

「嗨！我還有需要哩！」彭永銳佻㒓地說，「酒字下面那個字是否能給我辦到

听?」

兩人楞了一下，隨即面上泛起紅潮。

商琳說：「如果你眞有興趣！我們可以爲你找來依雯。」

「爲什麼一定要找她?」

「那是她的職責。」

「這也算職責?哈哈……」彭永銳狂放地笑了。「我看，不如就地取材，妳們兩人抽籤決定一個吧！」

「不行，我們不行。」兩人急急地搖頭。

「那眞可惜！」彭永銳裝得色迷迷的樣子。「像妳們二位這樣漂亮的小姐，在龍城是少見的。」

「我們的職責只限於看守。」商琳冷冷地說。

「哦！妳們倒分得蠻清楚的。嗯——戚小菲担任狙擊，那麼陸華呢?」

史萍搶着說：「交際。」

「嗯！梁曼呢?」

「行動。」

「還有一位好像叫做鄔麗雲是吧?她呢?」

史萍正要回答，商琳却叱阻她：「四妹！妳說得太多了。」

「怎麼?商小姐！對客人也需如此提防?」

商琳冷冷地說：「因爲你是一個不懷好意的客人。」

彭永銳涎着臉向她走過去：「妳看出來了?」

「當然。」

「商小姐！」彭永銳此時臉上的貪婪像，活像一條色狼。「妳那副惹火的身段足以使任何男人不懷好意。」

說着，伸出雙臂向商琳摟抱過去。

商琳機警地閃開，面色冷峻地說：「小彭先生！請停止你的狂言，同時也請你少動歪腦筋，七仙女當中沒有一個見了男人就掉魂失魄的。」

商琳一語戳破了彭永銳的狡計，他的一番心機算是白費了。

商琳又沉聲說：「請保持你作客人的風度。不妨告訴你一句，在彭大通的實力未澈底瓦解以前，你休想離此一步。」

「哦！」彭永銳裝着突然明白似地說：「原來妳們怕我從中作梗，所以才將我軟禁在此，對吧?」

「並不是怕你，而是保護你。」商琳冷冷地說。

「保護我?」

「因爲戚小菲發射出的槍彈是沒有長眼睛的。」

彭永銳不再說什麼了，想知道的已經知道了一個大概；想脫離此處的希望似乎也並不太大。

他躺回床上，閉上眼說：「我想睡一會兒，能關掉燈嗎?」

拍噠一聲，電燈關掉了。窗簾關得很緊，連一絲星光也透不進來，屋內一片漆黑。

彭永銳清晰地聽到她們的呼吸聲，看守者絕不會鬆懈的。他放鬆了心情，不去思索任何事。

心情一放鬆，睡神立即乘隙而入，使他沉沉入睡。

× × ×

凌晨四時，龍城的上空籠罩着一層濃霧。

在馬斌的大本營——花花老爺夜總會二樓經理辦公室內却籠罩着一層烟霧，幾乎每一個嘴角上都叨着一枝香烟。

從他們猛抽猛吸的神態上可以看出他們正遭遇到重大的難題，香烟似乎是唯一解開難題的鑰匙。

馬斌連續抽了好幾枝烟，猛地將烟蒂往烟缸裏一扔，忿聲說：「一定是彭大通他們幹的好事。」

高橋冷靜地說：「當然，小虎子是在太平洋俱樂部後門失踪的，必然是被彭大通派人擄去了。但是，他們是什麼動機?却要加以研究。」

馬斌怒吼着：「那還用說，這是公然向我們挑戰。」

高橋沉吟着向馬斌走過去，低聲說：「老闆！方才我接到一份報告。兩小時前，彭永銳曾驅車前往海濱酒店找柳英，然後兩人同車往情人谷方向駛去。這裏面恐怕大有文章。」

「哦！」馬斌像不勝驚異。「彭永銳會去找柳英?」

高橋冷笑着說：「老闆！上次柳英的言行您就該聽出來了，她一意袒護彭永銳，也許他們兩人已經携手合作了。」

馬斌似乎有些不信地搖搖頭說：「彭永銳不可能背叛彭大通！」

高橋不屑地冷笑着說道：「有什麼不可能?彭永銳早已不滿意彭大通的專橫行爲了。再加上柳英一誘惑，他立即就會倒戈。」

「柳英誘惑他?」

「柳英自己並不老，再加上手下的七張Q，美色當前，鐵漢也會熔化。若再許以重利，嘿嘿！很難說……」

馬斌眉頭一聳：「嗨！高橋！你不是在說彭永銳的壞話吧！」

「老闆！有件事說出來您也許會罵我。昨晚在雙子岩下，我本來有機會可以一擧擊斃他的，可是我却放過了他，因爲我不願作小人。」

馬斌聽了高橋的話，心中大怒，幾乎想走過去摑他幾個耳光。但是他忍住了，目下正是用人之際，不宜和高橋傷感情；這就是馬斌的陰狠之處。他沉默了一陣，反而和顏悅色地說：「高橋！我不怪你，你應當有你自己的行爲。我只要有你，在龍城是倒不下去的。」

這幾句話收到了意外的功效，高橋激動地說：「老闆！謝謝您！高橋的一條命和一顆心早就交給您了。」

「好！」馬斌拍着他的肩膀。「好好努力，我的事業將來還是你的。現在我們研判一下柳英的動機……」

高橋很快地接口說：「她重返龍城，並非單純地爲了向彭大通復仇。」

「難道她想在龍城稱霸一方?」

「不僅要稱霸一方，她甚至想席捲龍城。」

「就憑她那個臭女人！」

「老闆！不要小看她，天下最毒婦人心，她要出來的手段也許比我們男人的手段還要狠辣。」

「如此說，她首先投靠我們是有企圖的?」

「她想嫁禍，讓彭大通遷怒我們，然後坐看虎鬥。」

「唔……」馬斌語氣喃喃，像是自責地說：「我們事先因何沒有想到呢?」

「老闆！這件事我從未想到過，直到接到她和彭永銳接近的報告，才使我動疑。」高橋仔細地加以分析：「照說，柳英若想順利地向彭大通復仇，必先除去彭永銳。事實上，她從來無此動機和做法。」

「對！」馬斌揑拳在茶几上驚天動地的一擂，忿忿地說：「我本來只想保持一個互不侵犯的局面，這倒是一個使我們能夠揚眉吐氣的機會。高橋，柳英來的時候，先幹掉她，然後再圍攻彭大通。」

高橋面上含着深沉的笑容，搖搖手說：「老闆！不必如此激動。現在的局面，誰最穩就對誰最有利。換句話說，誰先動誰就是自取滅亡。」

「依你的意思……?」馬斌的話剛說到一半，他座前的紅燈忽然閃亮了三次。他低聲說：「柳英來了！」

高橋湊到他身邊，帶着近乎懇求的語氣：「老闆！千萬別激動，否則會亂了全局。」

正說着，門打開，柳英走了進來。她身後跟着三個男人，罩燈的光圈聚集在馬斌面前的桌子上，誰也沒有去注意她身後的三個男人是誰?

柳英在馬斌對面坐下，帶着教訓的口吻說：「馬老闆！你派出大批人馬監視太平洋俱樂部，是一件極爲不智的事情。」

馬斌早有成見在胸，一聽柳英竟然當衆教訓他，立刻就要發作。高橋暗暗以肘碰了他一下，他才勉强忍住了火氣，但語氣仍難免帶點火藥味：「請不要過問我的行動，托妳查的事情如何了?」

「不錯！彭大通的確暗中向一個軍火販子洽購槍械。」

「還有呢?」

「我無法和那軍火販子搭上綫，要他將槍械賣給你的事我無法辦到。」

「好！這點保留再談。」馬斌語氣一改，冷笑了一聲：「嘿嘿！方才妳和彭永銳的談判如何?能否見告?」

柳英微微一楞，但她並未十分吃驚，立即淡笑着說：「你們的消息眞靈通，想不到我也是你們監視的對象。」

高橋深怨馬斌在盛怒下將事情鬧僵，立即接口說：「柳女士！我們是互相合作的，應該沒有秘密存在，基於雙方的利益，我們該知道妳與彭永銳接觸的情形。」

「可惜我並沒有找彭永銳談判。」柳英的語氣，神態都非常冷漠。

高橋目光冰冷地盯着她，追問道：「妳否認方才曾和彭永銳在一起。」

「我並沒有否認。」

「那就行了，談了些什麼呢?」

「我與他各有目的，根本就沒有談判的餘地。」

馬斌插口說：「難道你們談的是兒女私情?」

柳英目露兇光，霍地站立起來，冷叱道：「馬斌！希望你說話小心一點！」

馬斌冷笑着說：「柳英！十年前妳不過是彭大通那混蛋的逃妾。我對妳已是萬分尊重，想不到妳却在我面前玩花招，這是妳自己不尊重自己。」

「我玩什麼花招，告訴你，彭永銳被我軟禁起來了。」

馬斌和高橋二人都不勝驚奇地同聲說：「彭永銳落在妳手裏了?」

「不錯。」

「他還活着，是吧?」馬斌問。

「嗯！」

「爲什麼要留着他?」

「也許有用。」

「好！」馬斌冷笑着點點頭。「我相信妳的說法。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將彭永銳交給我。」

「不行。」

「哦！」馬斌聳起了眉毛。「難道妳留着他還有私弊?」

「隨你怎樣說。」柳英流露出不屑的神色。「我要他活，你却要他死；你我目的不同，自然不能將他交給你。」

馬斌霍地站起來，厲吼道：「强賓不壓主，我要妳交出來妳就要交出來。」

誰知道柳英蠻不在乎地說：「辦不——到。」

「好！」馬斌氣得直咬牙。「我現在宣佈我們的友誼到此終止。」

「也好！」柳英扭頭就走。「免得捲進你們和彭大通火併的漩渦。」

高橋原想不走極端的，竟也被柳英的狂傲激得盛怒不已，見她轉身要走，立即大吼一聲：「站住！」

柳英冷冷地說：「高橋！就憑你也配向我發號施令?」

高橋嘿嘿乾笑着說：「妳別太神氣。告訴妳，從現在起，妳被我們軟禁了。」

「這倒有點想不到。」

高橋躊躇志滿，頗有得意之色：「放心！我們不會難爲一個女人。我立刻通知妳的七仙女，送來彭永銳交換。」

柳英狂笑道：「對不起！我自有住處，不想在你們這裏留下。」

「由不得妳！」高橋厲叱一聲，向左右一揮手：「押下去。」

兩名彪形大漢應聲過來，剛要伸手去架住柳英，忽然各發一聲慘叫滾到地上。同時間，屋頂的吊燈大亮。從三個角落裏傳來一聲嬌叱：「要命的不准動！」

各逞心機

馬斌一看，知道自己在陰溝裏翻船。方才跟柳英進來的竟然是三個假男人；她們穿着夜總會裏的制服，帽子覆蓋着她們的青絲。現在她們摘去了帽子，手裏執着槍，控制了他手下十幾個幹部。

她們是七仙女担任行動工作的三把狠手——梁曼，鄔麗雲，戚小菲。

柳英已很快閃到門邊，冷笑着說：「馬老闆！想不到吧?」

馬斌氣得說不出話來，高橋搶着說：「不要太過自信，妳們未必下得了樓。」

柳英沉聲下令：「小菲！給他們點顏色看看。」

戚小菲手一抬，砰砰兩槍，屋內燈光一暗一明。

柳英傲然地笑着說：「兩槍都擊在電燈掣鈕上，第一槍還簡單，第二槍要在黑暗中擊中掣鈕恐怕不太容易。誰要想嚐嚐小菲的槍彈滋味，不妨試試看。」

今晚，戚小菲露的這一手槍法比上一次更高明，也更嚇人，馬斌，高橋以及所屬全都怔住了。

柳英沉聲道：「馬老闆！你方才已經說過，你我友誼到此爲止，以後河井兩不相犯，如果侵害到我，那我就不客氣……撤退！」

柳英和梁曼，鄔麗雲三人首先退出屋外，戚小菲在後斷路。她辭色冷峻地說：「老闆！既然你們友誼到此終止，那麼我們的節目明晚也停止上演，限你天亮前將夜總會門前的廣告去掉。」

說完，退出屋外，砰地關上房門。

馬斌低叱一聲：「快追……」

他一句話還沒有說完，房門突又打開。砰地一响，他面前的烟灰缸被槍彈擊得飛起。

戚小菲站在房門口沉聲說：「如你再亂下命令，下一槍就會擊中你的腦袋。」

房門再次關上，房內再無人敢蠢動。

馬斌失去了往日的威嚴，高橋也失去了平日的驃悍。過了好幾分鐘，才有人胆敢開門察看，早就無人影了。

地上還躺着兩個呻吟不住的傷者，高橋彎身下去檢查他們的傷勢；原來他們左胸處各中了一枚細小的鏃箭。

高橋拔出來一看，原來是女人用的鳳釵，不禁失聲叫道：「老闆！她們是飛釵黨！」

「飛釵黨？」馬斌的臉色立刻大變。「那個戚小菲想必就是聞名東南亞，使黑道人物聞名喪胆的神槍小飛女了？」

高橋喃喃地說：「想必是的，她那手槍法實在太神奇了。」

馬斌哭喪着臉說：「我在黑道中混了十幾年，想不到這次竟然看走了眼。唉！敗在飛釵黨手裏還不算太丟人。」

高橋緩緩道：「果然給我料中了！她們到龍城來，絕非單純爲向彭大通復仇的。以她們的實力和謀畧來說，十個彭大通也早就完蛋了。」

馬斌在低頭沉思。他突然雙掌一擊，大吼一聲：「有了！」

高橋忙不迭地問：「什麼有了？」

「聽我說，」馬斌目光中透露出狡黠的神彩。「第一件事，我們所屬的夜總會，啤酒屋，酒吧，全部以整修內部的理由，停業五天，所有的幹部，都停止向外活動。」

高橋茫然不解地問道：「這是幹什麼呢？」

「避免捲入漩渦。不管是與彭大通衝突，或者是與柳英衝突，對我們都非常不利。」

「嗯！」高橋點頭同意。

馬斌豎起兩根指頭又說：「第二步，將彭永銳被柳英軟禁的事，天一亮，就去通知彭大通。」

高橋拍手說道：「老闆！好計謀！」

馬斌狡笑着說：「我現在才明白柳英要來投靠我的原因，她想使彭大通因懷恨我們而造成火併局面，她好坐收漁利。嘿嘿！我姓馬的，是何等樣人物！我現在要看他們火併了。輸方瓦解，贏的一方警署也不會放過。到時，龍城就是我們的天下了。」

「對！對！」高橋討好地附合着。「還有，誰去傳送彭永銳被柳英軟禁的消息呢？」

馬斌拍拍他的肩膀說：「你去！」

「好！天亮後就去。」

「趁機會察看彭大通的反應，同時……」說着，馬斌又附在高橋耳根上低語了一陣。

高橋聽得連連點頭。

馬斌復又自豪地說：「按照我的計劃去做，彭大通購買的槍彈就會用來對付柳英，我們樂得隔岸觀火。」

高橋又恭聲請示道：「關於小虎子的事……」

「裝着不知道，見到彭大通時一個字也不要提。」馬斌說完後，疲倦地打了一個呵欠。

窗外已呈現一片魚肚色，天快亮了。隨着黎明的來臨，一塲驚心動魄的黑道人物之鬥也將接踵而至。

× ×

現在已是清晨六時。在太平洋俱樂部裏，彭大通和陳彪正在焦灼地等候，因爲彭永銳已經去了四個多小時，若非遇着意外，早就應該回來了。

他們俘擄的敵人——小虎子，已伏在桌上打盹；也許他是故意裝死狗，或者他有把握彭大通不敢將他怎樣，所以大睡其覺。

陳彪不止一次地察看腕錶，到六點正時，他再也沉不住了，輕聲道：「老闆！大哥恐怕出了問題，我帶幾個人到海濱酒店去看看。」

通宵未眠，彭大通那隻獨目已經佈滿了紅絲。他聲音沙啞地說：「不用，我相信永銳有能力照顧自己。」

陳彪不便違拗，只得朝正在打盹的小虎子呶了呶嘴：「怎麼辦？」

「先問問他。」

陳彪推了推小虎子：「喂！別裝死狗啦！」

小虎子是眞的在打瞌睡，被推醒之後，揉着惺忪睡眼，望着陳彪發怔。

「喂！我們兩派從來井水不犯河水，你們昨晚派出大批人馬包圍我們，是什麼意思？」

小虎子很機靈地眨了眨眼皮說：「你誤會了吧！我只是從此路過。」

陳彪聲色俱厲地說：「你是不是想吃點苦頭？」

小虎子是馬斌手下一個小幹部，多少有點道行。再說，他也懂得洩漏組內秘密的後果，絕不肯輕易吐露。因此，他很鎮定地說：「我既然落在你們手裏，還有什麼話說。不過，請你多考慮一下，馬老闆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陳彪也知道這層利害關係，何況彭永銳臨行時又再三交代不得拷問。聽小虎子如此一說，不禁向彭大通作了一個請示的目光。

彭大通一聽馬斌兩個字，就好像火上加油，沉叱一聲道：「揍他！非要他招出

來不可。」

老闆下了命令，幹部只得奉行。因此，陳彪正要揮以鐵拳的時候，忽然一個手下急促地跑了進來，喘着氣道：「老闆！馬斌的手下高橋求見。」

「高橋？」彭大通眉頭一皺。「來了幾個？」

「就他一個人。」

「唔——叫他上來。」

傳令的人退去後，彭大通立即向陳彪打了個眼色。後者會意，首先將小虎子拖到別室去。然後率領手下弟兄隱藏在簾幕後，每一個人都拔出了脅下的短槍。

不多一會，高橋走了進來。他只穿着短袖恤衫，一眼就可以看出他身上未藏武器。

高橋進屋後，先恭敬地向彭大通行禮，然後說：「彭老闆！很抱歉，清晨就來打擾你。」

彭大通冷冷地說：「不必客氣，直說你的來意吧！」

「馬老闆命令我來，向您解釋一點誤會。」

「不必。」

高橋並未被彭大通的冷峻之色逼退，仍是和顏悅色地說：「貴我兩方在龍城算是兄弟之幫，理應相互扶持，絕不能有誤會存在，以免爲敵所乘。」

「很動聽！」彭大通冷哼了一聲。「但是，你們的行動，已明顯地向我們挑戰了。」

「完全是誤會，我們如何敢向貴方挑戰。」

這句話聽在彭大通耳裏使他非常舒服，因此他的神色緩和了許多，點了點頭說：「聽聽你的解釋吧！」

「七仙女舞蹈團是由香港一個娛樂企業機構所提供，事先根本不知道她們是柳英的部下。」

「哼！據我所知，馬斌已和柳英會晤過了。」

「不錯！那是昨天的事。」

「那麼現在呢？」彭大通的語氣咄咄逼人。

「昨晚馬老闆漏夜召開幹部會議後，決定自今天起中止與七仙女舞蹈團簽訂的表演合約。」

彭大通深感意外道：「眞的！」

高橋神色認眞地點點頭，說：「同時我方爲了表示疏漏的歉意起見，已將所屬夜總會，酒吧等等，自今日起，全部停業五天。」

這不僅是言語上的道歉，而且是公然地在向彭大通低頭認輸，全部停業，整個黑道中都會知道這件事。

彭大通不禁心花怒放，不過他並未喜形於色，只是傲然地點點頭說：「轉告馬斌，我接受他的道歉。」

「謝謝！」高橋深深地行了個禮。「另外還有一件事奉告。」

「什麼事？」

「彭永銳被柳英抓去了。」

彭大通不由神色一變，忙問道：「現在何處？」

高橋搖搖頭說：「不知道。不過根據我方得來的綫索判斷，彭永銳很可能被囚禁在萬國旅行社裏面。」

「萬國旅行社？」彭大通想了一想。「哦！就是給她們舞蹈團代辦入境的那一家？」

「是的，據說那家旅行社是柳英潛伏在龍城的組織之一。」

彭大通一聽提到柳英，不禁又怒目切齒了。他冷笑一聲，道：「好！謝謝你的傳達。」

「還有，馬老闆說，援救彭永銳的行動如有我方可以効勞之處，請彭老闆儘管差遣，無不從命。」

「那倒不必。」

「那我就告退了。」高橋說着轉身就走。

彭大通忽然叫住了他：「慢走！」

「有何吩咐？」

「你們有個人在我這裏。」

「誰？」高橋裝着不知情地，故意發問。

彭大通雙掌一擊，高聲道：「將人帶出來。」

立刻有兩名大漢將小虎子推了出來。

高橋裝着吃驚地叫道：「小虎子？是你……？」

彭大通沉聲說：「他醉後在我們這裏胡鬧，請轉告馬老闆，以後對幹部應該嚴加約束。」

「是！是！」高橋連聲應諾。

小虎子見高橋在此，立刻壯胆不少，揚聲爭辯：「我根本沒有醉酒鬧事，明明你們……」

高橋走過去抓住他的領口，揚手給了他兩記耳光。

「你敢和彭老闆頂嘴！」接着，又向彭大通連連鞠躬。「回去一定嚴辦。」

高橋和小虎子離去後，陳彪從簾幕後走出來，沉吟着說：「馬斌的態度變得令人難以置信，這其中恐怕另有計謀。」

彭大通自負地說：「我看不會，馬斌所屬各行業全部歇業五天，這是件最丟人的事，若非迫不得已，馬斌絕不願意如此作。」

陳彪道：「那麼，馬斌是爲何種情勢所迫呢？」

彭大通拍着胸脯說：「當然是我們的壓力。馬斌是個工於算計的人，打不贏，他絕不動手。他一定衡量過不是我們的對手，所以才俯首稱臣。」

「對了，彭老闆！」陳彪突然想到了彭永銳。「大哥落在柳英手裏，我們要趕快援救呀！」

彭大通並不十分着急，低着頭說：「讓我想一想。」

「我帶幾個人先去看一看。」

「好吧！」彭大通幾乎帶着勉强的神情點頭答應。「不過——不管有沒有他的下落都不要妄動。」

「是！」陳彪匆匆地走了出去。

彭大通虛弱地往安樂椅上一躺，渾身每一處關節都在痠痛。他知道自己老了，需要一個年青人來承接他的衣鉢。

誰呢？彭永銳當然最適當的人選。可惜他不是親骨血，只是養子。而且，彭永銳的思想與他的作爲大相逕庭。彭大通只是利用他的體魄和頭腦，根本就談不上信

任。

他躺在椅子上連打了一大串呵欠，急迫的需要睡眠，在睡眠前他習慣要按摩一次，因此他聲嘶力竭地喊着：「美娃娜！美娃娜……」

隨着喊聲，門邊出現了一張蒼白的面孔。

初露神槍

清晨七時，彭永銳從熟睡中醒來。

屋內仍是一片漆黑，但是從市街的聲音可以聽出現在已是早晨，他猛地從床上翻身坐起。

響聲驚動了看守者，拍嗒一聲，室內電燈亮了。

彭永銳習慣地抬看腕錶，腕上是空的。很明顯，敵人連時間都不想讓他知道。雖然如此，他仍問了一聲：「喂！現在是什麼時候？」

「你問時間不是爲了赴約會吧？」

對方的聲音很冷峻，彭永銳順着聲音望去，才知道看守者不知何時已換了戚小菲一個人担任了。

彭永銳裝着很輕鬆的樣子聳聳肩說：「小菲，是妳！」

「任何人都一樣。」

「應該有些不同，因爲我們曾經共舞過。」

「依雯曾經和你同床共枕，依舊不能改變敵對地位。」

「好冷！」彭永銳聳肩打了個哆嗦。

「你是指天氣？」

「妳的性格。」

「前兩天就告訴過你了。」

「是天生如此還是飛釵黨的教條？」

「你不需知道。」

「那麼，我們談點別的；什麼時候能够換個男的來看守？」

「那對你並沒有兩樣。」

「至少我可以揮拳揍他。」

「只要你有勇氣，你同樣可揍我。」

「我的拳頭不打女人。」彭永銳很神氣地看着天花板。

戚小菲有些氣惱，忿忿地說：「我不是普通女人，你儘管揮動你的鐵拳。」

彭永銳瞇起了眼睛端詳她，調侃地說：「的確，妳不能算女人。」

戚小菲臉上浮起傲然之色：「你知道就行了。」

「可是，妳比一般女人更差勁，因爲妳只是一個小女孩。」

戚小菲的兩道眉毛，頓時像雙劍似地豎立起來，腮梆子也氣得鼓脹，兩眼瞪得溜圓，清叱一聲，說：「彭永銳！你在侮辱我。」

「嗨！這算侮辱嗎？」彭永銳微笑着攤攤手。「小女孩是成爲一個女人的過程，我還不是曾經做過小男孩。」

「總之，你是瞧不起我。」

「瞧不起妳是件好事。」

「還是件好事？」

「當然。因爲妳只是一個小女孩，所以我不好意思動腦筋脫逃。不然，妳就無法那樣安穩地坐着。」

戚小菲霍地站了起來，逞強地說：「好！我教你看看小女孩的厲害。」

「怎麼？妳要利用職權凌虐人犯！」

「笑話！我給你一個機會。」

「給我機會？」

「嗯！給你一個脫逃的機會。」

「妳要放我？」

「沒那麼簡單。」

「嗨！小菲！我給妳給弄糊塗了。」

戚小菲冷笑着，從脅下將她的小型白朗寧手槍取出來放在面前的桌上，朝後退了幾步。指了指槍說：「你若順利地搶到桌上的槍，你就算自由了。」

彭永銳用激將法逐漸完成了心裏的計劃，但此時他却冷靜下來。因爲眼前的對手並非自己嘴上所說的小女孩，而是一個不折不扣具有追魂奪命的女煞星。他不敢妄動，仍舊輕鬆地笑着說：「我要仔細研究一下妳方才說的話。嗯——你若順利搶到桌上的槍——不用說，妳會阻止我，是吧？」

「當然。」

「用什麼方法阻止我呢？」彭永銳的語氣像在自問，而眼光却看在她臉上。「大概又是用妳們的獨門武器——飛釵——是嗎？」

「也許。」

彭永銳突然朝後倒退，搖搖手說：「我放棄這個能够獲得自由的機會。」

「怎麼？」戚小菲似乎是非常失望。

「你是如此怯弱？」

「並非怯弱，因爲我絕對贏不了。」

「怎知你贏不了？」

「因爲妳可以在任何時候將飛釵甩出來。」

「笑話！」小菲冷笑一聲。「我不會那樣差勁。告訴你，只要你不伸手，我絕不動飛釵。」

「那我倒要試試。」彭永銳緩步向桌前走去。

戚小菲冷靜地垂着雙手，目光緊盯着彭永銳的動靜。她那支犀利的金釵究竟置放何處，恐怕誰也看不出來。

彭永銳走到離開桌子只有三步遠的地方，突然停下來問：「小菲！槍裏是實彈嗎？」

「實彈。」

「妳有滅聲套筒的裝備嗎？」

「幹什麼？」

「如果有，請裝上。」

戚小菲自懷中取出滅聲套筒，有些猶疑地說：「我不明白你的用意。」

「很簡單！」彭永銳輕笑着說，「如果我能够順利地拿到槍，我很可能立即向妳發射。加上滅聲套筒，槍聲就不會驚動妳的同伴。因此，我就可以從容離去，明白我的用意嗎？」

戚小菲雖然對自己的出手很有自信，但是看見彭永銳那種鎮定，喃喃地說：「你這樣有把握？」

「妳不用太緊張，也許我並不向妳發射。不過，一槍在手，對妳總多少有點威脅作用。」

戚小菲氣得直咬牙，飛快地將滅聲套筒裝在槍管上，往桌上砰地一放，身形朝後一退。沉聲道：「開始吧！」

「慢點！」對方愈急，他却愈沉住氣

。「我還要請教妳一個問題，妳的同伴們呢？」

「她們不在。」

「那倒省事得多。唔！……能告訴我這是何處嗎？還有，路怎麼走法？會不會有人攔阻？」

「少嚕囌！」戚小菲有些不耐煩地說：「如果我不死，我會引導你出去。如果我死了，儘管開門往外走，不會有人阻擋你。只怕你右手又得負上一次新傷，仍舊回到床上去睡覺。」

彭永銳舉起纏着紗布的右手幌了幌，微笑着說：「記得我昨天離開海濱酒店時對柳英女士說的話嗎？這點小傷並不影響我拔槍的速度和射擊的準確。」

戚小菲冷聲說：「不要用口逞能，用你的手表演吧！」

「好！我要開始了。」彭永銳緩緩將揚起的右手垂了下去。

彭永銳早有算計，憑槍法、講速度，自己未必有把握能够勝得過戚小菲。唯一可以爭勝的只有靠自己的機智。

他在桌子面前站定，目光盯在桌面的手槍上。槍近在咫尺，幾乎伸手可及。

他緩緩將左臂向旁平伸，笑着說：「小菲！我眞担心我受傷的右手不够。如果我以左手取槍，是否合符妳的規定呢？」

「只要你願意，你就是用脚取槍都可以。」

戚小菲這句話突然勾起了彭永銳的靈機，用脚！這倒是一個好法子，而且桌子剛好掩護住他用脚的動作。

彭永銳目光沉靜地盯視在戚小菲垂着的兩手上，緩緩地移動右脚，突地出力用脚將桌腿一勾。桌面立刻向他這邊傾斜，不但桌面上的手槍向他滑過來，而且傾斜的桌面，正好將他身形掩住。就在手槍滑落桌面的一瞬間，他身形一蹲，將槍接在手中。

這一連串動作，前後不到一秒鐘的時間，桌子立即又恢復原狀。

就在這時，彭永銳忽見戚小菲右手一抬，一道金光向他直飛過來。他也閃電似地揚臂出槍。

噗地一响，接着又是一陣玻璃碎裂聲，只聽戚小菲低啞地發出一聲驚呼，彭永銳手裏的槍管正冒着青烟。

戚小菲甩出來的犀利飛釵，被彭永銳發射的槍彈擊中向旁飛去，射中屋內一面鏡子。鏡面碎裂，金釵却插入鏡背的木板，猶自顫幌不已！

戚小菲看清了一切，喃喃地說：「好快，好準！」

彭永銳含笑將手槍放回桌面，淡淡地說道：「多謝妳這枝好槍，不然不會那麼準。」

戚小菲面上洋溢着異樣的神采，沉靜地說：「我遇見過無數高明的槍手，都是徒具虛名。你算是一把好手，我們該較量較量。」

「怎麼，妳不讓我走了？」

「當然放你走，不過我們要訂下後會之期。」

「幹什麼？」

「比槍。」

「小菲！算了吧！我也許不是妳的敵手。」

「不行，一定要比。」

「何必這樣認眞？」

「世界上只能容許一個好槍手存在，所以，我們兩個該找個機會，決定誰該活着。」

彭永銳從未遇上如此强悍的女性，不由苦笑着說：「妳的個性眞强，算妳第一，我第二，行了吧？」

「別說好聽的話，我現在正式向你挑戰。」

「現在？」

戚小菲搖搖頭說：「不！你方才在我們的巢穴裏向我挑戰，所以我也要到你們的大本營內去和你決鬥。」

彭永銳眉頭一皺，正色說：「我希望妳最好不要去。」

「爲什麼？」

「我們那裏的人都不講理。」

「我的槍更不講理。」

彭永銳知道多說無益，早些脫離此處要緊，於是點點頭說：「隨妳吧！不過來時最好先通知我一聲。」

戚小菲氣呼呼地說：「不通知你通知誰！」

「現在我可以走了吧？」

「可以，」戚小菲在屋角拿了一個旅行提包交給他。「你的東西全在裏面，一樣也不少。」

「謝謝妳！」彭永銳將提包接過。「不過，我有些替妳担心，妳放走了我，怎樣向柳英交代？」

「不用費心。」

「那我就走了。」

「我送你下樓去。」

彭永銳被軟禁的地方是二樓。下得樓來，看見一塊萬國旅行社的招牌，不禁恍然大悟，原來這裏是柳英在龍城的潛伏機構。看來柳英對她重返龍城的行動是早有安排的。想到這裏，彭永銳不禁爲他的養父担了一份心事。

彭永銳和戚小菲剛跨出旅行社的大門，忽然一部汽車駛了過來，按了一聲喇叭，車上的人急促地喊叫道：「大哥！快上車。」

原來那輛車子是陳彪帶人前來察看動靜的，正在逡巡不定，忽見彭永銳出現，不由喜出望外，立刻將車子開了過去。

戚小菲不由楞了一楞，冷哼一聲說：「你們的人倒還不全是飯桶，上車吧！」

彭永銳也不明白何以陳彪的車子來得這樣巧，爲恐戚小菲的同伴撞見節外生枝，於是很快地上了汽車。

他一上車，車子立即開動。

陳彪好奇地問：「那個女的是誰？」

「有名的神槍小飛女。」

陳彪早有剷除七仙女的雄心，一聽對方是闖名東南亞的神槍手，也顧不得江湖規矩，立即拔槍伸出車窗。

彭永銳怵然心驚，正想喝阻，忽聽陳彪慘呼一聲，手中槍枝落地。原來戚小菲比他眼明手快，一枝犀利金釵已經貫穿了他的手腕。

彭永銳苦笑着說：「小陳！混迹黑道中，也要講究一點道義，怎可放冷槍呢？記住！這是放冷槍者的教訓。」

陳彪痛得冷汗交流，也無心去理會彭永銳的話。不過，他算是對小飛女的大名有些佩服了。

彭永銳回到太平洋俱樂部時，還不到早上八點。一進門，他就去了彭大通的臥室，準備將他所知情況提出報告。美娃娜告訴他，彭大通剛睡，他只得悵然而退。

他梳洗一番，換妥衣服。他決定去海濱酒店看看，也許舞蹈團已經遷離了那兒，但他不能不空跑這一趟。

他急需和柳英懇切一談。在車上，他已聽說過高橋來訪的詳情。很明顯，那是馬斌最陰狠的一步棋。到時候，玉石俱焚，馬斌却在隔岸觀火。他必須將這些利害得失告訴柳英，使她知難而退。

彭永銳驅車離開俱樂部不到五分鐘，一輛別克房車駛到了太平洋俱樂部的側門，車上走下來一個穿着入時的女郎。

她戴着一副寬大墨鏡，幾乎遮去了半個面孔。手裏提着一個大型皮包，落落大方地走進了俱樂部的側門。

這幾天，正是戒備森嚴的時候。她一進門，立刻就有兩個彪形大漢攔住盤問她：「小姐！妳找誰？」

「小彭先生！」

「找經理嗎？請妳等一等。」

「我們約好的。」

漂亮小姐來找彭永銳的很多，兩個大漢又怕來人是經理的知心女友，擋錯了駕可不是玩的。兩人交換了一下眼色，終於由其中一人帶路：「小姐！請上樓坐。」

來到彭永銳的辦公室時，正好陳彪裹好了傷過來。

「幹什麼的？」他問。

那引路的大漢回答說：「是大哥的朋友。」

他們兩人說話的時候，那女郎已經走進了辦公室，很大方地在彭永銳的座位上坐下來，使人一看就知道她不但對這裏很熟，還必定和彭永銳有很親密的關係。

陳彪楞了一下，終於跟進了辦公室，很有禮貌地說道：「對不起！小彭先生不在。」

那女郎頭也沒有回，冷冷地說：「不要緊，我等他。」

「小姐！有重要的事嗎？」

「你的話太多了！」

「哦！」陳彪陪着笑臉說：「小姐也許不了解，我叫陳彪，小彭先生不在時，許多事都是由我代爲處理的。」

「包括處理他的女朋友嗎？」

陳彪頓感進退維谷了，如果眞是彭永銳的親密女友，以這樣嚴格地盤問，未免太不禮貌；不加盤問，又恐是敵人混進來的。思忖再三，只得訕訕地說：「請問小姐芳名，好像很少見。」

「難道小彭的每一女友，都該和你認識？」

接二連三的硬釘子，陳彪實在碰不下去了，無奈地拖了一張椅子坐下：「小姐一定要等，我就在這裏陪妳吧！」

「你是看守我？」

「沒……沒有這個意思。」

「那就請你出去。」

陳彪心機一動，笑着說：「如果小姐愛清靜，我就不陪了。」

說着，退出辦公室，並掩上了房門。輕輕一拍手，立刻來了幾個大漢。

陳彪吩咐說：「這個女的有些不對勁，你們守住門口，我去看看。」

陳彪繞到另一間屋子，揭開壁上一幅油畫，牆上立刻出現了兩個窺孔，在黑道中這種設備並不稀罕。他將兩眼湊在窺孔上，辦公室內的情景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他的眼睛剛湊上窺孔，屋內的女郎正好摘下墨鏡擦拭，碰巧讓他看見了那女郎的本來面目。

陳彪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又是喜，又是驚。原來那女郎正是方才令自己吃苦頭的神槍小飛女。

他抿唇沉思了一陣，立下決定；對他來說，這不但是一個報仇的好機會，也是一個立功的好機會。

他匆忙召集了好幾名精銳的幹部，一個個荷槍實彈，霍地將房門打開衝進，大喊一聲：「不許動！」

雕龍鎖片

等候彭永銳的戚小菲沒有想到這一突然的變化，不禁暗暗一驚，但她經歷過不少風險，懂得鎭靜制敵之策，只是冷冷地說：「我本來就沒有動。」

陳彪冷笑一聲說：「眞想不到妳會自投羅網！」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少廢話！」陳彪低叱着：「將手提包扔開，雙手舉起，慢慢站起來，向牆壁走去，不然……」

陳彪的話還沒有說完，戚小菲的身軀突然下滑。緊接着，屋內砰砰砰砰地響起一連串槍聲。

陳彪回頭一看，四個執槍幹部全部仰躺在地上，每一個人的眉心都又長出了一隻血紅的眼睛。

陳彪不由得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對方的槍法不但快、準，而且够狠，每一槍都是死射。

再回頭，戚小菲已執槍站在他面前，冷冰冰地說：「幸好你的手受傷沒有拿槍，算你檢了一命。小飛女從來不槍殺徒手之人。」

陳彪雖然心胆俱裂，倒也是見過世面的人物，毫不示弱地說：「不錯！妳的槍法確實驚人。不過，我要提醒妳一句，妳今天未必闖得出去。」

「我根本沒有打算出去。」

「哦！那麼，妳的目的何在呢？」

「找彭永銳。」

「方才不是妳放他走的嗎？」

「放他，是爲了給他一條活命。」

「那妳爲何又要找他？」

「找他比槍。」

「啊——」

「我不想多傷無辜的人，也希望你們老實點。」

陳彪倒也很佩服戚小菲的胆識，點了點頭說：「好！我們決心成全妳，讓妳死在彭大哥的槍下。」

他說完就要離開，戚小菲沉叱一聲：「你留下。」

「幹什麼？」

「有你在，你的小囉嘍不會亂來。」

陳彪明白了她的意思，强持鎭定地坐了下來。

四聲槍聲早已驚動了彭大通，他匆匆地趕了來查問：「怎麼回事？」

陳彪還沒有來得及揚聲阻止，他已走進了屋內，一見戚小菲執槍在手，地上又躺了四個，倏地一怔，大聲喝問道：「妳是誰？」

「姓戚。」她冷冷地說。

陳彪立刻加以補充說：「她就是傳聞中的神槍小飛女……」

彭大通面上的表情起了急驟的變化，先是一陣驚駭之色，接着又出現了一股使人難以捉摸的笑容：「嘿嘿！眞是名不虛傳。」

戚小菲冷笑說：「我的槍下還沒殺過這種無名小卒，方才是迫不得已。我是來找彭永銳比槍的，他們竟想以多勝少。」

彭大通並不知道他義子已回的事，茫然地問：「永銳不是在妳們手中嗎？」

「方才我放他回來了。」

「妳放了他？」彭大通更加不解了。

「讓他留着一條活命好和我比槍。」

彭大通不禁哈哈大笑：「小姐！妳眞有豪氣，男人都比不上妳！」

「我不喜歡聽動聽的話。」

彭大通討了個沒趣，轉向陳彪問道：「永銳呢？」

「剛出去。」

彭大通沉吟了一陣，笑着說：「我是永銳的養父彭大通，請到我的辦公室談談如何？」

其實，戚小菲早已知道他是誰。不過，她此時的心情已不再關心柳英的復仇大計，只是關心她與彭永銳誰是天下第一槍手。她搖了搖頭說：「我找的是你兒子，不必和你談。」

「妳能代表柳英嗎？」

照說，戚小菲不能代表柳英說話，可是，她一向逞强好勝，絕不肯搖頭說不。於是，點頭說：「當然可以。」

彭大通嘆了口氣說：「柳英要我交出全部產業，先前我還想掙扎一番，現在看到妳的槍法和胆識，我認輸了。」

「你認輸？」戚小菲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彭大通認眞地點着頭。「即使永銳也絕不是妳的對手，所以我已決定交出全部產業了。」

「當眞？」

「小姑娘！」彭大通垂頭喪氣地說：「我不願再見柳英的面，所以想請妳到辦公室來點收一下。」

彭大通消沉的語氣使陳彪也激動了，脫口說：「老闆！你……？」

「住口！」彭大通低叱一聲。「我決定的事任何人也不能更改，你們的生活問題，我會替你們安排。……小姑娘，到我辦公室裏去。」

戚小菲猶疑地說：「你不是在玩花樣吧？」

「小姑娘！我在妳的槍下。名槍手即使身中數槍，也能發槍殺敵，我不會拿我這條老命開玩笑的。」

戚小菲冷笑說：「你知道就好了。」

彭大通又向陳彪吩咐：「傳令下去，任何人不得持械在手。」

在通道中，戚小菲眼見那些大漢一個個垂手而立，毫無敵意，遂放心地跟在彭大通身後，向他的辦公室行去。

到了彭大通的辦公室中，他逕自走向辦公桌前，開動抽屜。忽聽砰地一響，像是什麼巨物落地的聲音。

戚小菲知道不妙，立即舉槍發射。

砰砰……一連數槍，子彈都因有物阻擋而彈跳到地上，她這才明白，已有一層防彈玻璃將彭大通隔絕起來了。

她清晰地看到彭大通大笑的狂態，却聽不見一點笑聲。她心中一嚇，連忙奪門而出，但房門却已鎖牢了。

她舉槍射向門鎖，砰砰聲中，門鎖仍是牢不可破。用手一摸，才知整個房門都是鋼鑄的。

戚小菲正在束手無策，忽然一股異味嗅入她的鼻孔。她連忙以手掩鼻，可是已來不及。頭腦一陣昏眩，終於倒在地上。

彭大通在那邊按動掣鈕，防彈玻璃冉冉上昇，催眠氣體也自然消失。他這才按動叫人鈴。

彭大通辦公室內的秘密裝置，連最親信的彭永銳都不知情，是以陳彪趕來看見戚小菲昏倒在地時，一時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良久，才結結巴巴地問：「老闆！這！……？」

彭大通冷笑着說：「乳臭未乾的黃毛丫頭竟然也敢闖蕩江湖！槍法準有什麼用？黑道上混，要能用心不用槍，論謀不論勇。」

陳彪心悅誠服地說：「老闆見多識廣，這小丫頭那是對手。」

「將她關到地下室去嚴加看守。」

「是。」

「還有，立刻傳消息出去，讓柳英知道她手下最高明的槍手已被我制服，看她還有什麼花樣。」

「是！是！不過，我們並不知道柳英現在那裏呀！」

「她的耳目衆多，只要將消息放出去，她自然會知道。」

「是，我立刻去辦。」

陳彪剛要動身，彭大通又叫住他：「還有，永銳回來，不要讓他知道這事。」

陳彪有些茫然了，喃喃地說：「要瞞住他？」

彭大通沉叱道：「照我的話去做，誰要走漏消息，我就幹掉誰。」

「是，是！」陳彪不敢再問。

「哈哈……」彭大通得意忘形地獰笑起來。

× ×

上午九時。海濱酒樓下大廳中只有疏疏落落的幾個人，彭永銳抱着誤打誤撞的心理走向櫃枱，很客氣地說：「我想見見九一三室的依雯小姐。」

「啊！她們恐怕還沒起床哩！是有急事？」

「有很重要的事，關於她們旅行護照的問題。」

「她們上午都是不接見客人的，你既然有急事，不妨先撥個電話上去。」櫃枱上的人很客氣地將電話推到他面前。

電話接通，傳來對方睡意矇矓的聲音：「誰——呀？」

「我，彭永銳。」

「小彭！」依雯頓時睡意全消。「你在那裏？」

「在樓下大廳。」

「你，你……？」

「別問我是怎樣來的，我急於要見柳英女士，請設法和她連絡。」

「好，好！」依雯急急地答應。「你在樓下大廳等着，你一定要等呀！」

「妳放心，不見到柳英，我是不會走的。」

彭永銳在客廳中等了約莫五分鐘，侍者向他說：「彭先生嗎？你的電話，在隔音間。」

隔音電話間是為旅客保守機密而設的，綫路不經過酒店總機。他走進去，關妥門，拿起話筒說：「我是彭永銳。」

話筒裏傳來柳英冷笑聲：「哼！小彭！你眞有辦法！小菲一定上了你的當。」

「先別談這些。妳在那裏，我急需要和你面談。」

「你還敢和我面談？」

「沒有什麼，頂多頭上再捱一記悶棍。不過這種危險值得冒一下，談一談也許對妳我雙方都有好處。」

「你眞倔强，眞有必要談一談嗎？」

「太需要了。」

「好吧！」

「我們如何見面呢？」

「讓我想一想，」對方沉吟着：「現在幾點？」

「九點十分。」

「好！在九點十五分的時候，有一輛送牛奶的車將要停在酒店的側門，你乘上那輛車就會見到我。」

「妳很神秘嘛！」

「當然！你不防我，我可要提防！」

彭永銳放下電話，跑到飯店的側門守候。五分鐘後，果然一輛送奶車停了下來。車上卸下一箱牛奶，彭永銳也不向送奶人打招呼，就爬進了車廂。車門關上繼續開動。

忽然坐在彭永銳身旁的送奶工人，用肘碰了他一下：「小彭先生有話說吧！」

彭永銳不禁楞住了，感嘆地說：「柳女士！難怪妳很有把握獲勝，原來妳在龍城的實力並不弱呀！」

「你冒險來找我，就是說這幾句奉承話嗎？」

「柳英女士！馬斌已經下出一着狠棋，知道嗎？」

「怎麼狠法？」

彭永銳就將馬斌派高橋會見彭大通的事說了一遍。

柳英聽後語氣淡然地說：「我不覺得這有什麼重要。」

「不要自大。」彭永銳神色凝重地道：「馬斌最狠的一着，是將他們所有的企業全部停頓。」

「狠在那裏？」

「這樣他們的實力就可化整為零，化明為暗。我們找不到他的主力，他却可以隨時集合主力來攻擊我們。」

「難怪你們能够在龍城屹立不倒，原來是有你這樣一位機智絕倫的軍師。」

「我冒險趕來，也不是來聽妳說奉承話的。」

「先別高興，」柳英冷冷地說。「你所想到的我早已想到了，而且已經有了妥善的安排。」

「為誰安排？」

「當然是為我，難道還教我為你們設想。」

「妳說過，要我主持正義，當然，我很體諒妳的心情。可是妳也該體諒我的心情呀！」

「我有無數次可以殺死你的機會，我都放過了，難道還不够嗎？」

「倒不如讓我死了好！」

「我不明白你的想法。」

「與妳為敵，陷我不義，與彭大通為敵，陷我不孝。妳總得留條路我走呀！」

「說實話，彭大通該死一百次，正因為有你這樣一個血性男兒夾在中間，我已經放過他了。只要他將全部產業放棄，我就不難為他。換句話說，也就是不願使你為難，我才這樣做的。」

「他不會肯的。」

「那就沒有辦法了。」

彭永銳苦笑着說：「柳女士！逼我拔槍相向，對妳我都沒有好處。」

柳英矚視他許久，才低廻地說：「小彭！你既然如此重視恩義兩個字，我也不忍心逼你了。拔槍吧！我決不怪你的，讓運氣來決定勝敗好了。」

彭永銳點點頭：「好讓我下車吧！」

柳英正要吩咐停車，車子却自動地停住。車廂門迅速打開，一個穿着制服的送奶工人爬上了車。等他摘下帽子時，彭永銳才看出她是陸華。

「什麼事？」柳英語氣急促地問。

陸華神情迫切地說：「小菲去找小彭比槍，落了彭大通的圈套……」

柳英大吃一驚，一把抓住陸華的肩頭，疾聲問道：「她怎麼樣了？」

「彭大通還沒有處決她，只是將她關起來。」

柳英面無表情地怔了半晌，才冷冷地說：「本來這一場火併要等到十天屆滿才開始的，現在不得不提前了，因為彭大通已經先動了手。小彭！快回去！擦亮你的槍在大門口等着，我們馬上就會到的，你為養父報恩的機會到了。」

當壞消息一來到，彭永銳就吃了一驚。感小菲的投入羅網，正是為自己引起。對方雖是一個女孩子，却具備了「豪勇俠義」四個字。她可以正大堂堂地在敵人槍下喪生，但這樣被奸巧所算計却是不公平的。因此，他有些激動地說：「柳女士！能信任我嗎？」

「即使在彼此拔槍相向的時候，我也信任你。」

「好！小菲的事情交給我，我設法放她出來。」

「你放她出來？」柳英瞪大了眼睛。「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方才她放了我。」

「是她故意放你的？」

「並不全是，她給了我一個機會。」

「你有把握？」

「全力而為。」

「好！我信任你。對你們，我極不願流血。我等你的消息，要多久？」

彭永銳想了一想，才說：「午前。」

「小彭！別太自信。你忠心耿耿維護彭大通，他不一定信得過你。小心一點好，不然你救小菲不成，自己也許會惹來殺身之禍。」

「妳太危言聳聽了吧！」

「我和彭大通做過三年同床共枕的夫妻，不會不了解他的性格。我本來不想說有傷你們父子感情的話，可是為了顧全小菲的安全，不得不說，請不要懷疑我有什麼別的用意。」

「那我在午夜十二時前將事辦妥。」

「好！我等你。」

彭永銳心情沉重地下了車，僱了一輛的士趕回太平洋俱樂部。

他一進大門，就感到氣氛大不對勁，一些手下幹部都有意避開他。

柳英的話又在他耳際低廻，他悶在心裏，上樓後召來陳彪，殷殷問道：「傷勢不重吧？」

「還好。」

「我出去後，發生事沒有？」

「沒有，很平靜。」

連陳彪都在瞞他了，這還有什麼話說？要不然就是陸華所得的情報不確實。不過，陳彪眼中閃爍曖昧的光采已經告訴他實際情況了。

彭永銳裝着疲倦不堪地打了兩個呵欠：「小陳！我要睡一下，老闆如果有事找我，請立即來叫醒我。」

「你睡吧！不會有事的。」

彭永銳轉身走了，陳彪突又叫住他：「大哥！」

「有事嗎？」他停下脚問。

「沒……沒有什麼。」陳彪滿面惶亂的神色。

彭永銳知道陳彪的心情，平時他們感情很好。也許陳彪要向他告警，但又怕老闆怪罪，所以才欲言又止的。

他笑着說：「小陳！你也該休息一下，精神不大好哩！」

「是！」陳彪很快垂下頭去，似乎怕接觸到他那友善的目光。

彭永銳回到房中，剛要關門，美娃娜却跟了進來。

「有事嗎？」彭永銳溫和地發問。

美娃娜用焦灼的目光望着他，聲音顫抖地說：「請讓我進來。」

彭永銳猶疑了一下，側身讓她進到屋中。美娃娜神情緊張地反手將門掩上，急促地說：「你要小心。」

「小心什麼？」

「彭大通——不信任你。」

「啊——」彭永銳低呼了一聲，面上未作絲毫表示。美娃娜是一個軟弱的女人，她也許是彭大通派來探測反應的。

「小彭先生！」美娃娜目中含着淚光。「我了解你，我原本希望能幫你做點什麼，可惜我無能為力。」

「謝謝妳！」彭永銳仍是冷漠而不着邊際地回答。

「我常時問自己，我到底是為什麼而活着？」

「唔——」

「我感到羞辱。」

彭永銳冷冷地說：「妳不該對我說這些，妳知道我是彭大通的養子。」

「啊！對不起。」她謙卑地低下頭。

「妳——回去吧！」

美娃娜抬起了頭，竭力地說出心裏的話：「我若做錯什麼，你會怪我嗎？」

「妳不會做錯什麼的。」

「也許會。到時請原諒我。」

彭永銳聽不出她話中的含意，只是直覺地想到，美娃娜也許受到彭大通的壓迫要做什麼對自己不利的事情。

美娃娜是個軟弱而可憐的女性，她做了任何事情都是值得原諒的，何況她又是受着彭大通的壓迫。

因而，彭永銳心平氣和地說：「憑着良心作事，又何必企求別人的諒解？」

美娃娜的神情震動了一下，恭謙地說了一聲謝謝，然後退了出去。

許許多多的恩怨都紛至沓來，但是彭永銳却不去想它，這是他的豁達之處。因此，他睡了一個極為香甜的覺。

一夢醒來，已是下午五時。

他來到樓下夜總會，却見一片清冷。

他隨口問一個侍役領班：「怎麼？場地還沒有清理，都快五點半了。」

「今晚休業。」

「老闆的命令？」

「是的。」

彭永銳不再說什麼。走出大門，先僱的士到海濱酒店，然後從那裏開着自己的車在市區兜了一圈。

不但太平洋俱樂部今晚休業，所有彭大通屬下的酒店，酒吧全部休業，似乎存心在和馬斌看齊。

兩派這一分別休業，龍城的夜市無形中冷清了很多。

彭永銳在外面吃了晚飯，喝了個三分醉，故意裝着爛醉如泥的樣子，歪歪斜斜地回到他的臥室，倒頭就睡。

其實，他心裏是完全清醒的。

晚間十一時，他摸索着爬了起來。

彭永銳明白，唯一可以囚禁人的地方只有地下儲藏室，感小菲一定關在那裏，於是來到樓下，向地下室走去。

剛到入口處，暗影中閃出兩個人來攔住了他：「大哥！不能下去。」

「為什麼？」

「老闆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走進地下室。」

「我也不例外？」

「對不起，大哥！」

在說話時，彭永銳已看清入口處再無第三個人守候，當下心一橫，左拳閃電一揮，噓噓兩响，兩名守衛連哼都不曾哼一下，就被擊昏倒地了。

從入口下去，約莫有二十級石梯，就是地下儲藏室。

彭永銳剛下完石梯，立即有兩名持槍漢子迎了過來：「誰？」

彭永銳低頭燃火吸烟，沉聲問道：「有幾個守衛？」

兩名守衛也曾奉到「嚴禁彭永銳走近地下儲藏室」的命令，但是當彭永銳站在他們面前時竟然迷惑了，連忙答道：「就

我們兩個。」

「過來，老闆有密令交待。」

那兩名守衛信服地走到彭永銳面前，他的左拳閃電一擊，先將左邊那名擊倒，同時右手一抓右邊那名守衛的左臂，左掌順勢在他肩頭重重一擊，一扭一曲，那名守衛立即仆倒在地，叫不出聲來。

彭永銳低叱道：「人關在那一間？」

「大哥！你……？」

「快說！」彭永銳揑拿對方腕部的手掌突一用勁。

「我說，我說……在水菓儲藏室。」

彭永銳問出端倪，立即一掌將守衛劈昏，丟過一邊。

儲藏室都是用的保險鎖，只需對號，不用鑰匙，彭永銳順利地將水菓室打開。儲藏室裏堆滿了香蕉，蘋菓，金山橙。戚小菲剛好穿着紅黃相間的衣服，好不容易才看見了她。

她手脚皆被綑綁，雖然人已清醒，但因爲口裏塞着棉花，只是乾瞪着眼睛，叫不出聲來，彭永銳飛快掏出小刀割斷綑綁的繩子，又取出她口中的棉花。

戚小菲大概是餓極了，抓起一個蘋菓就大吃大嚼。

彭永銳看着她那股蠻不在乎的憨勁，幾乎想笑。可是沉重的心情却使他笑不出來，情急地催促說：「別只顧吃了，快走吧！」

戚小菲不理他，一面繼續啃着蘋菓，一面說：「慌什麼！等我吃飽了再說。」

「小菲！逃出去再吃也不遲呀！」

「逃？」戚小菲兩粒眸子瞪得溜圓。「你不是來帶我出去處決的？」

「我來放妳出去的。」

「就這樣放我？」

「別廢話，快走吧！」

戚小菲却搖搖頭說：「我不走。」

「怎麼呢？」彭永銳可急了。

「我不要人家可憐我。」

「誰可憐妳？只是白天妳放了我，我現在才放妳。快走吧！」

「不！」戚小菲一個勁搖頭。「白天我並沒有放你，只是給了你一個機會，你這樣放我，太不公平。」

「怎樣才公平呢？」

「照白天一樣。」

「唉！」彭永銳急得直抓頭髮。「妳可知道，外面情況多危急，妳還有興趣玩花樣。走吧！」

「不走！」

「好，好，好！」彭永銳說着掏出了腰間的槍，往水菓箱上一放。「來吧！只要妳抓住槍，妳就可以逃。」

戚小菲面呈得意之色，忽然她又想到一件事：「小彭！你會甩飛刀吧？」

「會！」

「好！那麼，你就用手裏那把小刀阻止我拿槍吧！別客氣喲！」

彭永銳急躁地說：「我不會客氣。」

誰知戚小菲又出了問題：「對了！你的滅聲套筒爲什麼不裝上？」

「好，裝上。」彭永銳一邊裝着套筒，一邊說：「妳是不是想打我一槍？」

「這是跟你學的，我可能在你眉心處敲上一槍，有滅聲套筒才不會驚動你的同伴……」說着，她身軀就地一滾，伸手向木箱上的手槍抓去。

那眞是一個美妙的姿勢，忽然噗哧地連响數聲。彭永銳只覺得有幾股熱風在胸前飛過，心內一驚，本能地退後了數步。

戚小菲已飛快地自地上翻起，手裏提着猶在冒烟的槍，神采飛揚地說：「別緊張！我只不過打掉你幾粒鈕扣……」說到此處，她突然張口結舌，目光像是被什麼吸引住了。

彭永銳深以爲怪，低頭去看，原來衣服的鈕扣被槍彈擊落，分向左右敞開，極爲不雅，連忙用手將衣襟抓住。

戚小菲急急地走到他面前，抽出他項間的金鎖片問道：「這是什麼？」

「這……這是從小佩戴的飾物。」

「我也有一個。」戚小菲自項間掏出一掛鎖片，式樣和彭永銳那副一模一樣。

「完全一樣？」彭永銳大吃一驚。

戚小菲雙臂猛地將他摟住，大叫道：「啊！你是我哥哥。」

「什麼？」這個意外，是彭永銳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一時不知所措。

「母親曾經告訴我，有個哥哥名叫永銳，很小就在東北丟失了，掛着一副和我一模一樣的金鎖片。」

「是在做夢嗎？」彭永銳喃喃地說。

「不是，我是你的妹妹龍永瑤。」

「我們姓龍？」

「是的。鎖片上的盤龍就代表我們的姓氏。」

「爸媽呢？」他問。

「爸爸在歷年戰亂中失踪了，媽媽，她……」

「媽媽怎麼樣？」

「五年前因病死在香港，那時媽媽給柳阿姨當傭人。她看我孤苦伶仃，就收留了我。」

「啊！」他高興地狂呼。「我總算遇到親人了。」

忽然，門口响起一個冰冷的聲音：「哼！可惜太遲了，你已活不了多久。」

兩人轉身看去，不由倒吸一口涼氣。

彭大通手裏提着一挺手提機槍，面目猙獰地對着他們。他身後還跟着陳彪及其餘幾個幹部，手裏都拿着槍。

彭大通聲冷如冰地道：「不錯，你就是龍永銳，我在荒地上檢到你時，身上一塊白布寫着你的名字。現在，你弄清楚你的身世再死，應該是死而無憾了。」

「義父！求求您。」他閃身護住妹妹。「殺我吧！只請您放我妹妹出去，爲龍家留點骨血。求求您，念在這幾年……」

「住口！」彭大通暴叱一聲。「怪不得你一直在和柳英接觸，原來你早就存了背叛之心。」

「義父！您誤會了，直到現在我也沒有背叛您的意思。」

「休要巧言，你擊倒守衛，擅闖禁室，你用心何在？」

「我不必辯白了，請您……」

彭大通獰笑了一聲，雙手端起了機槍。驀然，一個幹部氣吁吁地跑來報告：「老闆！俱樂部附近發現馬斌的人馬。」

「快去戒備。」彭大通沉聲下令，然後向相互擁抱着的兄妹說：「算你們命長

，等我料理了馬斌再來處決你們。」砰地一聲，儲藏室的門鎖上了，一切陷於黑暗之中。

地窟殲仇

黑暗中，兄妹倆偎依在一起。龍永銳摸到了自己的槍，慶幸地說：「槍裏還有五發子彈，到時還可以拚一下。」

「你怕嗎？」

「有什麼好怕呢？」

「我怕。」

「妳也會害怕？」他輕笑着，撫摸着她的頭髮。

「是的。」她輕聲說：「以前我感覺世上沒有什麼可留戀的，所以我什麼也不怕。而現在我遇見親人了，因此我怕死，我不願因我死而使你悲哀，更不願你爲我哭泣掉淚……」

「傻妹妹！」他安慰着她。「妳不會死的，要死我們也死在一塊……」

「不！你不能死，媽以前好想你，龍家就你這一個男孩子。」

「男孩子又怎樣呢？」他的聲音有些哽咽。「沒有做一件對得起祖宗的事，到如今還置身黑道。」

「哥哥，你這話錯了。柳阿姨說過，置身黑道的人只要心存俠念，克守仁義，仍是正人君子，那些，身在上流社會之中的紳士，只要稍起僞善之心，就會比强盜賊人不如……」

「話是如此說，但人家的看法呢？」

「何必計較人家的看法，捫心自問就行了。」

兩人說到此處，忽然聽見一陣密集的槍聲。

龍永瑤興奮地說：「一定是柳阿姨來了。」

龍永銳打燃打火機看了看腕錶：「現在是十一點五十分，柳阿姨還不會來，一定是和馬斌的人幹上了。」

「怎麼，柳阿姨來，還有一定的時間嗎？」

「我們約好午夜十二點的。」

槍聲愈來愈近，顯然彭大通的人已有不支現象。

突然，密集的槍聲轉到地下室來了。經過了兩分鐘，槍聲漸疏，地下室又陷於沉寂，遠處還有幾聲可聞。

兄妹倆正鬆了一口氣，突然門鎖上連接被射了幾槍，呼地一聲，水菓室的門打開了。

緊接着，外面傳來了叫喊聲：「小彭！小彭！」

「是高橋嗎？」他已聽出對方聲音。

「小彭，出來吧！」

「你們勝利了嗎？」

「勝負尚未分明，我是冒險衝了進來的。」

「啊——」

「出來吧！我們兩人，還欠一次決鬥哩！」

妹妹在後面慂慫他：「哥哥，去呀！難道你還怕他？」

他沒有理會妹妹的話，高聲叫道：「高橋君！你來晚了一步，小彭已死了。」

「嘿嘿！」高橋乾笑着。「你眞會說笑話。」

他很認眞地說：「高橋君！你也知道我是彭六通收養的，現在我已証實了我的身世，請從此刻起叫我龍永銳吧！」

「我不管這些，我們定要比一次。」

「不必了！從今以後龍城是你的，我退出了。」

高橋冷笑着出現在門邊，沉聲說道：「我不要別人禮讓，我要憑自己的本領和自己的性命去硬拚。小彭！亮出你的槍來吧！」

「我方才說過了，請叫我龍永銳。」

「不管你叫什麼，我們一定要比個高下。」

「龍永銳是不拔槍的。」他說着垂下了頭。

「我會拔槍的，到時你不要後悔。」

高橋說着，猛一揚槍，砰砰連射數發，每一發槍彈都從龍永銳的身邊擦過，而他連動都不曾動一下。

龍永瑤氣得跳了起來：「高橋！你不要欺人太甚，我陪你比槍。」

高橋冷笑道：「妳是憑着神槍小飛女的名號出頭挑戰？」

龍永瑤拿起了她哥哥的槍冷冷道：「憑着我是他妹妹。」

高橋有詫異之色：「你們是兄妹？」

「請看看我們項間掛的飾物吧！」

高橋看了一眼，點點頭說：「好吧！能够和你們兄妹二人任何一個人比槍，都是一件榮譽的事情。妳是女性，由妳決定怎樣比法。」

「瑤妹……」龍永銳想喝阻她。

她却堅決地說：「一定要和他比個高低，馬斌的人太狂了。」

高橋冷笑着說：「小姐！妳這話說錯了，玩槍的人那個不狂哩！」

「也好，我手裏的槍，是專門打狂徒的。」

「小姐！別嘴上逞强了。說！怎麼比法？」

「我們背向而行，五步轉身射擊。」

「好！」高橋冷酷地笑着，並向儲藏室走過來。

就在他身形剛動之際，忽聞一聲槍响，高橋身軀猛地一顫。就地一滾，矯捷地滾進了儲藏室。

龍永銳連忙趨前探視：「高橋君！怎麼樣？」

高橋仰起臉，悽然苦笑道：「沒有什麼，可惜不能和令妹比槍了。」

這時，甬道內傳來彭大通的叱聲：「永銳，出來吧！我可以饒恕你。不然，高橋就是榜樣。」

高橋背部中槍，血流如注，人已漸漸昏眩，但他却還聲嘶力竭地說：「不能出去，彭大通……他口是……心非。」

龍永瑤也叫道：「哥哥！不要上他的當。」

忽然，門口人影一閃。龍永瑤閃電發槍，砰地一聲，衝上來的人當場斃命。

彭大通手下竟有不少効死之徒，一瞬之間衝上來五個，全都死在她的槍下，但她手裏的槍也空了。

龍永瑤連忙將高橋手裏的槍拿過來。

突然又衝上來一個，她手一揚，砰然聲中，第六人報銷。

她突然領會到彭大通的狡計，憤憤地說：「好陰險，他竟然用幹部的性命來消耗我的子彈。」

龍永銳低聲說：「瑤妹！與其兩人一起死，不如由我……」

「哥哥別作傻事，阿柳姨快來了。」

「嗯！還有兩分鐘。」

這時，彭大通又在喊叫：「永銳！你不是要我饒過你妹妹嗎？這是最後機會，快些出來，我答應不爲難你妹妹。」

「說話算數嗎？」他高喊着。

「當然說話算數，只要你站出來，我絕不傷害你妹妹一根汗毛。」

「好！」龍永銳飛快地奔出儲藏室。

「哥哥！」龍永瑤急得大叫一聲，可是已來不及了。

甬道裏傳來彭大通的獰笑聲：「喂！神槍小飛女！妳哥哥的性命已經在我的手裏了，若要救妳哥哥的命，還是棄槍出來吧！」

龍永銳知道上當了，大叫道：「……你怎麼說話不算數呢？」

彭大通陰冷地笑着說：「你怎麼知道我說話不算數？只要她棄槍走出來，我自然會放她一命，我不能不防她在背後打我的冷槍。」

「她絕不會作那種事。」

「誰敢相信，叫她出來吧！」

龍永銳牙關一咬，高聲叫道：「瑤妹！妳千萬不能出來。」

彭大通咬牙切齒地說：「你不叫她出來，我有辦法要她出來。」

說着，一勾機槍扳機，噠噠噠一連數槍，子彈擦身而過，將龍永銳的衣袴打了好幾個洞。

「小姑娘！出來吧！下一次子彈就會打在身上啦！」

堅強的龍永瑤竟也流淚了，哽咽着說：「哥哥！讓我們死在一起吧！」

龍永銳急得連連向她搖手：「瑤妹！千萬別出來。」

噠噠噠彭大通手裏的槍又响了，龍永銳的兩肋立刻出現了幾道血痕，這次槍彈已經擦着皮肉了。

彭大通獰笑連連地說：「小姑娘！妳再不出來，妳哥哥的胸膛就會變成蜜蜂窩啦！」

「別理他，別理他！」龍永銳狂吼。

可是龍永瑤已經忍受不了，先甩出槍來，然後跟着衝出，一把抱住她哥哥，神色鎮定地說：「開槍吧！偉大的彭老闆，殺死兩個赤手空拳的人，也算不得什麼光榮。開槍呀！」

「嘿嘿！」彭大通乾笑着。「好漢，好漢！馬斌是好漢，高橋也是好漢，可是他們都死在我槍下了。」

龍永瑤冷哼道：「多行不義必自斃，你早晚也是死在槍下的。」

「放心！」彭大通獰笑着說：「我這裏有用不完的錢財，遠走高飛，誰也找不到我身在何處。」

經彭大通一說，他們才注意到他身後站着美娃娜，她手裏提着一口小皮箱，正神情惶然地望着他們。

龍永銳低聲說：「奇怪！怎麼還沒有來？」

龍永瑤知道他是在期待柳英，搖了搖頭說：「現在已經十二點五分了，柳阿姨從來不誤事的，我看一定是半途出了毛病，不然怎會……？」

彭大通見他們窃窃私議，奸笑道：「你們是等待救兵嗎？」

龍永瑤沉聲說：「你猜對了，你還有個死敵在等着你，你不要現在逞英雄，你終歸還是跑不掉的。」

「哈哈哈……」彭大通一陣狂笑。「你們別夢想了，地下室的入口已經封閉，無人知道開啓的密鈕。」

龍永瑤冷笑着說：「不見得吧？別忘了柳英曾經是你同床共枕的人，別人不知道，難道她也不知道嗎？」

彭大通面色突地一變，倏現殺機：「很好！虧妳提醒我，現在你們要怎麼死法呢？」

龍永瑤反身以背相對，惡狠狠地說：「隨你的便。」

彭大通沉聲說：「我先來處理永銳，二十年養育之恩不報，反而勾結敵人來對付我，所以我要用二十槍殺死你。」

話剛說完，砰地一聲响，龍永銳右小腿袴脚撕裂而開，腿肚上出現了一血槽。

他紋風不動，昂然而立。

彭大通厲叱道：「第二槍要打你的大腿。」

龍永瑤狂喊一聲：「哥哥！」人跟着撲上去，雙臂將她哥哥摟住。

龍永銳雙臂一甩，將她的身軀甩開。

就在同時，彭大通緊壓扳機，發射了第二槍。

只見龍永銳的身軀微微幌了一下，殷紅的血液立即流到脚面。他額上雖已出現汗珠，却還微笑着說：「養我是你，殺我也是你，這是很公道的。」

彭大通料不到龍永銳是如此倔强，不由咬牙切齒地說：「我倒要看看你有多硬，第三槍我要擊碎你的膝蓋骨。」

龍永銳閉起了眼睛，不去理會。

龍永瑤被她哥哥摔在地上，乏力地爬起。爲了不忍目覩她哥哥被槍擊的慘狀，不禁掩面而泣。

驀然，只聽彭大通發出一聲驚心動魄的慘呼。

龍家兄妹睜眼一看，只見彭大通手中機槍業已落地。小腹處露出一個刀尖，鮮血正順着刀尖汩汩流下。

兩人不禁怔住了，這，刺殺彭大通的刀是那兒來的呢？

很快地就有了答案，彭大通的軀體往前仆倒，他們才看見美娃娜手執一把染血的短劍木然而立。

「美娃娜！妳……？」龍永銳首先驚呼，在他心目中，美娃娜是個軟弱無能的女人，想不到却做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

美娃娜聲音平靜地說：「不管彭大通如何該死，他總是你的義父，可是我却殺了他，所以先就請你原諒了。」

龍永銳這才知道那天美娃娜話中的含意。

龍永瑤脫口道：「彭大通該死，妳作得對。」

美娃娜沉靜地說下去：「我受盡凌辱，我常問自己，我究竟爲什麼而活着，我想這大概就是我活着的目的，我終於做到了。」

龍永銳淚水奪眶而出，嘶啞地叫道：「美娃娜……」

美娃娜目光呆滯，聲音却鏘鏘有力：「我早該追隨亡夫於地下的，但我却苟活了這樣久，幸好我作了一件有意義的事，總算對得起他了。」

龍永銳悽楚地說：「美娃娜！妳太偉大了。往日我總以爲妳很軟弱，溫順，我知道是錯看了妳了，其實軟弱的才是我自己。」

美娃娜眼睛中突然射出一股燦爛的光芒，柔和地說：「永銳！珍重……」話聲中，刀尖一轉，猛地向自己小腹上刺去。

「呀！」兄妹二人同聲大叫，飛身前撲。

美娃娜已飛快地將刀刃往橫一帶，一時肚破腸流。

龍永瑤撲到了美娃娜身邊，可是已經太晚了。

龍永銳大腿已中了一槍，方才完全憑藉着毅力勉强站住，此時飛身前撲之際，重心一失，就立刻摔倒地上。

驀然，地下室入口處傳來一片叫聲：「小菲！永銳！」

緊接着，七條人影飛閃而至。柳英與另外六仙女同時趕到了。

鄔麗雲首先撲向龍永銳：「是不是受傷了？」

龍永銳却指向水果儲藏室說：「鄔小姐！高橋受傷很重，快去照料他。」

「那個高橋？」

「就是馬斌手下那個日本槍手，他背後中槍，很嚴重。」

鄔麗雲悻悻地道：「哼！那該死的傢伙，管他幹麼。」

龍永銳因出血過多，已漸昏眩，他吃力地說：「鄔小姐你不了解他，他算得上是一個男子漢。算我求妳好了，快去照料他吧！」

「唉！我聽你的吧！」鄔麗雲有些不情願地向水果儲藏室奔去。

這時，柳英也奔到龍永銳身旁，殷勤地問道：「小彭！你傷得怎麼樣？」

龍永銳虛弱地說：「叫我龍永銳。」

柳英大感意外：「龍永銳！原來你是龍嫂的兒子？」

龍永銳亮出胸前的鎖片說：「看這個吧！」

柳英不由驚喜交集：「我早就覺得你和小菲的相貌，性格都很相似，想不到你們眞是兄妹，這樣我也算是替龍嫂了却一樁心願了。」

「多謝……妳……了。」這四個字龍永銳說得很朦朧，他已逐漸昏迷了。

突然，一陣嗚嗚的警車聲傳了過來。

柳英立刻下達命令：「警車來了，小菲和我來攙扶永銳，依雯去帮助麗雲扶持高橋，繼續往地道密口撤退，然後到預定地點集合。」

一聲令下，羣起而動，瞬息間走得無蹤無影。

× ×

這件事發生了一個月之後——

「南太平洋孤兒救助協會」的辦公室來了一雙璧人，男的英俊偉岸，女的貌美如花。

因爲他們穿着入時，舉止雍容，所以他們一道出來意後，立即被門房迎接到會客室。

總幹事也親自接待，殷殷垂詢來意。

來客却先遞上一份舊日的龍城日報。報紙上用紅筆勾畫出來的報導正是一月前龍城兩大黑道帮派火併的新聞，那位總幹事看過之後茫然地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那男的說：「我就是彭大通的養子彭永銳。」

總幹事一聽來人是黑道人物的養子，不禁大皺眉頭道：「請問有何見教？」

龍永銳很沉靜地說：「養父遺留一筆龐大的產業，我的意思希望能作點正當用途，望貴會能夠接受加以適當的處理。」

總幹事一聽是捐獻來的，一時驚喜得連連點頭，說道：「那眞是好極了，好極了！」

龍永銳立即將帶來的手提包放到總幹事的面前：「這是全部產業的所有權狀，以及一些存款單據和現金，請收下。」

總幹事連聲道：「謝謝！讓我打張收據。」

「不用了！我們已調查過貴會的信用非常可靠，只希望每一分錢都能用在孤兒身上就很感謝了。」

臨行時，總幹事將這雙璧人一直恭送到大門外。

兩人踏着輕快的步子，沐浴着和煦的陽光，心情異常開朗。龍永銳說：「瑤妹！多少年來，從沒像今天這樣快樂過。」

「我也是。」

「瑤妹！我們恐怕要分別一段時間了！」

「噢！你要到那裏去？」

「日本。」

「去幹什麼？」

「高橋在那邊等我。」

「他？」

「我們還要較量一下。」

「哥哥，你……」

「爲什麼那樣吃驚？」

「你們兩人爲什麼那樣傻？」

「奇怪，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們好不容易死裏逃生，還要逞什麼意氣呢？」

「妳以爲我們較量什麼？」

「不是比槍？」

「槍？我說過此生不再摸槍了。」

「那麼，比什麼呢？」

「妳猜猜看？」

「不來了！哥哥老愛逗人家。」

「告訴妳，瑤妹！我們要較量一桿高爾富，日本有最好的高爾富球場。」

「哈哈哈……」

「哈哈哈……」

他們歡笑，驕陽也在歡笑，一切顯得平和安詳。沒有罪惡的生命才是至善，至美的。

——全文完——

武林蕩寇誌

步步荊棘路迢迢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一雄在馬蹟山脫險歸來，見到追命判官都步實，才知道枉担一場風險，原來九尾狐公冶笑非早在兩年前已經死去，他所碰到的公冶笑非，乃是都步實所喬扮，都步實所以要戲弄彭文雄，只不過是試試他所設下的陷阱管不管用而已。彭文雄奉命往孝豐打造假黑盒，當他捧着假黑盒回程時，遇到王尙和成一棠追趕龍一雄，彭文雄遂將假黑盒交予龍一雄，騙走了王、成二人，便和龍一雄帶着眞黑盒返回都步實的住所，都步實一聽聞假黑盒爲人搶走，大罵彭文雄飯桶，龍一雄忙向都步實解釋——

龍一雄輕咳一聲，於是將自己到達登州所經歷的事件一一說出，一直說到血筆秀才被殺，臨死之前說出寶盒藏在七賢店關帝廟前的古井中爲止。

追命判官道：「然後呢？」

龍一雄道：「然後在下就去七賢店撈起了這個寶盒。」

追命判官道：「沒人再現身攔刦？」

龍一雄道：「前十多天平安無事，可是大前天過了長江之後，忽然出現了獨眼無常王尙和左靑臉成一棠兩人，他們不知從何人得到消息，突然在路上現身。」

追命判官道：「根據你所說，費玉官打造一個假寶盒準備騙人，後來在挖掘時，紅瘤叟萬三玄突然現身搶去了它，那麼大家要搶寶盒就該找萬三玄，怎麼又找上你呢？」

龍一雄道：「這就是在下最感奇怪的一點，似乎有個神秘人物永遠跟着寶盒，寶盒落入何人之手，他就透露給某些人知道，存心看人爲爭奪寶盒而殘殺不休。」

追命判官點點頭，微笑道：「這表示這是一個陰謀，可能馬上就有人會找到這兒來了。」

龍一雄道：「是的，咱們必須準備一下。」

追命判官道：「王尙和成一棠現身攔刦之後呢？」

龍一雄道：「在下雙拳不敵四手，只好拚命的逃跑，一路躲躲藏藏，看看已經擺脫了他們，誰知忽然又被他們找着了，今天剛跑到山下，遇上了彭兄，他見王、成兩人追來，便把假寶盒換下眞寶盒，在下跟他們打了幾招，故意讓他們搶去那假寶盒，才算擺脫了他們。」

追命判官明白了一切經過情形，始知錯怪了彭文雄，便向他笑笑道：「你這小子怎不早說，早說了也不會挨罵，眞是笨蛋！」

彭文雄苦笑道：「咱們來約法三章，下次您老要罵人的時候，希望先給人一個解釋的機會，怎麼樣？」

追命判官笑道：「你要是心氣難消，也罵老夫兩句好了，老夫雖然常常罵人，但也有挨罵的雅量。」

龍一雄笑道：「如今寶盒拿回來了，您老有何打算？」

追命判官沒有回答，反復細視寶盒，道：「這東西似乎不易打開，不過打不打開都一樣……」

龍一雄道：「您老猜得出這裏面放着什麼東西？」

追命判官搖頭道：「不知道，老夫只知絕對不是藏寶圖！」

龍一雄道：「聽說盒中放有炸藥，如不按啓開方法打開會觸發炸藥而爆炸。」

追命判官點點頭，說道：「這倒是很有可能。」

龍一雄道：「這寶盒若然只是一個陰謀，那麼陰謀者爲誰？」

追命判官道：「可能是老夫所要逮捕之人。」

彭文雄道：「他是誰？」

追命判官都步實道：「現在不能告訴你們。」

龍一雄道：「聽彭兄說，您老打算要我們帶假盒去十八盤嶺？」

追命判官道：「是的，如今假寶盒已被搶去，你們只好再去打造一個了。」

龍一雄道：「到了十八盤嶺，如何行動？」

追命判官道：「見到那位神秘的總瓢把子，動手就抓，把他抓來見我！」

龍一雄笑道：「十八盤嶺無異龍潭虎穴，憑我們兩人要想擒下那位總瓢把子，

只怕不容易吧？」

追命判官道：「力擒不成，也可智取，你們兩個，總有一些小聰明，應該辦得到。」

龍一雄道：「那麼，明天再去孝豐打造一個假寶盒，然後我們就走。」

追命判官點點頭。

龍一雄問道：「還有別的指示麼？」

追命判官道：「沒有了。」

龍一雄道：「那麼暫時失陪一下。」

拱手一揖，轉入後院而來。

來到後院廚房裏，只見胡明媛正在灶前炒菜，他躡足走到她身後，猛可一把摟住她的纖腰。

「啊哎！」

胡明媛嚇了一大跳，回頭看淸是龍一雄，不禁大發嬌嗔，揑着秀拳搥他胸膛，道：「要死了，嚇了奴家一大跳……」

龍一雄捉住她雙手，突擊似的在她臉上親了一下笑道：「寶貝，想不想我？」

胡明媛玉臉發紅，啐他一口道：「才不！奴家想你幹麼！」

龍一雄哈哈笑道：「眞的不想我？」

胡明媛道：「不！」

龍一雄道：「也不歡迎我回來？」

胡明媛道：「是！」

龍一雄笑道：「既然如此，我只好再走了。」

胡明媛一楞，道：「什麼，你又要走了？」

龍一雄說道：「是，明天我就走。」

胡明媛不悅的嘟嘟嘴，道：「哼，你們究竟在幹什麼？剛剛回來又說要走？」

龍一雄道：「妳不歡迎我，只好明日又天涯啦！」

胡明媛惱笑道：「你胡說！」

龍一雄放開她雙手，笑道：「菜炒焦了。」

胡明媛趕忙將炒熟的菜盛到盤上，然後又倒油下鍋，一面問道：「你眞的要走麼？」

龍一雄道：「是的，明天下山辦點事情，過兩天再回來……」

胡明媛將水舀子的水倒入鍋內，蓋上鍋蓋，轉身愀然道：「你帶奴家一起走好麼？」

龍一雄道：「妳不喜歡住在這裏？」

胡明媛撇撇唇道：「這地方風景雖不錯，可是他喜怒無常，奴家是吃不消！」

龍一雄道：「他脾氣雖怪，心地却很好。」

胡明媛說道：「奴家明白可是——」

龍一雄截口笑道：「好了，不要再可是，我問妳，妳肯不肯嫁給我？」

胡明媛點點頭，垂首捲弄衣角。

龍一雄道：「那麼，妳暫時忍耐一下，等我們把事情辦完之後，我會帶妳離開此處。」

胡明媛從一個壺子裏取出兩枚鷄蛋，破殼入碗，再取一雙筷子打碎，道：「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龍一雄道：「現在妳不要過問，將來自會明白。」

胡明媛揭開鍋蓋，將打碎的蛋倒下，一面又道：「你們爲何要瞞着奴家？」

龍一雄道：「妳是女人，有些事情不必知道。」

胡明媛沉默下去。

龍一雄拍拍她肩膀，以安慰的語氣道：「不要胡思亂想，妳如有誠心跟我，就安心的住下來，我絕不會虧待妳的。」

胡明媛低首沉思片刻，輕輕的道：「我……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龍一雄道：「何事？」

胡明媛又沉思半晌，忽然搖首道：「算了，還是不說的好……」

龍一雄笑了笑道：「好的，妳要說，我就聽，妳不說，我也絕不勉强。」

他又偷襲了她一下，轉身走出厨房。

回到外面廳上，只見追命判官還在研究那個寶盒，乃問道：「打得開麼？」

追命判官搖頭道：「不成。」

龍一雄道：「下次再遇上搶奪寶盒之人，在下一定要問問他，盒中到底盛着何物。」

追命判官微微一笑，說道：「誰肯告訴你！」

龍一雄道：「上次窮書生孫天德原想告訴在下，但在下沒有接受。」

追命判官訝然道：「你爲何拒絕？」

龍一雄聳聳肩道：「因爲我怕知道之後，也會生起佔有之心，金剛大師和古鼎道人都想奪得它，在下自覺並不比他們淸高。」

追命判官罵道：「下賤的東西！」

龍一雄苦笑笑，他經常挨罵，並不在乎，只覺得對方這回罵得太「苛刻」了。

追命判官將寶盒往桌上一丟，又道：「老夫活了這把年紀——」

龍一雄接口笑道：「從來不曾見過像我這麼笨的小子，是麼？」

追命判官沉聲道：「不錯，老夫不是吹牛，以前像你這麼年輕的時候——」

這次龍一雄沒有打岔，他却自動住了口，目中突然迸現精光，低聲道：「有人來了！」

龍，彭二人心頭微震，立刻凝神諦聽起來。

果然，人聲由遠而近——

「嘿，的確是一戶人家！」

「咱們過去打聽打聽如何？」

「好……」

龍一雄聽到此處，面色一變，低聲道：「是他們！獨眼無常和左靑臉！」

追命判官神色冷靜地道：「你們去躲起來，還有胡姑娘也叫她躲起來，待老夫來耍耍他們，快進去！」

龍，彭二人知他身手奇絕，應付王，成二人綽有餘裕，當下依他之言，疾閃入屋。

俄頃，只聽獨眼無常王尙和左靑臉成一棠的步聲已响到籬笆門外，旋聞左靑臉成一棠說道：「老六，我看屋主人必是一位隱跡山林的文士。」

獨眼無常王尙道：「管他是文士武士，咱們進去打聽打聽，順便吃他一頓！」

接着，便聽「砰砰」的拍門聲音。

屋中的追命判官都步實開聲道：「誰啊？」

獨眼無常王尙答道：「過路客！」

屋中的追命判官道：「有何貴幹？」

獨眼無常王尙道：「討杯茶喝！」

屋中的追命判官「哦」了一聲道：「請進來。」

王，成二人推門進入，一直走入廳堂，看見追命判官坐在竹椅上，也不施禮，兩人即在追命判官的兩邊坐下，獨眼無常咧嘴一笑道：「老兄單獨住在這裏？」

他肩上掛着一隻包袱，看其形狀，顯然即是由龍一雄手中搶去的那個假寶盒。

追命判官微一點頭，道：「是的，兩位從何而來？」

獨眼無常道：「從山下來的。」

追命判官一笑道：「兩位要喝茶，請自已動手，老夫雙足有疾，行動不便，請恕怠慢了。」

獨眼無常走去桌上倒了兩杯茶，將一茶遞給左青臉，然後邊喝邊問道：「老兄貴姓？」

追命判官道：「都。」

獨眼無常一怔道：「什麼？」

追命判官道：「都會的都。」

獨眼無常目發奇光，面上現出一個陰森可怕的笑容道：「這個姓很少，不過我還知道有個人姓都，他是長安名捕頭，叫追命判官都步實，你老兄認識麼？」

追命判官頷首道：「認識。」

獨眼無常面色一變道：「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追命判官道：「關係十分密切。」

獨眼無常目光一凝道：「嗯？」

追命判官微笑道：「他已退休了，現在隱居在一個地方……」

獨眼無常道：「我問你和他是什麼關係？」

追命判官抬目望他，含笑反問道：「閣下問這幹麼？」

獨眼無常說道：「我有個表弟——」

左青臉忽然道：「老六，談正事！」

獨眼無常話鋒一頓，換上一副友善的笑臉道：「這附近住家很少，是麼？」

追命判官頷首說道：「只此一家。」

獨眼無常道：「那麼，請問你，約莫一個時辰之前，可曾看見兩個青年經過此地？」

追命判官道：「有的，是不是年紀很輕的青年？」

獨眼無常色喜道：「正是！正是！」

追命判官道：「他們也入屋討茶喝，其中一個手上拿着一個古怪的盒子……」

獨眼無常解開包袱，取出假寶盒道：「是不是像這樣的一個盒子？」

追命判官佯驚道：「對！對！奇怪，你們怎麼也有這樣的盒子？」

獨眼無常不答，急問道：「他們還在不在？」

追命判官道：「走了。」

獨眼無常又急急問道：「哪裏去？」

追命判官搖頭道：「這却不知道，不過他今晚可能還會來。」

獨眼無常大喜道：「你怎知道？」

追命判官道：「他們問老夫今晚可否到此借宿一宵，老夫表示歡迎，他們就高高興興的走了。」

獨眼無常道：「往哪一方向走？」

追命判官道：「往山上走的。」

獨眼無常轉對左青臉道：「奇怪，他們入山幹麼？」

左青臉道：「必是有事情要辦。」

獨眼無常不解地問道：「會有什麼事呢？」

左青臉道：「誰知道！」

追命判官道：「兩位找他們幹麼？」

獨眼無常道：「他們是兩個騙子，我們要找他們算帳。」

追命判官訝異道：「騙子？他們騙了兩位什麼東西？」

獨眼無常一指假寶盒，恨恨地道：「他們用這個假的珠寶盒騙去了我們一個眞的珠寶盒，害我們損失了幾百兩銀子，你說可恨不可恨？」

追命判官道：「原來如此，這太卑鄙了，年紀輕輕不學好，怎麼可以騙人，該死！」

獨眼無常道：「他們說今晚要來此借宿？」

追命判官點頭道：「是的。」

獨眼無常王尙道：「你看他們眞會回來？」

追命判官道：「應該會，他們沒有撒謊欺騙老夫的必要啊！」

獨眼無常又轉對左青臉道：「老七，我猜他們可能打算將那東西埋藏在山上的某一處，所以才打算今晚回此借宿，你以爲如何？」

左青臉點點頭道：「唔，有道理。」

獨眼無常笑道：「那麼，咱們可以在此守株待兔了！」

左青臉又點點頭。

獨眼無常回望追命判官道：「老兄幫我們一個忙如何？」

追命判官道：「如何幫忙？」

獨眼無常道：「讓我們躲在屋中，他們回來的時候，老兄只裝不知，仍然招待他們。」

追命判官問道：「然後呢？」

獨眼無常由身上摸出一隻小磁瓶，倒出一粒黑藥丸，遞給他道：「這是一顆迷藥，你悄悄放入他們的食物中，他們吃了後便會昏迷倒地。」

追命判官接過藥丸，仔細審視，問道：「這不是毒藥吧？」

獨眼無常道：「不是，不是。」

追命判官收下藥丸，望望屋外的天色，道：「現在天快黑了，他們可能隨時會到，兩位若要躲藏起來，最好現在就躲起來。」

獨眼無常道：「躲在那裏好呢？」

追命判官顫巍巍的站立起來，道：「就躲在老夫房中好了，他們絕不會闖入老夫的房中！」

一面說，一面領他們入屋。

他走得很慢，一步只移數寸，活像曾經中風之人。

獨眼無常看了奇怪，問道：「老兄的雙足怎麼了？」

追命判官嘆道：「兩年前中了風，雖然保住了老命，這兩隻脚却不聽使喚。」

獨眼無常道：「你行動不便，怎麼一個人住在這地方？」

追命判官道：「老夫喜愛清靜，因此命小兒在此蓋了這間竹屋……」

獨眼無常說道：「怎不叫個人來服侍你？」

追命判官道：「有個李媽在此，昨天她兒子娶媳婦，回家去了。」

說話間，已到一間房外。

追命判官推開房門，道：「這是老夫的房間，兩位請進去躲一躲吧。」

獨眼無常和左青臉舉步入房。

追命判官都步實問道：「兩位肚子餓不餓？」

獨眼無常道：「老兄有吃的？」

追命判官道：「有，兩位請坐一坐，待老夫去拿些吃的來。」

說畢，關上房門，往厨房走來。

他移動蝸牛似的脚步，慢慢走到厨房，打開菜櫥，端出一盤中午吃剩的炒麵，倒入鍋裏加了些水，添火煮了起來。

不久，已將炒麵煮成湯麵，他將湯麵盛在兩個海碗內，再拿了兩雙筷子，即端着湯麵走回，以肩膀撞開房門，笑嘻嘻道：「老夫熱了兩碗麵，兩位將就吃些。」

獨眼無常和左青臉正坐在床緣上，看見他端麵入房，便上前接下，獨眼無常笑道：「多謝老兄了。」

追命判官道：「不用客氣。」

獨眼無常看看手上的湯麵，忽然笑問道：「在下方才交給老兄的那顆迷藥還在麼？」

追命判官道：「還在，還在。」

獨眼無常道：「在那裏？」

追命判官摸出藥丸，道：「哪，這不是？」

獨眼無常看了才釋然一笑，說道：「可不要弄丟了。」

追命判官道：「不會，不會。」

獨眼無常道：「等下他們來時，老兄就大聲跟他們說話，好讓我們知道。」

追命判官道：「好的，好的。」

他笑眯眯的退出房間，走回廳上，在老位置坐下，拿起一支長旱烟，點火抽了起來。

在房中的獨眼無常和左青臉沒有立刻吃麵，他們把麵放在桌上，左青臉道：「老六，我覺得這老傢伙有些古怪，這碗麵最好不要吃。」

獨眼無常道：「我也覺得他有些古怪，不過咱們與他無寃無仇，他總不會對咱們下毒吧？」

左青臉道：「不定有仇才下毒啊！」

獨眼無常微笑道：「他又不是開黑店的。」

左青臉道：「我去看看他在幹什麼，如無異狀，咱們再來吃麵。」

說罷，輕輕打開房門，閃了出來。

他提輕脚步掩到廳側門邊，探頭窺視，見追命判官坐在椅上抽烟，神情和藹，毫無詭譎之色，乃悄悄退回房間，輕聲道：「他在廳上抽烟看上去倒沒有什麼。」

獨眼無常道：「那就來吃吧。」

說着，抓起筷子。

左青臉道：「等一下。」

獨眼無常道：「嗯？」

左青臉道：「先嘗一口看看。」

獨眼無常笑道：「你也太小心了。」

他端起湯麵吃了一口湯，眨眨眼睛，笑道：「味道不錯嘛！」

左青臉道：「沒有異味？」

獨眼無常搖頭道：「沒有！」

左青臉這才放心，當即坐下吃起來。

兩人剛剛吃完湯麵，忽聽房門「砰砰」二响，左青臉登時面色一變，開聲問道：「誰？」

他所以色變，是因在房門聲响之前，根本未聽見有人走到房外之故。

「是老夫！」

左青臉吃驚的望着獨眼無常，低聲說道：「你有沒有聽到他的脚步聲？」

獨眼無常搖搖頭。

左青臉神情凝重起來，默注房門有頃，才走去開門，見追命判官含笑立於門口，不由退後一步道：「有什麼事麼？」

追命判官笑道：「兩位吃完了？」

左青臉點頭道：「是的，老兄的烹飪功夫眞是不錯，味道好極了。」

追命判官哈哈笑道：「過獎過獎。」

獨眼無常接口笑問道：「他們恐怕不來了吧？」

追命判官道：「天剛黑，再等一會看看。」

他頓了頓，接着笑道：「老夫這個人眞糊塗，還沒請教兩位的高姓大名？」

獨眼無常道：「我姓王，名尙——這個是我義弟，叫成一棠。」

追命判官拱手道：「幸會幸會。」

獨眼無常王尙道：「老兄台甫如何稱呼？」

追命判官微微一笑道：「步實。」

獨眼無常大吃一驚，跳了起來道：「嗄，你是都步實？」

追命判官含笑點點頭。

左青臉駭然道：「追命判官？」

追命判官又點點頭。

獨眼無常右手「拍！」的握上劍柄，又驚又疑道：「我聽說你已經死了，原來你還在人間！」

追命判官微笑道：「退休和死亡並無多大分別，一個人退休之後，就與行屍走肉無異……」

左青臉抖開七節鞭，準備動手，沉聲道：「方才我們入屋時，你怎不實說？」

追命判官笑道：「你們問老夫認不認識都步實，老夫答稱認識，你們又問與都步實是何關係，老夫說關係十分密切，又告訴你們他已退休，隱居於某一地方，這還不够明白麼？」

獨眼無常滿面敵意的道：「我想你一定認識我們兩人，是麼？」

追命判官點頭道：「綠林七絕，老夫聞之久矣！」

獨眼無常獰笑道：「你知道麼，栽在你手裏的綠林朋友爲數不少！」

追命判官淡淡道：「一共不過三百多人罷了。」

獨眼無常面容一沉，陰惻惻地道：「你當然也知道有不少人想找你算帳！」

追命判官道：「知道。」

獨眼無常道：「而我王某，也是其中一個！」

追命判官道：「哦？」

追命判官面上升起一片可怕的殺氣，道：「你退休的原因當眞是雙足有疾？」

追命判官搖頭道：「不是。」

獨眼無常冷聲道：「不然，是什麼原因？」

追命判官道：「身爲官府捕頭，雖然可以名正言順的肅清邪惡，但有許多事情總無法放手去幹，老夫請求退休的原因，就是要放手去幹！」

獨眼無常冷笑道：「老子眞想不通，你爲何老是要跟我們綠林朋友作對？」

追命判官道：「興趣使然！」

獨眼無常嘿嘿一笑道：「但這種興趣總有一天會使你丟命！」

追命判官道：「這一點老夫十分明白，瓦罐不離井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老夫早就够本了！」

獨眼無常道：「我有個表弟數年前死在你手裏，我一直想找你算帳，後來聽說你死了，不想你還活着，今天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追命判官一笑道：「誠然！」

獨眼無常「倉！」的掣出喪門劍，悍笑一聲道：「來吧，老子今天要領教領教！」說罷，便欲揮劍出擊。

左青臉道：「老六別忙，咱們先問他一個明白，到底那龍一雄和彭文雄是否當眞到過他這裏？」

獨眼無常道：「不用問，他說的絕非實話！」

追命判官笑了笑道：「錯了，老夫說的是實話，不信你們出來瞧瞧，他們已經來了。」

語畢，移步退出數丈，到了院子上。

院子上，此刻站着兩個青年，正是龍一雄和彭文雄！

獨眼無常和左青臉閃身出房，一看龍、彭二人含笑立於院子上不禁面色大變。

追命判官點頭道：「過來，如果你們還有力氣動手，這邊地方大些！」

左青臉忽然一把拉住獨眼無常，惶聲道：「老六，我有一點頭暈！」

獨眼無常也在此時感到腦門發暈，心頭發噁，雙足有無力之感，不禁震駭欲絕，失聲道：「不好，咱們中毒了快走！」縱身便向外面掠去。

可是他只縱出一丈五六尺，就像一隻中了彈丸的鳥，砰然摔倒地上！

左青臉也一樣。

獨眼無常臉色變得異常蒼白，勉強撐起身子，怒吼道：「都步實，你算什麼人物？居然也使出下五門的手段來了？」

追命判官含笑道：「這是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們打算毒殺別人，所以老夫也讓你們嘗嘗毒藥的味道！」

獨眼無常叫道：「快拿解藥來！」

追命判官搖頭道：「沒有解藥！」

獨眼無常面色如土，破口大罵道：「他媽的，你到底要什麼？快將條件開出來吧！」

追命判官道：「老夫別的不要，只要你們的命，你們積惡如山，現在也該是遭報應的時候了！」

獨眼無常聽了心中更是惶恐，嘶聲道：「你無權處死我們，你若認爲我們該死，應該把我們交給官府！」

追命判官冷冷一笑道：「交給官府，你們便有逃脫的機會，是不是？」

獨眼無常被打中「下懷」，一時爲之語塞。

追命判官冷哼一聲道：「老夫剛才說過了，老夫退休的原因，就是要放手的幹，以前老夫抓到了罪犯時，碍於官法，總無法立刻處死他們的，往往使他們獲得逃脫的機會，所以老夫才辭職不幹，現在老夫是個平民，可以爲所欲爲了！」

獨眼無常感到腹內開始絞痛，情知毒已發作，距死不遠，全身不禁發抖起來，顫聲道：「我們與你無仇無恨，你何必作得這麼絕？」

追命判官道：「你們在殺人放火，刧財刧色之時，可會想到受害者與你們也無仇無恨？」

獨眼無常又說不出話來。

左青臉哀求道：「都步實，你放我們一馬，我們從此改邪歸正就是，如何？」

獨眼無常接口道：「對，你饒我們一次，我們發誓重新作人便了。」

追命判官搖搖頭，轉身往外走去。

龍一雄彭文雄隨後跟出，老少三人走到廳外花架前，追命判官由花架上捧下一盤矮松，蹲在地上修剪起來。

似乎，他已不再去想正在死亡綫上掙扎的獨眼無常和左青臉兩人了。

龍一雄開口道：「你老眞要讓他們毒發身死？」

追命判官淡淡的道：「嗯。」

龍一雄道：「不想問他們一些事？」

追命判官道：「問什麼？」

龍一雄道：「他們一定知道寶盒裏盛着何物，你老不是想知道麼？」

追命判官道：「不，問了他們的話，再看着他們死去，這太不人道了。」

彭文雄笑道：「如果是我，我願饒他們一命而換取寶盒的秘密。」

追命判官道：「老夫寧願失去一百個寶盒，也要處死他！」

彭文雄道：「爲什麼？」

追命判官道：「因爲老夫是追命判官，凡是該死之人，老夫絕不放過他！」

彭文雄道：「此外還有理由麼？」

追命判官緩緩道：「老夫八歲時就成爲孤兒，原因是有一天我們家來了一批强盜，他們殺死了我的父母和哥哥，洗刧了我們家的財物，後來我拜師學藝，發誓窮畢生之力與黑道匪徒周旋到底！」

他抬起頭，微微一笑道：「這就是老夫要處死他們的理由之一，你認爲够充分麼？」

彭文雄面上已無笑容，嚴肅的點了點頭。

追命判官輕嘆一聲道：「老夫知道，今天處死他們兩人，等於在協助那位陰謀者剪除心腹之患，但，那也顧不了那麼許多了。」

龍一雄問道：「所謂陰謀者是誰？」

追命判官道：「製造寶盒之人！」

龍一雄道：「您老斷定那寶盒除了盛着『陰謀』之外，別無他物？」

追命判官點頭道：「八成是的。」

龍一雄道：「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去找十八盤嶺那位神秘的總瓢把子？」

追命判官微笑道：「不，你一定要去，因爲陰謀者可能就是他！」

他頓了一下，又道：「好了，去把他們的屍體拖出去埋了吧！」

龍一雄和彭文雄轉回院上，果見獨眼

無常和左青臉業已七孔流血，僵臥不動，而胡明媛正滿臉驚恐的站在那裏，龍一雄走上前道：「妳不該出來。」

胡明媛臉色陣陣蒼白，道：「這人兩……他們……他們……」

龍一雄笑道：「你認識他們？」

胡明媛忙的搖頭道：「不，奴家不認識他們，奴家是說他們死得好慘！」

龍一雄道：「不，死狀可怕的是事實，但並不慘，因爲他們的一生殺人無數，死有餘辜。」

胡明媛道：「他們怎麼到這裏來？」

龍一雄道：「爲了那個寶盒。」

胡明媛幽幽一嘆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話眞是不錯……」

龍一雄俯身攬起獨眼無常的屍體，向彭文雄笑道：「你負責那一個，走吧！」

兩人攬着屍體走出竹屋，在山中找上一塊地，掘了一個大坑將之埋下，回到竹屋時，胡明媛已將晚飯端上桌，老少四人吃過晚飯之後，追命判官道：「那個假寶盒既已失而復得，你們明日即可帶着它動身前往十八盤嶺，老夫也將於明日回到那邊去，你們以後可到那邊去見老夫。」

說畢，便欲回房。

龍一雄道：「請等一下，胡姑娘怎麼辦？」

追命判官道：「讓她住在這裏吧。」

龍一雄道：「她一人住在這裏實在不安全，您老何不帶她一起去呢？」

追命判官想了想，點頭道：「也罷，老夫就帶她一起去，那邊實在也需要一個燒飯的女人。」

語畢，回房去了。

胡明媛很不開心，向龍一雄埋怨道：「你爲何不帶奴家走？」

龍一雄道：「妳要我帶妳到十八盤嶺去？」

胡明媛點頭道：「是！」

龍一雄道：「別說笑話了，如果妳有一身武功，我倒可答應妳，但妳是個弱不禁風的姑娘啊！」

胡明媛道：「奴家不怕！」

龍一雄搖搖頭。

胡明媛嘟嘟嘴，把碗筷收拾入厨，洗乾淨之後，又轉到廳上，說道：「咱們到屋外走走如何？」

龍一雄起身道：「好。」

於是，兩人走出竹屋，沿着一條羊腸小徑向山中行去，今晚的月色很美，皓潔而明亮，照在山林上，反射出一層銀色的光輝，樹影在微風中婆娑搖曳，他們並肩走在山徑上，四周的景色使他們看來更像一對情侶。

兩人沉默的走了一段山徑之後，龍一雄首先打破沉寂，道：「妳有什麼話要同我說？」

胡明媛似乎陷於沉思之中，過了好一會，才啓口說道：「我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

龍一雄道：「如果妳認爲沒有什麼好隱瞞，就有話可說。」

胡明媛停住脚步，凝望着他，輕聲道：「你……眞的喜歡我麼？」

龍一雄笑道：「妳是否還要我再發誓一次？」

胡明媛羞愧的笑了一下，緩緩道：「我一直覺得不配嫁給你……」

龍一雄道：「爲什麼？」

胡明媛道：「有兩個原因，第一，我曾經是……」

龍一雄截口笑道：「第一點不必顧慮，我知道你很純潔，這就够了，你說第二點吧！」

胡明媛猶豫了片刻，才道：「第二，我的身家不清白，我很早就想告訴你，可是心裏又很害怕……」

龍一雄說道：「不必害怕，妳只管實說。」

胡明媛道：「我說出之後，你可能會掉頭而去。」

龍一雄道：「不會。」

胡明媛道：「眞的？」

龍一雄道：「嗯。」

胡明媛道：「我……我是『鷹爪王胡劍南』的妹妹！」

龍一雄十分高興，輕輕托起她的下巴，在她的櫻唇上親了一親。

胡明媛玉臉通紅，又羞又喜，把臉埋入他胸膛，道：「你不嫌我？」

龍一雄道：「一點也不！」說着，緊緊摟住她。

胡明媛嚶嚀一聲，說道：「你很意外吧？」

龍一雄道：「並不，我早就知道妳是胡劍南的妹妹，我一直在等妳說出來。」

胡明媛呆了呆，瞪大眼睛道：「哦，你早就知道了？」

龍一雄道：「是的。」

胡明媛疑心大起道：「那麼，你去留春院，是有意要接近我的了？」

龍一雄道：「妳把話說反了，是妳先有意接近我的，妳和雲中燕濮陽天串通，化名連明媛，在仙女廟出現，騙走了我的寶盒。」

胡明媛赧然一笑道：「對了，我倒忘了這件事，不過那是濮陽天强迫我做的，他是我哥哥的義弟，我只好答應他。」

龍一雄道：「妳知道那寶盒裏盛着何物麼？」

胡明媛搖搖首道：「不知道，我曾一再問他，他始終不肯說出。」

龍一雄道：「我告訴妳，他們認爲那盒中放着一張妳哥哥的藏寶圖，因此你爭我奪起來。」

胡明媛吃驚道：「哦……」

龍一雄道：「妳知不知令兄被何人所殺？」

胡明媛搖搖頭道：「不知道。」

龍一雄道：「據說令兄有一筆巨額財產，妳知道它的下落麼？」

胡明媛又搖搖頭，說道：「我不知道，我雖是他的妹妹，却從來不敢過問他的事。」

龍一雄道：「妳因何淪入娼門？」

胡明媛眼眶一紅，凄然淚下，道：「你知道，綠林七絕和我哥哥雖是結義兄弟，但其實貌合神離，他們經常爲分贓不勻而吵鬧不休，說我哥哥太貪心……我哥哥確實有些貪心……」

龍一雄道：「他是南七省七十二寨的總瓢把子，分贓自然分多一些。」

胡明媛道：「我常常勸他洗手，他不但不聽，而且反把我痛罵一頓，後來我也不敢過問了，但我知道綠林七絕積怨甚深，似有迫他讓位之意。」

龍一雄道：「也許令兄就是被他們七人所殺害。」

胡明媛道：「不，我哥哥死時，他們都在總寨之中，我想不可能是他們幹的，不過，他們一聽到消息時，都很高興，竟大擺酒宴慶祝起來，我知道不能再在總寨住下去，就趕快逃下山，我逃去杭州投奔一位舅舅，誰知那位舅舅已遷往別處，我只好住在客棧，坐困愁城，後來盤川用罄，客棧的人要把我趕出去，我無計可施，只好……。」

說到這裏，掩臉痛哭起來。

龍一雄道：「不要哭了，在那種情形之下，妳那樣做是值得原諒的。」

胡明媛仰起淚顏道：「你不會卑視我吧？」

龍一雄道：「絕對不會。」

胡明媛道：「我雖然淪爲娼妓，不過運氣還算不壞，由於鴇母認爲我長得好看，故不肯輕易讓我接客，所以，我到現在還是淸白之身，這是眞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龍一雄點頭道：「我相信！」

胡明媛破涕爲笑道：「我很高興邂逅你……」

龍一雄道：「我也是。」

胡明媛道：「但是我要問你一句話，你把我帶到此地來，是否別有目的麼？」

龍一雄微微一笑，道：「妳看出別有目的麼？」

胡明媛欣慰地道：「沒有最好。」

龍一雄道：「妳信任我好了，今後不管發生甚麼事情，都對妳無害。」

胡明媛歡悅極了，又把螓首埋入他胸懷中……

× ×

次日一早，龍一雄和彭文雄帶着假寶盒離開莫干山，取道北上。

走了兩天，來到金陵，彭文雄邀龍一雄回家過了一晚，第二天繼續動身，一路往北而來。

一連走了四五天，均是平靜無波，龍一雄感到意外，笑道：「這回似乎可以一路平安抵達十八盤嶺了。」

彭文雄道：「是麼？」

龍一雄道：「這次之前，每有人得到寶盒，不出幾天就有人現身搶奪，而這次却沒有，所以咱們這次大概可以平安無事了。」

彭文雄道：「也許有人知道咱們帶着的這一個是贗品，故爾——」

龍一雄打岔道：「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個神秘人物一直跟着寶盒，這次除非他曾潛入竹屋竊聽，否則他不可能知道咱們帶的是贗品，而你知道都步實功力高超，如有人侵入竹屋，是萬難逃過他的耳目的。」

彭文雄笑道：「那麼，也許那位神秘人物已跟上了紅瘤叟萬三玄！」

龍一雄點點頭道：「不錯，也許費玉官打造的那個假寶盒不僅騙過了萬三玄，也騙過了那位神秘人物，因此他跟踪萬三玄去了。」

他忽又推翻自己的猜測，搖搖頭道：「可是，若然如此，獨眼無常和左青臉怎麼會找上我呢？」

彭文雄道：「或許是在無意間發現你的。」

龍一雄說道：「不，我不信有這種巧事……」

彭文雄道：「你喜歡有人現身搶奪寶盒？」

龍一雄道：「別說笑話，我怎麼會喜歡呢！」

彭文雄笑道：「既然不喜歡，那就不要疑神疑鬼了。」

龍一雄舉目前矚，道：「快到徐州了吧？」

彭文雄道：「是，還有七八里路。」

龍一雄說道：「那末，咱們今天就在徐州——」

語方至此，陡地刹住了脚步！

彭文雄也跟着住足，擺頭望望道路兩旁的樹林，訝笑道：「怪事，此地並非深山叢林，何來猛獸之聲？」

原來，他們同時聽到一聲類似老虎的低吼，因之大感驚異的停住了脚步。

龍一雄運目四下搜望，道：「會不會是雷聲？」

「吼！」

又一聲虎吼，由樹林中傳了過來！

彭文雄道：「這是雷聲麼？」

龍一雄的手握上新買的一把長劍，肅容道：「我不信這地方有虎！」

「吼！」

聲音更近了！

彭文雄面色微變，說道：「這不是老虎！」

龍一雄驚問道：「不然，是甚麼？」

彭文雄道：「是豹！」

龍一雄心頭一凛道：「你怎知道？」

彭文雄道：「前年我和幾個朋友曾去蠻荒行獵，見過不少虎豹，故能分辨牠們的聲音。」

龍一雄心驚道：「如果是豹，那更不好對付啊！」

「吼！」

聲音已到近處，可以聽到牠「沙沙沙」的步聲了！

彭文雄拔出長劍，說道：「這地方既然出現了豹，咱們非得除掉了牠不可，否則——」

他忽然住了口，因爲，他已看見那隻豹！

那是一隻可怕的金錢豹！

牠由近處的樹林中走出，兩顆綠慘慘的眼睛直盯着龍，彭兩人。

但牠不是自動走出來的，而是有人牽着牠，牽着牠的人是金錢豹宋元寶！

龍一雄「啊！」了一聲，叫道：「宋當家的，原來是你！」

宋元寶嘿嘿笑道：「老弟，咱們又碰上了！」

他牽着那隻金錢豹走到路中站住，擺出了攔路的姿態。

龍一雄皺了皺眉道：「你哪來這麼一隻金錢豹？」

宋元寶笑道：「養的！我從小把牠養

大的，現在牠很聽我的話！」

龍一雄道：「你驅使牠來傷人？」

宋元寶道：「並不，沒有我的命令，牠不會胡亂傷人，不過得了我的命令，嘿嘿……」

龍一雄一指彭文雄道：「這位是我的朋友，虎俠彭文雄！」

宋元寶咧口一笑道：「可惜他不是眞虎！」

龍一雄笑道：「他雖非眞虎，却有能力降臥眞豹。」

宋元寶眼珠一轉，盯上彭文雄，露出可怕的笑容道：「眞的麼，小子？」

彭文雄瞪了龍一雄一眼，道：「喂，你幹麼把麻煩往我身上推？」

龍一雄哈哈笑道：「你有獵豹的經驗，我却沒有啊！」

宋元寶怪笑一聲，道：「龍一雄，你該明白我的來意，快把背上那包袱扔過來吧！」

龍一雄聳聳肩道：「你的消息越來越靈通了，居然已知道我是龍一雄。」

宋元寶道：「那天在龍泉莊外，我若知道你是龍一雄，早就一巴掌劈死你！」

龍一雄一笑道：「哦。」

宋元寶道：「龍一雄，現在廢話少說，你到底給不給？」

龍一雄道：「先告訴我，你怎麼知道我們得了寶盒？又怎麼知道我們將由此經過？」

宋元寶道：「有人通知我的。」

龍一雄道：「誰？」

宋元寶道：「不知道。」

龍一雄道：「怎麼會不知道呢？」

宋元寶道：「老實告訴你也不妨，那天老夫逃出龍泉莊之後，即一路南來，數日前途經某處，投宿於一家客棧，半夜裏突然有人在屋上傳音告訴我，說你小子已得到寶盒，教我在此守候即可見到你們，那人說完之後，立即逸去，我跳上屋頂一看，已不見那人的影子。」

龍一雄道：「聽不出他是誰？」

宋元寶道：「聽不出。」

龍一雄道：「你怎肯相信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的話？」

宋元寶笑道：「由於我已失去了尋找寶盒的線索，忽然有人這樣通知我，我只好姑妄聽聽，但現在，已証明那人沒有騙我！」

龍一雄道：「那人既能傳音入密，武功必甚高强，他既知寶盒下落，竟不動手搶奪，而把消息通知你，你知道這是爲甚麼？」

宋元寶道：「知道！」

龍一雄道：「爲甚麼？」

宋元寶道：「他說我奪得寶盒之後，須分三成給他，因此我相信他必是一個頗有名氣的白道人物，他一方面希望分一杯羹，一方面又怕被人知道，損了他的名譽，故出此手段。」

龍一雄笑道：「這種推測合理麼？」

宋元寶道：「合理！」

龍一雄道：「那麼，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你可知寶盒裏面有甚麼東西？」

宋元寶微詫道：「你不知道？」

龍一雄點頭道：「我知道，但有關寶盒的秘密，傳說紛紛，我想聽聽你的。」

宋元寶精明的笑了笑道：「哼，原來你小子還不知盒裏盛着何物，竟想哄我說出來！」

龍一雄笑道：「就我所知，盒中盛着一張胡劍南的藏寶圖，對麼？」

宋元寶面色一變道：「你小子既然知道，怎麼還要問我！」

龍一雄微笑道：「如果你所知道的也是如此，那麼我告訴你，盒中絕無藏寶圖，有的只是陰謀！」

宋元寶目光一凝道：「陰謀？」

龍一雄道：「不錯，實際情形是這樣的，北方綠林崛起了一位神秘人物，他已控制了北五省三十六寨，而他還想征服南七省的七十二寨，因知胡總瓢把子死後，你們都在尋找胡總瓢把子的遺產，故製造了這個寶盒，讓你們綠林七絕去自相殘殺，等你們七敗俱傷之後，他便可坐收漁人之利，將七十二寨收爲己有！」

宋元寶面色一動道：「你怎知道？」

龍一雄道：「推斷出來的，我還敢跟你打賭，通知你說寶盒在我手裏的那人，即是十八盤嶺那位總瓢把子！」

宋元寶沉思半晌，笑道：「你的推斷不無道理，不過我要等看了寶盒之後才肯相信。」

龍一雄指指自己背上的包袱道：「寶盒在此，但你能打開麼？」

宋元寶道：「你給我，我自有辦法打開。」

龍一雄道：「盒中盛有炸藥，如不照正確啓方法啓開，是會爆炸的。」

宋元寶冷聲道：「我有辦法使它不爆炸。」

龍一雄道：「甚麼辦法？」

宋元寶道：「不告訴你。」

龍一雄道：「不說也罷，請讓路！」

宋元寶拍拍身邊的金錢豹，獰笑道：「你問牠肯不肯讓路！」

龍一雄轉對彭文雄笑道：「彭兄，你是打獵的老手，現在看你的啦！」

彭文雄惱笑道：「豈有此理，人家是特爲你而牽牠來的，你——」

宋元寶突然一推金錢豹，喝道：「我兒，把那小子的頭咬下來！」

那隻金錢豹「吼」的叫了一聲，頓如脫弓之矢，向彭文雄猛撲過去。

彭文雄大吃一驚，慌忙身形一斜，橫竄而開，罵道：「畜生，我又沒寶盒，你找我幹麼！」

豹的動作比老虎更爲快捷，牠撲出之勢快逾閃電，但缺點也就在此，由於太快，若然一撲失中，牠也無法馬上停住，這時的情形正是如此，彭文雄打橫竄開，牠「呼！」然一聲由彭文雄原先立足之處飛撲而過，直撲出兩丈開外去了。

彭文雄乘機追踪而上，一劍向屁股刺去。

那知這隻金錢豹竟非一般豹子可比，牠顯然經過嚴格訓練，竟懂得躲避人的攻擊，只見牠尾巴一旋，身子如風轉回，張口大「吼！」了一聲，揚爪反向彭文雄抓出！」

彭文雄這時若繼續刺出，自可刺中牠，但自己也免不了要被他抓死，故疾忙撤

劍縱退。

金錢豹兩次撲擊未中，兇性大發，又發出一聲怒吼，飛身直縱上去。

彭文雄仍不敢攖其鋒芒，身子一伏，再度避開，施出一式「金蟾吐虹」，揚劍刺向牠腹部……

一人一豹，就在路上展開一場搏擊，金錢豹奈何不了彭文雄，而彭文雄也無法在短時間內收拾牠的命，但搏鬥情景却是令人怵目心驚的。

宋元寶一看金錢豹能够纏住彭文雄，於是一拍毛茸茸的巨掌，大笑道：「龍一雄，咱們也來玩玩吧！」

搶步上前，探掌疾劈而出！

龍一雄身形左側，長劍脫鞘揮出，一招高祖斬蛇橫斬他腰部。

宋元寶縱身躍起五尺，空中雙脚連揚，猛踢龍一雄的雙目。

龍一雄旋身挫腰，長劍北斬爲挑，往他小腹下挑去。

但宋元寶不愧號稱「金錢豹」，動作靈捷無比，只見他右掌往下一吐，一股凌厲的掌風隨手而出，懸空的身子借力飄起三尺，再一飛滾，向外掠開去了。

龍一雄發覺他掌風極强，也連忙頓足飄開。

「轟！」

掌風落地，就像一顆巨石從天墜下，竟將地面擊陷一二寸深！

龍一雄毫不因其掌風凌厲而心生怯意，一退卽進，搶前發動攻勢，劍如匹練縱橫迸飛，綿綿不絕的攻了上去。

兩人二度交手，戰況更形劇烈。

另一邊，彭文雄與金錢豹的搏鬥，仍在劇烈的進行，彭文雄雖曾獵過虎豹，但那是在佈設陷穽的情況下進行的，從未曾與虎豹交過手，故開始時有些怯意，不敢放手進攻，打了一陣之後，還未能傷牠一根汗毛。

而金錢豹却似有用不盡精力，一連撲擊數十次，雖亦不能傷害彭文雄，却一點也不氣餒，仍然不停的猛撲猛抓。

彭文雄一面閃避，一面覓機進擊，但一連發出數劍，均未能刺中牠的要害，心中不禁有些焦急起來。

「吼！」

金錢豹忽然改變撲抓的姿式，慢慢向他迫近，樣子變得詭譎已極！

彭文雄打了一個寒噤，一步一步往後退，口中罵道：「畜生，你還會要甚麼花樣不成？」

「吼！」

金錢豹突如閃電低竄而出！

彭文雄右脚一滑，身形左傾，同時長劍一豎，往牠腹部衝去。

「吼！」

這次金錢豹着了一劍，發出一聲暴叫，但由於飛竄之勢奇快異常，只被劍尖劃了一道小傷口，而牠的後腿却「拍！」一聲踢中劍身，竟將彭文雄的長劍踢得脫手飛起，跌入樹林裏去了！

彭文雄身子被帶得仰身跌了個四脚朝天，所幸金錢豹已向前竄去，無暇傷他，他疾忙翻身跳起來。

金錢豹竄出數丈之後，尾巴一兜，轉身再度奔衝而至，揚爪撲擊。

彭文雄也鬥得性起了，大喝一聲，飛腿踢出。

「蓬！」

一脚正中金錢豹的腰部，踢得牠倒地翻了一轉。

彭文雄又大喝一聲，突然一跳騎上牠背部，揮掌對準牠腦門奮力劈下，一口氣劈下七八掌！

金錢豹不動了。

因爲牠的腦売已碎！

彭文雄長長透了一口氣，舉袖抹去臉上汗水，道：「他媽的，早知用掌比較容易解決——」

正在與宋元寶苦鬥不休的龍一雄見他已解決了豹子，大叫道：「喂，別坐在那裏發呆，快過來帮忙呀！」

彭文雄道：「急甚麼，你也讓我喘一口氣呀！」

他慢慢站起，走入樹林中檢回長劍，見宋元寶出手兇猛異常，龍一雄漸有不支之象，便開聲道：「宋當家的，你再不滾蛋，就得隨你的金錢豹回老家去！」

宋元寶看見自己的金錢豹被打死，憤怒萬分，恨不得立刻打死龍一雄再找彭文雄算帳，可是這時聽了彭文雄的話，倒覺對方言之有理，心想自己要擊敗龍一雄已十分不易，若再加上一個彭文雄，自己必敗無疑，他雖然生性暴躁，倒也知道愛惜性命，當下雙足一頓倒縱數丈，喝道：「住手！」

龍一雄立時停止進攻，笑道：「怎麼樣？」

宋元寶沉臉不語，舉步走到金錢豹屍身前，蹲下撫摸一番，面露悲憤之色，怒望彭文雄道：「小子，你殺了我的豹子，這筆帳你給我記住就是！」

彭文雄一笑道：「場面話！」

宋元寶沉聲一哼，抱起死豹，抗到肩上，邁步便欲走入林中。

「等一等，老四！」

驀地，林中响起這麼一句話！

隨着話聲，走出了一個黑衣老人！

這老人年約六十出頭，臉長如馬，一對蛇目熠熠發光，神情嚴峻冷酷已極！

宋元寶一見之下，又驚又喜，却步叫道：「二哥，是你……」

黑衣老人輕「嗯」一聲，冷冷道：「你別走，苦瓜雖苦共一藤，兄弟雖呆同一心，咱們合力收拾他們便了！」

宋元寶聽的面色一喜，說道：「眞的麼？」

黑衣老人點點頭。

宋元寶大喜道：「好極了，但得了那東西之後，咱們怎麼分？」

黑衣老人道：「二一添作五。」

宋元寶扔下死豹，說道：「好，一句話！」

他轉對龍，彭二人嘿嘿笑道：「小子們，這回是二對二，咱們有得打了！」

龍一雄微微一笑道：「要是我料的不錯，這位想必是『剪雲手路木公』？」

宋元寶道：「猜對了。」

龍一雄朝「剪雲手路木公」一抱拳道：「久聞路大當家的大名，幸會。」

剪雲手路木公冷冷道：「少廢話，要性命就快交出寶盒，老夫看在你學藝不易

，饒你一條小命！」

龍一雄笑道：「不用客氣，你老兒如有能力，可以把我的小命，和寶盒一起拿去。」

剪雲手路木公陰惻惻一笑，說道：「不知死活的毛頭小子，老夫就看你有幾條命！」

語畢，身形一閃，已到龍一雄身前，左掌暴探，五指駢攏，好像一把刀，直指龍一雄面門戳去！

出手之快，當眞快逾奔電！

龍一雄畧退半步，長劍一抬，使出一招「孔雀開屏」，舞起一片劍影，迎擋上去。

他知道對方的第一招必是虛招，但却不知道對方的第二招將攻擊自己哪一部位，故使出萬無一失的「孔雀開屏」招架。

果然，剪雲手路木公左掌攻出一半，右掌跟着發出，仍是五指駢攏，橫削龍一雄腰部，出招奇快無比。

但由於龍一雄料敵機先，施出「孔雀開屏」一招護住全身，使他無隙可乘，又將他的二掌化解於無形！

路木公這才知道龍一雄並非好吃果子，但他乃是成名數十年的綠林高手，一生身經百戰，經驗豐富，功力深厚，一看一掌落空，毫不遲緩的，一抬右脚，飛踢而出。

這一脚，確是破解「孔雀開屏」的妙招，龍一雄不得不移步後退，變招反擊他右脚。

但路木公反應靈敏異常，龍一雄剛剛一劍砍下，他已縮脚變招，雙掌交叉戳出，勢如一把剪刀，陡然向着他頸上飛剪過去。

這就是他剪雲手的成名功夫，頂厲害的「追雲九剪」！

龍一雄雖是頭一次見到他，但早已聽說他剪雲手的「追雲九剪」是武林一絕，故心中早在提防，這時一看他雙掌交叉攻來，趕忙一斜身形，橫竄開去。

路木公的「追雲九剪」一經使出，是很少失手的，這時一見龍一雄竟能避開，心中很不是滋味，也因此激起一股怒火，不由雙目一瞋，怒喝一聲，身子猛然騰起，餓虎撲羚羊的疾撲上去。

龍一雄竄出尋丈，雙足一盤，身形一伏，也大喝一聲，吐劍迎刺而出。

路木公似料到他有此一招，左掌忽然豎推，「拍！」的一聲，正中他的劍身，將他的劍推於一旁，緊接着右掌對準他腦門直劈而下！

龍一雄疾忙將身一翻，長劍順勢一招「轉身射雁」，反刺他咽喉……

兩人這一交手，有如仇人在進行一場生死之戰，雙方各出奇招，殺手連施，鬥得慘烈異常。

看情況，路木公的攻勢較爲兇猛，但龍一雄每遇險招，總能在千鈞一髮之間化險爲夷，顯然兩人要想分出高下非經過長時間的拚鬥不可！

宋元寶看着他們打了數招，確認二哥必可取勝，於是舉步向彭文雄欺去，獰容沉笑道：「小子，現在我要爲我的愛豹報仇，你納命來吧！」

彭文雄笑道：「你要小心，可別讓我也打破了你的腦袋瓜子！」

宋元寶厲叱一聲，猛可閃身疾上，雙掌齊出，推出一股怒濤般的掌風。

彭文雄不願硬拚，身形往右一飄，巧妙的轉到他的身左，一劍點向他的腰上章門穴。

宋元寶「哼！」的冷笑一聲，旋身移步，左掌一揮，拍擊彭文雄的劍柄，接着右脚一抬，盤旋飛踢彭文雄的太陽穴。

「啊哎！」

兩人剛剛一動上手，就聽到了一聲驚叫！

宋元寶以爲是二哥受傷落敗，吃了一驚，連忙撤招縱退，轉頭望去。

彭文雄聽出發出驚叫的是龍一雄，也吃了一驚，定睛一看，只見龍一雄已匍匐於地，像是昏厥過去了。

他面色一變，口發厲叱，便欲撲去搶救。

「別動！」

路木公口中喝着，一脚踩上龍一雄的後腦。

彭文雄頓時不敢動彈，因爲他知道自已若然撲上去，對方只要運力踩下，龍一雄的腦袋就得開花了。

他心中着急萬分道：「路大當家，你若傷害他的性命，我就跟你拚到底！」

路木公道：「你也配麼？」

彭文雄道：「你已老了，我還年輕，現在卽使不配，將來總有一天會配的！」

路木公忽然哈哈大笑道：「這話倒是不錯……」

彭文雄道：「東西你可拿去，走你的吧！」

路木公彎身伸手解下龍一雄背上的包袱，忽然一仰，縱空直飛而去。

宋元寶面色一變，拔足疾追，道：「二哥，等我一等！」

兩人一前一後，轉瞬間就跑得沒影沒踪了。

彭文雄連忙趨近龍一雄身邊蹲下，將他的身子翻轉過來，一看他兩眼睜着，神智清楚，不由一呆道：「嘿，你沒事？」

龍一雄道：「看我的麻穴！」

彭文雄視線轉上他的麻穴，才發現他的麻穴上釘着一支銀色小針，當卽將銀針拔出，仔細察看，說道：「好像不是淬毒的。」

龍一雄苦笑道：「若是淬毒的，我早就完啦！」

彭文雄扔掉銀針，替他推拿起來，一面問道：「那老傢伙打出的麼？」

龍一雄道：「正是，他眞下流，打着打着，忽然從袖子裏射出暗器來。」

彭文雄笑道：「這是所謂的『袖裏藏針』，最不好對付了。」

龍一雄道：「其實他不發出暗器，我遲早也將落敗，這位剪雲手路木公比宋元寶强得多了，我覺得不是他的對手。」

彭文雄道：「他還算有些良心，沒有要了你的命。」

龍一雄感到已能行動，當下站了起來，道：「走，咱們不能丟掉那盒子，找他們去！」

彭文雄道：「他們此刻怕不已在數里之外，咱們追得上麼？」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董培新・圖

天殺星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姓漢子為要猴戲的花娘解了被侮之圍後，依照花娘所說住址往訪，抵埗後，花娘為他準備好酒菜，花娘侯他三杯落肚，才向他說出身世，雖然不甚淒慘，但却打動了馬姓漢子的心，毅然留下五両黃金，也留下明日再來的話語，如飛走出花娘居處，奔往天殺總宮，與偽冒天殺星的三郎會晤，說出此行經過，並取出帶回的四塊金磚，交與韻鳳收好，至是，忽像想起什麼似的，向三郎詢問，剛聽把守鐵門的楊二說起，楊家莊那邊，似乎甚為吃緊，究竟現在情形如何——

****

貪財心竅毒　愛色神智迷

三郎輕輕嘆了口氣道：「艾老總又帶人來了……」

馬姓漢子忙道：「這是好事啊！這老傢伙怎麼說也不可能是姓方的對手，只要這老傢伙一去，總管一職，就非你老弟莫屬，這種好事等都等不到，還有什麼好煩心的？」

三郎擺了擺手，說道：「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馬姓漢子一哦道：「難道——」

三郎又嘆了口氣道：「當初我又何嘗不是如此想，誰知道半路上忽然殺出一個程咬金，老傢伙這次竟請來了一個誰也料想不到的帮手，馬大哥有沒有聽說過聶三公這魔頭的名字？」

馬姓漢子道：「天絕叟聶三公？」

三郎點頭道：「不錯，就是這個老魔頭。」

馬姓漢子道：「艾老總請來了這魔頭的傳人？」

三郎道：「去掉底下三個字！」

馬姓漢子一呆道：「老魔本人？別說笑話了！這老魔不是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經死了嗎？」

三郎苦笑了一下，沒有開口。

馬姓漢子已看出三郎不是在說笑話，忍不住又道：「如果這老魔真的還在人間，姓方的絕非其敵，那麼你跟大嫂還等在這裏幹什麼？」

三郎道：「我們走了，你呢？如果你們回來之後，不知就裏，被艾老總他們在這兒一頭碰上了怎麼辦？」

馬姓漢子露出滿懷感激之色，忙又說道：「那麼……現在……小弟已經回來了，那批黃金也有了着落，我們還等什麼，請大嫂快收拾呀！」

三郎微微一笑道：「還有井家老店那邊呢？」

馬姓漢子一楞笑道：「這個……」

三郎笑笑，接下去道：「事情也不忙在這一天半天，我這裏已經有了安排，就是有人從前面攻來了，我們照樣可以安然脫身。你馬大哥放心，這一天是一定要等的，男子漢大丈夫，什麼事都可以馬虎，對一個女人可不能失信！」

馬姓漢子益發感激不已，三郎不等他有所表示，又轉向綠衣少婦吩咐道：「馬大哥酒喝得不少，心頭一定煩悶得很，你

去熱一碗蓮子湯來替馬大哥解解酒吧！」

綠衣少婦離去後，三郎站起身來笑道：「來，我們也去後面走動走動，看看各種佈置，免得一旦發生緊急情況，因路徑不熟，躭了時間。」

宮後各種佈置，果然巧妙無比，馬姓漢子一路讚不絕口。

最後兩人來到一座石室前面。石室中隱隱傳出一陣陣呻吟聲。

馬姓漢子問道：「誰在裏面？」

三郎笑了笑道：「還不就是那個姓楊的。」

馬姓漢子道：「這廝還沒有死？」

三郎笑道：「他想死得很，就是我不答應，如今你已經回來，我看可以成全他了。」

說着，伸手按門上的一個暗鈕，只聽室中發出撲通一聲，一切便告歸於寂然。

馬姓漢子問道：「他是躺在一塊滑板上？」

三郎點點頭，笑道：「下面是深淵，沿壁均是犬牙交錯的怪石，這一掉下去，就是神仙也活不成。」

兩人折身回走，走沒多遠，忽然聞得一陣撲鼻香氣。

三郎指着有燈光透出的一間石室道：「那一間就是廚房。」

兩人走到廚房前面，正巧碰着綠衣少婦端着兩碗蓮子湯從廚房中走出來。

三郎笑道：「廚房裏地方還算寬敞，我也餓了，我們就到廚房裏去吃吧！」

廚房中地方果然很寬敞，收拾得也很乾淨。

兩人坐下之後，三郎又問道：「馬大哥還要不要吃點別的什麼東西？」

馬姓漢子忙道：「不，不，我肚子並不餓，有這一碗蓮子湯，已經儘夠了！」

其實，只是半碗蓮子湯也就儘夠了。

馬姓漢子半碗蓮子湯吃下去，馬上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但是，已經太遲了！

他一手撐着桌面，一手按着肚子，黃豆大的汗珠，沿頰滾滾而下，他切齒嘶聲道：「三郎……你好狠心……」

三郎跳開一步，笑道：「你馬兄說得不錯，宮中總管一職，早晚都會落在我尙三郎頭上，堂堂一名劍宮總管，豈能有把柄落在別人手中？這一點，正是你馬兄的致命傷，你馬兄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馬姓漢子目光已漸形呆滯，他掙了又掙，才勉強迸出了最後一句話：「你……你……一定不得好死……」

這句話說完，人已倒了下去。

三郎點點頭，嘆了口氣說道：「馬如龍這廝，無論胆識，義氣，武功，都值得一交，唯一的缺點，就在太信任別人……唉……說起來……都是黃金害人！」

綠衣少婦皺了皺眉頭道：「你是不是還打算請上一批和尙來爲他超渡超渡？」

三郎這才如夢初醒，噢了一聲，忙道：「對了，你這裏收拾一下，我得趕去前面看看，短命楊二的那張嘴巴實在叫人難以放心。」

× ×

三郎趕到前面寢宮，正碰上黑心書生羊百城打宮外匆匆走了進來。

後者進門第一句話就問道：「老馬回來了沒有？」

三郎緩緩抬頭望着他道：「你是不是在城裏看到了他？」

黑心書生道：「沒有。我是盼望他快點回來，這兩天他要是還不回來，我們也呆不下去了。」

三郎神色一寬，注目接着道：「那邊怎麼樣了？」

黑心書生深深嘆了口氣道：「事態相當嚴重！」

三郎道：「我們這一邊一共死了多少人？」

黑心書生搖搖頭道：「人倒是一個也沒有死。」

三郎惑然道：「那麼——」

黑心書生又嘆了口氣道：「我說事態嚴重，正是指此而言，如果能死幾個人，問題也許還要來得簡單些。」

三郎道：「此話怎講？」

黑心書生忽然抬頭問道：「昨晚三哥有沒有進城？」

三郎道：「早上剛回來。」

黑心書生道：「三哥進城之後，有沒有在客棧裏見到那個老怪物？」

三郎道：「見到了。」

黑心書生露出關切的神氣，緊接着道：「那麼，這老怪物是何來路，三哥有沒有一點印象？」

三郎目光閃動了一下，反問道：「那邊呢？那邊有沒有人認得這老怪物？」

黑心書生搖頭道：「沒有。」

三郎心頭不覺又是一寬。

在這以前，這是他最担心的一件事，他一直担心在楊家莊那邊，會有人認出對方請來的這個老怪物，就是當年武林中人見人怕的天絕叟聶三公！

既然那邊的一干帮徒都還蒙在鼓裏，事情就好辦多了。

黑心書生見三郎沉吟不語，還以爲他們這位三哥也幷不清楚對方那個老怪物是誰，當下不由得又嘆了口氣道：「這一次事情弄得如此之糟，我看一定全是這個老傢伙搗的鬼！」

三郎輕輕一哦，順着他的口氣道：「糟？你不是說——」

黑心書生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苦笑了一下道：「橫豎這裏也沒有外人，我不妨老實對你三哥說，今天早上，當對方那批劍士，在無情金劍率領下，浩浩蕩蕩的抵達之後，我表面上雖然聲色不動，其實早就相準了退路，以備一旦看出苗頭不對，馬上來個溜之乎也，那裏知道，事情演變的結果，竟大出小弟意料之外。」

「怎麼呢？」

「當兩方面人手排開之後，姓艾的老傢伙竟一改常態，左一聲方副帮主，右一聲方副帮主，不但稱呼上客氣非凡，另外還說了些景仰之類的客氣話，完全沒有一絲火藥氣味。」

「會有這等事？」

「可不是！你三哥知道的，我們那位方大仁兄什麼都好，就是受不得別人的恭維，別人兩句恭維話一說，天大的事，他都會忘去九霄雲外。」

「結果呢？」

「結果，我們那位方仁兄大受感動，

於是也跟着客氣了一番，就差沒有擺酒爲對方接風。」

「眞是個不折不扣的混球！」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姓艾的老傢伙見安撫手段收到了效果，接着便說出此行的目的。他說：上次完全是一場誤會，他應該負大部份的責任，現在事情已成過去，不提也罷。今天他帶人來，只爲了兩件事：一是要求釋放魚龍掌宋大俠，二是請天殺帮主出面交代幾句話。關於後者，只要天殺帮主答應天殺帮成立後，不與各門各派公然爲敵，劍王宮方面願盡釋前嫌，絕不加以過問！」

「姓方的答應他沒有？」

「拿什麼答應！那個宋老頭兒跟我們舅老爺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結下的樑子，當天就被舅老爺他老人家以五陰掌拍斷心脈，直到嘔盡了血，方才絕息死去，這事後來我不是向三哥提過了嗎？」

「那麼——」

「我們那位方大仁兄一聽對方提出這樣兩點要求，深知無法答應，但因爲受過了對方的恭維，又不便馬上反臉，於是便向人屠張弓那廝徵詢意見。人屠張弓悄悄告訴他，可推稱作不了主，要對方三天之後再來聽回覆。」

「姓艾的居然答應了？」

「是啊！」

三郎點一點頭，道：「事情果然有點麻煩。」

黑心書生道：「否則我又怎麼會問馬大哥有沒有回來？如果在這一兩天內，馬大哥還沒有消息，眞不知道這個局面如何才能維持下去，單是楊家莊那邊，說不定就要出事。」

三郎道：「那麼，你這次回來，姓方的說了什麼沒有？」

黑心書生道：「他要我把今天的經過向你報告，然後問你怎麼辦？」

三郎思索了片刻，毅然說道：「我看這樣好了，再拖下去，也不是辦法，不如就此作個了斷，就依你當初的主意，藉商量對策爲名，將姓方的賺進宮來，不問好歹，先設法從這廝身上取得驚天三式的秘密再說。」

黑心書生點頭道：「爲今之計，我看也只有這一條路好走了。」

他像想起什麼似的，又道：「不，這樣也不妥當。我們一走，城裏的劍士和楊家莊那邊的人，一定不難很快的就找到這座天殺總宮，馬大哥將來回來怎麼辦？」

三郎微微一笑道：「這一點你大可不必操心。早在你馬大哥動身之前，我就跟他約好了，如果這裏發生變故，我會於離去時，在入山處留下暗號，到時候他只要一看到這個暗號，就不會進來了。」

黑心書生點頭道：「既是這樣，就沒什麼顧慮了，我現在馬上回那邊去……」

三郎忽然道：「慢一點！」

黑心書生止步轉身道：「三哥還有什麼吩咐？」

三郎想了想道：「既然約定的期限是三天，時間還有的是，你們明天晚上過來好了。」

黑心書生道：「三哥是不是還要跟三嫂商量一下？」

三郎道：「不是。」

黑心書生道：「那麼爲什麼不來個速戰速決，今晚將那廝召進宮來解決掉？」

三郎道：「不行，今晚我還要進城，辦一件很要緊的事。」

黑心書生聽說城裏還有緊要事待辦，便沒有再說什麼。

三郎接着道：「來，我送你出去。」

每次當黑心書生離開這座天殺總宮時，只要輪着短命楊二值班，兩個人都會站在鐵門旁聊上一陣子。

只有這一次沒有。

因爲這一次有三郎跟着。三郎走在後面，除非他出聲招呼，走在前面的黑心書生根本就沒有停下脚步說話的機會，三郎這也是第一次送客出門，他送客的用意，正是爲了不讓兩人有說話的機會。

黑心書生走了。

三郎轉身道：「楊二，你關上門，進來一下。」

走進寢宮之後，三郎道：「楊二，老馬在後面洗臉，洗好臉馬上出來，我打算派你跟他出去辦點事。」

楊二躬身道：「是！」

三郎指着一張椅子道：「坐，坐，又沒外人在這裏，咱們哥兒還客氣什麼。」

短命楊二依言坐下，絳衣少婦韻鳳恰於這時從甬道中走了出來。

三郎道：「老馬臉洗好了沒有？」

絳衣少婦道：「快好了。」

三郎道：「我準備打發楊二跟老馬一起上路，你去看看蓮子湯還有沒有，替我端一碗出來，給他暖暖身子。」

× ×

井家老店還是老樣子，大門虛掩着，廳堂中沒有一個人。

三郎很快的就找到了花娘住的那間廂房，因爲那兩隻被喚使大寶貝和小心肝的猴子，仍跟日間一樣，被拴在廊柱上。

猴子還在。

人呢？

三郎實在很希望那女人已經離去。

在短短不到一個時辰之內，他已經殺了兩個人。在他來說，儘管殺人不算一回什麼事，但如果殺得太多，也會倒胃口。

廂房中忽然亮起燈光，同時有個嬌滴滴的聲音傳了出來道：「誰呀？」

三郎道：「我是馬如龍的朋友。」

房中那女人似乎呆了一下，說道：「馬——如——龍？就是那位臉上有個刀疤的馬大爺？」

三郎忍不住微微蹙了一下眉頭。

不錯，這是最好的形容，老馬臉上的確有個刀疤。但是，一個受了別人五十兩黃金厚贈的女人，她應該這樣形容她的恩公嗎？

想到黃金，他不由得又聯想起另一件事。

老馬是個很爽直的人，他說送了這女人五十兩黃金，一定不會是謊話。而五十兩黃金，如果折合白銀，就是一千兩正，慢說是一個賣藝的女人，就是在一個百萬富豪的心目中，它也不是一個小數目。這女人有了如此一筆巨額財富，爲什麼還要呆在這裏不走呢？

他慶幸他沒有採用以往那種殺人滅口

的手法。

每一個不同性格的女人，都會引起他的興趣。這女人不僅已引起了他的興趣，同時還引起他一股強烈的好奇心。他決定在動手之前，得先好好的見識一下，這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

門打開了，燈光從房中照射出來，但並沒有直接照射到他的臉上。

他偏開身子，眼睛稍稍閉了一下，這才舉步跨入房中。

這是他的一種習慣，一種很好習慣。

很多江湖人物送掉性命，就因爲忽畧了這一刻的重要性，即使面對着一個不會武功的女人，他也不敢稍稍大意。

他走進房中，飛快的四下掃了一眼，看清房中並無若何異狀，這才轉過身來，自我介紹道：「在下尚三郎……」

就在這一瞬間，這位在劍王宮中，年紀最輕，人品最俊，同時也是在劍王跟前最走紅的錦衣劍士，突然目光一直，整個人都呆住了！

這女人叫什麼名字？

噢，對了，花娘！

花娘——這個名字眞是取絕了。一個像花一樣的女人，一點也不誇張——拿一朵什麼花來形容這女人比較恰當呢？

芙蓉？

牡丹？

他想不出。

他見過各種名花，他也見過不少像花一般的女人。但是，這個女人不同。至少他還沒有見過有那一種花能比得上這女人的嬌艷動人！

花娘緩緩福了一福道：「原來是尚三爺。」

三郎只覺喉頭乾澀，心旌搖曳不定，好不容易才定下神來還了一禮道：「不敢當！」

花娘盈盈移步走去桌前，倒來一杯茶，雙手奉上道：「三爺請用茶。」

三郎忙不迭伸手接着道：「娘子不必客氣。」

茶是冷的，冷得像一杯冰水，四九天氣喝冷茶，滋味可想而知。

但是，三郎結果還是把這杯茶喝下。

他喝下這杯冷茶，並不是爲了禮貌，而是爲了眞正的需要。

他需要保持清醒，需要冷靜。

此時此地，這樣一杯冷茶正足以帮助他保持清醒和冷靜。

他在看清了這女人的身裁和面貌之後，就打定了主意。這是一個難得的機緣，他並不能天天都會碰上這樣的女人，難得的機緣，他從不肯錯過。

以他的一身武功來說，他要佔有這女人只是舉手之勞，但他並不希望那樣做。那樣做像吃一條死魚，處理雖然方便，味道却差得很多。

他歡喜吃活魚。

花娘又端來一張舊椅子道：「三爺請坐。」

三郎趕緊放下茶杯道：「謝謝，不用娘子勞神，我自己來，我自己來。」

花娘等他坐下之後問道：「那位馬大爺怎麼沒有一起來？」

三郎輕輕咳了一聲道：「老馬，他……咳咳……他從娘子這裏回去的時候，在路上出了一點意外。」

花娘沒有開口。

三郎接着道：「所以，他要我來……來看看娘子……看娘子有沒走，要我轉告娘子，明天……他大概不能來了……他很對娘子不起，希望娘子不要見怪。」

花娘仍然沒有開口，臉上亦無任何表情，甚至沒有問上一聲究竟出的是什麼意外。

三郎暗暗納罕。

老馬在死前說得很明白：他對這女人完全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如果這女人拿着五十兩金子一走了之，就一切作罷，譬如沒有這回事。否則，她可以留下來，以事實表明心跡。如今這女人仍然留在這裏，就無異說明她對老馬已經有了意思。

「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既然已經願意以身相許，照說多多少少，總該有點感情才對。爲什麼這女人聽說老馬出了意外，會表現得如此漠不關心呢？

難道，這女人也像所有美麗的女人一樣……

花娘忽然蹙起眉尖，輕輕嘆了口氣道：「這位尚爺，你來得正好。」

這次輪到三郎聚精滙神的傾聽了。

花娘又嘆了口氣，才接下去說道：「那位馬大爺，實在是個好人，他爲奴家挺身而出，趕走那個惡棍孫二，奴家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很使奴家傷心，他不該……」

三郎忽然有點緊張起來。

不該怎樣？

難道——老馬——不！這一點他可以担保，老馬絕不是那樣的人。

花娘垂下了頭，沒有繼續說下去。

她緘默了片刻，忽然緩緩站起身子，向布幔後面的臥室中走去。

她再從臥室中走出來時，手上拿着一個像官印似的青布小包包，三郎一看便知道布包裏面包的是什麼東西，但是他沒有開口。

花娘將布包拿來放在桌上，指着那個布包道：「這就是那位馬大爺留下來的五十兩金子，我不知道他馬大爺把奴家看成了一個什麼樣的女人……」

她頓了一下，又道：「碍着他是恩公，奴家也不便多說什麼，如今尚爺來了，正好煩尚爺帶回去，他出了意外，奴家很難過，這些金子，他也許正用得着，另外，奴也請尚爺轉達一下，他馬大爺的恩德，奴家絕不會忘記。」

三郎至此方始恍然大悟。

原來是這麼回事！

可憐的老馬！由於平時很少接近女人，一見女人就昏了頭，竟將這女人的一片報德之心，迷迷糊糊的錯認作文君有意！

燈頭在不住的閃動。

三郎的心頭也有一股火苗在不住的閃動。

女人多半歡喜貪小便宜，如今竟有這麼個女人，連五十兩黃金也動不了的心，這樣的女人你見過嗎？

三郎凝注着閃動的燈頭，默默出神。

從閃動的燈光中，他彷彿正看到這樣一幅美麗的遠景——

在一個山明水秀而不爲人知的小村落裏，百花盛放，綠楊成蔭，一對年青的夫婦倘偎着坐在陽光下，正在靜靜地享受着春天醉人的氣息，男的英俊瀟洒，女的儀態萬千，女的在低頭做着女紅，男的則在悠然翻閱着一部武學秘笈驚天三式……

「尚爺！」

忽然間，一聲輕柔的呼喚聲驚醒他。

三郎茫然轉過頭去。

花娘赧赧一笑道：「尚爺，時候不早啦，你還不回去，讓嫂子一個人在家裏惦着可不好。」

三郎噢了一聲，忙道：「不，沒有關係，我……我……跟老馬一樣，到目前爲止，還……還是……光桿兒一個。」

花娘笑得更甜了，眼角一飛，微微低下頭去道：「那麼，就請尚爺在這裏用個便飯如何？沒有什麼菜，不過酒還有一點點。」

× ×

黑心書生羊百城從天殺總宮回到楊家莊不久，楊家莊的一批天殺帮徒，又一度陷入狂歡。

他們那位天殺帮主，終於有了表示！

衆人心頭的疑雲，至此一掃而空。人人信心大增，雞鴨魚肉和一罎罎的陳年白干，又在院子裏擺開了慶功盛宴！

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興奮的呢？

無情金劍領着第二批劍士捲土重來，聲勢雖然浩大，結果呢？雷聲大，雨點小，陣仗也不過如此！

至於對方請來的那兩名帮手，事實證明也僅是兩支充數的濫竽。

他們已認出那名中年文士，就是王屋本代掌門人奇幻手宋曉非。他那個有名老子魚龍掌宋知義，都被他們照宰不誤，區區一個奇幻手，又算什麼東西？

再說那個怪老頭，模樣雖然嚇人，但也就僅止於此，當雙方陣勢排開之後，老傢伙躲躲藏藏的縮在無情金劍背後，幾乎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像這種色厲內荏的脚色，即令再多幾個，又有何妨？

所以，大夥兒縱酒高論的結果，都認爲這一次未能放手一拚，實在便宜對方。

不過，以後機會還多的是。人人心裏明白，對方提出的兩個條件，便是一條導火綫，到那裏再找一個活的魚龍掌交給對方？

如果交不出一個活的魚龍掌呢？

所以，大家都知道，好戲還在後頭。

三天之後，那種熱鬧的場面，一定够瞧的，如今只不過剛剛開始而已！

只有申無害心裏清楚。

這並不是一場好戲的開始，而是一場好戲的結束，從黑心書生回來宣佈天殺帮主將於明晚召方姓漢子進宮面議大計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這個烏合的帮會，已到了曲終人散的時候了！

他沒有遺憾。

這一次他雖然因走錯一步路而虛耗了不少的時間，不過，他想除去魚龍掌的目的，最後還是達到了。

如今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到困擾。

他知道，姓方的漢子明晚進了那座天殺總宮，一定不會再活着走出來。

這個姓方的雖然兩手血腥，留下來早晚也是武林中的一大禍患，但是，直到目前爲止，就他親眼所看到的，這厮似乎還不應該死在那個叫三郎以及黑心書生這幾個小人的手上。

這是他品評一個人善惡的標準。

他認爲絕不應該憑預感去決斷一個人該殺與否，俗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惡人也有回頭的時候——至少也該讓他有個回頭的機會！

所以，他很想設法救下這姓方的一條性命。

要救這姓方的，在他來說，實在太容易了。如今使他爲難的是，這姓方的性烈如火，若是被他知道了眞象，那個三郎和黑心書生等人，一定會立即成爲這厮掌底游魂。這樣一來，他的另一計劃，就會被破壞了。那個三郎一死，四千兩黃金必將隨之付諸東流。四千兩黃金，不是一個小數目，在這不景氣的年代裏，這筆財富無疑可使千萬人免於飢寒之苦！

他該如何取捨呢？

× ×

第二天是個好天氣。

但對楊家莊大多數的天殺帮徒來說，天氣好壞，並無兩樣，不到日上三竿，別想有人起床。

每天起得最早，只有一個神棍吳能。

吳能起得早，是因爲他睡得早，他睡得早，則是因爲他除了睡覺，別無他事可做。談天說地，沒他的份兒，就是他想插嘴，也沒有人理他。

酒呢？他倒是着着實實能喝幾斤。但是，他能喝却不敢喝。他知道自己有毛病，喝了酒話多，話一多就難免得罪人，而他又什麼人都得罪不起。因此，每天晚上他只有一件事可做：提前睡覺！

但今天的吳能，却例外的起身得也很遲，那是因爲昨夜他睡得太晚的緣故。

昨夜，申無害忽然動了談興，拉着他在厨房裏聊天，談的都是天殺兩組中人，過去在江湖上的種種行跡，一直聊到四更將近，兩人才分別就寢。

不過，今天的吳能起身雖遲，算起來還是起得最早的一個。

接着，申無害也起了床。

兩人碰頭，又是在厨房裏，申無害冲着他微微一笑，然後交給他一個紙封兒，笑着道：「到城裏去替我買幾樣東西。」

吳能接過紙封道：「馬上就去？」

申無害點頭道：「是的，馬上就去。要買的東西，都寫在裏面。不過，你可得記住，這個紙封兒要到了城裏才許打開，而且不能讓別人看見。」

吳能連聲稱是，匆匆出門而去。

申無害望着吳能背影遠去，輕輕嘆了口氣。這位神棍到城裏打開紙封之後，大概是永遠也不會再回來的了。他不知道他這樣做是否能使這位神棍從此改過向善，不過，對一個本性不惡的人，他總算盡了心意，收穫如何他就管不了那許多了。

吳能走後，申無害又回到西廂，取出天殺兩組帮徒的花名册，從頭至尾翻了一遍，牢牢記下三個名字。

一直等到午後，他才將竹葉青蔡三喊過來道：「老蔡，帶幾個人，我們去城裏走走。」

（未完）

俠情脫俗長篇故事

神眼遊龍

臥龍生·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二公子，胆叟朱奇，頑童唐嘯，毒發瘋狂，幸得岳秀到來，把拚命狠搏，不分敵友的三人制服下來，岳秀對用毒一道全無經驗，乃往召毒郞中馬鵬，岳秀去後，一戴人皮面具青年突來楊晉府中，自認是王府血案兇手，束手投案，楊晉觀看過他眞面目，不信他是眞兇，再三詢問，青年否認別有內情，並願醫治譚雲等毒傷，作投報楊晉許他投案的條件，時岳秀偕馬鵬回來診治譚雲等三人，馬鵬索何首烏爲酬，並要岳秀負責他安全，岳秀答允後，馬鵬倒出藥丸予三人服下，着岳秀解開唐嘯穴道——

****

聖手解巨毒　奇士遁山林

岳秀應了一聲，揮手一掌，拍活了唐嘯的穴道。

唐嘯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突然站起了身子，兩道冷厲的目光，盯注在岳秀的臉上。

岳秀看他目光中一片茫然，知他毒還未解，忍不住長歎一聲，道：「唐世兄，還認識在下岳秀麼？」

唐嘯道：「岳秀是誰人我不認識。」揚手一掌，迎面劈去。

岳秀一閃避開，唐嘯兩道目光却又轉注到馬鵬的身上。

馬鵬道：「快些點他穴道。」

岳秀應聲出手，又點了唐嘯的穴道。

馬鵬又取出一粒紅色丹丸，投入唐嘯口中。

片刻之後，岳秀又解開唐嘯的穴道。但仍然和上次一樣，未見藥力效用。

在岳秀很耐心的協助下，馬鵬一口氣試驗過六種藥物，唐嘯，朱奇，譚雲各自服下了兩粒解藥。

但求証的結果是，自詡六種丹丸合計能解一百二十種毒性的靈丹，竟然完全無效。

楊晉幾次想發作，但却被岳秀示意阻止。

馬鵬長長歎一口氣，道：「岳兄，看起來，這是很特異的毒性，咱們得大費一番手脚了！」

岳秀道：「不要緊，馬大夫準備如何找出他們身受的毒性，需要在下等準備些什麼？但請吩咐就是！」

馬鵬道：「準備百斤陳年老醋……」

楊晉接道：「這事容易還要什麼？」

馬鵬道：「別的東西，都在兄弟這藥箱之中，不過，在下得先把話說明，這等查毒方法，大概需要兩三天的時間。」

岳秀淡淡一笑，沒有說話。

成遠突然接口說道：「馬大夫，你還有沒有別的辦法？」

馬鵬道：「老夫先找出他們身中的毒性，然後才能設法解去他們的毒性。」

成遠淡淡一笑，道：「馬大夫，在下可以試試吧？」

馬鵬道：「老夫不能解去的毒性，你

小子能解麼？」

成遠道：「在下願意試試，如是解不了，仍然要請你馬大夫一展妙手，如是在下萬一成功，他們三位也可以少受很多的罪了。」

馬鵬冷笑一聲，道：「好吧！老夫倒要開開眼界。」

成遠緩步行到譚雲身前，伸出食，中，和無名指，搭在譚雲的脈穴上，過了一盞茶工夫，又翻開譚雲的眼皮，瞧了一陣，道：「果然是一種很奇特的毒性……」

馬鵬冷冷接道：「什麼毒性？」

成遠道：「在下無法說出什麼名字，但它是一種迷亂心智的藥物。」

楊晉道：「不錯，胆叟，頑童，親如手足，但他們却各施絕技，相互搏殺，如非心志迷亂，怎能如此。」

馬鵬冷笑一聲，道：「這不是說說可以了事，如何解去他們身中之毒，才算本領！」

成遠道：「在下未帶藥物，不過，我可以開個藥方子，楊大人派人去配一帖藥來，試試看能否解得？」

馬鵬道：「在下這解毒丸，乃天下解毒聖品……」

成遠接道：「是的，馬大夫，你的解毒丹，解的是有形之毒，但他們中的却是無形之毒。」

馬鵬冷笑道：「老夫也用無形之毒，難道還不會解它麼？」

成遠道：「馬大夫所謂的無形之毒，可能和在下所說的無形之毒有些不同。」

馬鵬道：「無形之毒，就是無形之毒，無色，無味，放於食物之中，或是塗於敵人手觸行經之處，對方中了毒，尤不自覺，那就是無形之毒。」

成遠微微一笑，道：「馬大夫，所說的無形之毒，果然和在下所說的無形之毒，有甚多不同之處！」

馬鵬道：「什麼不同之處？」

成遠笑道：「在下所說的無形之處，不是下於食物，或是塗於物品上的毒藥，而是一種變了形的藥物，也不是直接中於道等毒物，而是受傷容它易形變化後！」

馬鵬道：「你可否說的清楚一些？」

成遠道：「可以，譬如一種藥物，混合於油燈蠟燭之中，點起燭火，毒性在散發，人却中毒於不知不覺之中。」

馬鵬口中雖未承認，但心中已自認如此，暗道：這小子說的十分有理，看來，也是一位用毒的大行家了。

楊晉輕輕咳了一聲，道：「他們三人是否中了無形之毒呢？」

成遠道：「這等無形之毒，又稱作變形之毒，它未化作烟霧之時，人人可見，只要不食用入腹，並無毒性，但如是變形之後，那就是十分可怕了，它傷害之處，不是人的體膚，心臟，而是人的大腦，神經系統，老實說，用一般療毒手法，無法療治！」

馬鵬只聽得暗暗驚心，道：「這小子，對毒性瞭解，似乎是尤在我之上，不知是一個什麼樣的來路。」

岳秀突然接口說道：「閣下的高論，使人茅塞一開，事實上，以胆叟，頑童，再加上譚二公子，三人在江湖上的歷練而言，別人也無法用毒傷到他們，除非是一種變形之毒，就在下道等不識毒性之人而言，他們三位中的毒性，極可能是傷害腦部，使人忘我的毒物。」

成遠雙手一拍，道：「不錯，他們定然是中的迷心之毒。」

楊晉道：「何謂迷心之毒？」

成遠道：「一種化作烟霧，借呼吸進入內腑的奇毒，這種毒物，專以傷害一個人的神經，思維，使他們忘我，視至親好友，如洪水猛獸一般，互相搏殺。」

岳秀沉聲道：「閣下，他們還有意識力沒有？」

成遠搖搖頭，道：「有！但它已非原來意識，所以，親者變仇！」

岳秀道：「閣下宏論，啓人深省，當眞有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感受。」

馬鵬冷冷說：「揑造一篇聳人聽聞之論，標新立異，只賣兩張嘴片子，那又於事何補？」

成遠微微一笑，道：「馬大夫，在下已說出無形之毒的來龍去脈，他們是傷在思維神經之上，閣下如能解救，可以出手了。」

馬鵬哈哈一笑，道：「怎麼，你不能解救麼？」

成遠道：「光棍不擋財路，何況，我此刻，一心求死，萬念俱灰，爲什麼要擋你的生意呢？」

楊晉暗暗罵了聲道：哼！一丘之貉。

馬鵬皺皺眉頭道：「你能解得麼？」

成遠道：「我相信有六對四希望。」

馬鵬心中實無解除無形之毒的能力，但又不好當面認下，只好問道：「你要幾天才能除他們身上之毒？」

成遠怔了一怔，道：「幾天？不用，不用，我如能解，一個時辰足夠了，如是無能解得，就算用上三五日，一樣的無能爲力。」

馬鵬道：「老夫要數日工夫，先找出毒性，然後才能下手，你既然一個時辰可解，那就請你先試試吧！」

不等成遠開口，楊晉已搶先說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閣下需要些什麼？但憑吩咐，我們立刻去辦。」

成遠歎口氣，道：「我已是待死之囚，還講什麼代價，馬大夫既肯謙讓了，在下願勉力一試，成與不成在下沒把握。」

岳秀道：「自然，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閣下如能解得他們身上之毒，那是他們的造化，如是無法解得，也和閣下無關……」

笑一笑，又道：「自助人助！好心必得善報，閣下放手施爲吧！」

成遠緩步行近朱奇等三人坐處，又仔細瞧看起來。

馬鵬道：「朋友，你要用什麼藥物，在下道藥箱之中，也許有有用之物。」

一面送上藥箱，借成遠的身子，避開了岳秀的視綫，施展傳音之術，傳聲說道：「朋友，解他們毒性之時，在他們身上作下手脚，把這番功勞，讓給馬某，馬某決不會虧待閣下，我願和你，共享千年何首烏。」

岳秀太精明了，馬鵬不避開岳秀的視綫，雖是傳音之術，也不敢施用。

因爲那傳音術，雖可使別人無法聽得，但他唇齒啓動，以岳秀之能，自然可以判斷出他說的什麼？

馬鵬一面說話，一面打開了藥箱。

楊晉只瞧的大感奇怪，暗道：「這毒手郎中，幾時變的如此善良了。」

成遠回顧了馬鵬一眼，欲言又止，目光轉注藥箱之中，瞧了一陣，道：「閣下道藥箱之中，都是成藥……」

馬鵬哈哈一笑，接道：「不錯，在下道藥箱中，都是成藥，閣下如若需要，只要取去就是。」

成遠道：「成藥配製的藥物，在下不便妄動，馬大夫請收下吧！」

毒手郎中馬鵬，忽然間變的修養很好，淡淡一笑，道：「閣下不用，在下只好收起了。」

闔起藥箱，退開五步。

成遠又開始仔細的查過三人的傷勢，回頭向楊晉說道：「楊大人，在下倒可以試開個藥方試試，不過，咱們要把話說清楚，如我醫好了他們三人的傷勢，你怎麼說？」

楊晉道：「成兄要求什麼？在下只要能够辦到，無不全力以赴。」

成遠道：「在下還是那句老話，我如醫好了他們三位的傷勢，你閣下就把我送入應天府中而且保証在下是眞正兇手。」

岳秀皺皺眉頭，道：「成兄，你是不是眞正的兇手呢？」

成遠道：「我說不是，只怕你也不會相信了，所以，不論是不是，你得答應，一定把我送走。」

楊晉道：「這是挾恩求報？」

成遠道：「就算挾恩求報吧，閣下是否願意答應呢？」

楊晉道：「你如是醫不好他們的傷勢呢？」

成遠道：「自然是醫好了他們三人，才能算數。」

楊晉回頭望了岳秀一眼，岳秀微笑頷首，示意楊晉答應下來。

對岳秀，楊晉有着很大的信心，當下說道：「好吧！在下答應。」

成遠要了筆硯，寫了一個藥方子，道：「楊大人，金陵是大地方，藥物可能齊全，但一定藥材道地不許有一種假藥。」

楊晉道：「這個閣下放心，只要金陵城有這種藥物在下相信一定可以買到。」舉步行了出去。

不大工夫，兩個捕快提着藥物回來。

成遠親赴厨下，指導厨房中人煎藥，廳中只餘下了岳秀，馬鵬，楊晉。

馬鵬微微一笑，說道：「岳兄，你瞧那姓成的小子，會不會療治好他們三人的毒性。」

岳秀道：「很難說，不過，在下也不担心，他如療治不好還有你馬兄出手！」

馬鵬道：「如是在下也療治不好？」

岳秀道：「果眞如此，在下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把千年何首烏懸作獎賞，不論什麼人，只要能够醫治好他們三人的傷勢，在下就把千年何首烏送給那人，作爲酬謝。」

馬鵬道：「岳兄，很大方啊！」

岳秀微微一笑，道：「財物，珠寶，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在下從不重視。」

煎好了三碗濃濃的藥汁，分別爲三人灌了下去。

馬鵬一直不停的偸眼望向成遠，但成遠却像是恍若不知一般。

過了頓飯工夫，成遠輕輕咳了一聲，道：「可以解開他們的穴道試試。」

岳秀依言施爲，解開了三人穴道。

道藥物竟然奇效三人的毒性已全解。

譚雲四顧了一眼，笑道：「果然又見到了岳兄，兩度相救實在叫兄弟感激！」

朱奇，唐嘯收斂了嬉笑態度，恭恭敬敬對岳秀行了一禮，說道：「謝過主人相救。」

岳秀一皺眉頭，欲言又止。

胆叟，頑童却是鄭重其事的，分別站在岳秀的身後。

譚雲暗暗歎息一聲，忖道：此人才智，武功，兩皆超絕，也勿怪胆叟朱奇，頑童唐嘯，這兩大怪傑竟眞以主人觀之了。

一向最愛講話的唐嘯，此刻竟然變的很沉默。

馬鵬心中恨透了成遠，但却一點也不能發作，如是成遠說出他的鬼計，立時將變成衆矢之的，室中人個個武功高强，一個他也招惹不起。

楊晉吩咐準備酒飯，一面肅請羣豪落座。

朱奇，唐嘯竟然不肯落座，站在岳秀的身後，看兩人如此認眞，楊晉也沒有法子强兩人坐下。

直待衆人坐定，岳秀才緩緩望着成遠說道：「是道位成兄配製的藥，療好了三位的毒傷。」

譚雲一抱拳，道：「謝過成兄！」

原本三人都認爲是毒手郎中馬鵬相救，想到岳秀，必又爲救三人之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却不料竟然還有一位解毒的大家。

成遠急急說道：「諸位不用謝我，在下和楊總捕頭有約，要謝也應該謝謝楊總捕頭。」

馬鵬冷笑一聲，提起藥箱道：「成兄醫道高明，在下甘拜下風……」

目光一掠岳秀，接道：「岳少俠，在下慚愧，未能履約，就此別過了。」舉步向外行去。

岳秀道：「馬兄，生意不成仁義在，在下仍心存感激。」

馬鵬氣的心肺欲炸，連聲冷笑而去。

楊晉不喜歡馬鵬，也未留他。

譚雲問起詳情，楊晉毫不隱瞞的說明經過。

朱奇，唐嘯暗叫了一聲僥倖，忖道：如是岳秀晚到一步，只怕胆叟，頑童死傷於互殺之中。

酒菜擺好，楊晉讓幾人入席。

酒過三巡，楊晉目光突然轉到成遠的身上，道：「成兄弟，在下已答應送你到衙門銷案，但却希望能知道，你，爲什麼一定自稱兇手，非求法辦不可？」

成遠道：「大人，道是咱們約好的條件，你送我到府衙中去。」

岳秀突然接口說道：「送你入衙門，自然可以，不過，我們早有了一位兇手，

把閣下也送去，那豈不是有了兩個兇手了麼？」

成遠啊了一聲，道：「怎麼？這世界上，還有和我一樣的傻瓜？」

岳秀道：「在下也覺着奇怪，如是一個兇手，以楊大人道江南名捕的身份，當場指証，自然可以達到你求死的用心，如是有兩個以上的兇手，那就要有嚴刑拷問了。也可能在那死牢之中，拖它個十年，八年？」

成遠沉吟了一陣，道：「我可也在牢中自絕而死？」

岳秀道：「是啊！你可以自絕而死，但，你入獄冒充兇手的心意，豈不是落空了。」

成遠不禁呆了一呆，道：「說的也是啊！……」

但他究竟是十分聰明的人，畧一沉吟，說道：「那兇手，現在何處呢？」

岳秀笑一笑，說道：「所以，在下奉勸閣下，先在這裏等一天，不用急着到府衙中去，也許會有人和閣下一般的，來此投案。」

世上事，就有那麼個巧法，岳秀的話剛說完，立刻有人通報，道：「有四位鳳姑娘求見。」

楊晉道：「請她們進來！」

片刻之後，四個身着玄色的少女，魚貫而入。

是四鳳，不過，她們已不像在四鳳舫中時那等花衣紅裳，打扮的妖艷動人。現在，穿着一身的衣服，玄色勁裝。

大鳳走在最前面，依序是三位妹妹，最後，却是一位身材修長的男人。

他雙臂軟軟的垂着，行家一眼，就可以瞧出他是被人點了穴道。

大鳳只對岳秀欠身一禮，目光轉注到楊晉的身上，道：「大人，賤妾未負所託，已把兇犯帶到。」

兇犯有二十六七的年紀，長的算是很英俊，只是臉色有些蒼白，雙目中光芒閃爍不定。

楊晉道：「大鳳姑娘，事情是越來越奇怪了，譚雲譚二公子和胆叟，頑童雙俠，爲人所毒，身中奇毒，剛剛解去，而且先四位鳳姑娘有人到此投案，聲言是殺死蘭妃的兇手。」

大鳳道：「那人呢？現在何處？」

楊晉一指成遠，說道：「就是這位成兄！」

大鳳雙目盯注在成遠的臉上，瞧了一陣，道：「你是……」

成遠道：「殺死蘭妃的兇手！」

大鳳道：「殺死蘭妃的兇手只有一個，這人已經被我們抓住了。」

成遠道：「妳們强入人罪，迫人自承兇手，怎似自動投案，眞假之分，一目即可瞭然。」

大鳳淡淡一笑，道：「你這位兄弟貴姓啊？」

成遠道：「在下姓成名遠。」

大鳳道：「原來是成兄。」

成遠道：「不敢當，姑娘。」

大鳳道：「就算你眞是殺死蘭妃的兇手，你也可以走了！」

成遠道：「爲什麼？」

大鳳道：「因爲已有人認罪了，我們已經抓到了兇手，所以閣下可以走啦！」

成遠笑道：「姑娘，我看妳可以把兇手帶回去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人既是被姑娘們生擒來的，自然是不願意死了，如今已有區區在抵命了，姑娘何不放他一條生路呢？」

大鳳皺皺眉頭，回顧了楊晉一眼，道：「楊總捕頭，你怎麼說？」

楊晉歎口氣，道：「在下想找到眞正的兇手，姑娘生擒的人，似乎是正兇的成份大些。」

大鳳道：「不錯，我擒來此地的人，是眞正的兇手。」

成遠心中大急，冷冷說道：「楊總捕頭，別忘了咱們的約定。」

楊晉有些茫然，回顧了岳秀一眼。

成遠道：「岳兄，希望你不要多出主意，在下的心意已決。」

岳秀笑一笑，道：「我只想問一件事，希望成兄回答！」

成遠道：「什麼事？」

岳秀道：「閣下被判死罪，秋後處斬也好，或是立時間死於七王爺的劍下也好，但閣下的事情就解決了麼？」

成遠不禁怔了一怔，道：「你的意思是……」

岳秀道：「在下的意思是，成兄死去之後，只是看不見了以後的事，至於，以後的事情變化，那就非你所能够左右。」

成遠道：「這，在下倒沒有想到！」

岳秀笑道：「所以，成兄應該仔細的想想，以後的事情，兄弟也不便多說。」

成遠凝目沉思了良久，道：「多謝關注，在下相信，他們不敢對在下失信。」

岳秀道：「爲什麼？」

成遠道：「因爲，我是拿性命換來他們的承諾。」

岳秀道：「至少，你死去之後，你無法証明他們的承諾是眞是假？」

楊晉道：「在下原想閣下求死之心，是和四位鳳姑娘有關，但現在証明了不是，這就使在下有些不明白了，成兄，他們如若逼你死，方法很多，爲什麼一定要冒充兇手，死的遺臭萬年。」

成遠道：「兩位，口若懸河，舌燦蓮花，但只怕很難說得服在下，不用多費心了。」

楊晉回頭望了一下岳秀，岳秀却輕輕歎息一聲，道：「你自己處置吧！如是他堅決求死，咱們已經答應他了，自然是不能反悔。」

大鳳笑道：「想不到啊！竟然眞有兇手，親自投案，如是早知道，我們也用不着費事了……」

目光轉注到楊晉的身上，接道：「楊大人，你既然有了兇犯，我們擒來的兇犯，還要不要？」

楊晉道：「要。」

大鳳有些意外的，道：「殺死蘭妃的只是一個人。」

楊晉道：「我知道，但在眞象未明之前，還不知他們誰是眞兇。」

突然，提高了聲音道：「來人啊！」

但見人影閃動，五花刀王勝帶着四個佩帶着鐵尺的捕快，行了進來。

原來，楊晉道院中，早已埋伏了甚多捕快。

王勝一欠身，道：「總捕頭，有何吩咐？」

楊晉道：「這裏有兩個殺死蘭妃的嫌犯，帶回衙門去，收入死牢中。」

王勝道：「可要上刑具麼？」

楊晉沉吟了一陣，說道：「好！上刑具。」

目光轉顧到成遠的臉上，道：「我要點你兩處穴道！」

成遠一閉上雙目道：「只管出手！」

楊晉出手點了成遠的兩處穴道之後，回頭對大鳳說道：「請你帶嫌犯過來！」

大鳳微微一笑，道：「楊大人，我們如約交出嫌犯，咱們的約定，你還記不記得了？」

楊晉道：「妳再說一遍聽聽。」

大鳳冷笑一聲，道：「不許你楊大人再插手我們的事情。」

楊晉道：「最好你們別鬧出人命，我只能做到，自己不派人追查，但如有人報案，那我就不能不管。」

大鳳點點頭，回顧了岳秀一眼，道：「你不許再多管閒事！」

岳秀道：「你們只要不追究千年何首烏，在下答允姑娘，不主動找人麻煩，但如人家找上我我總不能够束手待斃啊！」

大鳳道：「我想你不找事，別人也不會找你生事！」

岳秀點點頭，未再說話。

大鳳道：「兩位都是一諾千金的人，我們相信。」

一回頭，望着那雙臂軟垂的人，道：「你過來，生有處，死有地，頭掉了碗大個痕，你要有勇氣認罪。」

楊晉搶前兩步，一伸手又點了那大漢兩處穴道，道：「帶走吧！」

王勝應了一聲，帶着兩名嫌犯而去。

大鳳姑娘一拱手，道：「我們也告辭了。」

岳秀道：「姑娘，妳們可是仍要回到四鳳舫去？」

大鳳笑一笑，道：「現在麼？還很難說，岳兄，可是很希望再和我們四姊妹見見面麼？」

岳秀道：「說的是，在下也許會動尋幽探勝的雅興，去瞧瞧姑娘！」

大鳳道：「我們四姊妹都希望再見到你岳兄。」

岳秀一拱手，道：「多謝姑娘。」

大鳳道：「岳兄，到四鳳舫，我會留話給他們，你岳兄去了，他就會告訴你我們的去處。」

岳秀道：「多謝姑娘對我岳某人特別垂青。」

大鳳道：「希望你眞的會去找我們談談，我和三位妹妹，都敬候大駕。」

岳秀一抱拳，道：「姑娘好走，恕在下不送了。」

大鳳深情的望岳秀一眼，轉身而去。

目睹四鳳姊妹離去之後，楊晉皺皺眉頭，說道：「岳世兄，你看四鳳在搗什麼鬼？」

岳秀答非所問的道：「楊大人，事情似乎是愈來愈複雜了，但你楊大人的事情，似乎是已經解決了，那兩個兇手之中，有一個是眞的，在下答應你楊大人的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楊晉點點頭，道：「說的是。……」

胆叟朱奇突然站了起來，接道：「主人，你要到那裏去？」

岳秀笑一笑，道：「朱兄，別這樣叫我，我感謝你們的好意，熱情，不過，我不希望你們把我當作什麼主人，咱們平行論交……」

頑童唐嘯站起了身子，接道：「不行，我們已經認你作了主人，此事只怕早已傳揚開去，如是你不肯收認我們，我們還有何面目見人。」

岳秀歎口氣，道：「唐兄弟，我無意在江湖上爭名逐鹿，而且，我答應楊總捕頭的事，已經辦完，從此刻起，我就要退出江湖了，兩位跟着我，又有些什麼作爲呢？」

唐嘯道：「主人你準備到那裏去？」

岳秀道：「我久聞桂林山水甲天下，一直都無暇南遊我希望到桂林去玩玩！」

唐嘯道：「我們跟你去。」

岳秀笑道：「我是去遊山玩水，你跟我去做什麼？」

朱奇道：「那地方，我熟的很，跟着主人，也可以作一個識途老馬。」

岳秀皺皺眉頭，道：「兩位已身入江湖很久，聲名遠播，跟着我這無爲之人，實是有屈兩位大才。」

譚雲突然站起身子，說道：「岳兄，你似乎是眞的要遁跡山林，不問江湖是非了。」

岳秀道：「小弟本來就深痛惡絕江湖事物，但我答應了楊總捕頭助他找出兇手，如今兇手已然就逮，在下不願再涉入江湖是非了！」

唐嘯說道：「如是主人定然遁跡山林，咱們也只好跟着你跑跑深山大澤了。」

胆叟，頑童這等一意追隨的用心，使岳秀有些啼笑皆非，似乎在口舌上，已經沒有法子再說清楚，只好放下不理。

很久未開口的楊晉，突然歎息了一聲，道：「看樣子，這件王府血案，只要不追查的太嚴，大概算是破了，我盡快想法結了這件案子，岳兄和在下之約，到此也算完成，岳兄如是執意要去，楊某也不敢多留。」

沉吟了一陣，岳秀抬頭笑道：「楊大人，聽在下一句話，早些把玉燕姑娘請回來，王府的事端複雜，多留一天，就可能招惹上麻煩。」

楊晉道：「唉！這丫頭，除了她回來，我根本就沒有法子見着她。」

岳秀站起身子，道：「諸位，在下告辭了。」

楊晉道：「不吃點東西才走！」

岳秀微微一笑，道：「不用了。」

轉身向外行去。

胆叟朱奇，頑童唐嘯也跟着站了起來，跟在岳秀身後。

譚雲望着三人離去，搖搖頭，道：「可惜的很，這樣一位人物，竟甘一生埋沒山林。」

楊晉笑道：「二公子，你好像感慨很多？」

（未完）



天壤王郎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壤王郎，遊俠江湖，愛管閒事，專打不平，那日遊踪至建陽驛，遇宜城侯萬邦之女萬飄萍，要請他帮助，因萬邦誤殺宮中常太監，王岩因事涉官門，不願揷手，冷峻拒絕，事後遊抵沙洋鎭，當晚在客棧中忽有一少女隔窗投入枯枝，誘他追往江邊，取出歹毒暗器骷髏神雷，要脅他往見她的主人，王岩在那少女驀聽到江邊傳來的一聲冷哼而失神之際，奪過她手中暗器，少女大驚失色，擬服毒自戕，王岩急點她穴道，帶她返回客棧，安置她睡臥床上，王岩趺坐地上憶想日來遭遇——

****

漢江風波險　洪山恨事多

想到萬邦的仇家，王岩很自然的向木床瞧去，那兒不是正有一條可靠的綫索？

但這一眼瞧去，他呆了，不僅立感耳鳴心跳，而且目光再也收它不回。

因爲他瞧到的是一對奇妙的高峯，它堅挺，豐滿，在那兒輕微的跳躍着。

它的色澤是黑中帶紅，紅裏帶俏，是千萬之中難得一見的異物。

王岩有着放蕩不羈的性格，他自然會見獵心喜，然而，光明磊落，更是他與生俱來的天性，他雖是喜愛那雙高峯，却不願做那有違天性之事。

於是，他移開目光，向那雙峯之上瞧去。

那本是一張黑中帶俏的嬌靨，此時更顯得紅生雙頰，艷麗無比。

她的星目半閉着，長長的睫毛，不時掀動幾下，櫻唇緊抿着，嘴角之旁，留下一絲迷人的笑意。

她爲什麼要解開她的胸衣？

是怕熱麼？此時正値隆冬，夜風怒吼，寒氣極重，不可能熱得連胸衣也敞開。

是做夢吧？人在夢中是會做些動作的，但寒天做熱夢，可能性仍然不高。

那麼，最可能的應該是誘惑了，對付天壤王郎，美色不正是最犀利的武器？

王岩笑了，如果他不知道那是誘惑，如果他不明白誘惑之後是一個可怕的陷阱，那誘惑縱然可以騙盡天下之人，王岩絕不會上當的，然而，現在這個當他却非上不可。

他就是這麼特殊，就是這樣異於常人。

於是，他走向木床，向那迷人的雙峯投下輕佻的一瞥。

然後，他的手伸了出去。

然後……

×　×　×

晨風淒厲，草木蕭瑟，烏雲密密麻麻的堆滿天空，令人有種欲哭無淚的感覺。

在一片荒凉的江岸之旁，堆着一個新的土堆，土堆之前，有一個身着靑衫的少年在默默的憑弔着。

「一坏黃土，三尺孤墳，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靑衫少年在喃喃的默禱着，他正是以身試虎，甘願上當的王岩。

昨晚，他步步爲營的試探着，但孤軍深入，並未遭遇任何伏兵，而情況之熱烈，則前所未有。

他迷惑了，也在溫柔鄉中獲得難以忘懷的享受。

「幽蘭！我眞不懂，」他自信對女性懂得很多，此時却對他懷抱中的女郞，有點莫測高深的感覺。

「什麼事你不懂？」

「妳的態度……」

「將我的一切，獻給我認爲値得獻給之人，這有什麼不對？」

「妳說的是眞的？」

「你還須要我用什麼來証明？」

「那麼，咱們對未來之事，就得好好的研究一下了。」

「未來？唉……」

「不要怕，幽蘭，咱們會渡過任何難關的。」

「謝謝你給我鼓勵，可是……」

「不要顧慮太多，幽蘭，路是人走出來的。」

「不錯，路是人走出來的，但是却無路可走了。」

「振作一點，幽蘭，妳爲什麼如此消沉？」

「消沉？唉，一個生命已到盡頭的人怎能不消沉？」一頓接道：「王郞！你聽我說，他們是一羣失去人性的瘋子，你鬥他們不過的，今後你要隱姓埋名，或許能逃過他們的毒手，我……不能帮助你了……」

「妳在說什麼？他們是誰？」

「我不能說，只有……一點，他們……還有兩……兩具骷髏神雷，你要……你要……小心……」

這是他與幽蘭一夕風流的最後結局，當他發覺這位多情的女郎，已暗中搜出蠟色毒藥吞食之後，他的懊喪與痛惜，幾乎達到瘋狂的地步。

他原想以水磨工夫套問簡幽蘭的，只要假以時日，他自信可以摸清那般神秘人物的底細。

誰知恐懼在簡幽蘭的內心生了根，她不惜以清白的身軀去換取那顆毒藥。

不過，她當眞是一個多情的可人兒，因爲她畢竟沒有設下什麼陷穽。

現在花鈿委地，芳魂已杳，她却留給他無限的依戀，與滿腔的仇恨。

他再向那堆新土投了一眼，然後轉身奔往渡口，他立下了決心，要跟那般失去人性的神秘人物作殊死周旋。

當晚他到達皂市，在投店之時，他又遇到一樁怪異事。

客棧名叫「江漢」，在皂市算是規模較大的一間，他還沒有走到店前，一名店伙已迎了上來。

「相公才到？老太爺已經等相公很久了。」

王岩一怔道：「老太爺等我？誰的老太爺？」

店伙道：「自然是相公的老太爺了，他老人家已經訂了房間及酒菜，要小的等着相公。」

王岩雙眉一掀，幾乎要一巴掌抽了過去。

他自小喪父，十歲又失去相依爲命的親娘，而且六親無靠，是一個標準的孤兒，那位什麼老太爺，自然是存心找他尋開心的了。

但店伙是無辜的，打了他，也於事無補。

因此，他微微一笑，說道：「你弄錯了，伙記，那是我的老侄，你進去告訴他，就說小叔叔十分生氣，叫他趕快出來迎接。」

店伙愕然道：「這個……這個……」

王岩道：「怎麼，你不相信？別看我那侄兒比我年歲大，因爲我是么房，去吧，他不來迎接，我可要到別家去了。」

店伙不敢開罪客人，只得連聲道：「好，好，小的這就去。」

在客棧的後院，兩對面各有三間上房，店伙奔到右側最後一間，他叩了一下房門，可遲遲不敢開口。

房中响起一股雄渾的聲浪，問道：「誰？」

店伙道：「是小的……」

「接到人了沒有？」

「接到了，可是……」

「別他娘的吞吞吐吐了，有話就快點說。」

「那相公說他是客官的小叔，要你老到店外去接他。」

「什麼？」

呼的一聲，由房內湧出一股急風，如非王岩一把抓着店伙的衣領，他準會被那股兒勁衝得頭破血流。

王岩放下店伙，向那人打量一眼，道：「咱們不過此來彼往罷了，閣下何必發這大的脾氣？」

此人方面大耳，兩眼有神，頷下留着三綹長鬚，儀表頗爲不俗。

他穿着一件團花緞面狐裘，左手無名指上，戴着一隻寶光四射的戒子，這份打扮，眞箇華貴無比。

他不屑的哼了一聲道：「你太過份了，姓王的，你以爲當眞沒有人能收拾你不成？」

王岩一怔道：「這麼說，閣下定能收拾在下了！只是在下還不明白那句太過份了應該怎樣解釋。」

那人怒哼一聲道：「你他娘的少跟太爺裝蒜，告訴你，鷄蛋碰石頭，你小子應該知道是怎樣一個下場。」

王岩估不到此人一表人材，說起話來，竟會如此粗俗不堪。

不過天壤王郞，生就一副豪放的性格，講動粗，他絲毫不會含糊。

於是他報以一聲冷哼道：「你他媽的少吹牛，姓王的可不是嚇唬大的。」

穿狐裘的大漢勃然大怒，抖手一掌，一股剛猛無比的暗勁，迅疾迎胸向王岩撞來。

王岩早已料到此人必會惱羞成怒，暗中已經凝聚了全身功力，對方來了一掌，他也立還顏色。

轟的一聲巨响，穿狐裘的大漢身形一陣搖晃，終於退後兩步，地面之上，留下兩個深深的痕跡。

穿狐裘的大漢呆了，他從未想到有人能接他一掌，更不信在掌力上他會落在下風。

因爲他是神掌方富，論掌力，在京師他名列第一。

神掌方富會輸給一個後生小子？他不服輸，這口氣他嚥不下去。

一聲怒吼，他再度前撲，那件名貴的狐裘也像充了氣似的鼓漲起來。

「方大俠且慢……」

對面客房倏地敞開，走出一名頭包黑紗，身上裹着一件寬大黑衣之人。

這身裝扮，使人無法知道他是男是女，只是她適才招呼神掌方富，却是一副嬌甜甜的嗓門。

而且她的招呼十分有效，神掌方富不僅諾諾連聲，瞧神色，他對這位裝扮神秘女郞還顯得極爲恭敬。

王岩在那女郞出聲之時，便已擰轉身形，他只是冷冷瞧着她，面頰之上沒有半點表情。

黑衣女郞踏前兩步道：「久聞天壤王郞之名，今日幸能一見。」

王岩淡淡道：「好說。」

黑衣女郞道：「房中已備香茗，王大俠請。」

王岩微微一怔，暗忖：「這女人頤指氣使，神態專橫，好像房中已備香茗，別人就非聽命不可，這女人在那神秘組織之中，可能具有極高的身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個險看來非冒不可。」

他還未置可否，神掌方富接道：「那……這樣只怕……」

黑衣女郞哼了一聲道：「這事你不要管，我要跟王大俠聊聊。」

神掌方富欲言又止，終於扭身進入客房。

黑衣女郞淡淡一笑道：「不要理他了，王大俠，咱們走。」

王岩微笑道：「在下怎敢僭越！姑娘先請。」

黑衣女郞嫣然一笑，擰轉嬌軀，領先向客房走去。

客房之內，還有一個眉目清秀的少女，當王岩與黑衣姑娘落座之後，她立即捧來兩盞香茗。

黑衣女郞一雙神光湛然的明眸向王岩打量一眼道：「王大俠請飲茶。」

王岩道：「姑娘相約在下必有所敎，何不開門見山說個明白？」

黑衣女郞道：「王大俠快人快語，我只好說明來意了。」

王岩道：「在下洗耳恭聽。」

黑衣女郞道：「我對王大俠有一項不情之請。」

王岩道：「遠離萬飄萍，不要接受她的邀請，是麼？」

黑衣女郞道：「是的，但咱們對王大俠也會盡上一份心意。」

王岩道：「在下有一點不太明白。」

黑衣女郞道：「王大俠有什麼不明白之處。」

王岩道：「像在下這等江湖人，可以說多如過江之鯽，在下不接受萬飄萍的邀請，她還能够去找別人，你們如要斧底抽薪，爲什麼不找萬姑娘澈底解決？」

黑衣女郞道：「咱們自有不找萬飄萍的原因，但却無法奉告，至於她邀請別人之事，嘿嘿，除了塚中枯骨，她只怕找不到肯替她賣命的半個活人！」

王岩哈哈一笑道：「有意思，看來在下又做了一樁愚蠢之事了。」

黑衣女郞道：「不要緊，王大俠縱然已與萬飄萍訂了約，你不應約她又能對你怎樣？」

王岩道：「在下後悔的不是這個。」

黑衣女郞哦了一聲道：「那麼王大俠是後悔什麼？」

王岩道：「在下瞧不慣萬姑娘手下那般囂張之人，因而拒絕了她的邀請，今後如若毛遂自荐，就有點不是滋味了。」

黑衣女郞道：「王大俠說笑話了，你拒絕了萬飄萍的邀請，正是你聰明之處，爲什麼還要毛遂自荐呢？」

王岩道：「說來姑娘只怕不會相信，在下此時已改變了主意了。」

黑衣女郞面色一變道：「你要去替她賣命？」

王岩道：「不錯，此事够刺激，放棄了，豈不可惜！」

黑衣女郞一哼道：「找刺激總不能賠上自己的一條生命，王大俠何不三思。」

王岩道：「姑娘說的是，此事在下確實需要想它一想。」

黑衣女郞道：「其實以王大俠的智慧，似不必多作深思。」

王岩道：「哦，也許當局者迷吧，在下實在想不明白。」

黑衣女郞肅容道：「事實十分顯明，王大俠如若當眞接受萬飄萍的邀請，此後必然荊棘載道，王大俠縱然生得三頭六臂，也會感到窮於應付的！」

王岩道：「這個，在下相信，那兩度意圖暗算王某之人，必然都是姑娘的伙伴了？」

黑衣女郞道：「不錯，王大俠已身負三條人命，必要時，咱們就得向王大俠索取！」

王岩冷哼一聲道：「雖然他們是自行服毒，王某仍不須推諉，不過，姑娘的手段如此狠毒，倒使王某大大的開了一次眼界，那麼姑娘必然是一位高人了，能否摘下面巾讓在下長點見識？」

黑衣女郞道：「可以，但王大俠必須加入咱們的行列。」

王岩仰天一陣大笑道：「在下不慣口中含着毒丸，姑娘盛意只好心領了。」

黑衣女郞道：「王大俠是不顧任何後果，要迫使咱們各走極端了？」

王岩道：「姑娘執意如此，在下也無可奈何。」

黑衣女郞一嘆道：「王大俠！你究竟爲了甚麼？要財富？只要你開口，無論多少，咱們不會讓你失望的。」

王岩道：「姑娘錯了，財富身外之物，王某還不致放在心上。」

黑衣女郞道：「那是被萬飄萍的美色所迷了……」

她忽然伸出纖纖玉手，向蒙面輕紗一挑，一張美得令人眩目的嬌靨，在紗巾下像電光般迅速的一閃。

輕紗再度掩上了它的光芒，王岩却像一個失魂落魄之人，雙目烱烱，仍緊緊盯着那片黑色輕紗。

半晌，他長長一吁道：「姑娘美擬天人，眞箇塵寰罕見……」

黑衣女郞道：「謝謝誇獎，但不知較萬飄萍如何？」

王岩道：「在下沒有瞧到萬姑娘的廬山眞面目，不過，姑娘的美麗，只怕無人可比。」

黑衣女郞道：「那你還要替萬飄萍賣命麼？」

王岩道：「在下從不替別人賣命，只是作一點自己願做之事罷了。」

黑衣女郞說道：「你願不願意加入咱們？」

王岩道：「在下已經答覆過了，姑娘的記憶竟如此之差！」

黑衣女郞面色再變，她費了不少口舌，還不惜以美色相示，誰知王岩是吃了秤錘鐵了心，回答得沒有絲毫緩衝餘地。

這位黑衣女郞，是一個心性高傲之人，但她還是面色一霽，將內心怒火壓了下來，說道：「好吧，你既然不納忠言，咱們也不便勉强，可是骷髏神雷是咱們的獨門暗器，我可以不追究因你而死的三條人命，但骷髏神雷你必須立即交出。」

王岩道：「對不起，姑娘，在下因爲骷髏神雷太過歹毒，已經將它毀掉了，姑娘此時索取，在下實在難以應命。」

黑衣女郞面色一沉，道：「那你就別想走出這間客棧，如若不信，咱們不妨到院中瞧瞧。」

王岩冷冷一笑，道：「在下理當奉陪，姑娘請。」

他隨着黑衣女郎走出客棧，目光所及，心頭不由暗中一懍。

連同神掌方富在內，院中靜悄悄的立着十二名彪形大漢，每一個都是目光炯炯，氣度沉穩，可能都是身手不凡的人物。

再向上瞧，屋面人影浮動，四方都有暗樁，敢情這間客棧的後院，已變作龍潭虎穴。

王岩心中雖是暗驚，神色上還是一片平淡，他向俏立院中的黑衣女郎道：「姑娘是這般人的頭兒麼？」

黑衣女郎道：「可以這麼說。」

王岩道：「那麼姑娘就劃下道來。」

黑衣女郎道：「王大俠不想想你的處境？如若你想改變主意現在還來得及。」

王岩哈哈一笑道：「王某如果這麼容易改變主意，江湖上早就沒有天壞王郎這一字號了。」

黑衣女郎道：「咱們已經仁至義盡，王大俠別怪咱們心狠手辣！」

王岩道：「在下還沒有瞧到過心狠手黑之人，今天正好開開眼界。」

神掌方富怒叱一聲，道：「給臉不要！讓太爺來超渡你。」聲落掌到，來勢若風，掌影所及，幾乎籠罩了王岩的全身要害。

這位名噪京師的神掌，是要報復適才一掌之仇，此時再度出手，自然要掏出他壓箱底的絕招。

誰知他這招師門絕學，依然白費氣力，王岩像一陣風，像一具幽靈，他幾乎無法找出王岩眞正的所在。

神掌方富究竟是一個成名多年的人物，他瞧出王岩的身法比他高明，自然不會跟着對方滿場流轉。

他穩着下盤，功凝雙臂，待認淸王岩存身之處，才一記雙撞掌全力擊出。

王岩似乎經不起這一記開碑裂石般的掌力，口中啊了一聲，便仰面跌倒下去。

他跌倒的姿態十分怪異，單掌向地面一撐，身形以强弩離弦之勢急射神掌方富的胸腹。

這一變化太過出人意外，又快得令人目不暇接，而且數遍當今武林，也找不出如此奇詭的招式。

對方富來說，王岩這一招是大才小用了，縱然換上一個較方富高明十倍之人，同樣難以適應這一詭異的變化。

方富飛起來了，庭院之中，洒下斑斑血漬，他胸前中了一記沉重的脚刀，五臟盡碎，那還能活得了！

擊斃了方富，只是戰局的開端，王岩取出了他的手叉子，作好了獨戰群邪的準備。

果然，四條人影，由不同的方向撲來，刀劍之上，泛起陰森森的寒光。

王岩微微一笑道：「好傢伙，一來就是四個，王某只有一雙手叉子，看來又要多費一番手脚了。」

他說話之際，身手可沒有閒着，青衫一盪，雙臂齊出，身形再轉，手叉子隨勢劃了一個圓弧。

鬥場响起幾聲扣人心弦的慘嚎，四條龐大的軀體像樹樁似的倒了下去，他舉手投足連殺四人，並沒有費去多少手脚。

院中十二條大漢，剎那之間只剩下七人，這七人似乎受不住隆多的寒氣，每人的身軀都在夜風中戰慄。

王岩向他們瞥了一眼，道：「來吧，各位，別讓你們的同伴走得太遠。」

這七人之中，有一名年逾六旬，面貌淸癯的老者，他摘下一對護手鈎，向另六人一擺道：「上吧，咱們不能叫這位朋友失望。」

黑衣女郎忽然伸手一攔，說道：「等一等。」

目光一轉，瞅着王岩道：「閣下當眞是天壞王郎？」

王岩道：「妳說呢？」

黑衣女郎道：「聽說天壞王郎不是一個嗜殺之人。」

王岩道：「這要看對什麼人了！」

黑衣女郎道：「你說咱們該殺？」

王岩道：「妳說錯了，應該是死有餘辜！」

黑衣女郎大怒道：「你憑什麼誹謗咱們？」

王岩道：「求生是人類的本能，無論何等低賤之人，也會愛惜自己的生命的，姑娘手下之人却預含毒藥，一旦任務失敗，就得服毒自栽，姑娘不認爲這是極端殘酷，與毀滅人性之事？」

黑衣女郎面色一變道：「閣下不嫌管的太多了？何况這是他們自願，我並沒有强求。」

王岩道：「就算這樣吧，請問你們爲什麼要阻止在下接受萬姑娘的邀請？」

黑衣女郎銀牙一咬，恨聲道：「爲了復仇。」

王岩道：「復仇？是宜城侯萬邦殺了姑娘的親人？」

黑衣女郎道：「不錯，他殺了我的舅父。」

王岩道：「尊舅是誰？」

黑衣女郎道：「常公公。」

王岩啊了一聲道：「我原以爲姑娘是暗算宜城侯萬邦之人，原來姑娘也是被害者的親屬。」

黑衣女郎道：「萬老賊殺了我娘家唯一的親人，如不使他滿門抄斬，怎能洩我心頭之恨！」

王岩道：「宜城侯殺了尊舅，自有國法裁制，姑娘此舉豈不多餘？」

黑衣女郎道：「不，任何人欲助萬老賊父女，我先要他死無葬身之地！」

王岩微微一笑，說道：「據在下推想，宜城侯殺死尊舅，其中也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曲折，說不定，萬邦也是被害者之一個。」

黑衣女郎道：「我不信，分明是萬老賊嫉妒我爹及舅父，才暗下毒手的。」

王岩道：「令尊是誰？能够使宜城侯嫉妒，令尊的權勢必在侯爵之上了。」

黑衣女郎冷冷一哼，道：「這個麼，恕難奉告。」

王岩道：「好，姑娘如不介意，在下想就此告辭。」

黑衣女郎道：「你想走？只怕沒有這麼便宜。」

王岩道：「姑娘還要留下王某？」

黑衣女郎道：「我若不將你留下，怎對得起七名死難的部屬。」

王岩道：「姑娘執意如此，在下就無話可說了，其實姑娘是聰明人，何苦做那笨拙之事！」

黑衣女郎冷冷道：「你認爲我當眞留你不下？」

王岩道：「姑娘錯會在下之意了，我是說尊舅及宜城侯可能都是被害之人，姑娘一心認定仇人是宜城侯萬邦，會讓眞正兇手逍遙法外的，如若在下不幸言中，那自然是最爲失策之事了。」

黑衣女郎冷聲說道：「萬老賊承認親手殺死我的舅父，我能够不認定他是仇人麼？」

哼了一聲，接道：「廢話少說，咱們還是手底下分個高下吧。」

她伸手向後一招，那名清秀少女立即捧來一柄通體烏黑的墨劍，劍身微一顫動，立卽响起一股異嘯之聲。

王岩眉頭一皺，暗忖：「這女人的身份似乎十分高貴，她擁有一柄稀世名劍，自然算不得怎樣出奇，不過，瞧她一劍在手，立即擺出一副莊嚴沉靜的神態，她的武功也可能極爲高明，而且他們還有兩具骷髏神需，看來自己是處於不利的處境，那麼，今晚之戰，應該以迅速脫身才是上策。」

他打好了主意，晃動了一下手叉子，道：「請賜招，姑娘。」

黑衣女郎道了一聲「好」，墨劍一顫，精芒萬點，劍劍挾着厲嘯之聲，猛向王岩迎胸襲來。

王岩這對手叉子雖非凡品，却不敢跟黑衣女郎的墨劍相碰，手叉子虛空一晃，身形已繞到黑衣女郎的右側。

他身形還未立穩，墨英萬點已橫掃而來，黑衣女郎變招之快，已達隨心所欲的地步。

王岩大吃一驚，右手急吐，手叉子不偏不倚的點到劍身之上，左手同時一掄，橫划黑衣女郎的酥肩。

這兩手，雖是乾淨俐落，仍然傷不到黑衣女郎，她微一彈身，便避開三尺以外了。

但她一退卽進，墨劍的光芒，仍籠罩王岩的全身，使這位名噪江湖的天壞王郎，想撤身也大爲不易。

二十招以後，王岩似乎已左支右絀，無力抵擋黑衣女郎的凌厲攻勢，墨劍的嘯聲，响得有點扣人心弦。

黑衣女郎又加了幾分勁力，櫻唇輕撇，冷冷一哼道：「姓王的，我那侍女怎樣了？」

王岩道：「妳是說簡姑娘？」

黑衣女郎道：「自然是她了，閣下對女人的蠱惑，好像高明得很。」

王岩手叉子連連揮動，擋開了黑衣女郎的墨劍，口中哈哈一笑道：「男女相愛，本來就像陰陽相引，這是極爲自然之事，姑娘何必說得如此難聽？」

黑衣女郎的墨劍左右一盪，忽然平胸直刺王岩的胸膛，這一劍的變化十分突然，速度之快，恍如電光石火一般。

在出劍的同時，她發出一聲凌厲的冷哼道：「快說，簡幽蘭怎樣了？」

王岩想不到黑衣女郎的這一招，竟如此的凶險，在危機一髮之間，他總算以手叉子架住了墨劍。

噹的一聲金鐵交鳴，手叉子現出了一塊缺口，黑衣女郎陰森森的一哼道：「快說，否則你就沒有說話的機會了！」

王岩淡淡道：「姑娘應該知道她的下場，何必多此一問！」

黑衣女郎道：「你殺了我六名部屬，又害了我一個得力的侍女，你現在死在墨劍之下，應該是罪有應得的！」

王岩道：「話可不能這麼說，姑娘別忘了在下是出於自衞。而且，姑娘武功雖高，要傷在下只怕還有點困難。」

他語音甫落，身形忽然向地面一倒，並以無可比擬的速度，躍到黑衣女郎的身側，同時左手急敲，拍落黑衣女郎的墨劍，右手的手叉子像鬼魅般貼上了黑衣女郎的咽喉。

黑衣女郎原以爲勝劵在握，做夢也想不到會有如此驚人的變化。

她並不怕死，但却氣得嬌軀亂顫，似乎她有生以來，還沒有受過這等尷尬和屈辱。

一旁觀戰的七名大漢，紛紛搶上前來，他們知道天壞王郎不好惹，却不能不搶救他們的主人。

王岩冷叱一聲道：「站住，誰敢妄動一下，我的手叉子就會割斷你們主人的咽喉。」

那七名大漢一個個面如死灰，果然沒有人再敢前進一步。

王岩微微一笑，說道：「對不起，姑娘，在下實在迫於無奈，希望妳多多包含了。」

黑衣女郎冷冷道：「你待怎樣？」

王岩道：「沒有什麼，只請姑娘送在下一程。」

黑衣女郎冷哼道：「送你？哼，你別做夢！」

王岩道：「王某不願辣手摧花，做出焚琴煑鶴之事，姑娘如若不願相送在下，嘿嘿，王某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他將左手叉子收回袖中，運指如飛，連點黑衣女郎三處穴道，然後擁着她的嬌軀，逕向客棧之外走去。

到達店門，他回頭向跟來的七名大漢喝道：「王某只求安全脫身，決無傷人之意，但如若發現有人跟踪，我想最不利的還是你們的主人。」

那七人身形一窒，果然一起停下了步來。

王岩微微一笑，挾着黑衣女郎逕奔鎭外，最初他是奔向官道，在經過一片樹林之時，他忽然身形一轉，往大洪山山區奔去。

深入山區約莫百哩，在一個避風之處，他將黑衣女郎放下道：「歇一下吧，姑娘，此處無人打擾，咱們可以聊聊。」

黑衣女郎杏眼圓睜，纖掌猛的一揮，王岩的面頰响起一聲清脆的耳光，她雖是無法使用眞力，這一掌仍然不輕。

王岩哈哈一笑道：「不要發火，姑娘，在下對妳並無惡意。」

黑衣女郎冷冷道：「我警告你，姓王的，你已犯下無可彌補的大錯了！」

王岩道：「當眞麼？姑娘，在下似乎毫無所覺。」

（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斷劍殘琴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藝成出山，與歐陽映雪及梅仙三人義結金蘭，聯袂同闖江湖，找尋尹音純下落，那日，三人來至武昌，値鐵筆秀士黎靖欽爲愛女黎玉眉、義女阮小珠擺擂擇婿，三人往觀熱鬧，見阮小珠在擂台上正欲向一渾大漢施辣手，梅仙仗義登擂解圍，青城七子認得梅仙爲殺青城弟子之人，躍登擂台向梅仙報私仇，麥亮宇與歐陽映雪一見這種情形，也雙雙躍登台上，麥亮宇朗聲譏諷黎靖欽，激使他登台，責問他擺設擇婿喜擂，怎可容許他人擾亂，應該立刻出面阻止才是道理——

一語驚四座　十招搏輸贏

黎靖欽冷聲截口道：「那是老夫的事情，與你無關！」

麥亮宇道：「這麼說，你是願意任人在令媛的這場『喜擂』上，開殺戒，洒血腥了？」

黎靖欽臉色勃然一變，怒聲喝道：「這也與你無關，不用你管！」

麥亮宇忽地冷聲一笑道：「你黎靖欽與在下毫無關連，在下當然也犯不着管你的閒事，不過……」

語鋒一頓，目光冷冷地電掃了青城七子一眼，說道：「青城七子向我大哥尋仇，寰宇三英誓同生死，在下豈能不管？」

黎靖欽不禁語塞，隨又瞪目喝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麥亮宇冷冷地道：「在下名不見傳，也不想告訴你閣下。」

黎靖欽沉聲道：「小子，今天你要不報出姓名來歷出身，就休想離開此地！」

麥亮宇倏然輕聲一笑，道：「你是不是想藉着這個題目要賴背信？」

黎靖欽只氣得臉色發青，胸中怒火如焚，喝道：「小子，你忒也欺人太甚！」

麥亮宇神情淡漠地說道：「閣下，是麼？……」

故意把「麼」字的尾音拖得長長的，以加重語氣，加重譏誚的意味。

他這種神情態度，口吻語氣，只把黎靖欽氣得心肺欲炸，眞恨不得舉手一掌，立將麥亮宇斃殺當場，以洩胸中的惡氣。

可是，以他在武林中的威望聲譽，當着一衆武林同道之前，實在又不便不顧身份，輕妄出手，而落人話柄口實。

爲了顧存身份，出手既然不便，但是，如要他就這樣的自認理屈道歉作罷，心中實又有所不甘，而且面子上也實在太已難堪！

這時，他眞有些兒騎虎難下，對於眼前這個言詞鋒利，智機高明的白衣少年，一時之間，他竟有點不知應該如何應付才好？

「女飛衞」黎玉眉雖然隨着乃父掠上擂台，但她一直俏立在一邊，兩隻美目凝光地深望着麥亮宇，始終未開口說過話。

此際，她見乃父已被麥亮宇的詞鋒窘住，氣結，有些兒騎虎難下，於是立即嬌聲說道：「爹，他所言理由雖然並不十分充足，但却大都是實情，他年紀那麼輕，您老人家何必與他計較生氣，算了，讓他去吧。」

黎靖欽正感騎虎難下，一聽愛女這麼一說，也就落得借階下台地，故意做作地沉思了刹那，微一頷首，目注麥亮宇冷聲說道：「小子，念你年輕無知，老夫也不與你計較了，你下去走吧！」

說時，還抬手一揮，那神情，完全是一副饒恕人的氣派。

那知麥亮宇竟然全不領情，忽地把頭一搖，道：「不，現在我還不想下去，也不想走。」

黎靖欽雙眉倏地一軒，喝道：「你想要怎樣？」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你輸了理不向

我道歉沒有關係，但是我却想要打擂。」

黎靖欽冷冷道：「你不必打擂了。」

麥亮宇問道：「爲什麼？」

黎靖欽道：「你打贏了也沒用處。」

麥亮宇道：「可有道理？」

黎靖欽道：「老夫豈會要你這麼一個口齒刻薄，目無尊長的女婿。」

麥亮宇淡笑地道：「這麼說來，在下是不够資格了？」

黎靖欽冷哼一聲道：「不錯，老夫擇婿的資格條件很嚴，必需人品，武功兩者兼備。」

麥亮宇輕聲一「哦」，道：「原來如此。」他嘴裏說着，一雙星目却貶動地瞥視了卓立在他身旁的梅仙一眼。

梅仙乃是個聰明絕頂之人，一見這位心智，詞鋒兩皆高明的三弟忽於此際瞥視他一眼，似乎已明白了三弟將要說些什麼，心中不由一急，連忙出聲阻止地說道：「三弟……」

可是，他這裏剛喊出一聲「三弟」，麥亮宇那裏已目視黎靖欽開口笑說道：「我大哥人品，武功，兩皆上上之選，而且還未定親，你看怎樣？中意不？」

話落，忽又目視「女飛衞」黎玉眉一笑，問道：「黎姑娘，妳認爲如何？」

黎玉眉嬌靨不由微微一紅，嬌嗔道：「閣下，你實在貧嘴可惡！」

麥亮宇却是輕聲一笑道：「黎姑娘，在下這話眞是貧嘴可惡麼？在下可完全是番好意呢。」

黎靖欽對梅仙的印象本就甚好，聞言心中不由微微一動，轉目朝梅仙望去。

此際，他和梅仙相距只在數尺，近看當然比遠望更爲淸晰，覺得這位紫衫客不但神淸氣朗，而且儀表脫俗，俊秀出塵，心裏着實喜歡。

俗話有謂「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而黎靖欽此刻的情形，却是「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喜歡」。不過，黎靖欽他雖是「越看越喜歡」，却只能「喜歡」在心裏，嘴上可不便說什麼。

梅仙一聽三弟的這話，他不禁急得心兒「卜卜」直跳，俊面泛紅，心裏是又好氣，又好笑，忍不住猛地一跺足，朗聲叱說道：「三弟，你簡直在胡鬧！」

那「紅蝎女」阮小珠在鬧聽麥亮宇的話後，她芳心裏不禁有點酸溜溜地暗罵麥亮宇「混蛋」，不該自作聰明說這些話。

她爲什麼要暗罵麥亮宇「混蛋」，芳心兒裏爲什麼要酸溜溜的起酸發酵？……

這就是愛，女人對男人，男人對女人，最自私，最小氣的愛。

如果「紅蝎女」阮小珠對梅仙不是一見鍾情，沒有「愛」的感覺的話，麥亮宇的這些話，她便就不會得在意了。

不過，她芳心兒裏雖然在暗罵麥亮宇「混蛋」，但却無仇視的意思，原因也就是因爲麥亮宇是她意中人的「三弟」，她是愛屋及烏。

黎靖欽雖然只朝梅仙那麼望了望，沒有言語，但是麥亮宇是何等聰明之人，他心裏還有個什麼不明白的，於是，他星目一轉，立刻接着問道：「怎麼樣？你中意不？」

黎靖欽冷冷說道：「與你無關。」

語聲雖然仍是冷冷的，但是臉上的神色却已緩和了許多。

麥亮宇輕聲一笑道：「你中不中意，雖與在下無關，不過，你要知道，我們三人是『寰宇三英』，他乃是在下大哥。」

黎靖欽對麥亮宇的印象，可說是已經惡劣極頂，何況麥亮宇的話語，又句句含着譏刺，他如何能聽得入耳？

因此，麥亮宇的語音一落，他立即叱說道：「你少與老夫嚼舌嚕嗦，否則……哼！」

「否則」怎樣？以下的話他雖是沒有說下去，但那一聲冷「哼」的意思是什麼？任何人也能懂得。

麥亮宇倏然哈哈大聲朗笑，道：「黎靖欽，你哼個什麼，你看不中意就算了，何必發火。」

話鋒一落即起，轉向梅仙和歐陽映雪二人說道：「大哥，二姊，黎大俠看不中意我兄弟，我兄弟只好乘興而來，敗興而去了，我們走吧，別在這裏碍事了。」

話落，身軀一轉，正要騰身躍下擂台，青城七子忽地一齊跨前一步，玄智子沉聲喝道：「且慢！」

麥亮宇倏然轉身，目注玄智子，臉色凝寒地問道：「道長有何見敎？」

玄智子道：「施主氣勢凌人，語鋒咄咄，口氣狂妄自傲，自稱『寰宇三英』，貧道有點看不過去。」

麥亮宇冷冷地道：「你看不過去便怎樣？是不是想要出手敎訓在下？」

玄智子朗聲一笑道：「施主聰明過人，貧道實在佩服，不過，施主這『敎訓』二字，貧道可有點不敢當，貧道只是想向施主討敎幾招絕學高技。」

麥亮宇道：「這麼說，道長是要與在下較量了？」

玄智子道：「施主自稱『寰宇三英』，口氣狂妄，想必身懷罕世驚人武學，尙祈施主不吝賜敎。」

麥亮宇星目微微一轉，道：「道長的用意是向我們『寰宇三英』挑釁，還是向我大哥尋仇？」

玄智子道：「兩者皆無不可，隨便施主的意思。」

麥亮宇陡地揚聲哈哈一笑，道：「我們『寰宇三英』，在武林中尙屬默默無聞，想不到竟能邀獲名震當代武林的青城七子的重視，出面挑釁，較量，實在榮幸何已？『寰宇三英』，雖然自知武功差遜，難是敵手，但於此時此際，當着各方武林同道之前，焉能辜負玄智子道長的盛情雅愛，不捨命奉陪，獻醜一番！」

話鋒微微一頓，星目電閃般地掠視了青城七子一眼，立即又朗聲說道：「不過，在未動手較量之前，在下有幾句話，必須預爲聲明，並望七位道長見容接納！」

玄智子一聽，心中不由有點嘀咕地暗忖道：「這小鬼智機絕倫，不知他又要出什麼鬼主意了……」

他心中雖在嘀咕暗忖，口裏却不便遲疑不開口，只好接着說道：「施主有什麼話要預爲聲明的？儘管直言好了，只要合情合理，貧道定當接納。」

玄智子不愧是「七子」之首，他也實在够高明的。

這話意很明顯，合情合理，可以接納，否則就免開尊口。

麥亮宇冷冷地一笑，朗聲說道：「我們『寰宇三英』雖有三人，但是動手較量，却由在下一人担當，至於道長等是七人齊上？還是由一位道長單獨與在下較量？則悉由道長決定！」

此語一出，東西兩邊客台上和台下的百數十位武林豪雄，聽得全都不禁眉頭一皺。的確，麥亮宇這口氣實在太狂妄過份了。

玄智子臉色不由微微一變，但他到底是成名江湖多年的人物，臉色微微一變之後，旋即鎭靜地說道：「就由貧道單獨與你較量一搏就是。」

麥亮宇點頭道：「如此甚好，等會兒我們就以十招一搏高下勝負好了。」

玄智子心頭倏然一震！道：「十招？够嗎？」

麥亮宇道：「嗯，以在下想，十招儘够了。」

玄智子雙目陡射精光灼灼地問道：「你可是認爲十招之內，定能勝得貧道？」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在下可沒有那種想法認爲，不過，十招之內，我們兩人當中，總有一人落敗的。」

話鋒一頓又起，接着說道：「等會兒在下與道長動手較量出勝負之後，不論是誰落了敗，如果心不服，儘可另行約期約地再決强弱，此時此刻都不得尋仇糾纏，道長以爲如何？」

玄智子微一沉思，說道：「可以，但是紫衫客却須除外。」

麥亮宇陡地朗聲一笑道：「道長這話豈不是等於空話，『寰宇三英』，三人有如一人，紫衫客乃是在下的大哥，道長要向他尋仇，與向在下尋仇何異？」

玄智子道：「如此，施主意思是……」

麥亮宇正容朗聲說道：「橋歸橋，路歸路，錯開此時此地，只要道長約個時間地點，『寰宇三英』定必一個不少的準時前往赴約。」

麥亮宇所言，似乎處處都佔取了一個「理」字，俗語說得好：「一個理字能壓死人」，麥亮宇所言既然佔取了一個「理」字，玄智子他想不答應也是不行。

於是，玄智子心念電閃地想了想，道：「好吧，你既然這麼說，那就由你約定個時間地點吧。」

麥亮宇眨眨星目，轉望着梅仙問道：「大哥，你看約在什麼地方比較適合？」

梅仙心中明白三弟此問之意，是尊重他這個大哥，於是，他星目不由異采一閃，含笑說道：「三弟，什麼地方都可以，由你決定好了。」

麥亮宇抬首眺目朝四外望了望，倏然抬手指着東方一座小山頭，目視「鐵筆秀士」黎靖欽問道：「黎大俠，那座是什麼山？」

黎靖欽道：「路加山。」

麥亮宇目光轉向玄智子說道：「今晚二更一刻正時分，我們就在那座小山頭上見面如何？」

玄智子一點頭道：「很好，大丈夫一言九鼎。」

麥亮宇朗聲正容接口說道：「信諾如山！」

話聲一落又起，道：「現在道長可以準備作那十招較量之搏了。」

黎靖欽聞言，立時和愛女黎玉眉，義女「紅蝎女」阮小珠，玄靈子等六子紛紛挪身後退，讓出了擂台的中間地方。

自然，這一邊站立麥亮宇身旁的梅仙和歐陽映雪二人見狀也就立刻挪身後退。

玄智子足踏子午，凝神岳立，麥亮宇脚下却是不丁不八，氣靜神閑的岸然卓立着，二人相對峙立，中間空隔着八尺多的距離。

玄智子雙目精光灼灼如電地凝望着麥亮宇問道：「貧道請敎，這場十招之搏，是以掌法較量還是在兵刄上分決勝負？」

麥亮宇淡淡地道：「兵刄掌法，兩皆悉聽尊便。」

話聲一落，却又接着說道：「聽說青城劍法名震當代武林，在下想見識，道長認爲如何？」

青城七子本以十八招「天罡劍法」，劍術造詣火候精深馳譽武林，玄智子一聽麥亮宇要和他在兵刄上較量高下，心底不由暗喜地暗罵道：「小鬼，這可是你自己找死……」

他心底雖在暗喜暗罵，但面上神色却做作猶疑地說道：「施主要在兵刄上較量，貧道自是不便說不，不過，貧道可要先作聲明，刀劍無眼，萬一貧道收招不住，誤傷了施主，施主可不能怨怪貧道。」

這話，很顯然，他心中已起了殺機，否則何須作此聲明？

麥亮宇不是儍瓜，他自是不會不明白玄智子這種聲明的陰險用心。

因此玄智子話音一落，麥亮宇立即劍眉微微一挑，接口說道：「在下若然死傷在道長劍下，那只能怨恠在下學藝不精，自與道長無關。」

有了這句話，玄智子心裏暗笑了。

心裏暗笑歸暗笑，臉上神色却是絲毫不露地，微一點頭，道：「如此甚好。」

話聲中右臂倏抬反探，寒光一閃，斜揹在肩後的青鋼長劍，已經撤在手中。

只見他抱劍當胸，神歛氣凝，岸然岳立，果然是一派劍術名家高手的氣度，威儀凜人！

玄智子他雖已撤出長劍，但是麥亮宇仍然空着一雙手，淵停嶽峙地傲然卓立如故。

玄智子見狀立即朗聲說道：「施主請亮兵刄。」

麥亮宇神情瀟洒地兩手一攤，聳了聳肩胛道：「道長原諒，在下沒有兵刄。」

玄智子不由微微一怔！雙眉微皺地道：「那麼？……」

麥亮宇飛快地接口說道：「沒有關係，在下就這樣接道長十招好了。」

玄智子臉色不禁倏然一變！凝目問道：「施主要空手接貧道這十招劍招？」

「嗯。」麥亮宇毫不在意的淡然一笑，道：「怎麼樣？是不是不可以？」

玄智子成名江湖多年，會過不少的名家高手，生平還從未遇見過一個敢以空手和他手中長劍相搏過招之人，可是眼前這個不知出身何門何派的白衣少年，竟然這等狂妄目中無人，不把他放在眼內，要以

一雙肉掌搏戰他馳譽當代武林的青城派「天罡劍法」，簡直是大胆透頂，狂妄得不知死活。

他心中不禁氣極怒極，只氣得臉色泛青，鬚眉直掀，口中冷笑連聲。

不過，他心中雖是氣怒至極，恨不得舉手一劍將這個詞鋒咄咄迫人可惡的少年刺個前後洞，但是奈何當着各方江湖豪雄之前，這百數十雙灼灼的目光下，却又不能不顧存身份聲望，遽然出招動手！

玄智子身爲「七子」之首，在江湖上走動多年，見識閱歷兩替深廣練達，他深知今天的這種情勢，於他十分不利。

一旦動起手來，他不但是只許勝不能敗，而勝了，於他的面子上却又沒有多大的光彩。

原因是：對方只是個武林藉藉無名，年不足弱冠的少年，而且又是空手搏戰他的長劍，勝來實在毫無什麼光采可言。但是，如果落了敗，那就跟斗栽大了，不僅是他個人一生威名付諸流水，且將遺羞師門，青城一派在武林中的威望聲譽，也將因而從此掃地！

當然，麥亮宇如果用兵双和他相搏，則不管是勝是負，在其面子上，情形上，總比較要好看得多。

然而話回過來說，麥亮宇不用兵双，玄智子自然也可以收起長劍，和麥亮宇在掌力招式上一決高下。

不過，玄智子心中也甚是明白，眼前這個白衣少年，既敢如此狂妄，要以空手接他的劍招，在掌法上必有十分驚人的造詣。

他本以劍術馳譽武林，功力雖然深厚，掌法却只是普通，他豈肯捨長取短。

雖然，麥亮宇已經說過，身上沒有兵双，而他目光掃視麥亮宇全身，所言似乎不假，似乎確實沒有兵双，但是，那只是外表，他怎會相信？

武林中人出外在江湖上行走，身上那有不帶兵双的？

以玄智子的江湖閱歷，認爲麥亮宇使用的必是什麼短小精巧的外門兵双，暗藏在懷內或是衣襟裏面，所以他才無法看得出來。

他爲了顧存在武林中的身份，聲譽，也爲了希望麥亮宇能够亮出兵双來和他動手。

是以，他只好强自忍耐着心底怒氣，冷聲一笑道：「這當然可以，不過，施主年紀輕輕，就這樣大言不慚，目中無人，未免也太過狂妄欺人過份了！」

「狂妄欺人過份？」麥亮宇冷然一聲哂笑道：「道長既這麼說，在下就索性狂妄給道長看看好了。」

語鋒一落又起，震聲說道：「在下就憑着一雙肉掌，十招之內，必叫道長的長劍脫手。」

他語聲朗朗，只聽得一衆江湖豪雄心頭全都不由猛然一震！

的確，麥亮宇這話，這口氣，實在太狂妄了。

刹那間，一衆江湖豪雄立時起了一陣些微的騷動，响起了一片「嗡嗡」竊竊議論之聲。

「鐵筆秀士」黎靖欽和玄靈子等「六子」全都不禁雙眉高挑，臉上變了色。

玄智子臉色更是變得鐵青，鬚眉顫動，胸中怒火上騰，再也無法忍耐地頓時「惡向胆邊生」，驀地一聲大喝道：「小狗欺人太甚，接招！」

聲未落，招已發，振腕出劍，劍尖抖起劍花朵朵，劍虹耀眼凛人心顫！

玄智子實在是已經氣怒到了極點，這出手招式，竟施展了生平向不輕用「天罡劍法」中的精華絕學「地網天羅」。

劍氣森森，冷虹砭肌，勁疾凌厲無倫的籠罩着麥亮宇胸前五處大穴刺到。

「天罡劍法」名雖十八招，因其每招均爲「正一反，故實爲三十六招，招式不但凌厲非常，而且變化詭異繁複難測。

尤其是最後三招正反六式，乃是「天罡劍法」的精華絕學所集，招式更是深奧無窮，變化萬千，威勢絕倫，「天羅地網」便是三招之一。

麥亮宇雖然身懷罕世絕學，一見這一劍招式之凌厲威勢，心頭也不禁爲之微微一震！不敢大意怠慢輕敵，疾地足下電旋，閃身形，避劍招，右掌電出，倏朝玄智子的右腕腕臂扣去！

玄智子雖是早已料到麥亮宇必然身懷奇學，具有非常身手，但却決未想到麥亮宇閃劍出招，竟是如此快捷俐落。

俗話說得好：「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麥亮宇只此一招出手，玄智子心頭不由駭然一凛，急地縮腕撤劍，錯步、旋身，揮劍再攻。

麥亮宇口中倏然一聲冷笑，身形飄閃如風，出手奇快似電，避劍鋒，左掌右揚，拍點向玄智子的肩胛和「期門」穴。

玄智子只不過劍招才出，陡覺眼前人影飄閃，麥亮宇倏已欺近身側，掌揚同時閃電般遞到，迫得他只好再度錯步旋身，疾退三尺。

麥亮宇這種快捷詭異的身法招式，實在太已驚人，只駭得這位青城七子之首的一流高手，心頭直打寒顫。

接連兩招絕學出手，不但盡都落空，並且還被對方詭異的攻招迫得錯步後退，至此，玄智子這才知道，對方確實身懷罕世奇絕之學，高不可測。

這一來，這位素以劍術馳譽武林一流高手，於身形二度被迫得後退之後，可再也不敢輕妄冒失出手了，立時暗暗深吸了口氣，平抑住胸中上騰的怒火，橫劍當胸，凝神歛氣地目注麥亮宇，以靜制動。

此際，那因麥亮宇狂妄口氣而引起的一片「嗡嗡」竊竊私議之聲，早已停息，一個個全都被麥亮宇這種奇絕快捷詭異的身法招式，驚得瞪大着雙眼，不稍瞬眨的注視着台上，各人臉上的神情互異，盡是駭異錯愕之色。

在場的江湖豪雄雖有百數人之多，但是却無一人能看出麥亮宇施展的是什麼身法招式？出身何門何派？是什麼來歷？

麥亮宇一見玄智子身形二度被迫後退之後，立卽冷靜下來，橫劍當胸，凝神歛氣，蓄勢以待，明白玄智子的心意，是等他發招攻出，採「以靜制動」之訣要，好從容應付，爭制先機。

於是，他遂卽微微一笑，出語相激地說道：「道長怎不繼續出招動手？是不是

膽怯害怕了？」

玄智子雙眉微微一軒，但是身形仍然岳立如山冷靜地道：「貧道焉會怕你。」

麥亮宇道：「那麼爲何不繼續出招動手？」

玄智子道：「貧道偌大年紀，怎好搶先出手，讓人笑話貧道欺負後生晚輩，還是你先出招動手吧。」

麥亮宇譏誚地笑說道：「適才你不是已經先出招了麼，怎地現在忽又想到怕人笑話，客氣起來了？」

玄智子道：「適才是因爲你說話太過狂妄欺人，貧道出手之意乃在制止你少逞口舌之利。」

麥亮宇淡笑地道：「道長眞是這用意，是由衷之言？」

玄智子輕哼了一聲道：「貧道是何等身份之人，自是由衷之言。」

麥亮宇突然冷聲一笑道：「只怕道長所言乃是口不應心之語吧？」

玄智子沉聲道：「施主究竟要不要和貧道較量高下？」

麥亮宇淡淡地道：「道長以爲呢？」

玄智子道：「是貧道在問你。」

麥亮宇臉色神情倏然一歛，肅容朗聲說道：「要較量高下的雖然是道長，但是當着各位武林同道之前，在下既已誇下海口，要在十招之內使道長手裏的長劍脫手，此言就必須實踐兌現，否則，各位武林同道必將笑話在下是個『言而無信』之人，何況『寰宇三英』的金字招牌，今天才第一次掛出，便就砸在在下的手裏，我大哥二姊定必要責叱我這個三弟無能。」

語鋒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依道長你說，在下是該不該要呢？」

此刻玄智子的心裏，早已打定了主意，任憑麥亮宇怎麼說，如何出語相激，他必須竭力忍耐，决不搶先出手。

因爲他已經完全明白，眼前這個自稱「寰宇三英」之末的白衣少年，一身所學功力奇高，是個非常難鬥的勁敵，絕世高手。

玄智子他心中在暗想想，「對方既敢誇口要在十招之內使自己手中長劍脫手，諒來必有十分的把握自信，决非信口狂妄之語，自己只要嚴守着『以靜制動』的武學訣，好好的應付下十招之搏，只要長劍不脫手，雖然不能算是獲勝，却可算沒有落敗，卽可乘此下台，等到夜晚二更一刻時再另想辦法收拾這小子，雪辱洩恨！」

他心中既已打定這樣的主意，故而麥亮宇話聲一落，他立卽冷冷地說道：「該不該要，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貧道如何得知，要動手你就出招吧，別再嘵舌徒逞口舌之利了。」

麥亮宇淡然一笑，道：「道長眞要在下先出手？」

玄智子道：「你只管出手吧，道爺今天定當讓你見識見識青城派上乘劍術。」

麥亮宇冷凝地一笑道：「如此，道長請小心了。」

一頓，倏地沉聲喝道：「接招！」

聲落，身形動如脫兎，進步欺身，竟是雙掌齊出，直朝玄智子的正面的腹胸拍去。

麥亮宇如此雙掌齊出，一衆武林豪雄全都不禁看得眉鋒暗暗一皺，爲之愕然！

要知玄智子本是橫劍當胸，以靜制動，凝功蓄勢待敵，以不變應萬變，麥亮宇出手如此招式攻勢，何異是自尋死路？

在這種情形下，玄智子手中長劍只要隨手前推，施展出一招「順水推舟」，或者是「推窗望月」，長劍一揮，麥亮宇必然難逃濺血的厄運。

麥亮宇這種出手招式，眞是胆大狂妄極點。

然而，麥亮宇如不是已有成竹在胸，在這雙掌齊出的招式中另有巧妙的變化，他又怎敢？

玄智子一見麥亮宇出手就是這等狂妄大胆的招式，雙眉不由立時上挑，口中一聲冷哼，長劍一揮，寒光電閃，果然是一招「推窗望月」，勢疾凌厲的迎着麥亮宇的雙掌削去。

雙方招式都是迅快異常，卽連梅仙和歐陽映雪二人看得也不禁心頭鹿撞，「怦！怦！」直跳，替三弟捏着一把汗。

這種形勢，實在太危險，太令人心跳緊張了。

形勢非常明顯，麥亮宇只要稍一不愼，必然立刻血濺劍下，落個雙腕齊斷。

可是，形勢雖然如此，但事實當然不會得如此之糟。

說來實在太慢，就在玄智子長劍推出，削向麥亮宇的雙掌，其勢快如電閃的瞬間。

在東西兩邊客台上和台下的一衆江湖豪雄，百數十雙眼睛的注視下，只見麥亮宇的身形有如魅影般地閃忽之間，便已轉到了玄智子的右側，右手倏伸，奇快無比劃向玄智子的右腕脈門。

麥亮宇施展的是什麼身法？如何撤掌閃避開玄智子那一劍的，那麼多人，竟未有一雙眼睛看清楚。

這種身法不僅奇快絕倫，無可形容言喻，而且神，奇，妙，絕，眞是妙絕天下，罕世無雙。

那站立在一邊的「鐵筆秀士」黎靖欽和玄靈子「六子」等人，目睹麥亮宇這等奇絕天下無雙的身法，於心頭凛駭至極以外，本來沉凝的臉色神情，就更加的沉凝了！

這種情勢，所有的武林豪雄心裏都明白，所學功力玄智子差人太多，今天這個跟斗是栽定了，想保全聲譽，萬不可能。

一衆武林豪雄中，和青城派素有交往，與「七子」要好有交情的，雖然頗不乏人，目睹這等情形，一個個雖然都替玄智子暗暗担心着急，但担心着急又有什麼用？又奈何？

玄智子萬料不到麥亮宇的身法這等神妙奇快，他長劍招式才一落空，立見麥亮宇出掌快如閃電般地以食中二指向他右腕脈門劃來，心中不禁陡然一驚！

他心中甚是明白有數，只要一被劃上，手中長劍不但得立刻脫手，同時一隻右腕必將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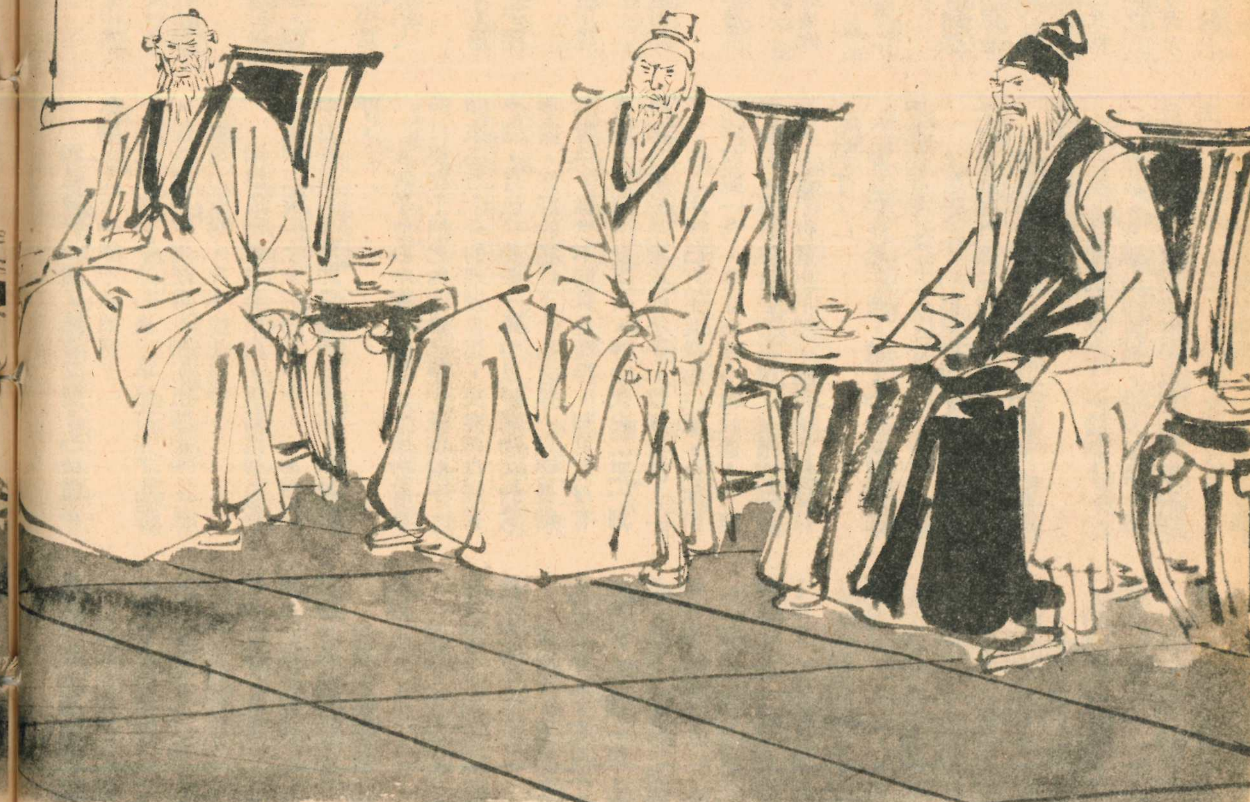
玄智子確實不愧爲青城七子之首，成名武林多年的一流高手，他心中雖是陡然一驚，但却仍臨危不亂，猛地裏縮腕藏肘，左足陡地外滑，身形微側，迅逾飄風般地橫跨出三尺。

（未完）

奇情俠義中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單拾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玉姑娘與羅漢離開東方淳故居，返回住處，遙見雪寶山四義在向單拾兒挑戰，羅漢亮出新得到的鐵牌迎戰，詎知四義一見鐵牌，立即恭敬下拜，羅漢雖不知鐵牌來歷，但猜出或是一門派令牌，藉勢斥退四義。單拾兒閒居無聊，步往明月居買醉，得紅娘子着人暗告，知有人埋伏暗算，遂心存戒備。未幾一銀衣客到來，將琴姑娘失劍交予單拾兒，說是奪自十二煞中的三煞，銀衣客似對單拾兒十分投緣，在刺客們向單拾兒暗襲時，大顯神功，擊殺刺客，事後解釋並非手辣，實是歹徒有取死之道——

技壓七賢莊　勇闖天王府

單拾兒仍是不以為然，銀衣客轉對老者們問道：「樹上藏着的三個東西，可是當年幸逃不死的郭家三小？」

「你老人家神目如電，正是他們三個。」

「哼！他們姦淫燒殺，十惡難赦固然該死，但鄧竟然調動他們三個人，來對付像我單老弟這樣漢子的匹夫，尤其該殺，我單老弟仁厚，我不便過甚，聽着，替我帶句話給鄧縮頭幕後的匹夫，是我說的，五天之內若不將我單老弟鄧火雲龍駒送到浮玉西峯，祇怕天下雖大，已經沒有他藏身之地方，言盡於此，你們也給我快些走！」

三名老者恭應而退，銀衣客轉向單拾兒道：「單老弟，現在你要去何處？」

單拾兒不敢告訴銀衣客他要去七賢雷家的事，生怕這位殺人像吹燈似的爺，再犯了殺心，於是說去禪源寺找和尚們談談佛，他猜笑老哥不是位喜歡這個的人，必將和自己分手。

果然笑老哥頭一搖道：「這一套咱們的興趣不同了，鄧祇好你去你的，我走我的。」

「笑老哥，何時再見？」

「單老弟，不，咱該再近一步，單兄弟，佛說『來處來去處去』，『有緣時自能相會』！」

笑老哥拂袖輕掃衣衫浮塵，大步下樓，邊行邊朗朗頌唱：「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

聲音漸遠，漸弱，終於變為寂靜，但却轉變為霏霏春雨聲，笑老哥去了，來如神龍去無影，單拾兒心頭驀地擁上一陣凄涼惆悵，拋下一錠銀子，搶步出了明月居。

時已近二更，細雨迷濛，單拾兒暗自盤算，此時若趕奔鐵心七賢雷家，已在三更，十分不妥，何況惆悵襲心，對一切十分懶散，明天吧，明天一早再去，於是信步踱向禪源古刹。

跨步而過尺四山門檻，恰和一位垂頭急行出寺的人相對，鄧人在單拾兒身前閃過，身法電掣般疾，單拾兒微楞間，腰間剛剛到手的鋸語劍竟再次失去，而鄧人却已到了林邊，眞快！

單拾兒正心情憂煩，又未曾防及會有高手自寺內出現，失神丟劍不由恨煞，想追已遠，正焦急欲提全力疾趕時，驀地一道銀閃駛過盜劍人身前，盜劍人頓即如同木石般佇立不動，銀閃而停而遠去，傳來一聲熟悉至極的長笑，單拾兒揚聲高呼：「笑老哥請留步！」

可惜話聲遲人去遠，他飛射到達盜劍人面前，這人手中仍握着寶劍，單拾兒順摘取下，展視無誤後繫好，方始注意盜劍人是名女子，祇是四肢身軀僵直難動，不用說，是笑老哥又幫了自己的忙。

盜劍女子是被笑老哥「雷音彈指」絕技點中穴道：「雷音彈指」為佛家上乘功力，明月居上，笑老哥曾經施出「分光撲影」和「廣成八式」玄門無上神技，這位笑老哥似乎對天下各門奇絕功力和手法俱皆精而造極，此事眞怪，自有武技至今，從沒聽說一身包羅各派所長，神通天下絕技而獨步江湖的人物。

他祇顧沉思這些，可苦了鄧位盜劍又失劍的俏佳人！最妙的是，他百思不得下，搖搖頭轉身就走，根本忘記了人家姑娘。

天幸轉身時觸及劍鞘，才自呼荒唐的一笑，轉向姑娘，赫！好個美人胚子，雨濕衣衫，楚楚可憐，不知不覺輕聲問道：「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如今……」

他停下話鋒，接觸到姑娘鄧含羞帶悲而存淚的星眸，頭一搖

又道：「姑娘別怪，我就會拍開妳的穴道，不過封穴時間已久，拍開後難免稍覺酸懶無力而不適，妳要忍着點兒，還有，你要告訴我是誰，妳是誰才行！」

說着就要下手，注目時，不禁又犯了難，笑老哥眞會開玩笑，封人穴道竟專找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方，自己可又怎樣下手？

不便下手解穴是一件事，必須去解却是事實，無奈下，單拾兒對姑娘道：「姑娘可知被封的穴道是……」

他話鋒自停，問等於白問，姑娘大穴被封，口不能言，又如何答話，偶然注目姑娘，衣衫已被毛毛細雨漸漸濕透，晚風冽寒透骨，一張吹彈得破的臉，已泛露蒼白。

「唉！」他吁嘆一聲，暗想辦法，姑娘「將台」「白海」「歸來」三穴被封，「將台」穴緊靠玉胸，「白海」更是那「要緊所在」的近隣，「歸來」甚妙，在粉腿部位，笑老哥太過惡作劇了。

驀地一陣寒風，單拾兒不禁一抖，好冷，他冷姑娘豈不更冷，咬咬牙，事到臨頭，發昏豈能當死，心一橫道：「姑娘，我的朋友祇顧阻止姑娘盜劍，下手忒急未能多作考慮，小可雖能解開姑娘穴道，但却必須觸及『將台、白海、歸來』三穴，事逼兩難，恕我從權，再見！」

「從權」二字出口，雙手十指連揚，穴道已被解開，「再見」二字相接說出，人如過渡流星，疾射遠去。

禪源寺的和尚，對十方施主照料的那份兒周到，甚過招商客棧的店家，單拾兒這一宿睡的寧靜而安穩，天剛放亮，他已起身，佈施了幾兩香火銀子，明月居上用過早點，信步踱向山徑，盤轉後山，山廻路彎曲旋可人，祇惜昨夕霏雨，山路畧嫌泥濘，行復行，倒掛蓮花，業已迎面。

瀑布千尺，飛雪捲銀懸傾而下，輾轉直到山脚，滙集成一條清碧澄澈的澗溪，溪澗中怪石嶙峋，雜亂堆陳，大小不一，致水勢緩急有節，迂廻有緻，自然擊衝出一種奇妙的聲音，淙淙不絕如聞仙樂。

沿蒼松翠柏參天的林徑再走，突聞鐘聲梵響，直透峯上，環山廻應，間或聽到丁丁伐木聲，牧童短笛聲，襯着這崇山峻嶺幾株修竹和異草奇花。怪石清泉，富貴心，名利志，頓悟皆空，天地逆旅，人間本有樂土。光陰百代，萬衆原是過客！

單拾兒暗自感嘆，若非血海深仇加上不明身世的縈繫心田，隱逸山水之間，陶怡於自然之中，融融其樂，豈不是最妙的感受！

名傳天下的「大樹王」，像一座巨大無倫的怪峯般，阻於眼前，傳說它已有千年以上的壽齡，枝繁葉茂，仍是生氣蓬勃，直揷雲霄，幾乎無法料斷它的高度，巨幹粗數十抱，上面滿是色呈紫褚的潰血！

單拾兒暗自驚心，大樹王的是太過蓬勃廣大了，其宏偉固然使人嘆爲觀止，但潰血巴幹之上，却証明這株巨木內隱藏着奇毒無比，而厲害萬分的虫介，如今無暇，但他下了決定，有朝一日，必將親爲此樹每寸地方，除去毒物而清浮玉西峯的幽嫻。

峯頂的「龍王井」，果然像隻眼睛，和東天目峯頂上的那口井恰正遙遙對列，假如人能登空遠眺直上九重，以東西天目雙峯爲一體視之，巨井自是雙目，這可能就是浮玉而稱「天目」的來由了！

轉過龍王井，終於看到那「鐵心七賢」四個大字，畧整衣衫順路而下直奔目的之地。

剛剛轉過山環，迎面走來了三個英俊少年，雙方擦身而過的刹那，內中一人突然停步向單拾兒說道：「這位仁兄要去何處，前面除了我們鐵心雷家，再沒有住戶了。」

單拾兒止步道：「敢問三位是鐵心七賢雷老英雄的什麼人？」

中間少年抱拳答道：「在下雷震聲，鐵心七賢雷家的老主人，是家祖。」

「恕單某眼拙，原來是雷少莊主，小可單拾兒，有事拜叩令祖，少莊主可能代爲通報？」

單拾兒這個名字，似乎使雷震聲等三人一驚，互望一眼後，雷震聲道：「單朋友可能先將來意示知在下？」

單拾兒一點頭，探囊取出一支鋼鏢，向雷震聲眼前一遞道：「少莊主可認得這支鋼鏢？」

雷震聲等三人，見鏢面色陡變，單拾兒一楞，這才發現取出來的是那舊而生了銹的一支，雷震聲適時道：「單朋友就是爲它而來？」

「正是爲它而來！」

「好，在下爲單朋友帶路！」話鋒一頓，轉對其餘兩少年道：「師弟們火速回莊，稟知莊主迎客！」

兩少年頷首疾縱而去，雷震聲帶路將單拾兒領到莊中，沿路未曾說過一句話，在七賢莊前，也沒見迎接之人，單拾兒獨身而闖虎穴，早有成算，就算鐵心七賢莊中暗隱詭謀殺心，他也能處之泰然。

進莊一條直路，寬廣數丈，中間丈二是石輾滾成的細沙地，乾淨堅實，兩旁玉立長杉，班班齊齊，長杉前中間大道兩旁，細竹爲柵，內植靈梅，修長傲霜而立，襯托得鐵心七賢山莊拓拔出塵，莊中人，想來絕不是凡夫俗子。

再前行，翠樓迎面，建築玲瓏美奐巧奪天工，外觀四面落地的花竹縫合「木牙」的牆，長廊寬闊及丈，卍字花欄，盆梅三五，擺放欄杆平台上面，極饒雅趣。

登上五七石堦，雷震聲輕輕推開了翠樓廳門，好巧的匠心，門如屏風般裝置，兩面都能開疊，樓內高雅古素，寧和至極，雷震聲請單拾兒入座後，聲明他去請其祖而別。

單拾兒目送雷震聲去後，沉思着一件十分不解的事，以此莊設置，已知莊中臥虎藏龍，絕非泛泛，恩師曾對自己詳示過天下英豪，却怎偏偏漏了此莊？

目光偶及室內正中擺設的長案，不覺怦然心動，上面似是排列着不少樂器，立即起座踱近，視之果然。

一管「迎鶴縷玉」簫，一支「穿雲裂石」笛、「冰蠶龍柱」的琵琶、「離鸞七絃」琴、「七絕八音」鈴、「寒玉素女」瑟、「漁陽三撾」鼓！

是七件，正七件，單拾兒奇怪的是，此處怎會放置這七般樂器？正沉思時，一

聲乾嗽起自身後，正門中走進來了一位古稀而身量矮小的枯瘦老人，古銅長衫，霜髮雪鬚，雙目隱着光芒，不怒自威，臉上不見絲毫笑容，冷冰冰的對單拾兒微一拱手，坐於太師椅上，單拾兒是客，客有客禮，況是晚生，首先拱手道：「雷老莊主恕我冒造……」

「我不姓雷，這裏不是皇帝老子的禁宮，或閻老五的大殿，我猜你是要說『冒造』二字，這多餘了，誰高興全能來，不過你既然來了，虛情假意客氣全免，有什麼拿手的玩意兒，看家的眞本領，施出來讓老夫一會高人！」

「老人家你誤會了，單拾兒祇是爲了一鋼鏢，特來拜謁雷老莊主，敢煩老人家代爲引進一見。」

「莫非老夫的話你不懂？聽清楚，先拿出幾手能使老夫心服口服的眞功夫來，然後再談別的！」

「小可非含惡意而來，你不問小可何事拜謁，却一再逼小可動手，實令小可不解，請敎老丈怎樣稱呼？」

「哼！一個年輕的小夥子，怎學的像老太婆般嘮叨，來意你不是說過了嗎，爲那支鋼鏢，老夫既已知道你的來意，還何必多問，動手吧！」

上來雙方就話不投機，老人脾氣火爆而狂傲，使單拾兒已不願忍耐，揚聲道：「鐵心七賢就如此待客？」

「你爲那支鋼鏢而來，鐵心七賢四個字你心裏自己有數，還要老夫如何對待像你這種客人？」

話罷，老人怒目起座，單拾兒業已聽出裏面有了誤會，才待解釋，瞥見老人那種盛氣凌人之態，轉念想到鋼鏢事，祇怕遲早總要一戰，不如趁此機會，確實領敎一番鐵心七賢的高手招法，有心再問問老人名姓，以便稱呼，但知極難如願，不如索與裝糊塗到底，遂哈哈一笑道：「貴莊待客既然首須動手過招，小可只有入境問俗，就煩老丈出個題目吧！」

老人道了聲「這才痛快」，接着沉聲招呼手下獻茶。

隨即進來兩名少年，一個托着兩盞香茗，另一個提着隻細竹編製的小籠子，茶敬主、客，籠子放於老人足下，雙雙退出，老人捧茶相敬，單拾兒虛應故事的喝了一口，老人接着放落茶盞手指竹籠道：「籠中有白鼠九隻，打開籠門一齊放出，你我同時捕捉，多者勝，所捕之鼠必須毫毛不傷才算，彼此可以阻止對方捕鼠，但却不准以功力傷人，違者負！」

「請問老丈，捕鼠之後，可還另有題目？」

「有，請聽我一曲瑟音古調娛賓，餘事自有人爲！」

單拾兒含笑點頭，料知另外還有煞着，那瑟音古調怕也不是容易消受的，但既來則安，沉着應戰就是。

「姓單的你近前來些，老夫給你個便宜，當我左手掀起竹籠時，就是動手的信號，你可以趁此雙手齊下，至少多捕一隻，不過，你要當心鼠齒鼠爪，咬上極難醫治！」

「且慢，老丈籠中莫非是九隻『苗疆蠱鼠』？」

「姓單的你到識貨，籠中正是百蠱之煞的『銀玉飛鼠』！」

單拾兒心中一動，目光又掃向長案七般樂器，老丈說過彈奏「瑟音古調」，今又弄鼠……單拾兒頓知老丈何人！已知內情，慨然說道：「單某手粗脚笨，必欲問明，所謂傷，死之鼠不算，是死傷者不算數目，抑或是凡有死傷連完整的也不計數了？」

「完整的照算！」

「如此單某奉陪，祇是設因手笨而傷及蠱鼠時，請老丈莫罪！」

「你能全部宰殺，老夫反而服了你，祇怕……哼！姓單的，老夫即將放鼠出籠，你當心了！」

語罷，老人左手一掀，竹籠飛落一旁，九隻蠱鼠吱吱厲鳴，四散分逃，單拾兒並不追鼠，雙臂暴揚功力倏吐，以五成內力出掌擊向老者，他竟不顧所約而出手傷人。

老者獰笑一聲，雙手揚起，以七成眞力硬抵單拾兒的雙掌，那知單拾兒志不在此，在老者出掌相抵的刹那，倏忽收轉眞力，而飄身後退，老者不防此着，身軀搶前，單拾兒適時右手食指一彈，以吐氣定穴「八天九轉元功」將老者定在當場！

接着身形飛起，「回天百化神功」施出，將已經飛逃四散數尺以外的九隻蠱鼠全部罩住，一壓一震下，凄嘯連連俱皆僵死地上，僅有一隻被單拾兒吸握掌中，左手微拂，老者穴道已通，動作恢復自如！

點穴，擒鼠，拂解老者使之恢復知覺，僅霎眼事，手法神妙功力震人，老者幾疑身在夢中乍醒時，單拾兒已含笑說道：「小可功力太差，收發難以由心，竟一連傷殺八鼠，僥倖生擒一隻而獲勝，甚感老丈承讓之情！」

老者此時業已恍然，霍地仰天一陣朗笑，慨然而豪放的說道：「你贏了，我本當立刻爲你彈奏一曲，祇因尚有幾位老友心儀閣下絕技，且等事後一併祝賀吧，僅存一鼠留之無用，不煩二主也盼代爲處置如何？」

說着，自長案上取下「瑟」來，捧坐原位，閉目闔睛不再開口，好像他的事情至此已了。

廳外侍役弟子，似得某種信號般入廳，將地上打掃乾淨而去，適時步履聲傳，魚貫走進六名老者，和先前捧瑟而坐的老人打扮相同，單拾兒依然立於當地，六名老者互相和單拾兒點頭爲禮，又各自案上取一樂器分坐椅上。

面前擺放着「漁陽三撾」鼓的老人，首先開口道：「老朽就是這鐵心七賢雷家的掌門人，單朋友懷蓋世絕技，今又携那鋼鏢而來，用意不必講明而老朽兄弟盡知，反正今朝不是單朋友你留在此地，就是我鐵心七賢瓦解冰消，按說老朽等應該不擇手段的來對付你，但老夫等英雄一世，怎肯自弱名頭，現經商妥，以三陣而分生死輸贏，一比眞力內功，二以兵刃一搏勝負，最後以一炷香爲限，請單朋友聽一曲『七絕七煞』之音，如何？」

單拾兒暗想：怎地這些老頭子全是這樣不講道理？也好，我們就鬥一陣然後再分是非了，於是點頭作諾。

老者冷冷地接着又道：「三陣全勝爲贏，全負爲輸，負者任憑勝者宰割，勝二負一，再定相會之日，重比所負一陣，你意下如何？」

單拾兒既已決心鬥鬥這七個蠻不說理的老頭兒，答對上也就不再虛套，冷笑着說道：「單某話是聽清楚了，不過還是不甚明白這三陣勝負的講法，敢問小可若勝兩陣，又如何說？老丈等若負一陣，又如何論斷？三陣是七位分頭行事，抑或和小可一樣，選出其中功力技藝最好的一位，和小可「對一」的連比三陣呢？」

七個老頭兒的臉全紅了，雷老者不能不答，道：「老朽七人多年來已形同一體，三陣較搏自是兄弟分工，所以只好委屈你些，不過每陣比罷，你可以休息到體力上能夠動手時，再比次場，勝負論算，老夫兄弟也退讓一步，你勝二負一或負二勝一的話，再次復比時，祇比你所負的場數，今天所勝的就算你永遠獲勝，老朽兄弟不再要求重比，你認爲這樣可以嗎？」

單拾兒道：「請詳細講明第三陣的勝負計算方法。」

「一炷香的時間內，你若未被七煞妙音所迷則勝！」

「很公平，單某若僥倖全勝，宰割二字根本談它不到，祇希望老丈們能聽我幾句話答我幾個問題就行！」

這句話講的七個老頭子困惑而疑愕，單拾兒不願多耗時間，催促動手，手捧鏤玉簫管的老者，默默站起，簫管放於案上，緩步走下，自腰帶上摘下一個皮囊，伸手囊中取出三樣東西，一對鋼球，大如酒盞口，正好一握滿把，一對棉花團，鬆鬆的有鋼球一倍大，妙的是還有兩條香蕉，長短粗細相同，不知何用，三般六件東西放置地上，簫老冷着臉道：「客人佔先，每種自選其一。」單拾兒不作客套，取了三件放在於旁側地上。

簫老雙足微分，右掌變爪，撮取了那枚鋼球，舉臂用力滿把緊握，片刻之後，霍地揚手洒落一地鐵屑細粉，掌心僅存一段分大的怪狀鋼塊，內功眞力已到化物的火候，簫老搖搖頭，似仍不滿自己的功力般道：「荒疏已久，筋骨硬老，火候差了許多，勉强獻醜，現在看你的了！」

單拾兒微笑俯身下去，伸二指輕彈屬於他的那枚鋼球，鋼球塌了，塌作一堆細粉，隨手撥弄鐵粉，不見半段成鐵，七老不由同聲嘆咦，深嘆弗如，人家在檢選鋼球一握之下，已使鋼球成粉而外觀不變，自己七人竟無一發現，這已够丟人，況功力火候相比之下，更加慚愧，這第一陣不須多說，七老是輸了。

輸雖輸，簫老仍不作罷，揮掌吸取棉花團而入手，雙掌互合揉搓，十指向外猛彈，滿室棉絮如雪花般散飛。

單拾兒也檢起棉花團兒，笑道：「老丈內力神功已是可柔可剛，這一場成敗定了！」

話聲下，他脫手將棉球彈出，「咚」的一聲，棉球直沒入雕花巨棟中，身形隨之拔起，凌虛輕拈又自棟中取回棉球，棉球完整無缺，棟間留一深而圓的孔洞。

簫老寒着臉道：「摘花穿葉固是內功上乘境界，但這第一陣的第二場，是比的內功陰柔之力，你錯會了題目！」

此言方罷，單拾兒撮唇猛吐一口眞氣，手中棉球頓即化作棉絲，長絲分飄，滿空飛舞，七老再次瞠目咋舌而無言，此時方知單拾兒內功眞力已達五行相合的至高造詣。

簫老長嘆一聲道：「第一陣老朽認敗，不必再比。」

單拾兒自是稱謝，祇可惜那本定的香蕉比試一場，未能够行，有些遺憾。

雷老適時揚聲道：「第二陣是劍法較搏，單朋友可要休息一下調元之後再行動手？」

單拾兒搖頭作答，座上「七絕八音」鈴老起立，微擊掌，雷震聲捧劍入廳，老者取劍之態，嚴肅而莊重，退鞘出刄，龍吟聲鳴，寒光室滿，耀目生花，單拾兒揚聲讚道：「好劍，果不愧爲『武當』鎭山之寶！」

鈴老一楞，掃了單拾兒一眼道：「你好見識。來，取你腰中短刃吧，老朽相信不會比我這柄劍差！」

「不！」單拾兒正色說道：「單某願借貴莊任何一支劍用，腰繫短刃，不能出鞘！」

「什麼，姓單的，你這般蔑視老夫的神劍和劍術？」

「老丈誤會了，武當鎭山飛龍神劍，雖是千年古刃，無堅不摧，但其本質相差小可短刃些許，萬一不幸神劍受損，非祇憑空結怨，老丈也難對武當掌門交待，所以……」

七老不待單拾兒把話說完，已哈哈的笑個不停。

鈴老笑後沉聲道：「天下還能有使飛龍損傷的寶刃？吾未之聞也！」

「哈哈！」單拾兒打個哈哈道：「此劍本名『巨闕』，功能穿銅釜，絕鐵鑑，但就是比小可這柄短刃差些！」

「哼！干將，莫邪，磐郢（亦名豪曹），湛盧，魚腸等劍，名雖相齊，實質皆比此巨闕差弱，爾所佩短劍，算得什麼東西，竟敢大言不慚，世上果有還能勝過巨闕的寶劍，非祇這第二陣我等認輸，最後七煞妙音，也自願放棄，姓單的，你亮劍吧！」

「單某身懷無比悲楚和希望前來，實非得已，論搏或交戰皆非初衷，實因老丈們一再相逼，使小可無他途能行，今得諭示，深知七老年高德重一言九鼎，小可當一揖到地敬謝成全。」語罷，他果然恭恭敬敬一揖到地拜謝。

揖畢，虔誠緩緩起式，輕接彈簧撤劍出鞘，一聲鳳嘯，滿室金蛇閃飛，七老大驚失色！

單拾兒適時轉身對雷震聲道：「有勞少主大駕，借小可一塊絲巾和一支粗如人臂的鋼樑一用。」

雷震聲將物取來，單拾兒抖手將絲巾輕綢拋起，若浮雲飄飄展落，錕鋙神刃伸出，絕不揮動，輕綢自墜劍鋒以上，一聲極微弱但卻動聽的裂帛妙響傳到，輕綢已劃然中分爲二，飄墜埃塵，七老同聲發出驚嘆，二寸鋼樑左手輕握，右手錕鋙毫無力道的輕輕一削，「嗆」！「噹啷」！鋼樑中斷，斷下的一截掉到地上，神劍鋒利

天下無雙。

七老這次肅容搖頭，怕自心底生寒，單拾兒轉對七老一字字說道：「劍名錕鋙，爲天下第一神劍，若老丈們必欲一試，單某捨命相陪，但不負巨闕傷殘之任何責任！」

七老識貨，巨闕難比錕鋙，雷老不愧七賢之首，一代掌門，爽朗的一笑道：「適才經已言明，老夫兄弟七人任何一人之諾言，即七人共守之諾言，單朋友今日全勝，鐵心七賢全莊老小及產物一切，聽憑分派！」聲調一變，揚聲對雷震聲道：「傳諭下去，凡莊中上下人等，不得老夫吩咐，任何人不准擅離山莊，立集老幼於廳外候令！」

雷震聲面色蒼白，含悲忍怒而去，剎那鐘鼓齊鳴，七老當雷震聲返回後，各將樂器放妥，雷老方始有些慘然的向單拾兒道：「都準備好了，單朋友請自老夫開始下手吧……」

單拾兒心佩雷老千金一諾寧死不毀信約的大義，首將錕鋙歸鞘，然後鄭重對七老一揖到地，正色而誠懇的說道：「小可拜謁，實有苦衷，萬幸老丈們對小可的誤會冰釋，小可甚感，並企盼老丈們指點迷津。」

「敗軍之將，凡所知者無不言盡。」

「此處有鋼鏢兩支，請教可是貴門戶之物？」單拾兒邊說，邊將兩支鋼鏢取出遞給雷老，雷老祇瞄了一眼，鄭重的點頭承認是他門戶中的東西。

單拾兒遂把自己身世成謎，藝成而入江湖，恩師所示種種及一再指明十三條性命血仇，並鋼鏢錢索等說出，更坦誠的講到浮粱失馬，紅楓廬幾遭暗算，簡雲中鏢巧獲曙光，因而追查到鐵心七賢莊一切，最後說道：「因之小可別無所求，祇想一見此鏢主人，小可承諾絕不傷及此人毫髮，緣因主謀難得，眞象如謎，設若因此人而獲知小可身世等情，恩德永銘不忘！」

七老本是提着心胆在聆聽單拾兒述說，當聽到紅楓廬事件時，七老面色已轉輕鬆，最後竟啞然失笑，彼此長嘆出聲放落懸心，雷老搖着頭，但，臉上帶着笑道：「哎喲，我說單朋友，你怎麼不早說，幾乎誤了大事，險險壓碎了老朽七弟兄的心肝！」

「老丈怎能怪及小可，自到寶莊，人人視小可若世敵，根本不給小可說明來意的機會。」

「說的是，」雷老歉然道：「是老朽們糊塗了，但是也有內情，單朋友請上坐，坐下來詳談一切。」

單拾兒在七老禮讓聲中落座，雷老首先吩咐雷震聲擺酒，並向族人解說事出誤會的經過，然後吁嘆一聲道：「說來令老朽慚愧，話也太長，祇好檢要緊的講，鐵心七賢本是八兄弟，現在有七位，另一個也就是單朋友你追查的那位使那鋼鏢的人，但他却非此鏢的原主，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這人作出極爲萬惡的事來，鐵心七賢弟兄幾乎因之個個自刎，是老朽親自找到了他，在人物罪證確實的指認下，正欲以昔日規誓誅之，不料竟遭他的暗算，老朽爲了自救，發出一支鋼鏢……」雷老話鋒一頓，手指兩支鋼鏢那已銹蝕的一支，又道：「就是這支！」

單拾兒頷首說道：「可是打傷那個惡徒？」

「不錯，老朽發鏢百發不失其一，他受傷之下帶鏢而逃，揚言有朝一日，此鏢若是重現鐵心七賢莊時，即莊毀人死之日，哪，單朋友你携鏢來了，以老朽弟兄們的立場來說，還用再問單朋友的來意嗎？能不以大敵相待嗎？」

單拾兒道：「有此內情，自然怪不得老丈們了。」

「單朋友，話雖如此，老朽兄弟仍感太過莽撞，今先向單朋友鄭重致歉。」

單拾兒道：「不敢當雷老，請問那惡徒的姓名和……」

「此人姓詹名天賜，人稱『鐵鷹手』，有極深奧的內功造詣，富機智而心多詐疑，十分陰險，單朋友對他可要加倍的小心！」

「多謝老丈指點，再請教，詹某人他現在何處？」

「他本來隱於西湖，暗算過我之後，懼怕我兄弟擒其而正規法，竟投奔到四川成都府西門外的『天王府』！」

單拾兒道：「想必老丈們曾去『天王府』索人……」

「說來就是雷某及衆兄弟慚愧的地方了，我們沒去！到現在也沒去，所以才退隱江湖不再在武林行走！」

「何故如此？」

「唉，一言難盡！」

「恕小可不情，請直說！」

「當然要講，原因祇有一個，『天王府』爲大江西東黃河南北天下綠林道的總寨，於天王於寒山，功力已達化境，萬人莫敵，老朽兄弟自忖去則有死無生……」

「祇怕不止如此吧？」

單拾兒的這句話，接的俏，也十分厲害沉重！

雷老不由愕然，說道：「這是實情，否則……」

「雷老恕小可中途接話的放肆，以當年來說，七位不止畏懼寒山的功力，並且還有諸多不便！」

「不便？」雷老不解道：「單朋友此言何來？」

單拾兒道：「七位若不是昔日揚威兩江的『鐵心八魔』，則小可話是太過冒失，反之……」

「唉！單朋友，老朽算是服了你，不錯，彼時老朽兄弟尚未改過自新，並受於天王令諭行事，的是無法去『天王府』找那惡賊！」

「難道於天王對一個叛道惡毒的敗類，也加維護？」

「並不，於天王人極正派，說一不二，豪爽慷慨。」

「那又怎地不能去『天王府』一分是非呢？」

「單朋友，單老弟，詹賊有多陰險，應該說老朽弟兄的失算，事發後未能馬上將詳情稟呈天王，事後詹賊竟將物證盜去，人證滅口，老朽兄弟……」

「敢問這位姓詹的，如今可是仍在『天王府』中？」

「不祇仍在『天王府』，現在已是於

天王的盟弟，天下綠林道的第二位當家人了！」

「好，單拾兒恩感五內，告辭！」

七老同聲勸留，單拾兒既知詹天賜下落，焉肯再坐，堅決求去，七老無奈，祇有恭送出莊，並約後會而別。

單拾兒一路疾行，在返回所居後，意外的發現他失踪已久的「火雲」龍駒，和特別追賊的琴妹妹已回來了，大喜之下，自然會問及琴妹妹追賊獲馬的經過，玉妹妹在一旁接口道：「琴姊說過一次了，本是出去追我，沒想到巧遇上了幼時的閨中好友，由好友處知道了紅楓廬所在，禁不住前往一探，誰知恰好對方潛逃，遂與閨友追躡於後，多虧那位閨友帮忙，將馬刼奪到手，送了回來！」

單拾兒難以相信，目光不由得掃向琴妹妹，琴姑娘嬌聲詐咳道：「四妹說的半點兒不錯，事實如此你信不信！」

單拾兒肚裏苦笑，能信嗎，天下固然有太多巧合的事，但絕對不可能在同一件事情上在在巧合，說什麼去追四妹，巧遇閨友，就算是眞，又和紅楓廬羣寇怎生拉上了關係，那裏不好去，偏偏去了紅楓廬，更巧的是正逢羣寇搬場，就直追了下去，終於將已失火雲龍駒得回，這可能嗎？單拾兒心裏有數，但他並未發問。

琴妹妹回來了，龍駒也物歸原主，按說今夜單拾兒應該睡的十分香甜才是，何況簡雲鏢傷已將合口，絕對再無其他變化，但是眞怪，單拾兒偏偏就睡不着，躺在床上，身旁簡雲正入好夢，另一內間中的兩位姑娘，小別重聚有講不完的悄悄話，二更過後却也祇剩微息輕聲轉進睡鄉。

次日拂曉，羅漢習慣早起準備早點等物，最近又迷上那「龍騰雲海」寶笈，弄妥當吃食，一個人在後院靜靜的思索着開啓寶笈的方法，直到簡雲房中有了動靜，低喚羅漢，他才輕步而去拜問安康，簡雲身畔已空空無人，他師徒全沒當心，單二叔十有八九一個人起早於附近散步，但當羅漢發現火雲龍駒也不在馬棚時，才認爲單二叔是要走遠路，悄悄告訴簡雲，終於發現單拾兒壓留於堂屋條案上香爐下的信柬，簡雲展柬，急急喚醒了兩位姑娘，共閱留函，始知單拾兒有要事遠行，相約一月必歸，並懇囑玉姑娘仔細研究寶笈，注意那盒上的龍角龍鱗，必有所得，這可急壞了大家夥，祇是空急何用，單拾兒沒留半點所去地方的消息，火雲日行千里而不見月，這辰光怕不早已出去兩百里路了。

幾經商談，簡雲持重，單拾兒既約一月之期，屆時必歸，漫無目標的追尋，不如心有成竹的靜待，決定等，等一月期滿去人自歸。

玉姑娘自是也急，不過如今劍已由單哥哥得回交下，寶笈事十分重要，能有一月工夫靜參玄妙，也許未來大有益處，所以還能安樂。

琴姑娘就不然了，她昨夕已自單拾兒口中，獲知鐵心七賢雷老丈已指出鋼鏢來路，單拾兒留柬而去，祇有她明白是去了何處，因之芳心忐忑坐立難安，沉思刹那後，作出無奈的神色，聲言去會閨友，連早點都沒吃牽馬飛馳而去，簡雲有心要玉妹相伴，可是玉姑娘冰雪聰明，悄聲對簡雲說明，琴姊既未相約，伴行不如不伴的好，簡雲祇好作罷。

塵灰飛捲如龍影中，有片紅雲，自浮玉西峯行空登險日以繼夜直撲四川成都，好快，僅僅用了六天七夜已到達目的地。

是早晨，單拾兒換上一身乾淨衣衫，牽出昨夕投宿已由店家洗刷好的火雲龍駒，緩緩騎着到了西城外的「天王府」，他名帖早已準備好，在府前下馬投帖拜山。

於寒山，他早已聞名，不必雷老丈解釋，當他尚在師門時，恩師聖僧就曾以「信義君子」四字誇贈過於寒山，所以單拾兒毫無敵意而來，他要找的是詹天賜鐵鷹手！

帖子投進久久，不見有人迎進，單拾兒才待向府前守府的四名大漢催問，府門適時大開，走出一行數約百人的恭迎行列，爲首一人，白髮白髯年約六旬，身量不高，一襲青袍，道貌岸然如同宿儒，身後高矮不一，皆係名震當代的綠林高手！

老者早已看到單拾兒，雙目放射出神采，緊行幾步首先抱拳道：「老朽於寒山，單朋友金帖到時，老朽恰在佛堂拈香，致迎接稍遲，請多原宥。」

單拾兒是連上三步而迎，一揖到地，朗聲說道：「單拾兒武林末學，冒造天王府，祇盼有人能够傳召進謁天王金面已足，不想竟勞天王玉步，罪甚罪甚！」

於天王哈哈而笑，單拾兒哈哈相和，四臂靠，四手握把臂而進天王府，邊走，於天王說道：「單朋友，老朽是久聞你的俠名，浮粱路上直到西天目，單朋友，你眞是好威風呀好殺氣！」

這話不似客套，有些露骨，單拾兒仍不失武林晚輩之禮，道：「小可被迫動手，僥倖全身而退，天王却如此謬讚，眞慚愧呀慚愧！」

於天王再次大笑，聲如雷鳴道：「單朋友可願暫時不談來意，拿我於寒山當作忘年好友般，在我天王府中歡聚歡聚？」

「可以，天王吩咐小可不辭，祇是時限敢請賜示！」

「三日如何？」

「一言爲定！」

「既是業已承諾，單朋友，在這三日之內，可不許談及歡飲外的私事喔！」

「小可謹記不忘，但目下祇有一事拜問天王，天王可願示知？」

「當眞就祇一件事情？」

「絕無第二件相煩。」

「請講，老朽定叫單朋友滿意。」

「小可在此先謝金諾，所請之事是天王似乎已知小可的來意，不解……」

「單朋友，天王府祇是江湖道上朋友們捧我的客氣稱呼，說穿了它是座綠林朋友們集會的總寨，單朋友浮玉西峯鐵心七賢莊中，追問鋼鏢來歷，老朽若至今不知，豈不愧對『天王』二字？」

「小可所問是那位向天王陳稟……」

「這個問題三日後詳爲答覆，今朝不便！」

單拾兒心存疑念，但無可奈何，於寒山儘管說過對這僅有的一問，答保滿意，如今直言不便，再問豈非多餘，遂一笑道：「其實這個問題小可若能靜靜想想，相信自己就會找到答案的。」

於寒山搖首開朗而笑道：「單朋友怕是要往牛角尖裏鑽了，鐵心七賢雷老大弟兄，自多年前金盆洗手，實非我這天王府所能調管，早已不通往來，事隔才十年又怎麼會突然關照起老朽來呢？」話罷，哈哈一陣得意的大笑。

單拾兒雖說藝出天下第一奇客聖僧傳授，並秉性忠厚誠信，傳統了釋家的結緣和儒家的忍恕，但也禁不住被笑的有些不自在了，遂冷冷地說道：「此事這般惹天王好笑嗎？」

於天王笑聲剛剛停下，却又被引得大笑不止，單拾兒霍地停步，臉色亦變，詎料於天王適時說道：「單朋友，老朽年長，恕放肆一些稱呼你聲小友，單小友，千里傳信知會老朽說小友即將駕臨的事，有！但絕非七賢兄弟，此人祇怕小友認識，老朽並敢斷言，不論小友來意爲何，事到最後我們是友非敵……」

「小可亦願如此，只怕……」

「沒什麼『只怕』的事情發生，好在老朽已與小友約定三朝，是友是敵及一切啞謎，到時候自會解開！」

答對間已到了大廳階前，於寒山肅手讓行，單拾兒一笑登階，落座之後，於天王首先敬茶，接着令人擺酒。

然後當酒宴擺開席排十列時，一聲金鐘悠鳴，廳門頓即大開，鴉雀無聲的自廳外魚貫走進高，矮，胖，瘦，老，少不同的男女英豪，頭前一人花髮白髯，魁偉而兇猛，模樣十分醜陋，首向於天王一拱手，對單拾兒僅冷冷地虛應故事般的一點頭，就大踏步地走向緊靠於天王的次位上坐下。

於天王滿面春風的對單拾兒道：「來來，單小友，老朽作個介紹，此乃老朽二盟弟詹天賜，又稱『鐵鷹手』，兩位多多親近！」

詹天賜率隊入廳就座時，單拾兒雖已料到是誰，遂起座抱拳道：「小可對詹二當家的威風久仰，幸會幸會。」

詹天賜却嘿嘿兩聲道：「單朋友大概言不由衷，反之老夫對單朋友自下浮粱而及天目的八面威風，的是欽服。」

單拾兒一笑，道：「小可江湖末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浮粱而至天目一路遭遇，及紅楓廬種種，正苦無個解釋，詹二當家的既是瞭然內情，敢問是否有以教我？」

詹天賜冷哼一聲道：「單朋友問錯了人，恕難作答！」

單拾兒話鋒凌厲的道：「若是小可堅向詹二當家的討個答覆呢？」

詹天賜也沉聲道：「老夫自信能够叫單朋友你滿意的，只是天王已有諭令，你朋友怕要等上三天了！」

單拾兒冷冷地說道：「這是當然，三天是很容易過的，詹二當家的還是早些準備準備的好！」

詹天賜道：「正如你朋友所說，日子會過去的，過的很快，因此奉勸朋友你，最好趁這三天時間，吃些最好吃的，去玩那最有趣的，那才不負此生！」

單拾兒不願再和詹天賜唇槍舌劍來往，淡然一笑轉對於寒山道：「還有這多朋友，敬煩天王順便指點一下。」

於天王馬上指介所有的手下，有的對單拾兒含笑爲禮如對好友，有的却冷眼相加視同强仇，也有只是淡淡拱手，面無表情，單拾兒暗中約計，十之六七對自己眼中含恨，不由加深警惕之心。

這席酒，吃到近黃昏，可以說午餐晚飯連在一起，單拾兒酒有定量，身居客位不失禮儀，席開而坐，席散始起，於寒山好量，難以計數他喝了多少杯，却無半點酒態，散席後，他虛握着單拾兒的手臂道：「老朽親陪小友到客房。」

單拾兒不作虛套，和於寒山平肩緩步而行，轉折甚久，暗凛天王府好廣闊，沿路都有腰佩兵刃的府衞列立，直到一座圓月門前，計數府衞已有百名，於寒山突然停步笑問單拾兒道：「一路行來，小友可有什麼發現嗎？」

突作是問，令人難測於天王的心意，單拾兒竟能妙然作答道：「小可僅僅發現，穿過十二座巨院，六處廣場，兩座花園及四大花廳，却不見一個女子！」

奇問得妙答，於天王哈哈的大笑，單拾兒更由衷笑和，似乎這本應敵對勢不兩立的兩個人，竟摒棄了一切恩怨親近了起來。笑聲中，於天王推開了圓月的兩扇半月門，霍然入目的就是四名奇俊女婢，年皆十四五，端莊素嫻，若大家之女，看到於天王及單拾兒，一齊萬福後退步躬身而待。

於天王臉上現露出近頑皮的笑容，目光一掃單拾兒道：「小友說的對，圓月門外，除三山五岳女英雄外，難見端淑女子，但圓月門內，除老朽不算，雖三尺童子亦不敢擅入，小友，現在我們要進去了，進去之後，適才小友所說『不見一個女子』，要改成『放眼皆佳麗，目中無丈夫』了！」話罷又是一陣豪放的大笑，和單拾兒把臂而進，四美婢頭前引路。

單拾兒張了幾次嘴吧想說什麼，終未發聲，直等到左轉穿過一座玲瓏美奐奇花異草而小巧的花園，到達園旁一座翠樓時，方始忍不住說道：「這是天王爲小可準備……」

於天王接口道：「準備的宿處。」

單拾兒肅色道：「天王適才曾言，內宅眷舍尺寸之地，小可怎敢……」

「單小友，你是客，客宿賓館理所當然。」

「唔？這座翠樓竟是賓館？」

「不錯，小友爲何不放心？」

單拾兒沒話好說，於天王轉身對四婢吩咐道：「小心照料單小俠起居，小俠若有所需，不得怠慢！」

四婢恭應，於天王對單拾兒一拱手道：「小友，今日小友來遲，似不應在三日約內，自明晨起，三日間老朽將與小友食宿相共，現在告辭。」話聲下不待單拾兒接口，已轉身疾步而去。

單拾兒無奈進了翠樓，發現樓中擺設及寢室床帳皆非俗物，佈置古雅物透異香，絕非男賓之宿處，事已至此，他遂一切存疑暗加小心，四婢侍候週到萬分並且知禮，初更剛過皆萬福退出，單拾兒一路飛趕，風塵奔波本就勞乏，又終日坐席，如今沐浴過後，身心兩寬，竟臥床大睡而忘懷機心。

（未完）



新派奇情鬥智技擊故事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皇甫秀華將計就計，與陰司秀才古今人，夜貓子胡錦堂結交，滿擬從他們之中，打聽出暗中搗亂江湖的人來，詎知反而落在他們套中，原因是古今人等窺透皇甫秀華的弱點，暗中佈置假周震川與閃電娘子武瑛幽會，引領皇甫秀華往觀，這一來，可眞把皇甫秀華恨透了，情迷心竅，也不通知老花子施雷，便逕自離去。另一方面，周震川與丹陽道長同習武當絕學靈飛三式，周震川以兩日半時間便已學成，他見丹陽道長仍在靜心參悟，遂獨自走出洞府，詎爲陣途所迷，走至另一石室——

參悟萬勿圖　喜獲三山令

其實，那幾個字很簡單，上面只是寫着：「室頂左上角，有石片一塊，取出便見分曉。」

周震川因不知這室頂有多高，不敢長身縱躍，吸了一口眞元之氣，四肢向牆上一貼，施展壁虎游牆之功，向室頂升去，不多時候，果然找到一塊貼在室頂上的石片，那石片緊緊的貼在室頂之上，如果不是心裏有數，絕不會想出那是另外加上的石片。

周震川摸到那石片之後，只輕輕一拉，那塊石片便應手而下。

只見一道珠光，猛然射了出來，照得全室如同白晝，敢情，那塊石片之後，裝有一顆夜明珠，因爲那塊石片掩住了珠光，所以珠光隱而不見。

珠光照亮了全室，洞壁上隱隱現出一幅淡黃色的圖案，自石壁深處透射而出，上書「萬勿圖」三個拳大的字。

圖案旁邊，另外註了一行小字：「萬源之始，百藝之先，見仁見智，聖賢愚劣。」

周震川着眼一見之下，只覺那幅圖案，錯綜複雜，有如一團亂蔴，細看之下，又似萬里行雲，一片空茫，不着邊際。

周震川自認領悟力極强，但這時站在這幅圖案之前，看了半天，竟然一無所得，腦中空空洞洞。

再又輕輕的念了那行小字一遍：「萬源之始，百藝之先，見仁見智，聖賢愚劣。」暗暗忖道：「這四句話，不是寫得很明白麼，這幅圖案，含蘊着天下武功絕藝的至理，不過因各人的聰明才智不同，心性有別，所以各人的領悟，也就因人而異，照我現在的情形看來，難道我竟只能歸於愚劣之類不成？」

周震川眞不敢相信自己這樣差勁，剛才研習「靈飛三式」時，……。

周震川意念之中想到「靈飛三式」，因爲這三式的眞諦，才到手不久，不由得重温起來，他腦中轉念想着「靈飛三式」，眼睛却是仍然落在「萬勿圖」之上。

忽然，一道靈光從腦中泛起，發現意念中的「靈飛三式」，竟似從「萬勿圖」中脫胎而來。

循着「靈飛三式」的脈絡去看「萬勿圖」，既然從「萬勿圖」裏面可以看出「靈飛三式」的軌跡，說不定那「靈飛三式」，便是因「萬勿圖」的啓示而形成。

這時，他心中一動，再把自己幾種拿手絕技去印證「萬勿圖」，想不到在「萬勿圖」裏，也有軌跡可尋。

接着，他又用了一套最簡單的「長拳」去印證「萬勿圖」，結果所得也完全一樣。

他用這種以有證無的方法，使他對「萬刎圖」有了初步的瞭解和信心。

這「萬刎圖」實在是一座無窮的寶藏，只要你有悟性，便能從「萬刎圖」啓示之中，無中生有，創造出驚人絕技，當然，那絕技之是否驚人，端賴你自己的聰明才智了。

周震川更知道，要領悟一種驚人絕技，更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這時，就要想從「萬刎圖」得到實惠，顯然絕不可能。

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這圖案深深記熟，印入腦中，以後慢慢參悟，於是，心神一斂，澄心去慮，聚精會神的去熟記那「萬刎圖」。

饒是周震川聰明絕頂，記憶力高人一等，但眞要去記憶那「萬刎圖」時，先是眼花撩亂，理不出頭緒，接着，又因過份奧秘，在腦中難以生根，記了一個多時辰，腦中還只有一個大概。

要把它完全深深記入腦中，眞不知還要多久的時光哩！

周震川腦中一轉，暗暗罵了自己一聲：「笨東西，爲什麼不把它描畫下來！」

此念一生，立時脫下外衣攤在地上，裂了一塊粉石，描繪起來。

大約又繪了一個多時辰，才把那幅「萬刎圖」畫好，剛把外衣穿好，遠處已有陣陣腳步聲傳來。

周震川本待迎了出去，心中一想，又覺不妥，這樣倒顯得自己有心掩飾，不够光明了，因此依然留在室內相候。

片刻之間，腳步之聲已經來到室外，接着只聽丹陽道長咦！的一聲，叫道：「震川，是你麼？」

那間石室，本來是一團漆黑，這時忽然現出了光亮，怎得不令丹陽道長驚訝出聲。

周震川應聲道：「是晚輩周震川！」應聲之中，只見丹陽道長，武當掌門人，午陽道長一行三人，已然現身出來。

丹陽道長身形一側，站立一旁，武當掌門人首先進入石室，朗目一掃之下，望着周震川微微一笑，道：「周少俠一路而來，沒有受到什麼驚擾吧？」

周震川玉顏一赤，訕訕的一笑，欠身道：「晚輩因習完『靈飛三式』之後，急想到外面一試，不料一時迷途，誤撞來到此室，無心之過，有請老前輩寬恕。」

說着，已是一禮到地，表示歉意。

禮後，接着微微一笑，又道：「晚輩一路而來，途中都未發現凶險之事，有勞老前輩關愛。」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道：「這靈飛洞之內，孔道錯綜複雜，密如蛛網，九九八十一條孔道之內，只有一條安全之路，少俠能無驚無險來到此室，自是有緣之人，何罪之有，少俠無需爲此不安。」

目光轉動，向洞壁之上，緩緩掃過，周震川隨着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目光轉動之下，忽然發現那「萬刎圖」的影像已消失於無形，再無踪跡，不由得一楞。

這時，只見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忽然發出一聲惋惜的輕嘆道：「少俠雖是有緣之人，却空入此室一趟了。」

周震川聞言之下心中一動，已是瞭然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話意所在，畧一沉思，道：「老前輩此話怎講？」

雲陽眞人目注洞壁之上，道：「此室之內，據說有一幅『萬刎圖』，得之受用無窮，唯需三十年才一隱現，如今少俠已啓『魯殿靈光』，而壁間不見『萬刎圖』，莫非時辰未到？」

周震川「啊！」了一聲，坦然道：「不瞞老前輩說，『萬刎圖』已爲晚輩所得，晚輩因資質愚鈍，一時之間，未能參悟眞諦，已繪有副圖一幅，有請老前輩過目。」

說着，脫下外衣，送呈於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

雲陽眞人雖是武當派一派掌門之尊，似是也未見過這「萬刎圖」，接圖在手，神態上竟微現激動之色。

雲陽眞人親自將「萬刎圖」平鋪於地上，看了一陣，臉上的神色，是越看越迷糊，顯然尙未得到眉目。

忽然，雲陽眞人搖頭一嘆，收回目光，道：「此圖看來，經緯萬端，莫衷一是，短短時間，實難有得……」

目光移動，落在周震川臉上，頓了一頓，問道：「少俠可是準備將此圖携出洞外？」

周震川道：「晚輩正有此意……。」

雲陽眞人微微一搖頭，道：「本派靈飛仙洞所藏絕學，凡能有緣見到之人，向例不禁其學習，但，有一點，則任何人不得將洞中絕學抄繪携出洞外，此點尙望少俠見諒。」

周震川只是不懂得武當派規矩，並非存心不良，一經明白之後，全無患得患失之心，點頭道：「老前輩所示甚是，晚輩謹將副圖奉還，請老前輩處理。」

雲陽眞人見周震川年紀輕輕，得失之間，一片君子坦蕩之風，暗暗一點頭，道：「我們離洞之時，此圖定必消毀，但在未離洞之前，則不忌參研默記，少俠能安然進入此洞，已是有緣之人，怎可空手而回，今由貧道作主，周少俠與二位師弟，一同留此室內，各憑天份福緣，在十二個時辰之內，參研默記，時辰一到，便罷手出洞。」

雲陽眞人此舉，對周震川可是天大的人情，周震川只覺這雲陽眞人胸襟如海，氣度過人，眞不愧是武林之中一大門派的掌門人，無形之中，對雲陽眞人更增尊敬與親切之感，同時，也以他爲典範，自省自勵。

周震川肅然一抱拳，說道：「多承玉成。」

雲陽眞人微微一笑，沒再說什麼，舉袖輕輕一拂，把地上積塵拂向一邊，身形一矮，盤膝坐在地上。

丹陽道長與午陽道長一左一右，分坐在雲陽眞人兩旁，周震川則走到雲陽眞人對面，坐了下去。

周震川原已在那「萬刎圖」上花過不少腦筋，一陣默記，一陣描繪之後，心中實已記得了十之六七，這一坐下來，不到一個時辰，已把一幅「萬刎圖」完全記在腦中了。

這時，他已知道這「靈飛仙洞」之內，步步危機，亂闖不得，傷身事小，丟人

事大，因此，雖然已把「萬刎圖」記全，却不敢擅自離開了。

於是，他索性利用多餘的時間，對「萬刎圖」作進一步參悟。

這時，周震川已經完全記住了「萬刎圖」，在心理上再無得失之念，靈台空明，智珠活潑，十一個時辰下來，雖未能立創奇跡，悟出驚人絕學，但對「萬刎圖」的瞭解，已是登堂入室，大有所得。

十二個時辰一過，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當先從地上站了起來，接着，丹陽道長與午陽道長也隨後起立。

掠目間，只見周震川雙目緊閉，目光並未停注在「萬刎圖」上，而他臉上却是一片通泰瑩然之色，顯見早已智珠在握，不虛此行了。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望着丹陽道長微微一笑，道：「座中所得最多，當是周少俠了。」

周震川聞聲一睜雙目，只見雲陽眞人等人早已起立站在一旁，不好意思挺身站立起來，欠身道：「晚輩……。」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含笑截口道：「少俠已得智珠，可喜可賀。」竟沒讓周震川表示他那份歉意。

武當掌門人再一拂袖，只見周震川那件上繪「萬刎圖」的上衣，已是化灰而起，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大袖一捲，已把那布灰捲入大袖之中，舉步向室外走去。

周震川讓身請丹陽道長與午陽道長先行，自己一長身，把那石塊揷回原處，閉住了珠光，走在最後面。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這時胸前現出一道淡淡的黃光，照在前面引路，周震川因走在最後，看不出那黃光來處，心想，那大約又是什麼珠光了。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前行甚慢，走得非常謹愼，他雖然知道洞中路徑，由於並不常來，顯得甚是生疏，是以不敢放胆快行。

走出洞外，只見繁星在天，一輪明月已是斜過了中天，一陣淸風迎面拂來，使得大家頓覺精神一爽。

周震川向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欠身一禮，道：「晚輩出來時，未曾留下隻字片語，想施帮主等，一定甚是放心不下，老前輩如無特別吩咐，晚輩請就此告辭。」

武當掌門人雲陽眞人含笑，道：「少俠請！」

周震川向大家抱拳一禮，轉身疾掠而起，向遵義城奔去。

周震川爲人極是盡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腦筋這一淸閒下來，便不由得担心起老花子施雷的事來，他一口氣趕回遵義，飛身落在大廳之中，便見老花子施雷獨自一人，據桌獨飲，看他桌上杯盤狼藉，醉眼惺忪，顯得他已經喝了不少了。

周震川暗暗一震，忖道：「施帮主遭遇什麼嚴重大事，心中竟然如此愁苦？」

一念未了，還未來得及問話，老花子施雷一眼見到他之後，已是精神一振，陡然從心牢之中解脫出來，大叫一聲，道：「我的老弟，你可回來了！」霍的從座上站了起來。

周震川急口問道：「是不是老夫人方面，又有了變化？」

老花子施雷搖首道：「不，他們都還很好，是皇甫秀華忽然發了神經，與秦仙子翻臉打起來了，你要再不回來，就要不可收拾了。」

周震川猛然一震，道：「她人呢？」

老花子施雷說道：「已經搬出去了，現在正和長手仙猿于長庚他們打成一片，……老夫實在想不出，她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周震川一嘆道：「走，我們馬上去找她去！」近月來的交往，周震川對皇甫秀華已是心心相印，不由甚是放心不下。

老花子施雷一揮手道：「莫老兒已去找她去了，就在不久也要回來了，你先別忙，坐下來，吃點東西再說。」

「我不餓！」話雖是這樣說，周震川還是就桌坐了下去，猛然喝了二杯酒，舉目望着老花子施雷道：「她到底爲了什麼事，你一點都不知道麼？」

老花子施雷苦笑一聲道：「我要知道就好了……你這幾天，又到那裏去呢？」

周震川道：「晚輩的事，將來再告訴你前輩吧……她去找秦仙子的痲煩，又是爲了什麼？」

老花子施雷道：「要人！」

「要誰？」

「閃電娘子武瑛！」

周震川臉色微微一變道：「她要武瑛的人？……。」腦念飛轉，接着暗忖道：「難道武瑛暗中搗了她什麼鬼不成？」

他心裏明白，閃電娘子武瑛對他並未死心，如說閃電娘子武瑛要暗算皇甫秀華，以閃電娘子武瑛的爲人來說，這不是不可能的。

正思忖間，廳前人影乍閃，九指神偷莫木森已飄身下降而到，老花子施雷顯然比周震川更着急，劈頭便問道：「怎麼樣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沉聲不語，望着周震川一搖頭，坐到桌旁，猛灌烈酒，顯然，心中亦甚是苦惱煩躁。

老花子施雷大喝一聲，道：「莫老兒，你到底說不說話！」

九指神偷莫木森哈哈一笑，說道：「你當着正主兒不問，你叫我莫某人說什麼才好！」

老花子施雷望着周震川一怔，道：「好呀，你什麼都知道，還裝什麼迷糊。」

周震川神色一凝，道：「在下實在什麼都不知道，莫大哥，你有話就說說！」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翻眼道：「你說，這幾天你到那裏去了？」

周震川在「靈飛洞」的經歷，乃是他與武當派之間的秘密，無法向他們說明，只好道：「這幾天，我都和武當掌門人及丹陽道長他們在一起，未曾離開一步。」

老花子施雷與九指神偷莫木森聞言一楞，道：「武當掌門人也來了。」他們不是不相信，而是覺得太意外了。

說句老實話，丐帮在江湖道上的勢力，雖然並不下於少林武當，甚或超過少林武當，那是因丐帮弟子衆多，遍及天下之故，如說武功方面的成就，仍應以少林武當爲尊，因爲少林武當都是佛道兩門的淸修之士，放開他們千百年來歷代祖師的心血遺產不說，就以個人來說，一位少林武

當弟子所用於修爲上的功夫，就要比丐帮弟子專心深厚很多。

就拿老花子施雷來說，他雖然也是一帮之主，眞要和少林武當二派掌門人比較功力，那眞還差了一段距離。

武當掌門人很少離開武當山，如今竟然也來了貴州，能不叫老花子施雷與九指神偷莫木森驚愕不止。

周震川淡淡的一笑，道：「其他的話，我就不能奉告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點頭，道：「其他的話，我們也不想知道……這樣看來，那你是眞的不知道了。」

話鋒微微一頓，接着一轉道：「據老夫這兩天來的調查，皇甫姑娘的反常，是因爲親眼看見你和閃電娘子武瑛在湄潭關室幽會，因此受了極大的刺激，所以一怒之下發生了今天的事端。」

周震川長嘆一聲，道：「有這種事，眞是活見鬼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這時心情忽然輕鬆了起來，一笑道：「是鬼倒好辦，要眞是你，那才困難啦！」

老花子施雷冷笑一聲，道：「我老花子看那武瑛就不是東西，想不到她還會這樣來一手……。」

九指神偷莫木森搖手截着他話語，道：「這事情是不是武瑛從中搗鬼，且莫言之過早。」

老花子施雷「嗯！」了一聲，話鋒一轉，又道：「秀華那丫頭也眞差勁，看她平日精明絕頂，竟然連一個人的眞假都分不出來。」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笑又道：「施兄，在那種情形之下，腦子都是情焰怒火，誰能靜心得下來。」

老花子施雷雙目一翻，憤然道：「你爲什麼老和我老花子抬槓？」

九指神偷莫木森哈哈一笑，說道：「你看，你現在的情形，還不和皇甫姑娘一樣。」

老花子施雷被說得一窒，愣住了，過了半天，才訕訕的道：「我老是喝悶酒喝得太多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皇甫姑娘喝的醋，只怕比你的酒更要醉人……。」

一語未了，只聽周震川輕聲警告道：「有人來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與老花子一歛神，似是尙無所覺，九指神偷莫木森一回頭，剛要說什麼，這時也捕捉到了一絲衣袂飄風之聲，來人身形奇快，牆頭上已現出了人影。

老花子施雷起座一抱拳，道：「原來是秦仙子駕到，有失迎迓，請進！」

秦仙子飄身而下，向大廳之內走來。

接着，牆頭上人影閃動，連番飛身下來了八個少女，個個勁裝疾服，手持兵刄，分列在廳外。

秦仙子手持鳩頭烏木杖，走進大廳，鳩頭烏木杖向地上一頓，氣虎虎的向周震川一瞪眼，道：「姓周的，你到底在搗什麼鬼，給老身一個明白來。」

周震川面上保持着笑容，欠身道：「老前輩有話，請先坐下，慢慢的談。」

秦仙子「哼！」的一聲，道：「好一個笑面老虎！」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笑接口道：「秦仙子請息雷霆之怒……。」

一語未了，秦仙子冷目一轉，也不假辭色的冷冷地道：「你是什麼人，也配和老身說話！」

九指神偷莫木森其貌不揚，長得實在叫人看不起，難怪秦仙子絲毫不把他放在眼下。

九指神偷莫木森此人，能數十年揚名天下，從不失手，自然不是一言不合，就會變臉的人，接着，忽然打了一個哈哈大笑，道：「是！小老兒不配，請恕多言之罪。」緩緩坐回座椅之上。

只是，他這聲哈哈大笑，却注足了他全身修爲之力而發，聲音雖不大，但奇勁貫耳，力穿金石，震得秦仙子悚然一驚，凛然忖道：「這糟老頭子，一身功力不在我之下，他到底是什麼人？我倒是看走眼了。」

秦仙子脾氣大，人却並不笨，暗中估計了一下雙方實力，有了這糟老頭子在座，自己方面，顯然又沒有勝算了，臉色瞬變之下，心念電轉，鳩頭烏木杖一頓，色厲內荏的呵呵一笑，道：「敢情尊駕還是一位隱世高人，老身倒是有眼不識泰山了，請問上姓高名。」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無名之輩，不敢有辱淸聽，秦仙子不是要找周少俠麼，你們談吧！」

回敬了秦仙子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氣得秦仙子橫了一眼，又不敢樹此强敵，冷笑了一陣，頭一回望着周震川氣虎虎的道：「老身問你，你到底是要武瑛？還是還皇甫丫頭？」

周震川苦笑一聲道：「老前輩這話是什麼意思？」

秦仙子怒目一翻道：「什麼意思，簡單得很，你要武瑛，去把武瑛叫來，隨老身一同回山去，天大的事情，由老身替你頂着！」

周震川微微一揚頭道：「要不哩！」

秦仙子大喝一聲，道：「你始亂終棄，老身第一個就饒不得你。」

周震川面色一正，朗然道：「老前輩，在下看你是道聽途說……。」

秦仙子「哼！」的一聲，截口道：「什麼道聽途說，那皇甫丫頭親口向老身說的，難道會有假不成？」

周震川道：「事情只怕眞的有假了，老前輩能否平心靜氣的坐下來，且聽晚輩一言。」

秦仙子不是不知道周震川的厲害，只因相信了皇甫秀華的話，認爲他已與武瑛有了不可告人之事，自己以親長之尊，前來興師問罪，料他也不敢對自己如何，詎料一陣唬嚇之下，對方却是鎭定如恆的，毫無愧怍之色。心中不由已是有些氣餒。

秦仙子楞了一楞，忽然點頭道：「好，老身給你一個說話的機會！」一頓手中鳩頭烏木杖，重重的向椅子上一坐。

周震川輕嘆一聲，道：「不瞞老前輩說，這次的事情，晚輩委實毫無所知，只因這幾天來，晚輩巧遇武當丹陽道長，作了數天竟日之談，才回來不久，還是施雷帮主告之，才畧知一二。」

秦仙子怔了一怔，道：「你這幾天眞和丹陽道長在一起？」

周震川道：「晚輩隨時可以請丹陽道長前來爲証。」

秦仙子微微一點頭，道：「有丹陽道長替你作証，老身暫且放過你一邊。」

話聲一頓，緩緩轉向老花子施雷道：「施帮主，老身請問你一件事，皇甫秀華怎會和長手仙猿于長庚他們打成一片？」

老花子施雷微微一蹙濃眉，搖頭一嘆道：「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周少俠那天隻身出去，未曾告訴皇甫姑娘，皇甫姑娘一早起來不見周少俠，心中顯然甚是不樂，偏偏這時陰司秀才古今人現身出來，把皇甫姑娘引了出去，皇甫姑娘再回來，她就完全變了，接着，皇甫姑娘竟也不告而別，於是就發生了以後種種意想不到的事件。」

秦仙子道：「這樣說來，皇甫姑娘是中了他們離間之計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在旁接口說道：「據老夫所知，皇甫姑娘在湄潭，確實見到武姑娘……。」

秦仙子冷笑道：「周震川是假的，難道武瑛不會是假的？」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老夫並沒說武姑娘一定是眞的……不過老夫請問仙子一事，武姑娘可是最近才離開仙子的？」

秦仙子目光向老花子施雷與周震川兩人一瞧，道：「武瑛上次在此一別之後，就未再見回轉，但雲貴雙豪已有回信送來，他們看在老身薄面，與周少俠的誤會，就此作罷，可是，武瑛以後的下落就不明了……。」

話聲微微一頓，臉色一苦，接道：「昨天皇甫姑娘前來追問武瑛，老身還眞以爲武瑛是和周少俠在一起啦！」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如果武姑娘已經下落不明，那對武姑娘來說，只怕是一個好消息。」

周震川心中一動，暗叫了一聲「不好」！忖道：「如果武瑛因此受了終身之辱，我雖無過，她却因我被害……」

他眞不敢想像下去，縱令他不敢想像下去，腦中還是現出了一幅醜惡的影像，只見正有一人，化作自己的形貌，糾纏着武瑛，做那不堪入目之事……。

周震川但覺熱血沸騰，怒目暴漲，身不由已的猛然一拍桌子，道：「莫老哥，走！我們去找武姑娘去……！」話聲出口，人已向大廳之外射了出去。

秦仙子帶來的八個少女，欲待橫身攔阻周震川，念頭方動之下，周震川人影已失，那還來得及出手。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了一聲：「失陪！」身形一幌，已是人踪頓杳。

九指神偷莫木森倒不是有心在秦仙子面前炫耀的輕身功夫，只因眼見周震川神色不寧，放心不下，非急急追上去不可。

秦仙子只看得一震，喃喃自語道：「此人姓莫，又有如此一身出奇輕身的功夫，莫非他就是……。」

老花子施雷一笑道：「仙子猜得不錯，他就是那老偷兒。」

秦仙子一怔，道：「他怎會和你們打成一片？」

老花子施雷笑了一笑，道：「他和周少俠現在已是忘年之交了，他自然得站在我們一起了。」

秦仙子訕訕的道：「老身剛才對他言語上……。」

老花子施雷哈哈一笑，道：「你放心，老偷兒現在已是完全改了一個人了，他絕不會對你陰圖報復。」

秦仙子心中眞是害怕老偷兒一氣之下，向她施展空空妙手，老花子施雷這一句話，正說中了她心事，她的表情上雖是有點難爲情，心中倒是吃了一顆定心丸，暗中吁了一口氣，老臉微紅的笑了一笑，道：「他就是要向老身下手，老身那點點家當，只怕他還看不上眼。」

接着，不待老花子施雷要說什麼，一頓鳩頭烏木杖挺腰離座，微一點頭道：「今天老身又錯找你老花子了，我也得回去，派人去找武瑛了。」

口氣軟了，却拉不下臉來，一轉身，出了大廳，帶着隨來的八個少女，翻牆而去。

老花子施雷哈哈一笑道：「仙子好走，老花子不送！」

話說九指神偷莫木森一路急追，追出城外，才追上周震川，道：「老弟，你今天怎樣啦！爲什麼這樣沉不住氣？」

周震川緩了一緩脚步，讓九指神偷莫木森趕上來併肩而行，心情沉重的道：「老哥哥，我很爲武瑛的淸白担心。」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笑，道：「你這時再替她担心，只怕已經遲了，要發生的事情，怕不早就發生了。」

周震川急馳的身形，有如被鞭子猛抽了一下，一震之後，停了下來，臉上說不出有多痛苦的道：「那我怎樣辦呢？」

這種話從他口中說出來，並不是表示他沒有辦法，而是顯示他出奇的怒惱。

九指神偷莫木森雙眉一皺，說道：「我們先找一個地方，坐下來，靜一靜再說吧！」

目光轉動，看到路旁不遠之處，有一棵虬松，身形一折，便向那虬松之下，奔了過去。

周震川無可奈何，隨着九指神偷莫木森到了那棵虬松之下，兩人相對坐下去。

九指神偷莫木森雙目一凝，望着周震川一本正經的道：「兄弟，老哥哥有一句話要問你，希望你能實話實說。」

周震川抬起頭，神思不屬的道：「什麼事？」

九指神偷莫木森面色一正道：「老哥哥借秦仙子一句話問你，『你是要武姑娘呢？還是要皇甫姑娘』？」

周震川一楞道：「我們現在只是要救武姑娘，老哥哥爲什麼問起這些話來？」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你不要避重就輕，先回答我的話！」

周震川苦笑道：「老哥哥，你知不知道，小弟和武姑娘，有過兄妹之稱。」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我要乾脆俐落的回答！」

周震川漲紅着臉道：「皇甫姑娘與小弟彼此已是默許。」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你是說，你要

的是皇甫姑娘？」

周震川何等開朗的人，談到這個問題，他也像常人一樣，喉中似是發不出聲來，點了一點頭。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點頭道：「好！現在我問你，你認爲先找武姑娘重要呢？還是先找皇甫姑娘重要？」

周震川道：「武姑娘身在難中，當然是找武姑娘重要！」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你又怎樣知道她是身在難中？難道她就不可能和那些狗東西勾結？」

周震川道：「就算她與那些狗東西互相勾結，小弟也要先把她弄清楚，才能於心無愧，心地泰然。」

九指神偷莫木森搖了一搖頭道：「依老哥哥的看法，我覺得你應該先去找皇甫姑娘，把誤會解釋清楚，才是正理，你要先去找武姑娘，只怕你與皇甫姑娘的誤會更要加深了……。」

話聲微微一頓，長嘆了一口氣，接着又道：「何況，我們對武姑娘一點綫索都沒有，又到那裏去找她去。」

周震川道：「小弟想到湄潭去看一看，老哥哥既然這樣說，我們就暫時不去找她算了……可是，我們又到那裏去找皇甫姑娘呢？」

九指神偷莫木森微微一笑，道：「皇甫姑娘的地方，老哥哥已替你摸出來了，不過現在不是時候，你要沒有別的事，老哥哥帶你去看一個朋友，好不好？」

在這緊要關頭，九指神偷莫木森忽然要帶他去見一個朋友，周震川實在打不起興趣來，但又無法藉口不去，漫應一聲，道：「什麼朋友？……」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面從地上站了起來，一面道：「你去了自然知道，反正對你不會有害就是。」說着人已領先走出去。

周震川隨着九指神偷莫木森折轉方向，直向金頂山奔去。

金頂山位於遵義西北，兩人越城而過，施展輕身功夫，不大工夫，已然翻越過兩座山峯。向一座丈許寬窄的峽谷之中走去。這條峽谷十分陰寒，山峯倒掩，終年見不到陽光，但見谷底越去越寬，地勢却是越去越低，兩旁都是堅硬的石壁，看去雖是陰氣沉沉，但却十分乾燥。

九指神偷莫木森領先帶路，一直奔了下去，深入四五十丈之後，轉向一處崖壁所在走去。

迎面是一塊如屏立壁，立壁如削，前面已無去路，九指神偷莫木森忽然一躍而起，施展壁虎游牆神功，沿着立壁升了上去。只見他越升越高，立升了三十多丈，才停住上升之勢，向着石壁上一個拳大的洞口，注勁呼聲，道：「夏侯兄，我老偷兒前來拜訪，請開門賜見。」

說完話，飄身落回地上，不久但聞石壁之內隱隱傳來一陣軋軋之聲，石壁下方突然裂開了一座石門。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了聲：「兄弟跟我來！」舉步進了石門。

石門之內迎面又有九個洞口，九指神偷莫木森輕車熟路帶着周震川走進最右一個洞口之內，足足行了半盞熱茶時間，只見眼前一亮，洞外是一片光明，光明之中樹影婆娑，鳥語花香，別有天地。

接着只聽一聲朗朗笑聲，道：「老偷兒，你這回又想來打老夫的什麼主意？」

抬頭望去，只見一個五綹長髯垂胸，身着竹布長衫，貌似中年的人，出現在樹影花叢之中。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笑，道：「你還有什麼東西，引得起我老偷兒的興趣麼？哈！哈！哈哈……。」

笑聲中，身形一邁，已到了那長髯人身前，周震川原是與老偷兒併肩而出，他也就等於老偷兒身體的一部份似的，同起同落，同時到了那人之前。

老偷兒的輕身功夫，那長髯人自是知之有數，但見了周震川這一手，眼中不由微現驚容，暗暗一楞，忖道：「這年輕人是何來路，竟然不弱於老偷兒……。」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聲中，話鋒一轉，道：「兄弟，我來替你引見這位雲貴俠隱臥雲居士彭大先生。」

周震川態度從容，豐神俊逸，不卑不亢，抱拳一個長揖，道：「末學後進周震川，有幸得親芝範，不勝榮幸之至。」

「周震川」三個字，對這位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顯然並不陌生，神色微微一動，望着九指偷神莫木森愕然道：「老偷兒，你和周少俠不是……。」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他正和你我當年一樣，不打不相識，成了好朋友了，現在他已是小弟的忘年兄弟了。」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哈哈一笑，道：「你這老偷兒平生行徑，一無可取，倒是這雙眼睛還沒瞎。」

話聲一頓，接着向周震川欠身還了一禮，從容道：「老朽一時失態，見笑少俠了。」

周震川一笑道：「豈敢！豈敢！」

九指神偷莫木森進一步替周震川介紹彭大先生道：「彭大先生三十年前，已是望重武林威震天下，然近二十年來，已絕跡武林，不問武林是非，隱居於此，但雲貴地面上，仍多彭老故舊手下，有他一句話，冰山可以解凍，大地可以回春，兄弟以後，可要向彭大先生多多請益。」

彭大先生望着周震川微微一笑，說道：「英雄出少年，老夫是老了，所以只好躲在這山墟裏等死，少俠可不要聽他胡吹亂道。」

九指神偷莫木森接口道：「彭老，這可是你說的話啊！咱們可是向你打過招呼了，以後如有得罪之處，您可不要說我老偷兒，不情不義了。」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呵呵一笑，道：「老偷兒，我彭某人對你可是另眼相待，你這樣沒頭沒腦來一頓，是什麼意思？」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沒有什麼意思，我看你好像要把我這兄弟拒於千里之外了。」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笑道：「你這老偷兒到底是難登大雅之堂，新朋友見面，難道客氣話也不該說一句麼？」

九指神偷莫木森當然知道他是客氣對人，但他更知道他的性格，和他客氣不得，和他一客氣，心裏有什麼話，就更說不出口了，所以，先給他來了這一手。

九指神偷莫木森眉峯一軒道：「你這一客氣，可就把我老偷兒坑了。」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一怔，道：「把你坑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點頭道：「可不是把我坑了，我這周兄弟不知你的底細，他還好意思開口，我老偷兒第一次帮我這周兄弟辦事，豈不就把招牌砸了，你這不是坑我老偷兒是什麼？」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皺着眉頭，道：「不成理由，不成理由，我看你老偷兒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你帶周少俠來，有什麼事你就直說了吧！」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笑道：「可以由我代說？不怕壞了你彭大先生的規矩？」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道：「規矩是老夫定的，老夫要怎樣，還不就怎樣。」

周震川起初對九指神偷莫木森的言談，頗以爲他跡近無理取鬧，多聽得幾句話之後，已是有所領悟，暗暗忖道：「看來這彭大先生在雲貴道上的影响力，一定是奇大無比，老哥哥帶我而來，莫非是想從他身上，預作釜底抽薪之計。」

他有所領悟之後，於是便面帶微笑，一言不發，冷眼旁觀。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那我老偷兒就實話實說了，……今天小弟帶我這位周兄弟來，是借你大先生『三山令』一用，尚望見允。」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縱聲大笑道：「老偷兒你要借老夫『三山令』，你可知老夫這『三山令』多久沒有出現在江湖上走動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我知道，十二年以前，你還用過一次。」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道：「你憑什麼要借用老夫『三山令』？」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憑小弟與您的交情，難道不够麼？」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不禁搖頭道：「老夫『三山令』一出，雲貴道上無論黑白兩道，莫不俯首貼耳，任憑調遣，關係重大，你我交情雖厚，但私不能蔽公，碍難遵命。」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好，就算私不能蔽公，那我們照規矩行事可成？」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望着九指神偷莫木森縱聲大笑道：「老偷兒，請『三山令』的規矩，可不准偷啊！」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小弟知道，要不小弟也就不會帶同周少俠前來了。」

話頓，回頭一指周震川，道：「我這位周兄弟年紀雖輕，但比小弟却强得多，文武兩途，正可向你大先生討教一二。」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順着九指神偷莫木森手式，移轉目光，向周震川仔細打量了一眼，道：「周少俠可知請令的規矩？」

周震川事先雖未得到九指神偷莫木森說明，但事到如今，也就只有認了，但他有一點可以確信的，便是九指神偷莫木森絕不會害他，由此一點，更不難想像到，九指神偷莫木森對自己一定有相當信心，否則，也就不會帶自己來自找其辱。

因此，周震川雖不知臥雲居士彭大先生的功力深淺，心中倒無畏怯之情，對着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怡然一笑，道：「晚生不知，但任憑吩咐。」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見周震川答話輕鬆，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樣子，微微一皺修眉，道：「『三山令』乃雲貴武林道上公訂的最高權令，由老夫執掌，已有三十年之久，請令規矩，除道上同源另有規定外，少俠不是我雲貴道上朋友，位居賓客，老夫就以少俠身份，說明一二吧。」

話聲畧爲停了一停，換了一口氣，接道：「第一，必須光明磊落之士；第二，必須江湖耆宿推介；第三，要能經得過老夫三場攷驗……。」

九指神偷莫木森接口道：「第一點，小弟可以保証周少俠爲人不但光明磊落，而且氣質恢弘，絕不會有負『三山令』之托；第二點，我老偷兒自知聲名太壞，知我者千不得一，不敢毛遂自薦，但有老花子的『富貴金令』，不知可否推介？」

說着，伸手懷中取出一枚純金金錢，托在掌中，送到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面前。

丐帮富貴令本來有三種，計分：金，銀，銅三種。

金質「富貴令」一枚，爲帮主所親掌；銀質二枚，分爲帮中總護法與第一長老所執掌；銅質三枚，是專爲酬答對丐帮有奇功的外人而設，此令對外不能代表丐帮之言行權力，但對丐帮弟子之差遣調用，與金銀令，有相等之權力。

皇甫秀華所有的那枚「富貴令」，便是屬於後者。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哈哈一笑，道：「虧你老偷兒還有自知之明，好，第一二兩條，老夫認可就是。」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咱們時間不多，你第三條要攷驗些什麼快快說出來。」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道：「急什麼，這等重大之事，豈可輕率從事。」

說着，看了一看周震川，又抬起頭望着天上一片浮雲凝思了一陣，一點頭道：「這樣吧，老夫開出六項科目，任憑少俠選擇三項，三項之中，只要少俠勝得二項，老夫便將『三山令』交付與少俠你。」

周震川欠身道：「請老前輩命題，晚生勉力一試。」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開口道：「第一項，奇門八卦；第二項，土木消息；第三項，兵刄對陣；第四項，拳掌交鋒；第五項，輕功暗器；第六項，內力修爲。少俠，你選擇看看吧！」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老前輩所示六項，晚生都有請教之意，但今日時間不多，晚生暫就奇門八卦，兵刄對陣，輕功暗器方面，請老前輩指教一二。」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對周震川第一印象不惡，所以提出六個項目任他選擇，聽他的口氣，好像全無所怯，不由豪興大發，哈哈一笑道：「少俠多才多藝，令老夫相見恨晚，來來來，我們先印証印證奇門八卦之學。」

轉身帶着周震川與九指神偷莫木森穿過花樹，來到一片草地之前。

只見綠草如茵，地毯似的草坪上稀稀落落插了一些竹枝，擺了一座奇門陣式。

敢情，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對奇門陣式，精研不息，特爲此專闢了一塊草地，隨時演練。（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高庸·文
培新·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魔手郭長風追踪，被誘入一座高樓中，驀見樓中坐着林元暉，郭長風恐林元暉遭吳姥姥暗害，毫不思考的撲入樓中，致誤投陷阱，原來這正是吳姥姥借刀殺人的毒計。郭長風陷進機關室，幸賴身手敏捷，口舌便給，終於制服假冒林元暉的劉凱，迫他說出係奉紅石堡主秦天祥之命行事，更獲知林元暉確已由郝寨主和鷹長老護送往紅石堡。郭長風返抵客棧，小强正急候他回來，見面急不及待地詢問郭長風經過，及以後將採取何種辦法，郭長風慢條斯理地安慰小强不用急，船到橋頭自然直——

含羞通款曲　審情猜秘辛

小强搖頭道：「可是，這樣我會睡不着覺。」

郭長風笑着拍拍他的肩，道：「放心好了，一切都有六哥撐着，去睡吧！」

小强無奈，只得快快向外走去。才走到門口，忽又停步道：「昨夜吳姥姥給了我一支銀簪，要我——」

郭長風截口笑道：「我已經知道了，東西你先收着，咱們或許用得着它。」

他似乎迫不及待要小强離開後院，等小强一走，立刻掩上院門，並且加了栓。然後，回頭向院墻外一棵枝葉茂密的大樹上笑了笑，低聲說道：「姑娘請下來吧！」

樹枝輕顫，一條紅色人影，飄越院墻，輕輕落在院子裏。

影斂處，竟是林百合貼身丫鬟櫻兒。

郭長風拱手道：「姑娘，大白天裏，紅衣裳不嫌太惹眼麼？」

櫻兒赧然一笑，道：「別人才不會像你這樣眼尖哩。」

說着，舉手理一理鬢髮，逕自走入房中，拉張椅子坐了下來。

郭長風聳聳肩，隨後而入。

櫻兒昂着頭道：「怎麼？客人來了，茶也不倒一杯呀？」

郭長風只得倒上一杯茶，笑道：「姑娘請用茶。」

櫻兒道：「唔！這還差不多。」

接着，又問道：「剛才那個小孩子是誰？」

郭長風怔道：「小孩子？哪一個小孩子？」

櫻兒道：「就是剛才跟你一起吃飯的那個。」

「哦——」郭長風忍住笑，道：「姑娘是問那個二十多歲的大小孩嗎？」

櫻兒道：「不錯，他是誰？」

郭長風道：「他是他爸爸兒子，爺爺孫子，年紀很小，只比姑娘大十來歲。」

櫻兒瞪眼道：「我問他和你關係！」

郭長風道：「啊！這話說來可長啦，他和我從小就是玩伴，一塊兒揑泥人，也一起偷過糖吃，後來長大了，又一起幹殺人的營生，咱們可說是朋友，同夥，更像

是兄弟，只不過他姓傅，我姓郭，並非一個父母生的。」

櫻兒道：「他姓傅？叫傅什麼名？」

郭長風低聲道：「名叫傅小强，今年二十五歲，還沒有成家，如果姑娘想認識他，我可免費介紹，不收任何費用……」

櫻兒臉一紅，急忙啐道：「呸！誰想認識他，我只不過隨便問問而已。」

郭長風道：「那麼，姑娘到這兒來，只是爲了隨便問問？」

櫻兒道：「我是奉命傳話來的，不然，請我也不會來。」

郭長風道：「姑娘不走前面正門，却由後牆進來，所傳的話，想必很機密重要了？」

櫻兒道：「當然機密，你想不想聽呢？不想就算啦！」

郭長風笑道：「我一向對機密話最有興趣，豈有不想聽的道理。」

櫻兒道：「可是，我不能白告訴你，總得有點代價才行。」

郭長風道：「姑娘想要什麼代價？」

櫻兒沉吟了一下，道：「我要你預先答應我一個要求，以後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提出來，你就不能拒絕。」

郭長風道：「那要求一定是我辦得到的麼？」

櫻兒道：「自然是你能够辦到的，否則，我提出要求，你却不能兌現，吃虧的還不是我自己。」

郭長風道：「好！我答應了。」

櫻兒神秘地笑了笑，道：「告訴你吧我是奉小姐差遣，專程來約你相會。」

郭長風訝道：「什麼時候？」

櫻兒道：「現在。」

郭長風道：「什麼地方？」

櫻兒道：「有我帶路，你只管跟我去就行了。」

郭長風啞聲道：「書上都說是『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大白天裏，只怕不太方便吧？」

櫻兒道：「虧你還是個大男人，我家小姐都不怕，你怕個什麼勁兒？」

郭長風舉手抓抓頭髮，道：「我也是替小姐設想……」

櫻兒不耐煩地道：「小姐私自出來一次不容易，爲了要跟你見面，不知冒着多大風險，你究竟去不去嘛？」

郭長風連聲道：「去！去！去！小姐約會，那有不去之理。」

櫻兒起身道：「那就快些，別讓小姐久等。」

郭長風道：「怎麼走法？」

櫻兒道：「咱們仍由後面踰牆出去，我先走，你隨後跟來，距離要保持一丈以外，以免引人注意，尤其不可洩漏行踪，連那姓傅的朋友也不能知道。」

郭長風道：「放心，他回房睡覺去了，不到天黑不會醒。」

櫻兒道：「這樣最好，天黑以前，你已經回來啦。」

說完，飛身越過院牆。

郭長風見她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毫不隱蔽，不覺暗暗一皺眉頭，隨後越牆而出。

櫻兒在巷口畧停，微一張顧，便轉身向東行去。

午後時分，街上行人甚多，但櫻兒一身紅衣十分醒目，雖在人羣中，也很容易分辨。

郭長風放緩脚步遠遠跟隨着，同時默察身後是否有人潛躡，結果並無發現。

櫻兒一直沒有再回過頭，漸漸由鬧市轉入偏僻小巷，所經之處，大多是低矮木屋，貧民聚居的區域。

她身上衣着鮮艷華麗，在大街行走，還不太引人注目，進入陋巷，就顯得非常惹眼了。

巷子裏嬉戲的頑童，都被櫻兒所吸引，有些竟停止了玩樂，成羣尾隨着櫻兒，你推我擠，拍手笑鬧。

郭長風望見，不禁又暗暗皺眉。

但櫻兒却彷如未見，仍舊蓮步姍姍，專尋那污髒破爛的地方行走。

穿陋巷，過低簷，最後來到一處泥濘空地上。

所謂「空地」週圍不過兩丈方圓，當中有一口水井，附近房屋比較稀少而已。幾名貧婦，正圍在井邊洗滌衣物。

櫻兒走到井旁，對貧婦們低聲說了幾句話，便逕自越過空地，進入對面一棟簡陋的矮屋中。

那矮屋，泥牆茅頂，破籬柴門，房簷下掛着成串的蘿蔔乾，竹籬上還晒着幼兒尿布。

若說堂堂寂寞山莊的千金小姐，會在這破屋中約人相見，簡直太難令人置信。

郭長風正遲疑着，幾名貧婦已經將頑童遺散，並且向他含笑招手，意思是要他也到矮屋中去。

不片刻，櫻兒又從那矮屋中走出來，身上換了一件粗布衫裙，手裏挽着竹籃和髒衣……

一見郭長風仍在踟躕不前，連忙迎了過來，低聲催促道：「傻瓜！還不快些進去，發的什麼呆？」

郭長風道：「你家小姐……眞在那破屋子裏？」

櫻兒跺脚道：「誰還騙你不成？這兒雖然破爛，却最安全，附近人家都是我嬸娘的朋友，生人休想混進來。」

郭長風皺眉道：「咱們並沒有做見不得人的事，何必這樣神秘呢？」

櫻兒道：「別躭誤時間了，快去吧，小姐已經不耐煩啦！」

不由分說，拉起郭長風的衣袖，便向矮屋拖去。

郭長風忙道：「好！我自己去，快別這樣拉拉扯扯，被人笑話。」

越過空地時，幾名貧婦都偷偷掩着嘴低笑，似乎在笑他「臨陣胆怯」，飛來艷福竟不敢領受。

郭長風只好硬着頭皮，推門跨進了矮屋。

這屋子的確太矮了，必須低着頭才能通過門框，屋裏光綫又陰暗，才一進來，幾乎看不清裏面的陳設。

郭長風剛進屋門，就感到香風撲面，身側突然伸過來一隻手，拍向自己左邊脇下……

他立生警覺，飛快地一旋身，左掌疾翻，一把扣住了那人的手腕，沉聲喝道：

「什麼人？」

喝聲出口，爲了防範暗中還有其他敵人，右臂一圈，將那人攔腰抱起，急急退到屋角牆邊。

那人驚呼一聲道：「郭大俠，你想幹什麼？」

郭長風定神一看，才發覺懷中抱着的竟是林百合，屋裏也沒有其他人。

怔了怔，連忙放手，道：「對不起，剛才沒看清楚，不知道是林姑娘……」

林百合道：「是我叫櫻兒約你來的，除了我，還會有誰？」

郭長風陪笑道：「因爲屋裏太暗，姑娘又突然出手，所以誤會了。」

林百合說道：「誰出手啦？剛才我只是想把門掩上，你幹嘛不問清楚，就欺負人？」

郭長風連聲道：「對不起！對不起！姑娘請原諒我不是存心的……」

林百合道：「哼！你根本就是存心的，你以爲我不知道？」

郭長風尷尬地道：「姑娘，我可以發誓，如果……」

林百合截口道：「好啦！誰要聽你的牙疼咒。快去把門掩上，我有很重要的話對你說。」

郭長風道：「這裏沒有旁人，姑娘有話儘可說，何必掩門？」

林百合頓足道：「我不要櫻兒她們在外面偷看，叫你把門掩上，你到底掩不掩嘛？」

郭長風道：「掩！掩！姑娘吩咐了，咱們就掩上吧！」

林百合道：「還要加上門栓。」

郭長風道：「好！就加上門栓——最好再用把鋼鎖鎖起來。」後面這句話，他可沒敢說得太大聲。

掩上門，加上栓，屋子裏更暗了。

郭長風雖然不是第一次和女孩子閉門共處一室，可是，面對純潔無瑕的林百合，心裏却有些莫名的緊張。

林百合指着牆邊一條木凳，道：「你請坐呀！」

郭長風扭頭四顧，屋裏就只有這條長木凳，除此之外，別無可坐之物。

一條長木凳固然可以坐得下兩個人，但是——

想了想，只得搖搖頭，道：「姑娘自己請坐吧，我站着就行了。」

林百合道：「我要你坐下來。」

郭長風道：「我喜歡站着，站着比較容易長高……」

林百合道：「就因爲你够高了，我才要你坐下來，如果我坐着跟你說話，一定得昂着頭，仰着臉，那樣，太吃力了，懂嗎？」

郭長風輕哦一聲，笑道：「原來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哪。」

坐定，他才發現林百合設想果然週到，兩人本來一高一矮，現在正好「扯平」了。

林百合目不轉瞬地望着他，肅容問道：「你可知道，爲什麼我要約你來這兒見面？」

郭長風道：「不知道。」

林百合道：「我有很重要的話想對你說，可是，我不能再去客棧找你，因爲那些住在客棧裏的男人，全都是壞蛋……」

郭長風笑道：「姑娘別忘了，我也是住在客棧的男人。」

林百合赧然道：「我不是說你，我是指另外那些無聊的傢伙。」

郭長風道：「那些傢伙怎麼樣？」

林百合氣憤地道：「還提它幹什麼，那些傢伙眞是可惡透頂，上次我去找你，不是在你房裏睡着了麼？誰知出來的時候，竟有人故意衝着我扮鬼臉，吹口哨，好像我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壞事似的，眞把我氣炸了。」

郭長風道：「喔！這的確可惡，我若知那些人是誰，非狠狠揍他一頓不可。」

林百合道：「我有事一定要見你，又不敢再去客棧，只得跟櫻兒商議，約你來這兒見面。」

郭長風道：「姑娘究竟有什麼重要的話要告訴我？」

林百合道：「我問你……關於……」

郭長風道：「關於什麼？」

林百合忽然垂下頭，羞怯地道：「就是『比價增酬』的事嘛，難道你忘了？」

郭長風哦了一聲，道：「當然不會忘記，不過，這件事還有些意外波折……」

林百合道：「你有沒有把咱們議定的代價告訴對方？」

郭長風道：「已經告訴了。」

林百合得意地笑道：「這不就結了，莫非他還能給你更高代價不成？」

郭長風道：「對方的代價雖然不比姑娘更高，却也不相上下。」

林百合訝道：「怎麼說？」

郭長風道：「她和姑娘一樣，也願意『以身作價』。」

林百合似乎吃了一驚，不禁冷笑道：「難道她也是個女人？也跟我一樣年輕？一樣容貌？」

郭長風點頭道：「正是如此。」

林百合怔了怔，道：「我不信，縱然年紀相同，容貌決不會一模一樣，她可能比我美，或者比我醜，總有分別的。」

郭長風道：「也難怪姑娘不信，未見之前，連我也不相信，可是，這的確是鐵錚錚的事實，她和姑娘，不僅年紀相若，面貌也一般模樣，簡直就像一對孿生的姊妹。」

林百合道：「你沒有騙我吧？」

郭長風道：「句句實言，決無半字虛假。」

林百合嗄聲道：「天下竟然會有這種奇事？這怎麼可能……」

郭長風道：「或許她眞是姑娘的同胞姊妹，這也難說得很？」

林百合用力搖搖頭，道：「絕對不會的，我娘只生我一個，決沒兄弟姊妹。」

郭長風又道：「姑娘再仔細想想看，說不定是令尊當年另有外室……」

林百合截口道：「那更不可能，我爹自從娶了我娘，一向定居襄陽，從未離過家。」

郭長風道：「可是，她和姑娘容貌如此酷似，又對令尊如此懷恨，豈能說沒有淵源？」

林百合沉吟了一下，道：「我想跟她

見見面，你能告訴我她在什麼地方嗎？」

郭長鳳道：「我也希望姑娘能跟她見見面，無奈她不肯同意。」

林百合道：「你只要把地方告訴我，我親自去見她。」

郭長鳳道：「現在，她可能已經離開襄陽，連我也無處尋她。」

林百合想了想，道：「她總要再跟你連繫，下次她約你見面的時候，我就隨你一塊兒去。」

郭長鳳搖了搖頭道：「這機會恐怕很渺茫。」

林百合道：「爲什麼？」

郭長鳳道：「除非我決定對令尊下手，否則，她可能永遠不會再跟我連繫。」

林百合道：「難道她能找到比你更高明的殺手？」

郭長鳳苦笑道：「姑娘，天下有的是亡命之徒，比我高明的人，更是車載斗量，不計其數。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她肯付出那麼優厚的代價，何愁僱不到強我百倍的高人。」

林百合道：「祇要不是你，事情就好辦了。我外公說，要我不惜任何代價，一定要把你爭取過來，甚至……」

說到這裏，忽然臉上一紅，沒有再往下說。

郭長鳳道：「甚至怎麼樣？」

林百合無限嬌羞地道：「你答應不再替對方當殺手，我才告訴你。」

郭長鳳聳聳肩，道：「你不肯告訴我，也許我就會答應對方。」

林百合道：「告訴你是可以，但不許你笑！」

郭長鳳道：「啊？那是件很好笑的事嗎？」

口裏說着，已忍不住笑了起來。

林百合扭着身子道：「不來啦，人家還沒有說，你就笑人家了！」

郭長鳳忙道：「好！我不笑就是，你看，這不是沒笑了麼？」

林百合偷眼看時，見郭長鳳緊繃着臉，似笑非笑，似哭非哭，自己倒忍俊不住，「噗哧」笑出聲來。

郭長鳳道：「這可是你自己在笑，不能怪我吧？」

林百合道：「你轉過身去，不許笑，也不許偷看，我眞的要說了。」

郭長鳳依言轉過身子，道：「這樣可以嗎？」

林百合輕咳了一聲，緩緩道：「我外公說，你本來是個很好的人，祇因從小孤身浪跡江湖，沒有享到家庭的溫暖，才走入岐途，變成了職業殺手，但你一向秉性正直，並沒有妄殺過無辜……」

郭長鳳道：「謝謝他的誇獎。」

林百合接道：「所以，他老人家對于我願意『以身作價』的事，不僅不反對，反而非常贊同，他說：『浪子回頭金不換。若能使你改邪歸正，應該不惜代價，全力促成』。」

郭長鳳想笑，又不便笑出來，只得乾咳兩聲，用力拉了拉衣領，才算把笑意忍住。

林百合說到這裏，竟也停口未再說下去。

郭長鳳道：「還有呢？」

林百合道：「其餘的你應該想得到，不必我再說了。」

郭長鳳道：「我想不出來，還是你說吧。」

林百合道：「你是眞想不到？還是僞裝不懂？」

郭長鳳搖頭道：「聽他的口氣，自然是希望我能放棄殺人職業，可是，他準備如何『全力促成』？却令人無從猜測。」

林百合道：「外公的意思已經够明白了，他老人家要我——」

郭長鳳道：「要你勸我改邪歸正，對不對？」

林百合道：「不僅是要勸你，他是要你做——」

郭長鳳道：「要我做一個正人君子，不再幹職業殺手？是嗎？」

林百合頓足道：「唉！你眞笨得要命，這麼簡單的事，居然糾纏不清。」

郭長鳳道：「我本來就不聰明，索性你直說出來，豈不省事。」

林百合遲疑了一會，終於道：「直說就直說吧，外公的意思，是要你做寂寞山莊的女婿——」

最後兩個字說出口，早已羞得掩住臉龐，扭過身軀，恨不得尋個地洞，一頭鑽了進去。

郭長鳳似乎毫無意外之感，徐徐轉回身來，平靜地問道：「這話是他親口告訴你的？」

林百合輕輕點了點頭。

郭長鳳又問道：「他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林百合低聲道：「今天上午——所以我才急于想見到你。」

郭長鳳道：「他一定還有什麼話，要你對我說？」

林百合道：「是的，他老人家說，希望你送我一件信物，事情就算決定了。」

郭長鳳道：「他是要求我把那條『香羅帶』送給你，對麼？」

林百合愕然轉過頭來，道：「你怎麼知道？」

郭長鳳道：「猜猜罷了。我想，秦老爺子一定體諒到我身上別無其他珍貴東西，『香羅帶』既是女用飾物，本來又屬于林家所有，眞是最適當的信物了。」

林百合道：「不錯，外公做事，一向都替別人想得很週到。」

郭長鳳淡淡一笑，說道：「豈僅是週到，簡直可說是煞費苦心，令人不能不佩服。」

林百合欣喜地道：「這麼說，你是願意啦？」

郭長鳳反問道：「你呢？你自己願不願意？」

林百合俛首低笑道：「我……我不知道。」

郭長鳳道：「不知道可不行，如果你有絲毫勉強，這事只好作罷了。」

林百合偷偷「橫」了他一眼，輕輕道：「眞是個傻瓜！人家連『以身作價』都願意了，還要打破砂鍋問到底幹嘛。」

郭長鳳道：「其實，咱們願意都沒有用，必須另外一個人也願意了才行。」

林百合道：「誰？」

郭長鳳道：「令尊。」

林百合羞笑道：「你儘管放心，外公作主的事，我爹決不會反對的。」

郭長鳳道：「別的事都可由秦老爺子作主，唯獨這件事他無權替令尊作主，無論如何要令尊親自點了頭，才能算數。」

林百合道：「你的意思是說，一定要見到我爹才肯答應？」

郭長鳳道：「應該說，一定要令尊先答應了，才能談到第二步。」

林百合道：「可是，你明明知道我爹已經離開襄陽，這件事沒有解決之前，他是不會回來的。」

郭長鳳道：「他不回來，咱們可以去找他，這是何等重大事，豈能太性急？」

林百合憤然道：「我明白了，你根本就不想答應，只不過拿這藉口拖延敷衍罷了。」

郭長鳳說道：「不！我祇是要愼重行事……」

林百合道：「我知道，你是捨不得背棄那個壞女人，她又漂亮，又有錢，只要你殺了我爹，就可以人財兩得，所以你才堅持要先和我爹見面，你不是要他同意婚事，你是想下手殺他，你……你……」

她越說越氣憤，越說越激動，眼淚不由奪眶而出。郭長鳳平靜地望着她，既未勸慰，也沒有辯解，直到林百合語聲中輟，才徐徐說道：「你以爲我是那種人？」

林百合哽咽道：「反正你對我沒有誠意，你念念不忘的，是那十幾箱價值連城的珠寶！」

郭長鳳聳聳肩，道：「如果眞是那樣，我儘可以僞作願意，把令尊騙回寂寞山莊，然後殺了他，珠寶不是一樣可以到手麼？」

林百合一怔，道：「那你爲什麼非要先見我爹不可？」

郭長鳳凝容道：「老實告訴你吧，我是在爲令尊的安全担心，目前他雖然離開了襄陽，却已經落入另一批人的掌握，隨時可能發生危險。」

林百合道：「哼！鬼才信你的話。」

郭長鳳道：「信不信由你，我說的却是事實，那些人早在十年前就開始處心積慮想掌握令尊，目的是要由令尊身上，得到一件東西。」

林百合道：「什麼東西？」

郭長鳳一字字道：「香羅帶。」

林百合道：「香羅帶只不過一件女用飾物，也值得花費十年心血想得到它？」

郭長鳳道：「咱們不知道香羅帶珍貴之處，自然認爲不值，但那些人却對它十分重視，爲求達到目的，必要時，很可能對令尊不利。」

林百合道：「說了半天，那些人究竟是誰呀？」

郭長鳳道：「現在我不能說，即使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我祇能忠告你一句話：趕快把令尊接回襄陽。這兒雖有仇家窺伺，却比紅石堡安全得多。」

林百合詫道：「你怎麼知道我爹去了紅石堡？」

郭長鳳微微一笑，道：「我不止知道他是由郝金堂和應飛護送去了紅石堡，更知道寂寞山莊有兩名替身，都是秦老爺子一手安排的。」

林百合吃驚道：「啊！想不到你的消息居然如此靈通？」

郭長鳳道：「想不到的事多着哩！或許有一天，你會連自己的父親也分不出眞假，更要大吃一驚了。」

林百合道：「既然你什麼都知道了，我也不再瞞你，老實說，我本來不願爹爹離開襄陽，可是他老人家有病，神志已經不太清醒，萬一被仇家所乘，後果眞不堪設想，外公認爲這樣太危險，才暗中將他往送紅石堡……」

郭長鳳道：「令尊的病因何而起？」

林百合道：「我也不知道原因，總之，自從我懂事開始，爹的病就更重了，成年累月的，不是獨自躲在後院裏，就是進城來酗酒買醉，以致兩年前被人行刺暗算，險些罹難……」

郭長鳳道：「對于那一次遭人行刺，事後令尊有沒有什麼表示？譬如猜測仇家是誰？或者言語中有何異樣？」

林百合搖頭道：「這些倒沒有，祇是病勢越發嚴重，常常獨自抱頭大哭，有時脾氣變得非常暴躁，動輒出手傷人，除了我和一名貼身丫鬟之外，誰都不敢走進後院。」

郭長鳳道：「他的病是時發時好呢？還是經常如此？」

林百合道：「有時發作，有時又好些，好的時候，祇是顯得有些痴呆，發病時候，會連人也認不清。」

郭長鳳心中一動，道：「怎樣認不清人？你舉個實例給我聽。」

林百合道：「有一次，我去後院探望，他老人家正在樓上用午飯，看見我上樓，忽然顯得很吃驚的樣子，碗筷全都掉了，一把拉住我，不停地問道：『你不是死了的嗎？爲什麼又復活了？』……」

郭長鳳全神貫注地傾聽着，低聲道：「當時你怎麼回答的？」

林百合道：「當時我險些嚇呆了，後來才想到，可能因爲我很像我娘，他老人家一時眼花，把我認成我娘啦，於是，我就大聲說：『爹爹，我是百合！』」

「誰知他老人家突然哭了起來，連連搖頭道：『你不是百合，你是小玉，我知道你恨我，所以你不肯承認。小玉！我對不起你……』

「他老人家一面哭，一面緊緊抱住我不放，我急了，只得出手點了他老人家的睡穴，才使他安靜下來。」

郭長鳳跌足道：「可惜！可惜！」

林百合道：「可惜什麼？」

郭長鳳道：「你不該點閉他的穴道，應該順着他的口氣，跟他談話，讓他將心裏的積悶傾吐出來。」

林百合道：「我娘的名字並不叫『小玉』，爹爹却口口聲聲叫我『小玉』，分明已經瘋了，我還跟他談什麼？」

郭長鳳無可奈何地搖搖頭，道：「這次以後，還有類似的情形發生過嗎？」

林百合道：「那裏還敢有第二次，以後凡去後院我都特別小心，一定先在樓外跟他老人家交談幾句，確定沒有發病，才敢進去。」

（未完）

民初遊俠故事

朱　羽·文
培　新·圖

三日驚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碧色寨保安隊長薛子秋得到常德勝參謀的密囑，率領手下在車站中秘密佈防，以資保護蔡都督平安過境，在車站處未見蔡都督出現，却遇到刀疤辛老四及馮朋，邀請他前往王婆子處喝酒，席間，辛老四請托薛子秋設法找尋趙飛下落，押他出鎭，薛子秋滿口答允，立即趕返福旺嫂處，向她責詢趙飛下落，福旺嫂跟他約法三章後，領他往見趙飛，薛子秋問知年前遭辛老四打黑槍的趙桐是他的堂兄後，便直接詢問趙飛，此次到來碧色寨，就是爲了要找刀疤辛老四報仇來的了——

腥風吹野草　魅影罩山城

趙飛沉聲道：「不錯。」

薛子秋道：「方才你既然伏在房頂上未被發覺，就有了殺死辛老四的機會，爲什麼不動手？」

「我生平最痛恨施放冷箭，打黑槍的人。」

「福旺嫂雖是女流之輩，看人却從不走眼。她說你是一個血性漢子，果然不差。」說到這裏，薛子秋停頓了一下，才又接道：「對不起，我要請你連夜離開碧色寨。」

「爲什麼？」趙飛的語氣很平靜，毫無驚異之色。

「論心機和實力，你都不是刀疤辛老四那夥人的對手，而我又無能爲力保護你的安全，如果聽任你喪生在他們手裏實在可惜，所以只有請你從速離境。」

趙飛冷冷道：「謝謝隊長的好意，我自己可以保護自己，萬一不幸被刀疤辛老四算計了，我也不會埋怨任何人。」

最感到爲難的還是福旺嫂，她以委婉的口氣道：「弟娃兒，薛隊長的確是一番好意，你得好好考慮一番，辛老四這帮人是從不吃虧的，偏偏你又是一個血性漢子，只怕到頭來你眞要死在辛老四手裏。」

「我不走。」趙飛回答得斬釘截鐵。

「話可是說淸楚了。」薛子秋扳下了面孔，一個字一個字地道：「我是沒有辦法保護你的。」

趙飛以一種古怪的語氣道：「薛隊長！你是否能保護你自己的性命都還成問題哩！」

薛子秋兩道濃眉立刻挑了起來，沉聲道：「越飛！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趙飛冷冷道：「薛隊長平日的作爲雖不見得如何高明，却多少還有點忠義之心，所以我才大胆說出這句話，明人一點就透，又何必多費唇舌？」

「弟娃兒！」福旺嫂的面色也變了。「你聽到些什麼，知道些什麼，不妨在薛隊長面前說出來，對彼此都有好處。」

趙飛含笑道：「大嫂！冲着妳對小弟的那份關注之情，我無論如何也不會給薛

隊長添麻煩。大嫂！幫我說說情請薛隊長別撐我走，說不定還能給他幫個小忙。」

薛子秋畢竟是個閱歷豐富的人，情知趙飛已然知道那樁機密大事了。心頭雖驚，表面上却豪放地笑道：「趙老弟！你眞行，我薛子秋豁出性命去，也要交你這個朋友。咱們到前面堂屋裏去喝幾杯，多聊聊。」

趙飛眉頭輕輕一蹙，有些爲難地道：「薛隊長！不是我不領情，只是這會兒沒空閒，我還在跟刀疤辛老四捉迷藏。」

薛子秋方才湧上面孔的笑容立刻凍結在臉上，他像一個江湖相士般端詳着趙飛，那張充滿稚氣的臉顯得一本正經，一點也不像是在說笑話。

福旺嫂以一口流利的四川腔說道：「弟娃兒，薛隊長在跟你說正經的，你莫涮鑹子啊！」

（註：涮鑹子卽開玩笑之意。）

趙飛繃着臉道：「大嫂，小弟千里迢迢來到貴地，是爲了找辛老四尋仇，腦殼整天擱在刀沿上，那有心情涮鑹子？」

「你却有心情和辛老四捉迷藏？」福旺嫂毫不示弱地頂了一句。

「沒法子，這叫遇上了。」趙飛面色十分凝重，語氣却非常輕鬆。「辛老四出動了不少人，這個藏東，那個躲西，該我蒙上眼睛裝瞎子，我也只好一個個地去找了，還不壞，讓我找着了兩個。」

「人呢？」薛子秋提高了手裏的馬燈，目光四處掃動。

「呶！」趙飛抬手往角落裏一指。

那裏躲着兩個人，用「躺」字實在不太恰當，那兩個人就像端陽節上了籠的粽子，綑成一團。口裏塞着稻草，瞪着兩隻大眼，透視出驚惶的光芒。

薛子秋自然認識這兩個人：一個是孫魁，一個是姚順子，都是辛老四的得力手下。他心頭不禁一寒，看起來這局面似乎有點不大好收拾。

福旺嫂的感受却又不同，方才在茶樓裏已經受了辛老四一頓窩囊氣；辛老四竟然又派人來摸她的窩口，這分明是不將她放在眼裏，因此氣呼呼地道：「弟娃兒！這兩個人是在那兒逮着的？」

「一個在後院子的牆角下，一個在前面的溪溝邊。」

「好啊！辛老四竟然派他的爪牙來監視我……」

「大嫂！」趙飛打斷她的話，「這妳可弄錯了，辛老四派人來是爲了釘我的梢，他似乎算準了薛隊長要派人押解我離開碧色寨，只要我一登程，這兩個立刻就去通風報信，然後好在半路上打我黑槍。」

薛子秋一直沉悶不語，這時候才冒出一句話：「老弟！辛老四沒有這份胆！」

趙飛神定氣閑，一字一字鏘鏘有力地道：「隊長離開王婆子那兒之後，辛老四就將他的黑心計劃告訴了馮朋，是我親耳聽見的。」

「哦！」薛子秋兩道濃眉倏地抬了起來。

「隊長！」趙飛朝角落裏那兩個人一指。「稻草塞住了他們的嘴，可沒有塞住他們的耳朶。咱們方才的談話都被他們聽見去了，該要怎麼發落，隊長可得拿定主意。」

事關大局，薛子秋自然不敢掉以輕心，沉吟了一陣，決斷地道：「老弟！這兩個人麻煩你先看着，我回隊上派人來押到隊裏去。明天一大早你不妨放個風聲出去，就說他們已經被你幹掉了。」

「隊長打算如何發落我？」

「你！」薛子秋微微一楞，才緩緩道：「老弟！咱們交個朋友，我難爲不了你。只是我要求你一件事。」

「隊長太客氣。」

薛子秋壓低了聲音道：「讓刀疤辛老四多活兩天，在這節骨眼上，鎭上芝蔴大的事兒都出不得。」

趙飛恭敬地道：「好！我聽隊長的吩咐。」

薛子秋將馬燈放在地上，匆匆的向外走去，邊走邊低聲說道：「福旺嫂！妳來關門。」

福旺嫂却站在那兒沒有動，勾着頸子，不知在想什麼心思。

× × ×

今晚茶樓簡直就沒有客人，駝背老孟倒也落得清閑。他呵欠連天地坐在那兒捱時間，只等亥末光景一到，他就熄火關店，回家睡覺。

眼光朦朧中，老孟似乎看見了一個花不溜丟的大姑娘走了進來。敢情是在作夢？自從銀娃子她娘下世之後，老孟就從來沒有想過女人，怎會作這種桃花夢？

老孟揉揉眼皮，瞪大了眼珠子，才發覺不是作夢。眞有那麼一個漂漂亮亮的年輕女人站在他面前，一股薰得死人的香氣直往老孟鼻孔裏鑽。

這個漂亮女人是晚上才到碧色寨的劉惠蘭，她笑嘻嘻地道：「老闆！有事要跟您商量。」

「不！不！我不是老闆。」老孟說話太急，弓着的背脊一翹一翹地彈動。顯得非常可笑。「我是在這兒打雜的，大夥兒都叫我駝背老孟。」

劉惠蘭抿着嘴吃吃笑，嬌聲嬌氣地道：「老孟！麻煩你，跟你們老闆說一聲，准許我爹在你們的茶舘裏設個場子，混碗飯吃。」

「哦！是說書？還是打花鼓的？」

「我爹是變戲法的。」

「變戲法的！可沒聽說過變戲法的串茶樓啊！」

「老孟！咱們父女倆又沒有帶篷帳，碧色寨也沒有戲園子，只有往茶舘裏跑了。我爹學的是西洋戲法，一定有人看。會給你們茶舘招來不少茶客，反正不要你們老闆掏錢，由客人賞，你們老闆該不會不答應吧！」

「好！我跟妳去說說。」

「老孟！」劉惠蘭那隻白嫩的手搭上了老孟的肩頭，撒嬌似地連推幾推。「你一定得幫忙，不管咱們收到多少賞錢，都給你抽一成。」

「算啦！」老孟是個好心腸，腦袋一連幌。「跑江湖賣藝够苦的，我才不忍心打抽豐哩！」

「不行！這是規矩，也算是咱們父女對你的一點孝敬。」

「不敢！不敢！明兒一大早妳來聽回

話吧！」

「老孟！你這個人心腸眞好，一定得幫忙啊！」

「這事八成可行，姑娘快請回吧！」老孟的嗓門，突又一壓，說：「碧色寨流氓地痞不少，姑娘還是早點回客棧爲妙，萬一……」

劉惠蘭笑嘻嘻地道：「不要緊，我認識這兒的保安隊隊長。」

「哦！是以前就認識的？」

「不！是剛才他去查號子的時候認識的。」

「姑娘是外鄉人，不瞞妳說，保安隊只是空擺架勢，薛隊長管不了的事可多着哩！」

「老孟！」劉惠蘭進門後一直都是扯開嗓門說話的，這時突然變成了輕言細語：「薛隊長可有家小？」

「光棍一條。」

「他晚上宿在隊上？」

老孟突然噤口不言，朝她一打量，才冷冷道：「姑娘問這些幹麼？」

「隨口問問罷了，」劉惠蘭很懂得見風轉舵，「老孟！費你心，明早我來聽回話。」

她剛轉身要走，突然蹄聲得得，一匹小川馬衝到門前停住，馬背上翻下來一個滿臉是塵土的大漢，看他那副模樣，好像一口氣趕了幾百里地似的。可不是，那匹小川馬的身上也是汗濕淋漓的。

大漢下馬之後，立刻搶步進了茶樓，冲着老孟一抱拳：「借問一聲，今天上午可有一個姓馮的外地人到過這兒找人？」

「姓紅姓黑我可不知道，只知道有這麼一個人來過，好像是來找本地的刀疤辛老四。」

「對！對！請問他在那兒落脚？」

老孟豎起大拇指往身後一比：「乾溝邊有幾家半開門，內中有個叫王婆子的，上他那兒問問，八成在。若不在，問也問得出。」

「謝啦！」來人一抱拳，又匆匆走。

劉惠蘭在一旁聽得出神，目送那人走後，轉頭向老孟問道：「這人是幹啥的？那姓馮的又是……」

老孟扳着臉道：「姑娘！可莫怪我說話難聽，跑江湖混飯吃，管這種閑事幹啥？妳快請回吧！」

劉惠蘭不敢多問了，冲着老孟咧嘴一笑，轉身離去。

× × ×

門板拍得砰嘭響，辛老四面色一凜，撩起長衫就要掏搶，馮朋在桌子底下一伸手，硬將他按住了。

辛老四低聲道：「馮大哥！來人可不是我的兄弟，只怕……」

馮朋不待他說完，就向座上的小桃一歪頭，她立刻走了出去。

門開了，嘰嘰咕咕一陣低語聲，小桃的聲音響了起來：「馮大爺！是找你。」

這回輪到馮朋發楞了，也只不過楞了那麼一瞬間，他就很從容地道：「請進來吧！」

來人一露面，馮朋就暗暗吃了一驚。這個滿面污汗的大漢也是蒙自道尹周杭的親信護衛，姓丁，排行第九，大夥兒都管他叫九頭鷹，在周杭面前可說紅得發紫，若非緊急機密大事，絕不會派他到碧色寨來。

馮朋連忙站了起來，疾聲道：「九哥！有什麼大事要你親自跑一趟？」

丁九沒有說話，目光向在座的辛老四，小桃，以及碧玉等三個人一掃。

馮朋會意，連忙問道：「小桃！大門關好了沒有？」

「關好了。」

「妳和碧玉先到後面去，不喊妳們就不要出來。」待她倆退去後，馮朋又爲丁九和辛老四介紹：「老四！這是人稱九頭鷹的丁九哥，這是刀疤辛老四。自己人，有什麼事九哥快說。」

「幸會！」丁九先冲辛老四一抱拳，然後穩穩落座，乾了一大杯酒，才以極低的聲音道：「周大人在傍晚時得到機密消息，袁大總統派在雲南省的親信不止他一個人，還有一個就是阿迷縣縣長張一鯤，刺蔡的密令想必他也得到了一份。周大人再三交代，這份功勞絕不能讓姓張的搶了去。」

「九哥！」馮朋很沉着地道：「不是我說大話，老四在這兒有鐵打的地盤，連保安隊隊長都要讓他三分。姓張的遠在阿迷縣，這份功勞一完落在周大人頭上。」

「九哥！」辛老四也大言不慚地道：「承周大人看得起，將這宗天大的重任交到我手裏，我自當盡心盡力辦妥，絕對砸不了鍋。」

「哼！」丁九打從鼻孔裏出一股冷氣，銳利的目光向辛老四掃了一下。「不錯，張一鯤人在阿迷縣，你們把頭關，除非姓蔡的成了漏網之魚，才會落到他手裏。但是你們却沒有想到，張一鯤坐鎭阿迷縣，他那條長腿却已經伸到碧色寨來了。」

「有這種事！」馮朋難免大吃一驚。

辛老四淡淡一笑，神態自若地道：「不至於吧！小弟在這兒紮根十多年，若是突然出現面生扎眼的人，只怕逃不過小弟這對招子。」

丁九又是冷笑一聲，緩緩道：「這裏是不是有一家福成堂藥舖？」

「有的。」辛老四回答得很快。

「老闆是不是名叫張紹基？」

「不錯。」

丁九一個字一個字地道：「他就是張一鯤的弟弟。」

「哦！」這一來，辛老四瞪眼了。

丁九似乎沒有將辛老四放在眼裏，轉頭向馮朋說道：「老馮！這件事不但與周大人的前程有關，甚至關係着他的性命，可馬虎不得。周大人特地命我前來傳令，在天亮之前先幹掉張紹基，先除去一個爭功的對手再說。」

辛老四拍着胸脯，說道：「這事由我負責……」

丁九白了他一眼，制止他說話，又接着道：「姓蔡的這回潛返雲南，分明是暗中和現任的唐都督有默契。在尙未明目張胆反袁之前，唐都督自然不便公然派兵保護姓蔡的安全。不過在暗中也一定有了佈署。警衛第一團團長是唐都督的弟弟，各地保安隊又歸警衛團指揮，所以你對本地的保安隊長還要特別小心。」

馮朋神色凝重地點點頭，道：「我知道。」

「老馮，周大人雖然是袁大總統的心腹，刺蔡也是受到袁大總統的命令。但是人在雲南境內，隨時都會有殺身之禍。所以這個機密絕對不可以輕易洩漏。」丁九說到這兒，又加重了語氣：「老馮！周大人平日待我們不薄，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到了緊要關頭，我想你會知道怎麼辦的。」

「我明白。」

「好！」丁九站了起來。「我走。」

「九哥！」辛老四挽留道：「喝一杯再走。」

「不了，我還要連夜趕回去。」丁九向馮朋打了一個眼色。「老馮！你送我一送。」

馮朋會意，起身送到門外，丁九悄聲道：「周大人特別要我囑咐你，不管事成事敗，凡是參與這樁機密大事的人一個也不能活着。」

「我明白。」

丁九握着他的手，重重搖幌：「老馮！咱們等你的好消息。」

馮朋語氣沉穩地道：「請回稟周大人，我會帶着蔡某的人頭回蒙自。」

丁九也不說話，翻身上馬，雙腿猛夾，揚蹄而去。

馮朋過去在江湖上混過，可說經驗豐富，而且遇事從不輕舉妄動，周杭就是看中他這一點，才派他來担當這項大任。他很不希望在刺蔡的行動展開之前發生任何事情。以免影响大局。如今周杭却命令他在天亮前除去張紹基，因此他返回座間時，神情顯得異常沉重。

辛老四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土混混，平日裏弄錢，整人，倒還挺有心眼，遇上這種大事，畢竟差得太多了。

他看見馮朋緊綳着臉，不禁連聲嚷道：「馮大哥！喝酒！喝酒！宰個把人算得了什麼，你瞧我的，等到下半夜，翻牆進去，對準心窩一刀，不就行了麼？」

馮朋不表同意地搖頭說道：「這不是辦法。」

「哦！」辛老四楞住了，就像是誰在他頭上潑一盆冷水，澆褪了他的興頭。

「張紹基一死，只怕碧色寨要鬧翻天。」馮朋直截了當地說出他的隱憂。

「馮大哥！」辛老四語氣不屑地道：「碧色寨三天兩頭地出人命案。私梟械鬥；道上的朋友爭地盤；寃家尋仇，一鬧事就得躺下兩三個。死一個藥舖子老闆又算得了什麼？」

「老四！」馮朋寒着臉道：「承你喊我一聲大哥，所以我才老着臉說你幾句。凡事你都衝動了一點，死一個江湖朋友不算稀奇，躺下兩個煙販私客也沒有什麼大不了。這張紹基可不同，人家是規規矩矩的買賣人，半夜三更躺在床上捱了刀，是怎麼回事呢？何況又在這重要的節骨眼上，難保薛廠子不往下查；這一查，漏子可就大啦！」

辛老四心服口服地連連點頭道：「大哥教訓得對極了。」

「再說：張紹基自己是幹啥的自己心頭有數，他絕不會老老實實地躺在床上讓你拿刀子去銃。只要宅子裏稍有防範，你這一去好比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經馮朋一點，辛老四竟然感覺背脊透涼，酒意也退了一半，不再像先前那樣蠻不在乎，神色凝重地說道：「以大哥的意思……？」

「由我出面將他誘到鎮外，你帶人在那兒埋伏好，放倒了就地一埋，神不知，鬼不覺。藥舖裏的人還以爲他有什麼要緊事出了遠門……」

「好主意。」

「老四！你看什麼地方比較妥當？」

「我想想，」辛老四以指頭兒敲着腦袋，老鼠眼突然一亮，說道：「你來的時候，在離鎮五里地的地方可曾看見一座諸葛祠？」

「嗯！怎麼樣？」

「諸葛祠後面有一座山坡，你就約張紹基在那兒見面。坡土很鬆，三剷兩剷就可以爲他挖一個坑。只怕他不肯上當。」

「放心！」馮朋胸有成竹地說道：「我有法子引他出來，你先一步帶人前去埋伏。」

「我這就去。」辛老四乾了一杯酒，離座而起。

就在這時，忽聽六門上篤地一响。

「老四！」馮朋悄道：「有人飛刀寄柬。」

「哦！」

「老四！人已走了，去開門看看。」

辛老四急匆匆地跑了出去，頃刻間又去而復回，手裏拿着一把雪亮的七首，上面拴着一束紙捻。

馮朋將紙捻展開，只見上面寫道：

「辛老四：有種自己來找我，別教你的小囉嘍釘我的梢，那兩根旗杆我拔了，連本帶息都來找我算。

趙飛」

辛老四是斗大的字認不了一石，緊張地問道：「是誰寫的？」

「趙飛。」

「哦！他說些什麼？」

「你派人釘他了麼？」

「嗯！我派孫魁跟姚順子去把住福旺嫂的前後門，看看姓趙的究竟是不是住在她家裏。」

「唉！」馮朋沉重地嘆了一口氣。「我作夢也沒有想到姓趙的會在這種節骨眼上來橫插一脚。你那兩個弟兄被趙飛幹掉了。」

「他媽的！」辛老四不禁怒火上昇，一撩衫子就拔出了槍。「這小子欺人太甚，我找他算賬去。」

馮朋低叱道：「老四！絕不許你亂來。無論如何，將姓趙的放在後頭，正事要緊。」

辛老四咬牙切齒地道：「馮大哥！說什麼我也嚥不下這口氣。」

「這口氣非得忍着，」馮朋友揚掌在他肩頭重重地拍了一下。「老四！我很看重你，才將天大的重任交到你頭上，你可要跟我露臉。」

「好！」辛老四低下了頭，仍然咬着牙。「我都聽你的。」

「你先帶人到諸葛祠後面的草坡去埋伏，我隨後就到。」

「放心！」辛老四重重地在馮朋的胳臂上揑了一下。「絕不誤你的事。」

× × ×

碧色茶樓已經關上了門。

茶樓一關，各行各業也不會有一家是開着的，自然福成堂藥舖也不例外。

時間已經到了凌晨光景，大街上一個人影也沒有。月兒早上升起，將空盪盪的長街照得亮幌幌的。

馮朋以不疾不徐的步伐來到了福成堂藥舖的門口，抬手敲動門上熠亮的銅環。

藥舖子深更半夜有人來敲門，算不得什麼稀罕。誰要是害了急病，等着抓藥救命，你能教他明天再來麼？

馮朋只噹噹噹敲了三下，裏面就有人出聲應門：「別敲，來啦！」

一扇角門呀然打開，一個夥計手裏端着洋油燈，探頭問道：「是要抓藥麼？」

馮朋一挨身擠了進去，低聲道：「找你們張老闆。」

「對不起！」那夥計手扶門板，就要逐客。「老闆早已睡了，請明天再來。」

「麻煩通報一聲，」馮朋一抬手將角門推上。「我是遠從阿迷縣來的，有急事求見。」

通往內間的垂簾掀動，裏面走出一個年約三十餘歲，身裁矮瘦的人，他一面向外走，一面扣着衣襟上的鈕子，顯然是剛從床上爬起來的。口裏問道：「找誰？」

一照面，馮朋就料定了八分，這個人必是張紹基，於是冲着他道：「我是找張老闆。」

「我就是張紹基。」

馮朋沒有接話，只是向那個夥計看了一眼。張紹基會意，立刻揮手示意那夥計退下。

待那夥計離開後，馮朋才悄聲道：「我奉令兄之命，送來一支德國的新式手槍，以及槍彈三十發，要面交張老闆。」

「槍呢？」張紹基顯得有些緊張。

「本來帶在身邊的，因爲看到路口有保安隊的崗哨，所以藏在諸葛祠後面的草坡裏，請張老闆跟我一齊去拿。」

張紹基猶豫了一陣，道：「夜太深了，恐怕惹人起眼，明天再去吧！」

「不行！」馮朋神情凝重地道：「縣長大人一再交代，將東西交張老闆之後，要連夜返回覆命，不得久留。縣長大人還有一封親筆密函，爲了慎重起見，也和那支手槍藏在一起了。」

「你是坐火車來的？」

「不，我是騎馬來的。」

「保安隊的崗哨沒有對你盤查？」

「我向那兩個哨兵塞了兩塊大洋，問都沒有問一聲。」馮朋小心翼翼地又補了一句：「早知如此鬆懈，我就該將東西帶在身邊了。」

「走罷，」張紹基擺了擺手，前行帶路。「待會兒出鎮的時候崗哨如果盤查，你一句話也不要說，由我來應付。」

馮朋也不吭聲，默默地跟在張紹基的身後。

順着大路，走出鎮上，守住路口的崗哨果然端槍過來查問，張紹基應付得很好：「半夜裏睡不着，想打牌，偏缺搭子。只好到下庄湊搭子去。」

值崗哨的衞兵顯然跟這位藥舖老闆很熟，還笑呵呵地道：「多贏點錢，兄弟們明天等着吃紅。」

出了鎮，一直向西，五里地說遠不遠，說近不近，馮朋竟然走得渾身冒汗。再一拐彎，就是諸葛祠了，張紹基突然一回身，手中一根短槍對準了馮朋的心窩，冷叱道：「朋友！你是什麼來路？」

馮朋不禁大驚失色，連忙答道：「張老闆！我是縣長大人派來的啊！」

張紹基冷笑道：「少跟我來這一套，從實招來，也許還能饒你一條狗命。要不然，這裏四下無人，殺你誰也不知道。」

馮朋的長處就是冷靜，沉穩，微微一驚之後，他的心神又穩定下來，冷笑了一聲，道：「嘿嘿！你眞能肯定這裏四下無人麼？」

張紹基並沒有轉頭四處探望，這証明他也是一塊老薑，黑黑的槍管一揚，身子往側一讓，冷冷道：「帶路吧！我倒要看看你在諸葛祠後面的草坡上設下了什麼花樣。」

馮朋也不言語，超前就走。他心中暗打如意算盤，只要到了草坡地，刀疤辛老四不請你吃飛刀才怪。

他這裏剛一走過去，張紹基一掄槍柄猛力敲在他的後腦上，身高個大的馮朋立刻躺下了。

張紹基雖然身裁矮小，動作却非常俐落，刷地一聲撕下衣襟的下擺，接着刷刷連聲响，又將下擺撕成了許多布條，連結成一條長索，反翦了雙手，將馮朋綑了個結結實實。抓把野草往他嘴裏一塡，抬脚一勾，昏睡中的馮朋就滾到草溝去了。

他收拾馮朋的時候，那支短槍是擱在地上的，待他伸手去拿時，才發覺有了一隻脚踩在槍上，那隻脚上穿着多耳蔴鞋。

這一驚，眞是驚出了張紹基一身冷汗。一定心神，雙手抱住對方的小腿猛力一拖。

就好像抱住了一根石柱子，那隻脚竟然紋風不動。

張紹基一個彈身而起，已然自小腿處拔出一把鋒利的七首，向那人心窩刺去。

叭地一响，張紹基的右腕就好像套上了一道鐵箍。

「哼！」這人原來是趙飛。他似乎作夢也沒有想到張紹基會對他展開突襲，氣得鋼牙咬得格格作响，沉聲道：「難怪姓馮的要將你往枉死城送，原來你是這種不講理的貨。殺人得要問個青紅皂白啊！」

張紹基在話中聽出了一點苗頭，連忙求饒道：「好漢請息怒，我以爲你和他們是一夥的。」

「睜開你的狗眼，」趙飛怒氣冲冲地用力一摔，將張紹基摔退了好幾步。「你是幹什麼的？」

「開藥舖的，就是鎮上的福成堂。」

「認不認識這個姓馮的？」

「從來不認識。」

「告訴你，刀疤辛老四帶人埋伏在諸葛祠後面的草坡上，你去準死無疑。不過，你大概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否則身上不會帶刀帶槍。」

「地方不平靖，不得不帶點傢伙，以作防身。」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蕭逸·文
培新·圖

鶴舞神州

（大結局）

＊＊＊＊＊＊＊＊＊＊＊＊＊＊＊＊＊＊＊＊＊＊＊＊＊＊＊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老狸祝三立夜探皇宮，行藏洩露，爲西方野佛上元吉太所擒，將他倒吊一凉亭之內，頻施酷刑，祝三立幾次痛得死去活來。那晚涵一和尙到來，將他解放下來，安置他在刁斗上後，涵一和尙深入深宮，巧遇宮女奉娘娘命往取翡翠梨賞玩，涵一僧立把翡翠梨自宮女手中搶將過來，並把追來的西方野佛廢了武功，帶着祝三立平安離去。匡飛自從不獲涵一和尙答允爲他剃度，遂跑到虎跑寺要求風火禪師剃度，風火禪師許以一年後爲他剃度，那晚，涵一和尙找來，說是爲人所逼，只好到處找他——

＊＊＊＊＊＊＊＊＊＊＊＊＊＊＊＊＊＊＊＊＊＊＊＊＊＊＊

難逃三界外　佛法補情天

匡飛「啊！」了一聲道：「小聲！」說着又去把兩扇窗子關上，回過頭來，皺眉道：「南洲兄，我二人交情不薄，我此番涉海遠來故國，原打算投奔與你共參佛果！」

說到此冷冷一笑，道：「想不到你竟拒我於千里之外，此刻我好不容易，投奔到了虎跑寺，並蒙風火老禪師收歸門下，你這和尙何故又來此擾亂！」

他鼻中哼了一聲，氣憤道：「你是何居心呢？」

涵一和尙搖手道：「老朋友，你先不要氣，你身世不淨，紅塵緣份未了，如何能出得家呢？」

匡飛赫赫一笑，道：「這就更不關你的事了，我甘願如此！」

涵一僧搖頭一笑道：「我却不要你如此。」

匡飛冷冷一笑道：「我倒要看你如何，莫非你還抬我走不成？」

涵一僧一笑道：「我才抬你不動呢，你既然不走，我自然另有辦法。」

說着雙手向窗上一推，開了窗戶。

他一撈僧衣下擺，飛也似的上了對面瓦殿，只見他手舞足蹈的在瓦上高聲吟哦道：「人生何方無去所，何故無緣戀青燈，風火和尙在那裏？還不出來麼？」

匡飛不由大吃了一驚，當時又怒又氣，足下一點，猛的撲上對房，叱道：「你這是作什麼？」

涵一僧嘻嘻一笑，說道：「我不爲什麼，你快快跟我走就算了，要不然我把你送官！」

匡飛不由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反正他是用心不良。

當下不由氣得頭上紅筋暴跳，望着他猛撲過去。

涵一和尙身子一飄，到了另一殿上，哈哈笑道：「大胆的匡飛，你搶了老衲五千兩銀子，跑到此處安身，莫非想完事不成？」

匡飛不由嚇了一跳，又氣又恨。

當下由瓦面上揭下了一塊瓦，抖手打了過去。

涵一和尙一轉身，飛出數丈以外，這塊殿瓦嘩啦的一聲，摔了一個粉碎。

涵一和尙大聲嚷叫道：「老衲的五千兩銀子，乃是殿內的香火錢，你豈能騙了去？」

匡飛聽他如此大聲，不由連連頓足，道：「和尙，你好狠的心也！」

可是涵一和尙却一聲連一聲的叫道：「這些銀子，必定是交給了風火和尙了，你好趁機看他把銀子放在何處，一舉全偸了去，好毒的心，寄語風火和尙，你可不要上了他的當！」

說着越上一層牆，道：「匡飛乃是有名的飛賊，你們這羣和尙，可要倒霉！」

匡飛聽他愈說愈不像話，只氣得面色如土。

他大吼了一聲道：「段南洲，我們不是朋友，是咱家的對頭了！」

說着猛地騰身而起，雙掌一上一下，

照着涵一和尚身上就打。

涵一僧哈哈一笑，大袖一翻，已騰上了一邊的寺牆。

這時寺內早已驚動，燈火人聲亂成一片。

匡飛恨到極處，用力騰身而起，涵一僧嘻嘻一笑，小聲道：「朋友，這一下，看看誰還要你！」

說着哧地一笑，大袖一揮人已無踪！

匡飛不由吃了一驚，涵一和尚這種作法太厲害了，太妙了，匡飛雖早已識破他的用心，可是却沒有想到他會說這些話。

當時恨得咬牙切齒，正要追上前去，忽然身後傳出了一聲冷笑道：「老衲早已知你來路不正，果然不錯！」

匡飛叫了一聲「苦也」！

他猛然轉過身來，果然屋角上立着一個皓首白眉的老和尚，細看之下，正是風火和尚。

這位老方丈，臉色很是不悅的道：「匡施主，你初來寺院，就這麼不守法規，我如何還敢收你？請隨我來！」

說着飄身而下，匡飛又驚又氣。

當下大聲道：「老方丈，請聽我說，你受了人家騙了！」

說着忙自飄身追下來，一面道：「方丈請慢走，弟子有話說！」

風火禪師呵呵一笑，說道：「匡飛，你不要把老衲看成三歲的小孩子，今夜一切，我都看見聽見了，你已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說着冷笑了一聲，道：「老衲要知道，這五千兩銀子是從朝陽寺偷來的，如何敢收呢？……現在還算好！」

他點頭冷笑道：「你的銀子五千兩，一個不少，現在都在老衲禪房內，你如數拿去吧！」

說罷轉頭就走，匡飛暗罵道：「老禿賊害苦了我！」

當時匆匆趕上道：「這銀子，弟子是誠心施給廟中的！」

風火禪師哈哈笑道：「算了吧，殺了老衲，老衲也不敢要呀！」

匡飛微微怒道：「老方丈休得如此出口，銀子，乃是弟子半生積蓄，莫非還有什麼來路不正麼？」

風火和禪這時已走到了他所居住的禪房，推門進內，匡飛跟踪入內道：「老師父，求你務必要收留我……唉！這話從何說起？」

風火和尚撥亮了燈，他那一張臉，氣得通紅。

當下匆匆打開了一個儲櫃，拿出了黃色的銀包，重重的放在桌上道：「㕭！這是存在這裏的四千兩！」

又打開了另一個櫃子，由裏面數出十大塊銀子，道：「這一千兩，是你捐給本寺的，現在也退還給你，小寺雖窮，却不收這些無義之錢！」

說着揮手，道：「請走吧！」

說着苦笑了一下，吶吶道：「幸虧老衲明白得早，否則眞要變成了佛門的罪人，時間不早請吧！」

匡飛這時面色鐵青，牙關緊咬。

這時見狀，知道自己再想在此，已是妄然，當下冷笑了一聲，道：「想不到老方丈，你一個有道高僧，居然也不察虛實誤聽人言，我走自是無妨，你却不能不明白這件事！」

風火禪師哼道：「別人之話，或許造謠，朝陽寺的涵一老師父，乃老衲生平最欽佩的高人，他的話還會有錯麼？」

說着又合十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匡飛見狀，眞是叫不迭的苦，他只得長長嘆了一口氣，收下了銀子，站起身來道：「這附近還有別的寺院麼？」

風火禪師忙道：「有！有，多的是，東邊有靈隱寺，白象寺，西湖有追雲，無相……鎭江的金山寺更有名，你拿着這麼多錢，他們都會收留你的！」

匡飛本來對他，還有幾分敬仰，此刻見他這麼說，頓時心存輕視。

這時就是叫他再留下來，他也不肯了，當時站起身來冷冷的道：「既然如此，我就走了！」

才說到此，進來一個老和尚，狠狠地看他一眼，對風火禪師道：「敬稟方丈，弟子已察過了，這位師弟，一共是踏壞了七十四塊琉璃瓦，還劈壞了一扇窗子，折合銀子要十兩才行，還得僱工人才行。」

風火禪師合十道：「阿彌陀佛，匡施主，這筆錢，你却要賠出來才行，小廟很窮，拿不出這一筆額外開支！」

匡飛簡直氣笑不得，當下匆匆留下一錠二十兩的銀子，道：「這些總够吧！」

風火方丈彎腰道：「謝謝施主，太多了！」

說着又開櫃取出十兩銀子遞過去，匡飛氣道：「不必找了，就算我這幾日吃住就是！」

老方丈一想，點頭道：「不是施主提起，老衲倒忘了！」

說着掐指算道：「一共是十天，一天一兩，連吃帶住，不多，不多，老衲愧收了！」

匡飛冷冷一笑道：「方才那個涵一和尚，莫非方丈認得麼？」

風火禪師啊唷道：「怎麼會不認識呢？他是我們佛門中，有數的幾個高僧之一，佛法無邊，本事大極了！」

又點頭道：「他主持朝陽寺，香火盛極了，每天都能進百八十兩銀子呢！」

匡飛冷冷的說道：「他既是佛法無邊，本事大極了，我又怎能偷走他五千兩銀子？」

老方丈一怔，遂笑道：「這就不知道了，反正老衲是聽他親口說的！」

匡飛恨恨的跺了一下脚道：「早晚有一天，我要把涵一禿驢的人頭砍了下來泡酒喝！」

風火禪師怔了一下，似乎也有些害怕，當下咳了一聲，忙道：「玉方，你快掌燈，送這位施主！」

說着一笑道：「天可不早了，你要下山得早，或許能等着販菜的馬車，要不然施主你可要徒步走了！」

匡飛點了點頭，說道：「很好，我走了！」

這時又絡續進來了幾個和尚，那個玉方老和尚打着燈籠，步出禪房道：「匡施主請！」

匡飛才一出步，就聽得那風火老方丈，對他弟子嚷叫道：「還不去小心防守着，那個人是個飛賊，是一個專吃和尚的無賴！」

匡飛不由氣得用力握住拳，眞想回身去打他一頓，可是一想，也就算了。

因爲那麼做，只有更把自己表現得像個賊……

他氣得冷笑了一下，把玉方和尚手上的燈籠搶過來，道：「我自己會走，你不要送了！」

玉方怔了一下道：「好！好！也好，施主你認得路麼？」

匡飛氣得大步而去，也沒有理他。他一路向寺外行去，不少的和尚都打着燈籠在院子裏站着，對他指指點點談論不已。

匡飛這一刹時，眞恨不能有一個地洞叫自己鑽進去，他一面低着頭，一面恨聲道：「老和尚，你害得我好苦！」

涵一和尚爲了實踐前言，於盜得翡翠梨之後，並不罷休，他尾隨在那個看來決心要出家的匡飛身後，要把他從佛門內渡出來。

然後，他要把他和那翡翠梨，併交給翠娘母子，這樣他才算眞是了一樁心事。

這件事看起來簡單，行起來可是不易，這個老和尚，雖是飽受挫折，却是死不灰心，可是，在另一面呢？

在朝陽寺內的那個笠原一鶴，眼前却面臨了另一項考驗，只是他並不自知罷。

在涵一和尚離寺的這一段日子裏，這個少年可以說是飽嚐寂寞的痛苦，他那一腔江湖熱血似乎有些難忍耐過古佛靑燈。

這些日子裏，師父即不在，合一師兄東去復命，偌大的廟寺裏，雖是有數百名僧徒，可是在笠原一鶴看來，他們和自己是搆不成任何關係的！

這一天，老狸祝三立來了，他像是生了一場大病也似的，笠原一鶴恭敬的迎他進來，祝三立冷冷的笑道：「我還能活着回來見你，可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老和尚害人不淺！」

笠原一鶴大驚問故，祝三立才把自己被宮中喇嘛所害，幸爲涵一所救的一段經過說了一遍。

笠原一鶴問道：「那麼師父呢。」

祝三立哼了一聲道：「我老頭子爲你的事，幾次亡魂，現在差一點死了，見了面你連一個謝字都沒有，一張口就問你禿驢師父，眞正氣死我了！」

笠原一鶴不由面色一紅，道：「師叔你要不要緊？」

祝三立望着他，不由「噗哧」一笑，道：「你這孩子，現買現賣那還能行？告訴你吧，你那老鬼師父死不了，他是找你爸爸去了，你爹也怪，好好的俠客不做，有妻有子那樣不好，却要跑到中國來做他娘的那門子和尚，你說怪不怪？」

笠原一鶴苦笑道：「父親是一個想得快的人，他必定有難言之隱！」

祝三立赫赫一笑，道：「算了，你父子是一個窰子裏燒出來的，有老的就有小的！」

說着瞇縫着眸子，上下打量他道：「我說小和尚你是眞心想要當和尚嗎？」

笠原一鶴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出家豈有作耍的道理，師叔眞會取笑。」

祝三立含笑點頭道：「你現在還沒有落髮，還不算是和尚，後悔還來得及，我看你還是好好想想！」

笠原一鶴頻頻搖頭，說道：「我已經想好了，等師父返後，我就正式落髮皈依三寶！」

祝三立摸着他那一縷山羊鬍子，微微笑道：「你看現在外面，春光明媚，鳥語花香，你師父師兄都不在，你悶在廟裏，也不是個辦法！」

笠原嘆了一聲，道：「師父不在有什麼辦法？……我也是悶得很！」

祝三立嘻嘻一笑道：「我此刻有事，要往四川一行，很快就可回來，你不如跟我走一躺可好？」

笠原不由一喜，可是立刻又皺了一下眉道：「好是好，只怕師父轉回……」

祝三立赫赫一笑道：「你放心好了，這一次老和尚授權給我，要我帶你散散心的，你大可放心！」

笠原一鶴不由立時笑道：「我們何時動身，四川很遠吧。」

祝三立含笑點了點頭道：「遠是遠，但是一個好地方，漢劉備稱皇帝的地方，境內峨嵋青城，更是一時之盛！」

笠原一鶴想了想，道：「那我們何時走？」

祝三立笑道：「就今天吧，你去準備一下應用的東西，我去看看牲口去！」

笠原一鶴本不大喜歡同着這位師叔出門的。

只是他在廟裏實在太悶了，已然師父托他照顧自己，何妨跟他出去走走，總比閒着好。

他有了這種心意，於是就和祝三立各乘一匹馬，出寺而去！

中原這個地方，對於他來說，實在是太陌生了。

這一路之上，曉行夜宿，全由祝三立負責，他只是沿途賞玩着，倒也是逍遙自在！

這一日，船行長江，好像已入了川省了。

笠原一鶴在船頭上站着，觀賞着兩岸的風景，見那些貨船，逆水行着，十分吃力，由十數個拖夫，牽着極長的繩，在沙岸上用力的拉着。

這些人，頭上全是纏着白布，哼唷，唉唷，叫得甚爲帶勁。

他內心不禁忖道：「這些人也太苦了，似如此拉法，眞個是應上了『舟行一尺水，皆汗也』那句話了。」

他心中正自感慨的當兒，却聽得祝三立的聲音，在船內道：「你進來，我有話對你說！」

笠原一鶴應聲而入，却見祝三立坐在一張竹椅上，瞇着細目笑道：「孩子，我問你一句話，一個人處身於世，首先應注重些什麼？」

笠原一鶴一怔道：「師叔問這些作什麼？」

祝三立嘿嘿一笑道：「自然是有原因了，我問你，如果一個人知恩不報該當何罪？」

笠原一鶴冷冷一笑道：「師叔，你莫

非是在說我不成？」

老狸祝三立點頭一笑道：「不錯，你眞聰明！」

笠原一鶴呆了一下道：「師叔，你老人家的話，我不大懂！」

祝三立比了一下手式道：「我不說，你自然是不懂，我一說你就明白了，你坐下來！」

笠原一鶴奇怪的坐了下來，祝三立咳了一聲，道：「孩子，你那些東西能够如數找回來，全歸功於那位徐小昭姑娘，你可知道？」

這句話說得笠原一鶴不由一怔，祝三立一笑道：「老實告訴你吧，那位徐姑娘因爲把東西給了你之後，如今已得罪了他的父親，你是一個大丈夫，豈能要一個女人揹難抵罪之理？」

笠原一鶴冷笑了一聲，道：「這是他父女自作自受，又與我何相干？」

祝三立怔了一下，他一隻手摸了一下鬍子，冷冷笑道：「就聽你這一句，也就知道你這孩子也太寡情了。」

說到此，氣得長吁了一聲，道：「我實在告訴你吧，那徐姑娘已洗心革面，作好人了，他因爲把那箱東西交還與我，遷避到了他舅舅家裏，如今消息外傳，那『短命無常』徐雷，已然找了去了。」

笠原一鶴聞言倒不禁吃了一驚，他低頭想了想，未說什麼，祝三立望望他哼了一聲，道：「你如今打算如何？」

笠原一鶴不由面色通紅，尷尬的道：「師叔之意……又該怎麼好？」

祝三立一雙眸子，在他面上細看一下，心裏有數，當時內心暗笑道：「我還當你眞個是鐵石心腸，無動於衷呢？」

心裏如此忖着，不由冷冷的一哼說，道：「徐雷老兒，一向是手狠心毒的，他已知道女兒出賣了他，只怕非置其於死地不可！」

笠原一鶴聞言不由驀地由位子上站起來，當下極爲氣憤的道：「他自己作出如此可卑的事情，居然還有臉怨他女兒，眞正無恥！」

老狸發出一聲狂笑，道：「這就是了，你又該怎麼樣呢？」

笠原一鶴用力的在船板上擊了一下道：「我們去助那姑娘一臂之力……」

才說到此，祝三立雙手連搖，道：「這當中可沒有我什麼事，我不願再淌這種渾水了，你一個人看着辦吧！」

笠原一鶴冷冷的道：「已如此，師叔何必提起呢？」

祝三立奸猾的一笑，道：「我只是帶你來此，俗謂解鈴還需繫鈴人，這件事，我只能出主意，却要你自己來作，你只管放心好了，沒什麼大不了，吃不消的時候，我這個師叔再給你帮着也不晚！」

笠原一鶴面色不禁又是一紅，道：「這件事師父可知道麼？」

祝三立搖頭笑道：「你做事，只要行得正，坐得穩，幹嘛事事都要請教師父，你這孩子眞沒出息！」

說着笠原一鶴不由臉又紅了，他長長的嘆了一聲，說道：「師叔，你不明白，他是一個姑娘家……我如今已是一個出家人，只怕……」

祝三立搖頭笑道：「你現在還不是和尙，要眞出了家，這個閉事我也就不叫你管了。」

說着神秘的一笑，似有弦外之音，只是難以令人猜測。

笠原一鶴自那一日在船上見過徐小昭，已留下了極爲鮮明的印象。

此刻聽說小昭有難，再一追想她還寶的情意，一顆鐵石心腸，立刻也就軟了下來。

現在祝三立在一邊爲他出計壯胆，笠原一鶴是一血氣方剛的少年，怎又會有所懼怕，當時立刻就心活了。

他挺了一下身子，大聲道：「師叔不要笑我，我笠原一鶴也不是怕死貪生的人，這一次師叔爲我的事，尙且累遭危險，莫非我還在乎什麼？」

他冷冷一笑道：「師叔只要把那徐姑娘的住處告訴我，我自會設法保 護她的安全就是！」

祝三立拍了一下大腿，道：「對！這才是男子漢大丈夫，不愧是涵一和尙的徒弟，這件事說穿了也沒什麼大不了，你足能應付，那徐老頭我暗中就能對付他，只是那徐小昭……」

他嘿嘿一笑，道：「也只有交給你了，人家姑娘對你可是一往情深，你自已看看怎麼報答人家吧！」

笠原一鶴苦笑道：「師叔，你眞會開玩笑……」

祝三立微微一笑，說道：「一點也不開玩笑，這裏還有一件東西，你要好好的收藏着。」

說着自懷內摸出了一串明珠，遞與笠原一鶴道：「這是徐姑娘的一片心意，我已代你收了下來了，現在交給你，不可遺失！」

笠原一鶴接在手裏道：「她……爲什麼送珠子給我？」

祝三立本當明說，可是心中一動，他就微微笑道：「你雖是中國人，但是到底在異國住得太久了，我們中國姑娘贈珠與人，是表示恩意與歉疚……」

笠原一鶴瞠目道：「日本的姑娘，是不能隨便送東西給男人的，除非是定情所用的信物！」

祝三立連連搖手笑道：「你想的也太多了……」

笠原一鶴收下了珠串，皺眉道：「這位徐姑娘太多禮了。」

祝三立手摸着鬍子笑道：「也沒什麼，我已把你的短刀送與了她，這叫做禮尙往來，她也不吃虧！」

笠原一鶴點了點頭道：「師叔這樣做，我的心也就安了。」

祝三立縮頸子嘻的一笑，內心却不禁樂道：「小伙子，你可是中了計了，這叫做有情人終成眷屬，你們這杯喜酒，我可是吃定了！」

想到此，眞是心中好不得意，內心不由忖道：「老和尙，你徒弟紅塵未了，却不是我祝三立有意與你作對，我此番帶他來此，你原是知道的，你佛法高超，凡事先知，怎能會不知道我的心意？你已與我裝糊塗，想必也已是默認了此段親事，無論如何，匡飛的後代，我是不能看着他當

和尙，你恨我罵我，也就由着你是了！」

這麼想着，就點了點頭道：「徐姑娘的性命，就操在你的手上了，孩子，這件事你可要負責任！」

笠原一鶴冷冷一笑道：「徐姑娘的性命，由弟子負責，師叔放心就是！」

說話之間，小船已靠了碼頭，人聲亂成了一片，笠原一鶴怔了一下道：「這是什麼地方！」

祝三立嘿嘿一笑道：「傻小子，到了地頭了，下來吧！」

二人拉馬上岸，只見水面上擠滿了船，桅桿林立，風吹過來，有一股極濃的魚腥臭味。

一塊大石碑上，刻着「萬縣」兩個大字。

這是川東的一個大鎭，桐油鹽貨等集散地，二人上得岸來，但見各方商賈討價還價之聲，亂成一片。

二人牽馬擠出了這地方，來至大街上，但見行人如同穿梭也似的來回走着。

那些來往的行人，有一個頗顯著的標記，幾乎每一個人，頭上都纏着一塊白布，這是川省一般人民的習慣，據說是相傳在於三國時，蜀漢朝烈帝之死，人民爲之戴孝的緣故，笠原一鶴甚爲奇怪，頻頻問故。

祝三立却顯得十分謹愼，他對笠原一鶴道：「四川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境內奇人異士之多爲天下之冠，我們不要多在街上瀏覽，快快找個地方住下吧！」

笠原一鶴甚以爲是，他自從吃過那次大虧之後，對人行事，已改得多了。

這條大街正南方，有一處客棧，名叫「五福」，很是寬敞潔淨，二人就下榻於這個地方。

進得房後，祝三立就把門關上了，而且對笠原一鶴說道：「沒有事，最好不要出門！」

笠原一鶴皺了一下眉，問道：「那徐姑娘就是住在這個地方麼？」

祝三立點了點頭，微微一笑，道：「可是還不到你出面的時候，『短命無常』徐雷在川省有極大的勢力，他如事先知道我們來了，那可就不大好應付了！」

笠原一鶴這時一顆心，不知怎地，却深深的爲徐小昭担起憂來。

老狸祝三立喝了一杯茶，換了一身衣服，他在頭上纏了一塊布，看起來，就很像是本地的一個土老了。

他只對笠原一鶴說道：「你暫時不要出來，我去去就來。」

說着他就出去了，笠原一鶴換了便衣，在室內一直等到深夜，他才回來。

祝三立是由房上回來的，見笠原在燈下打盹兒，不由笑道：「傻小子，幹嘛不睡覺呀？」

笠原忙站起來，道：「我怎能睡得着？你見着了徐姑娘沒有？有沒有危險？」

祝三立赫赫一笑道：「我們來得還是時候，徐姑娘暫時還沒有危險，不過徐雷已經來了，看樣子，他是要帶女兒去金陵，所以我想要救徐姑娘，最好的辦法，是在他們行船的中途下手！」

笠原一鶴急說道：「那時豈不是要晚了？」

祝三立望着他微微一笑，心說：「喝，鐵心成了豆腐心了！」

當下搖了搖頭道：「小伙子，你沉住氣，包在我的身上，誤不了事的，現在先吃東西。」

笠原一鶴這才留意到他手裏拿着一個油包紙兒，打開來，是一隻鹵鷄和幾個饅頭。

祝三立又開門要茶房沏了一壺熱茶，兩個人就着熱茶吃了一飽，笠原一鶴始終還惦記着那個徐姑娘，心情自是不開朗。

可是老狸倒是吃得飽，睡得着，心也寬，吃完之後，往牀上一倒，呼呼大睡了起來。

笠原一鶴這時不禁想到了那個姑娘，內心眞像是被刺扎着一樣，眞奇怪，這件事，過去自己不想也就算了，一想起來，竟是坐臥難安。

對於那個姑娘，他保持着昔日初見時的一份好印象，長長的蛾眉，密髯的睫毛，瓜子的臉蛋兒，還有一對淺淺的小梨渦兒……

她的腰，是那麼細，那抱着月琴的一隻手，是那麼的白，那麼的細，宛似春葱一般……

想到此，他的臉驀地紅了，內心也不由着通通直跳了起來，不禁自責道：「罪過……罪過……」

說着雙手在胸前合十，又唸了聲「阿陀彌佛！」

張開眸子看了看，祝三立睡相嚇人，只見他張着一張大嘴，發出雷也似的鼻軒聲。

笠原一鶴緊緊咬了一下嘴皮，恨忖道：「他倒是睡得着，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要是那徐姑娘有一個三長兩短！……」

想到此，他不由驚得怔了一下，心中由不住又想起：「這與祝三立與此事無關，自然他是不急了，求人不如求己……」

「我何不現在就去，把那徐姑娘救出來？也叫祝師叔對我另眼相看！」

他想到這裏，頓時覺得甚爲有理。

當下輕輕走到桌前，把那口長刀慢慢的抽了出來，刀光影着燭光，發出一道銀虹。

然後，他用一條黑綢子，慢慢的把刀纏上，再用帶子繫在背後。

這時，他忽然心中一動，道：「不好，我看來是白忙了，那徐姑娘的住處在那裏我還不知道呢！」

想到這裏，頓時就凉了半截，忽然，他目光有意無意的却看見祝三立的靴口邊，露出了一小截紙條。

笠原一鶴心中暗想道：「莫非是徐姑娘的住處不成？」

想着，就躡足走到了祝三立的床前，彎下身子，以二指輕輕的把那紙條抽出來。祝老頭軒聲如雷，絲毫不爲所驚。

笠原一鶴退回燈下，喘了一口氣，心說：「師叔也太大意了，一個外出的人，居然睡覺如此不驚覺，太大胆了！」

心裏想着，目光遂向手中紙條落去。

只見條上寫着：「萬縣劉府井大街，東頭宏興瓷行，徐。」

他不由大喜，心說：這就是了。

當下把這幾個字好好的記在心裏，暗

笑祝老頭記性太壞了，就這麼幾個字，看一遍也就記下了，還值得寫條子？想着，他又悄悄把這張條字，放到了他的靴子裏，祝三立仍是熟睡未醒。

這一切，笠原一鶴自認爲是天衣無縫的。

推開窗外面是一片皎潔的月光，正有一隻貓在簷頭上蹲着，笠原一鶴深恐把祝三立驚醒了，當下比了個手勢，把貓給攆走了。

他自己這才施展出輕身功夫，把身子繞了出去，用父親傳授給他的「燕子三抄水」，只見人影閃動，只是幾個起落，已撲出了這所客棧。

大街上，仍然還有人迹。

笠原一鶴在路頭上，問了一個賣「炒米糖開水」的老頭子，問劉府井大街在那裏。

這老頭齒牙一笑，道：「你脚下走的這一條就是，朗格不曉得咧？」

笠原一鶴不由紅着臉抱拳退開，他此時已是中國打扮，一切的動作，也都中國化了，所以老人並沒有疑心。

他走到牆下，心裏不由想道：「莫怪祝師叔不要我出門，原來我們是住在一條街上呀！」

想着放步奔東，果然未遠就看見「宏興瓷行」的大招牌，這瓷行的規模，還眞不小，由大門往裏看，竟是有五六進院子之多，圍牆也高，上面鑲着一些琉璃碎碴子，鐵釘之類的東西。

可是，這些又豈能阻止住他的來去？

他四下看了一眼，見這時正好沒有行人，他就把身子向上一拔，「颼！」一聲，拔上牆頭，緊跟一個翻身，已到院內。

他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形勢，正前的一間房子，大概是瓷行門市生意，往裏面看，一間整潔的白牆，牆內花樹井然，不用說，那一定是住家。

笠原一鶴也不知怎麼的，這時一身是胆。

他絲毫也不考慮，對方是否有防備，一心只是惦記着那位徐姑娘。

就見他右手很快的，已把長刀抽了出來，解下了纏在刀上的帶子，足下一頓，已竄身上了粉牆。

然後再一騰身，已掠出了數丈以外。

院子裏花樹甚多，房子的牆壁，都是白粉刷的，笠原一鶴也不知道，那徐小昭是住在那一間房裏。

他順着花間小道走下去，轉出了一排房子，就見正面一間廳房裏，還亮着燈，這時候，似乎還有人，在大聲的說着話。

笠原一鶴就飛上了屋簷，幾扇窗戶全是開着。

他身子方一湊過，就已聽到，室內一個老聲老氣的人，一面咳嗽一面道：「照理說，小昭這孩子，我是沒資格硬留着她，可是，我那老妹妹過世的早，就這麼一個……她哭到我這裏來了，你能說我不收留她？」

說話的是一個瘦身材，托着水烟袋的老頭，一副商人的模樣，大耳朶，鬆眼皮，說話直揚眉，大概是因爲被烟燻着的。

在他對面坐着一個赤膊上身的老頭兒，却是直着腰，很是精神，這時閑言，正自頻頻冷笑。

笠原一鶴不看則已，一看之下，只嚇了一大跳，差一點由房上摔了下來。

這人非是別人，正是那個罪魁禍首，綠林大盜——「短命無常」徐雷。

笠原一鶴暗自鎮定着，倒聽聽他說些什麼？

徐雷這時一隻手捧着茶碗，冷笑道：「大哥，你這是什麼話，我老頭子還沒死呢，眞要死了，他投奔你來，我倒是不在乎了……」

那個商人，可能是小昭的舅舅。

別看他是一個文弱的商人，但是個性倒是眞倔强，他擺了一下手，道：「得了，徐老大，你是幹什麼呢？我能不知道，小昭那孩子也不小了，也該找個人家了，你還能老帶着她在江湖上瞎混？」

說着，噴了一口烟，又道：「你過去的事，要是叫衙門知道了，早晚能逃一個好？……唉呀，兄弟呀，我們可是親家，不是寃家，你以後還是……」

徐雷重重的把茶碗一放，發出了「噹啷！」一聲怒道：「我的事，你管不着，你妹妹也死了，我們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關係，叫你一聲大哥算是抬擧你了，你這麼胡放屁算是什麼？」

那個老頭，閑言倒是怔住了，過了一會兒，他才吐了一口氣道：「好呀，徐雷，你這是跟我翻臉，不認我了……」

說着站起了身子，冷笑道：「這好辦，你這種作風，我早也看不慣了，還有你帶來的那兩個朋友，我看也不是什麼好玩藝兒，一天到晚調戲丫環……」

他氣得直發抖，伸出手指了一下外面道：「最好，你們今天晚上給我走，我呀，我早就够了，够死了！」

「短命無常」徐雷嘿嘿一笑，說道：「不用你够，我們也够了，我們已經決定了，錢一到手，我們就走，小昭也不能讓她留在這裏，她好歹也是我的女兒，她得跟着我！」

老頭儍了，半天才咂了一下嘴，道：「這……小昭的事，要問她自己，至於錢……我還不大明白，什麼錢呀？」

徐雷狂笑了一聲道：「你還眞會裝糊塗，我一來不就說了，這一次我丟了不少錢，沒辦法混了，你要我走也行，這麼吧，你拿出一個整數！」

說着右手一張，老頭打了一個冷顫道：「多……少？」

徐雷一笑，說道：「不多，五十萬兩銀子！」

老頭差一點坐下來，他搖了一下頭，冷笑道：「你當我誰呀，我是沈萬山？得了聚寶盆是怎麼着？」

徐雷嘿嘿一笑道：「你少來這一套，這萬縣不知你是財主，馬市子口的兩個錢莊子就不止一百萬，你——有的是錢，這點數目，在你算什麼？」

老頭臉都白了，氣得直瞪眼道：「好！你這是硬擠我，我雖沒有練過武，却也不是好欺負的，我沒有！」

徐雷嘻嘻一笑，道：「沒有也好辦，我早也想通了！」

說着由身上取出一張告示，遞過去道：「你先看看這個再說！」

老頭接過細看了看，嚇得面無人色，哆嗦道：「你……你取了皇帝的貢物……好……海捕公文！你眞是個强盜，賊！殺頭都不屈！」

徐雷一笑道：「殺頭，論罪就是要斬九族，你也跑不了。」

那老頭嚇得噗通一下就坐下了，水烟也掉了，張了半天嘴才道：「這是眞……是假？」

徐雷冷冷一笑道：「假？假我還會到你這裏來躲着？大哥，你說說看，你是拿五十萬好，還是要命好？」

老頭發出了一串咳嗽，一面哎喲着，一面道：「你這是要我的命……我可是要死了。」

徐雷一聲冷笑，一竄身已到了這老頭的面前，當胸一把，已把老頭給抓了起來，懸在半空中，厲聲道：「聽着，裝死沒有用，五十萬，你拿得出來，再弄一條快船，後天一早，我們走人，以後死活都沒有你秦方的事，要不然……」

徐雷冷冷一笑又道：「怎麼樣，反正我也活不下了，我們哥兒幾個，只要在大馬路上幌他幾回就行了……」

秦方眼淚汪汪的道：「你好，你好，你是我的好親戚，我算倒了霉了！」

笠原一鶴看到此，不由得怒上眉梢，正不知如何是好的當兒，忽然，他背上有人輕輕拍了一下，道：「兄弟，我們又碰上了，來！」

笠原一鶴猛一回頭，這人「颼！」一聲，已竄出了四五丈以外，向地上一落，招手道：「小子，來呀！」

笠原一鶴怒吼了一聲，連人帶刀撲擊對方，「嗆！」一聲，已把笠原的刀蕩去一邊，接着見他右手一抖，打了開來，竟是一柄摺扇。

笠原一鶴陡然一驚，打量之下，才認出了，這人是紈扇穆銀川，他和蒼鬚老人秦二桌，同是徐雷一邊的。

想不到，在這個地方竟會遇見此人。

衣衫飄飄的穆銀川笑吟吟的道：「小子，你來得正好，徐老大想你可是想得厲害！」

說着手中摺扇「刷！」一聲，直向笠原一鶴兩肩上掃來。

笠原一鶴身子一偏，掌中刀水平般的撇了出去，穆銀川一聲狂笑，隨着他刀的波浪，已飄在了一邊。

笠原一鶴怒吼了一聲掌中刀「呼！」地直劈了出去，可是刀出一半，却爲斜刺裏，另一件突出的兵刃磕在了一邊，只聽見「嗆」地一聲，當空現出了一點火花。

緊跟着一聲狂笑道：「好小子，你來得好極了！」

笠原一鶴忙急轉身，黑暗中，笠原一鶴認出了來人竟是徐雷，不由大吼了一聲道：「我與你這老賊拚了！」

說着一頭向着徐雷胸上撞去。

徐雷腹部向後一吸，笠原一鶴的頭，竟是差一點沒有撞着，只見他右手向着他背上一搭，狂笑道：「我看你跑？」

笠原一鶴不由身上一麻，他知道自己被這老頭拿了穴了。

這時紈扇穆銀川如同飛燕也似的竄到了近前，手中摺扇一合，正要點來，徐雷道：「且慢，兄弟，他跑不了。」

說話之間，秦二桌也來了，見狀赫赫笑道：「這小子是他媽鬼迷心竅了，怎麼着？專門送上門來？」

一面說着，一面由身上掏出一根皮繩，帮着把笠原一鶴給拴了一個結實！

這時候廳內那個老頭兒秦方，也得訊走了出來，他嚇得發抖道：「你們這是幹什麼呀？……老天！可別殺人呀！」

徐雷望着他冷笑道：「這就是那個正主子，他就是進貢皇上的那人。」

秦方啊唷了一聲，道：「老天爺，可不能殺了他，唉，請進來，上坐……」

穆銀川哈哈一笑，道：「定要上待他，我們要問問那些東西他收到那了，叫他怎麼吃，怎麼給我們吐！」

說着嘿嘿一笑，一隻手緊緊抓住他膀子，向裏一推，笠原一鶴差一點摔一個跟斗。

一伙人擁着他，走進了客廳。

短命無常徐雷點頭笑道：「小子，你來得正好，怎麼，是送東西來了吧！」

說着走過去，用兩隻手，在他身上一陣摸索，哼了一聲道：「到了這個地方，小伙子，你要放明白一點，你們是厲害，徐大爺鬥不過你們，小子，那一箱子玩意呢？」

笠原一鶴咬牙切齒道：「老賊，你眞是作夢，那箱子東西，早已進了貢了，居然還在作夢！」

徐雷怔了一下道：「瞎說八道，能有那麼快？」

笠原一鶴冷冷道：「不信算了，老賊，你在我身上，是什麼也找不到的！」

徐雷獰笑了一聲，道：「你來這裏作什麼？」

笠原一鶴不擅說謊，當時正色道：「我是來救徐姑娘的不幸被你抓住了，現在我也沒有什麼話說，只求一死！」

徐雷不由怪笑了一聲，道：「我說呢，那丫頭一個人那能會有這麼大的胆子？原來你們倆個串通好的？」

這時蒼鬚老人秦二桌，一隻手仍然在他身上摸着，竟給他摸着了一件東西，當時呵呵笑道：「小子，這是什麼東西？」

說着右手抖出了一串明珠，笠原一鶴不由一驚，暗責自己太大意了，竟然把徐小昭轉贈自己的那串明珠帶在身上，這可是糟了。

果然，徐雷乍然一見，面色大變，他猛然一把，把秦二桌手上的珠子給搶了過來，就目細看了看，森森的一笑道：「好小子，你這串珠子是怎麼來的？」

笠原鶴一好不爲難，當時冷冷一笑，一言不發！

穆銀川在一旁，道：「有了這串珠子，就不愁別的東西沒有下落，我有法子叫這小子吐實！」

說着右手直向着笠原一鶴脈門上抓去，可是，徐雷却把他的手推開來，冷冷笑道：「三弟，你錯了，這串珠子，可不是進貢給皇上的東西，乃是我徐家傳家的東西！」

說着冷冷一笑，獰厲的看着笠原一鶴道：「小伙子，你是怎麼來的？」

笠原一鶴抬頭看了一眼，實在不好啓

齒，他冷冷一笑道：「何必多問，要殺就殺！」

秦二桌皺眉道：「徐老大，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徐雷嘿嘿一笑道：「這珠子是小昭不離身子的東西，怎麼……」

說到這裏，他似乎有些接不下去，一張老臉顯得不大對勁，可是又不能不問，冷冷笑道：「你是怎麼得來的？說！」

笠原一鶴嘆了一聲道：「這是……」

紈扇穆銀川看到此，已心內明白，由不住噗哧的一笑，道：「得啦！別說了，我知道了！」

徐雷冷然道：「你知道什麼？」

穆銀川嘻嘻一笑，道：「算啦，幹嘛打破砂鍋問到底，眞要問出來，你這個做老子的也未見光彩！」

「短命無常」徐雷面色一沉道：「老三，你這是什麼意思？」

穆銀川哈哈一笑道：「徐老大你是聰明人，這點小道理你能不懂？看樣子，我那姪女兒是貼上這小子啦！」

徐雷陡然濃眉一挑，獰笑道：「你少胡說，跟我進去！」

穆銀川一拉秦二桌，向着徐雷一笑道：「老大，這是你的家務事，我們倆個可不便管，你看着辦吧！」

徐雷面色漲得通紅，重重的跺了一下脚，道：「你少胡說。」說着推着笠原一鶴，直向內室行去，秦宅主人秦方見狀大吃一驚，慌忙跟上去，道：「徐雷，你要幹什麼？……」

徐雷回身厲聲道：「我徐家的事，你少管！」

說着一脚，已踹開了一扇風門，走進了一條廊道，他手裏緊緊抓住笠原一鶴的繩子，笑道：「好小子……想不到你還會有這一手。」

笠原一鶴本來早就想着，以性命與對方一拚，可是內心却惦記着那個徐小昭，他想着現在他到底是怎樣了。

所以現在一任徐雷怎麼對待他，他都一言不發。

二人穿過了這條長廊，來到另一進院子，可能這院子裏都是住的婦人女子，徐雷也不管，一直走了進去。

有幾個丫環婆子，看見他像殺人也似的樣子，都紛紛避了開來。

他帶着笠原一鶴，一直走到了一間偏房門前，這間房子有着一張厚厚地紅木門，門前有一個婆子坐着。

這婆子見了徐雷，叫了一聲：「徐老爺。」

徐雷冷冷的道：「把鎖打開，你先退下去！」

那婆子怔了一下，就由身上取下了鑰匙，開了門上的大鎖，徐雷把笠原一鶴用力的往裏一推，自己也走進房內。

這房子佈置得很是雅靜，可是幾扇窗子都加着一個鎖，長桌上點着兩隻蠟燭。

靠着牆邊，一張紅木床上，坐着全身素衣的徐小昭，看起來她如今是清瘦了。

她瞪着一雙驚惶的眸子向這邊望着。

陡然見笠原一鶴撞進來，她嚇了一跳，猛地由床上站了起來道：「你……笠原……一鶴……」

徐雷哈哈一笑，說道：「丫頭，你做的好事！」

徐小昭抬頭掠了徐雷一眼，這幾天，由於徐雷對她的情形，她顯然對於父親的感情淡多了。

當時冷冷一笑，道：「爹，你老這是什麼意思？」

徐雷哼了一聲，道：「好丫頭，你還有臉問我？」

說着抖手把那串珠子打了過去，徐小昭身形一閃，那串珠子嘩啦一聲，散了一地都是。

徐小昭低頭一看，不由粉面上飛起了兩朵紅雲！

徐雷望着她冷森森的道：「這東西，是你送給他的，還是偸走的，說！」

徐小昭眸子向着笠原一鶴望了一眼，見他正自凝目望着自己，那黑白分明的雙目，帶着幾分木訥。

小昭本是風塵中拿刀動劍的姑娘，自幼已養成了爽朗的個性，並不似一般小戶女子做作。

當她自問，難以逃開父親毒掌之下，內心反倒是安寧多了，這時，她不由心中思忖道：「我如直說，也不過如此，如說是他所偸，只怕他立刻就要遭到父親的毒手！」

當下略一吟哦，即說道：「是我給他的！」

才說完這幾句話，就見徐雷一聲厲叱道：「賤貨！」

「拍！」一掌，正正的打在了小昭的臉上，頓時順口流血不已，徐小昭被打得一交，倒在地上。

徐雷跟着一脚直向着笠原一鶴身上踹去，笠原一鶴身子一幌，已閃在了一邊。

徐雷一聲狂笑，說道：「我殺了你這小子！」

陡然間，身子反轉過來，雙掌交錯着，直向着笠原一鶴兩肋之上，猛揷過去。

笠原一鶴自不甘任他加害，當下身子向右一閃，雙手雖被繩子綁着，他却轉過身子，直向着徐雷腰眼上踹去。

徐雷一聲狂笑，說道：「小子，你是找死！」

只見他雙手霍地向外一抖，笠原一鶴已被震得翻了出去，這怪老人一聲厲吼，正要以「百步斷掌」的重手法，立斃對方於掌下的刹時之間。

就在這時，窗外忽地飛來數股微風。

几上的三隻燭火，一齊熄滅，徐雷退後一步道：「什麼人？」

忽然雙腿被徐小昭撲過來，抱了一個緊，一面泣道：「爸爸……你饒了他……吧！」

徐雷一脚踹開了小昭道：「賤丫頭，你也是一樣，我殺了你！」

說着正要落掌而下，這時小昭却又再次的撲上來，緊接着她痛哭了起來。

全室漆黑，徐雷生恐笠原乘機逃走，他用力的掙開了徐小昭，閃身出室，重重地把門關上了，冷笑道：「你二人暫時守在一塊吧，早晚我會要你二人的命，把門鎖上！」跟着，是門上加鎖的聲音。

黑暗中，徐小昭抖泣着道：「喂……你還好吧？」

笠原一鶴背牆而立，嘆息道：「還好……姑娘你呢？」

徐小昭摸索着，爬過去，她接觸到了男人的一隻手，可是這時候，她也顧不到什麼叫做羞恥了。

她緊緊的抓住這一隻手，並且把臉貼了上去。

笠原一鶴抖了一下，可是，他並沒有掙開。在黑暗中，他們彼此依偎着，摸索着。

「你怎麼會來……這裏呢？」

「我……我……是來救你的！」

「救……我？你……」

「姑娘你，受了苦……唉，是我害了你！」

「可別這麼說……」

徐小昭伸出一隻手，捂在他嘴上，吶吶的道：「是我害了你……要不是我搶了你的東西，你也不會受這個罪了。」

笠原一鶴這時臉紅，心也跳得厲害，他把身子向一旁縮了一下，道：「姑娘，不要這……！」

徐小昭冷冷一笑道：「到了這個時候了，你還害怕？」

說着把身子向前依了一些，媚聲道：「你眞好，居然還想着來看我，我就是死了也感謝你！」

笠原一鶴情不自禁的，伸出一隻手，摸在了她的頭上，他吶吶的道：「你把箱子還給我，我也感謝你！」

小昭仰起臉來，雖然她看不見他的臉，可是却感覺到他的出入氣息，她把身子靠得更近了些，笑道：「你來找我，你師父知道麼？」

笠原一鶴搖了搖頭，徐小昭低聲道：「祝三立呢？」

笠原一鶴點了點頭，小昭一笑，道：「那珠子是我給他的，我就知道他會轉給你。」

笠原一鶴點了點頭，說道：「我的刀呢？」

徐小昭拉過他的手，在腰上摸了一下，笠原一鶴立刻就體會到，那口刀揷在她腰上，他這時只覺得心跳得厲害。由不住用手推了她一下道：「姑娘，我如今已出……出了家！」

徐小昭一笑，用手摸着他的頭髮道：「可是你還有頭髮。」

笠原一鶴吶吶的道：「這……」徐小昭把身子偎近了些道：「別儘說這些了，我們都快要死了，你覺得死了不可怕？」

笠原一鶴聞言不由打了一個冷戰，他用力的站起來道：「我來想想辦法！」

說着他把纏在身上的繩子全解了下來，徐小昭這時一面帮他解繩子，一面笑道：「奇怪，我一點也不怕，好像死都不害怕了。」

說着一雙玉腕摟在了他的頸子上，把一張粉臉湊了上去，笠原一鶴只覺得一股溫香，唇間已接觸到了對方那張粉臉，他抖了一下道：「不行！」

「爲什麼不行？……」

徐小昭靠緊了，他臉貼得更緊了，道：「我們都快死了……現在我誰也不怕了，誰也不在乎了，哥——我是你的人了，你還不知道？」

笠原一鶴只覺得臉上濕糊糊地，這才知道原來她哭了，當下用長長的袖子，爲她抹了一下臉上的淚，道：「小昭，你勇敢一點，我能帶你跑出去……我們不能這樣就死！」

徐小昭忍不住伏在他肩上哭了，她說：「我眞高興……我願意這樣與你守一輩子，我爸爸是一個狠心的人，他說得出就做得到，你還……」

才說到此，就聽見門鎖「叭達！」一聲，二人都不由吃了一驚，忙自分開。

就見門開了一縫，一個人摸着黑道：「小昭，小昭。」

徐小昭立時聽出了聲音，忙道：「舅舅，你怎麼來了？」

秦方抖着聲音，道：「那位少爺呢？……哎呀，你們可得快呀！」

徐小昭不由大喜，忙拉着笠原一鶴走過去，道：「爸爸呢？」

秦方急促的道：「他們在前廳。」

才說到此，一個人匆匆探頭道：「老爺快呀，徐大爺來了可晚了。」

秦方嚇得把二人拉了出來，他遞給小昭一個包袱道：「拿着這些錢，快逃命走吧，你們就成婚，這個人錯不了。」

說着又遞給笠原一鶴一封信道：「這是一位俠客，叫我給你的，這位俠客姓祝，他叫你不要管他，帶着姑娘走吧！」

笠原一鶴不由一怔，秦方手上還拿着一口鋒芒四射的匕首道：「這口刀也是那位老俠客借我的，要不是這口刀，這門鎖是開不開的，你拿去吧！」

笠原一鶴忙把刀接過來道：「謝謝你老人家！」

秦方老淚縱橫的道：「孩子，你快走吧，你們成了親，定了家，別忘了叫人給我送個口訊……」

才說到此，那個把風的人忙過來道：「快走吧！」

說着一拉笠原一鶴道：「相公，快跟我來，車都套好了。」

笠原一鶴當時心亂得很，徐小昭却喜上眉梢，她喜極而泣道：「舅舅，你對我眞好……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

秦方一直不回頭，似乎很害怕的，連連催道：「快走吧！」

說着扭身就走了，那個聽差的，這時拉着二人由花樹下左竄右轉，一直走到了後門口。

門口這時一輛馬車早套好了，二人趕忙上車，那聽差的，忙上座位帶馬。

徐小昭問：「上那去呀！」

趕車的小聲道：「上江邊上，老爺的船也備好了，上了船就不怕了！」

這輛馬車，毫無聲音的，直向着江邊狂馳而去，於是二人順利的登上小船。

在盪漾的江水上，舟子點起了一盞燈，回身問道：「稟新姑爺，船放何處？」

笠原一鶴不由一怔，就用眼睛去看徐小昭，徐小昭臉色微紅的推了一下道：「人家問你呢，怎麼不說話呀？」

笠原一鶴「哦！」了一下，道：「隨便！」

舟子一呆，徐小昭忙道：「你往下走就是了。」

這時那舟子的老婆婆由後艙走出來，

指着兩碗麵，笑嘻嘻的道：「姑爺，姑娘，我給你們下了碗蹄花麵，宵夜！」

小昭望着笠原一鶴抿嘴一笑，就站起，把兩碗麵端了過來，她此刻的欣慰，眞無法用言語來形容。

二人吃着麵，笠原一鶴却不時的皺着眉，徐小昭不由望着他道：「你……不高興麼？」

笠原一鶴搖了搖頭道：「祝師叔這個人，太怪了！」

小昭忙道：「對了，他不是還有一封信麼？怎麼不拆開看看？」

這句話提醒了笠原一鶴，當下匆匆把信件取出，只見那是大紅的信封，信封上畫着一條龍，一隻鳳，上面寫着「百年好合」四個大字。

笠原一鶴是生長異國，可是這些字意，他也有了耳聞，頓時臉就紅了。

徐小昭却情不自禁地把頭枕在了他的肩上。

在燈下，他們展開了那封信，那是一張賀喜的禮函，字句潦草，文詞不拘，寫的是：

「一鶴賢侄，小昭姑娘，百年好合，緣定三生，永結同心，勿暴毋棄，寶劍明珠，風塵駢驥，此去天涯，行俠爲義。」

二人看到此，臉色不由全都紅了。

笠原一鶴情不自禁的分出一隻鐵碗，緊緊地抱着了徐小昭，小昭忍不住抬起頭來問道：「你……可願意？」

笠原一鶴點了點頭，那封信裏，厚厚地還有東西，笠原一鶴抽出了一張，見是一張銀票，面額寫着：「紋銀二百兩整」，旁邊寫着「賀儀」。

徐小昭微微笑道：「祝師叔人眞好！……幹嘛還送錢呀！」

笠原一鶴這時又打開了另一張信箋，却是一張素箋，上面寫着：

「壬辰年某月某日，匡徐聯姻，証三生緣，意屬天定，僧何忍干，越五十年，華陽金頂，僧再臨，渡登樂土，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朝陽寺涵一和尚

×年×月×日

笠原一鶴看到此，不由雙眉一展，微微嘆了一聲道：「師父眞是無事不知……原來此事早已在他算中，我正在爲此担心呢！」

徐小昭睨着他，半笑道：「信上寫些什麼來着？」

笠原一鶴把信遞給她看，口中一句句的唸着，可是笠原一鶴却是看着她直笑。

只見她杏目旁睨，玉齒如貝，在習習的江風裏，微風吹動着她滿頭的秀髮。

她倒下身子，把整個的玉體壓在了笠原的腿上，然後翻過一隻玉腕，勾住了他的頸子，嬌笑道：「這會，你還拿刀殺我不？」

笠原一鶴身子都由不住酥了，可是他是個老實人，不擅花言，聽了這句話，一張俊臉，整個飛紅。

這時只聽見「嘩啦！」一聲，二人嚇了一跳，趕忙坐好，却聽見船頭的伙計笑道：「船上風大，蟲子也多，把簾子撩下來就好多了。」

二人不由臉色大窘，相視一笑。

徐小昭坐正了身子，一面理着散髮道：「想不到我們會有這一天，一鶴，我們說正經的，這檔子事，你打算怎麼辦？」

笠原一鶴吶吶的說道：「全聽姑娘吩咐……」

小昭打了他一下，道：「沒見過你這種人，這是我們兩個的終身大事，你一個男人家，總得拿個主意呀！」

笠原一鶴低頭想了一會兒，道：「婚姻大事，要稟明父母，我父親聽說已來了中原，這件事雖說師父與祝師叔均已作主，我看還是應該通知他老人家一聲。」

徐小昭一隻手托着下巴，點了點頭，道：「這是應該的。」

笠原一鶴又道：「我還應該去朝陽寺，稟別師父！」

徐小昭一笑道：「我可不去，我在門口等你，那裏頭全是些和尚，我一個姑娘家，多不好意思。」

笠原一鶴點了點頭，這小倆口兒，總算苦盡甘來，在這般講究的大船裏，面對着銀蛇顫動的江水，淸風徐徐的吹進來，他們耳中所聞的是欸乃的舟櫓之聲，這調兒眞令人神往。

舟行甚遠，不一日已抵達金陵。

二人賞了船伕的酒錢，上得岸來，此刻心情大已不同了，兩個人雖沒有正式拜天地同房同寢，可是那份感情，却是如膠似漆難分難捨。

他們僱了一輛車，直趨朝陽寺。

在暮晚黃昏的時候，來到了朝陽寺前，小昭有些臉紅的道：「我就不下去了，問問你師父，要不要我去見他。」

笠原一鶴答應了一聲，下得車來，直向寺內行去，外殿的幾個和尚，看見他來，俱都合十道：「師兄回來了。」

笠原一鶴很恭敬的答着禮，可是臉上却顯出不大自在的樣子。

他一直行過了大殿，來到了後院的禪房。

却見幾個和尚笑着指着自己，彼此在談笑着，笠原一鶴不由面紅過耳，很是羞慚，暗暗忖道：「我這人是丢定了！」

他又想道：「這一次，見過了師父以後，我就不再來廟裏，否則，是給他們取笑了。」

想着，已來至師父禪房門口。門前立着一個小和尚，見狀合十道：「師兄來見師父的吧！」

笠原一鶴忙自站定，欠身道：「正是，請師弟通稟一聲。」

小和尚一擺手道：「師父早算定你今天來，特別叫我在這裏等你。」

笠原一鶴一怔道：「我要見師父。」

小和尚一笑道：「師父在入定，說不能見你，有什麼話你對我說也是一樣！」

笠原一鶴不由心中一怔，頓時就呆住了。

小和尚見狀，合十道：「阿彌陀佛，師兄不必傷感，師父不願見你，是有原因的，師父曾說過，你的緣份已定，他老人家不見你，是怕改了你的主意。」

笠原一鶴不由戚戚的道：「莫非師父不要我這個徒弟了？」

小和尚一笑道：「那兒的話，師父還送得有東西給你呢！師兄請你等一等。」

說着轉身而去，笠原一鶴見他走開，就大着胆子，把門簾揭開，走了進去。

果然就見涵一和尚正自坐在蒲團上打坐，面色沉着，似已入定。

笠原一鶴就跪下來叫了聲：「師父，弟子來叩見你老人家了！」

不想一連說了幾次，老和尚的眉毛都不動一下，他正要再說，就覺衣領袖被人拉了一下。

笠原一鶴回頭看了一下，見是那個小和尚，小和尚對他擺了擺手，擠鼻子弄眼的，樣子很急，似乎頗有怪罪的意思，當時，笠原一鶴只好對着師父叩了個頭，隨着小和尚走了出來。

小和尚嘆口氣，道：「師兄，你也太大胆了，師父他老人家打坐的時候，你竟能進去？」

笠原一鶴嘆了一聲，道：「師父定是生我的氣了！」

小和尚一晃頭道：「絕不會，他老人家要是生氣，根本也就不會叫我在這裏等你了！」

跟着把手上一個黃綾子包兒，遞到了他手上，道：「這是師父給你的東西，師兄你收下吧！」

笠原一鶴接了過來，道：「謝謝師弟了！」

小和尚打了一個稽首道：「師兄好走，我不送你了！」

笠原一鶴作別後，一直出了朝陽寺，徐小昭已等不及，在車裏伸出了頸子向外直瞪。

見了面，她就問：「怎麼樣？師父說些什麼？」

笠原一鶴搖了搖頭，苦笑道：「師父在入定，沒有見我。」

徐小昭「噢！」了一聲，馬車答答有聲的，向前行着。

二人打開了那個黃綾包兒，却見裏面是厚厚地兩個大本子，醬綢的面子，黃緞的牙條，上面寫着：

「如意形功圖譜」。

「雙修劍錄」。

一張紙條上，寫着：

「特贈，一鶴愛徒，小昭徒媳，加功勤習，妙用無窮，寶之！寶之！」

二人頓時就樂開了，笠原一鶴不由高興得熱淚直流，說道：「師父原來是愛我們的。」

徐小昭一面翻着那個本子，見其中繪着各式各樣的圖形，熊伸虎經，猿掠鶴舞，無不維妙維肖，栩栩如生，當時就知道，必是兩本寶書。

他二人在車上，連連的翻着這些畫譜，不知車子已行到了紫金山前。

但見翠樹蔭蔭，雪白風淸。

二人收下本子，正自相倚着，伏窗觀賞，忽聽得身後一串响徹的鈴聲。

緊接着「哧！哧！」飛來了兩枝極小的銀箭，正中二人髮內。

兩個人嚇得大吃了一驚，雙雙躍身而出。

却見一匹胭脂色大馬，飛快的馳到了面前。

馬上是一個綠色衣裙，秀髮披肩的大姑娘，她笑呼呼的道：「大哥，小昭嫂嫂，恭喜你們了。」

徐小昭怔了一下道：「你是……」

笠原一鶴這時已認出了來人，不由又喜又愧，當時張大了嘴道：「你是……匡芷苓妹妹吧？」

這姑娘紅着臉，一笑，說道：「當然是囉，哥哥，你可知道，爸爸已經和媽媽好了！」

笠原一鶴已知道父親那一段往事，當時聞言，不由又驚又喜，道：「啊……他們現在在那裏呢？」

匡芷苓呼呼的道：「就在前面不遠，你們跟我來吧，媽說的眞準，她叫我在這裏等，總能等着你們，果然……」

說着一雙黑油油的大眼睛，一直在徐小昭身上轉着，又笑着道：「我這位嫂子可眞漂亮，怪不得大哥會千里迢迢跑到四川去，千里救美呢！」

徐小昭羞得低了頭，笠原一鶴却拿出哥哥的架子，笑道：「不要胡說，妳怎麼知道的？」

匡芷苓搖頭笑道：「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才說到此，就聽見一片宏大的笑聲，笑聲中有男有女，其中之一大聲道：「好不害臊的丫頭，大言不慚。」

樹叢中，首先步出了老狸祝三立，老遠的抱拳道：「啊唷，新姑爺，姑奶奶，恭喜了！」

二人忙自倒身下拜，却爲祝三立搶着把二人扶了起來，這時樹叢中，陸續步出了翠娘白姍，和匡飛，以及黑羽匡長青幾個人來。

笠原一鶴一拉小昭，不待吩咐，雙雙趕上去，叩頭問禮。

白姍摻起了二人。

她今天穿了一襲粉紅色的衣服，人面花光看來，絲毫也不覺老。

她拉着二人的手，笑道：「你兩人的事，你祝師叔已全說過了。」

二人一齊低了頭，這時，匡長青走過來，執起他一手，道：「大哥大嫂，恭喜了！」

笠原一鶴微微一笑，二人緊緊的拉住手，祝三立在一邊叫道：「這兩個小子長得眞像，媽的，匡飛前生修來的，妻美子俊！」

匡飛呵呵笑道：「怎麼，你這老狐狸嚼嘴了？」

說得大家都笑了，這時，匡飛走過來道：「你二人的婚事，我們已準備好了，後天是好日子，你們就正式成婚，暫時我們住在一塊，以後，你們要去別的地方也行！」

徐小昭低頭流淚道：「媳婦過去無知，還要請公公婆婆多……」

才說到此，已爲白姍一把拉到了懷裏，笑道：「還說這些作什麼？過去的算了，就是你爸爸，我們也念其年老，不與他計較了！」

小昭自是感激不盡，在和暖的晚風裏，這一家人手携手的轉入叢林，林木深處露出紅樓一角。

那裏正有幾隻白色的鳥，在翩翩的飛舞着！

——全書完——

日本詭異傳奇恩仇中篇故事

一劍七魔

山田風太郎・原著
盧令・譯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阿縫爲柳澤所擒，柳澤爲要「舉殲滅葵悠太郎，將阿縫收押監獄，定期三日後梟首示衆，以引誘葵悠太郎上釣。阿鮎私心愛慕葵悠太郎，深恐葵悠太郎跌入柳澤的陷阱，欲以身殉愛，遂設法冒充押差，偷入囚禁阿縫的監獄，與阿縫互換衣裳，叫阿縫混出監獄，她則代阿縫坐牢等候行刑。阿縫返回木槌雜院，陷身寢覺幻五郎魔掌，危急間，幸葵悠太郎趕到，殺死已失去魔眼成爲瞎子的寢覺幻五郎，救阿縫出險。阿縫將阿鮎代死之事說出，要葵悠太郎設法拯救阿鮎，葵悠太郎不允，他要柳澤目睹報應，並說丹吉被七忍殺害時，他會發誓要盡誅七忍，刻仍剩下葉月未死，但料她必會返回木槌雜院。葵悠太郎遂在木槌雜完四週佈下羅網，只等葉月歸來伏誅，至翌日，仍未見葉月回來——

富貴不移志　安貧樂天年（大結局）

日出，日落，又一夜。

第三日中午，平六銀十突然匆匆的衝了入來！

「公子，押解犯人的隊伍經已由小傳馬町的監獄出發！」

「什麼？出發了？」

阿縫比回復虛無僧裝束白衣衣履的悠太郎轉頭還快。

她颯的跳起身，直到這下子還是半聲不響，只是怔怔的凝望着悠太郎的她底眼瞳閃出了淚光。

她亦已回復獅子舞的裝束。

「葵公子！」突然的她叫起來。

「呵，阿縫，怎樣了？」

「我雖然是女孩子，但到底也不能見死不救！」隨即她撲着奔了出去！

悠太郎慌忙追向阿縫，相繼是平六銀十……

四人離開木槌雜院沒多久——幾乎是交錯出入的回來了葉月。

「幻五郎！」葉月滿口銀牙格吱吱的發響，「只想柳澤小塚原格殺悠太郎小子之前，無論如何也給那小子最後一擊，但，兩日夜奔馳搜索，畢竟還是找不到，如今押送阿縫刑場去的隊伍經已由監獄出發——最低限度我用眼也要看看那小子伏屍刑場，你沒有眼就用耳聽聽好了！」

葉月喘着氣步入房門。

「嘎——」突然的，她怔住。

她腳下，寢覺幻五郎浸身血海，氣絕已多時，那潰爛的雙眼之上給放了一朵花，葵花！

× ×

當先是執着六尺棒，負責押解犯人前往刑場兼埋葬屍體的兩個「非人」，相繼是扛着宣佈罪狀的木牌的白衣「非人」，然後，又是白衣「非人」，掌着閃亮耀目的兩支朱槍。

囚犯蒙了眼，騎着無鞍馬，左右馬伕侍從兩人，隨而是帶備逮捕犯的用具的捕快，鐵盔武士，短衣武士，策馬的南北組捕吏，再又槍，挾箱，短衣武士，穿筒褲武士，披風鷩武士四人，最後是彈左衞門與屬下人員，棒手六人，「非人」頭目車善七與屬下「非人」八人。

囚犯面龐當眼的地方覆着面紙，用稻草捆縛，面紙的半截向前翻折，但縱使取下面紙，怕亦沒有人認識是柳澤的養女阿鮎，更就想也想不到，而刑吏，路旁的羣衆，只怕誰都不難會留意到面紙後阿鮎冰也似清徹的笑容。

阿鮎的甘願自己替代阿縫，置身於死地，不用說，是出於避免悠太郎踏入陷阱的至誠，同時對失戀於悠太郎絕望的她來說，小塚原刑場亦是她求之不得的歸宿。

隊伍向北越過新鳥越橋，千住街道，肅靜的小塚原進發。

哄然隨後追去想瞧熱鬧的男女老少很多，但立即又逃回家裏或者是左右迴避，只因爲隊伍過去不久，又出現公家行列，當前鎖子巾纏頭，白木棉帶子交叉斜掛雙袖，倒趕千層浪護腿武士，相繼無數的捕快，不單止，隨後更來了無數武士簇擁着的兩頂轎子。

轎中目光炯炯的一方是江戶「町奉行」松前伊豆守，一方是柳澤出羽守，無需講，柳澤要不親眼目睹，弄清楚悠太郎確是伏誅，他絕難心安。

悠太郎果眞會出現與否雖然不無疑問，但阿鮎「對葵公子來說阿縫是比他自己的生命還要緊的女孩子」的說話，還有悠太郎自己「柳澤——我一定去小塚原，如果你想要我的腦袋，就給我等着！」凛然的聲明，仍留在柳澤耳裏，以前不止一次偷入柳澤私邸的悠太郎，是目中無人也好，是輕率鹵莽也好，儘管不知道還會攪出什麼來，但最低限度，是必會現身刑場，柳澤有這樣的預感，萬一推測錯誤，時至今日，柳澤除了對自己製造出來的這機會抱着希望之外，亦再無其他辦法。

「一想到私邸中失踪的阿鮎底命運，柳澤就覺得血液倒流——即使阿鮎方面沒有了希望，葵悠要是如此的難以應付的青年人，爲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不管怎樣非要立即搜出來，人世中抹殺不可！

柳澤抵達的時候，竹欄圍着的刑場四周經已聚集了千百看熱鬧的人羣。

人羣中，暗藏鐵尺的捕吏逡巡不絕。

終於柳澤步出了轎子，是因爲避忌日光還是目光，白頭巾掩面。

「咳，有沒有發現形跡可疑人物？」

負責的捕頭鬩說慌忙趨前，恐懼中混雜着不服的表情朝向柳澤——

「回柳澤公的問話，卑職雖然着令傾全力四周刺探搜查，奈何不清楚對方的相貌……」

柳澤展露出不高興的神色，倒不是不滿意捕頭的解釋，是因爲連自己也不清楚葵悠太郎的相貌着惱。

不錯柳澤是見過葵悠太郎兩次，但，第一次是深夜林子中虛無僧的裝束，頭戴草笠，第二次是冒充空蟬刑部，深編笠外還套了魔鬼面具，是以對自己千方百計要除去的葵悠太郎的本來面目事實無法清楚，而自己方面認識葵悠太郎的人他想只怕就是阿鮎，甲賀七忍罷……

眼看着，柳澤的雙眸冰凝道：「好，將犯人送上磔柱！」

「是！」捕頭應聲忙退了下去。

——古來也不知抗殺了幾千百性命，膏血肥沃了小塚原的泥土，比周圍伸展去的武藏野還顯眼，放目都是寒人的春草。

草隨風起伏。

刑場中，豎起了十字磔柱——彈左衞門屬下的「非人」經已將女犯人綑在橫於地面的磔柱上，應命將磔柱豎了起來，柱下尺許的一截，就埋在事先已掘好的洞穴裏。

女犯人依然覆着面紙，一字伸開的纖纖玉手日光下比那素白的面紙更閃亮。

鐵槍手開始步向磔柱，白衣細筒褲，掖襟綁腿帶，白木棉繩子斜裏交义掛起雙袖，依定法，槍六支，槍手六人。

周圍騷動的群衆剎時屏息靜氣，整個小塚原剎那陷入怕人的寂靜中！

驀地裏，竹柵迸裂聲突響，驚破了刑場如死靜寂！

不，聽到那聲音之前，獅子舞裝束的阿縫經已極樂鳥也似輕飄飄的掠過竹柵，飛舞刑場中！

阿縫奔向磔柱的同時，後面寒光就電閃，竹柵嘩啦的迸裂激飛，虛無僧裝束的悠太郎仗劍殺入！

「——喝！」

蓄勢待發的捕快群中頓時爆出裂帛也似的吶喊聲！

話雖說預期會發生這種事情，柳澤方面還是措手不及。

悠太郎阿縫簡直就像是自己主動投入磨牙以待的獅子口中的兩隻蝴蝶。

刀槍固然不用說，狼牙棒，鋼义，捕繩，甚至梯子亦經已準備妥當，過百的武士捕快對來敵輕率魯莽的舉動，只是部份「——喝！」的發聲吶喊，剎那間全都氣也喘不過來的直了眼。

最先對來敵採取行動的還是步向磔柱的六個槍手，聽得背後傳來非比尋常的腳步聲，齊齊轉身的同時，發覺筆直撲前來的是獅子舞裝束的少女，六人難免意外又意外。

「好狂徒！」

驚慌失措的，六人齊回槍！

阿縫眼看就要迎向槍尖，離槍尖尺許的地方，她纖足猛地一蹴，身子乘勢輕飄飄的飛越六人頭頂，頭也不回的一面繼續奔前去，一面——

「鮎小姐！」的尖聲狂呼。

六個槍手並沒有再轉身，並不是因為瞥見緊隨阿縫身後虛無僧裝束的悠太郎經已殺奔前來，只不過驚於阿縫非常的輕身提縱術，直了眼，更亂了腳步。

悠太郎剎那疾風般從六人中穿過！

兩個槍手劍光中，鮮血激濺中倒下！

——悠太郎欺前的身子倏的又倒翻，再射入更混亂的槍手中，嗤嗤的四支斷折的槍尖連隨迸飛半空，槍尖雲母似的閃光下，又兩人倒地！

殘餘的兩個槍手那裏還敢逗留，跌跌撞撞連滾帶爬的慌忙開溜。

悠太郎並沒有追，一瞥奔向磔柱的阿縫，霍的擲脫頭戴深草笠，悍立在原地，出鞘的一劍，已閃爍着恐怖的血光，笑露出來的牙齒却閃爍着充滿了男兒氣概的白芒。

「哇——」

分不出是歎息，是咆哮，或是海嘯也似的吶喊聲迸發的同時，衆捕快擁出了刑場各角落，裂開了遍地草浪，捲起了漫天砂塵，氣勢汹汹的殺奔前去！

悠太郎笑，當然不是笑衆捕快，他亦並不認為自己還能夠活着離開刑場，只是他深深被阿縫的純情感動，對拋開一切的怨恨救了自己的生命的人自己也不惜放棄生命來報答純潔底少女心靈，誰能不欣賞，誰能不感到高興而笑呢。

追着頭也不回的奔向小塚原的阿縫的那會子，突然的他失去了制止她的氣力，對她悲壯的舉動，但覺得慚愧，阿縫與阿鮎兩人的心靈怎的會相融他不知道，只知道比較起來，他，與阿縫，與阿鮎之間，心靈更應該發生共鳴。

——對兩人自己豈能見死不救，自己更沒有道理拒絕漠視生死的阿縫的要求，如果是因為殘餘的甲賀一忍還有柳澤的仇恨，自己毋寧是可恥的懦夫，想當初，自己不是連如同隨從三人企望的出人頭地的念頭也沒有，如今竟執迷仇恨，眼巴巴的目送阿鮎與阿縫的生命火花般閃逝，還稱得上男子漢！

「好，去！」目送阿縫，悍立殺來的衆捕快面前的悠太郎底笑，是感於阿縫的衷誠，下定了決心，甘願與阿縫同生共死的具備了男兒氣概底豪笑！

「為了情，為了義，縱死又何妨！」悠太郎壓劍眉心，冷眼橫掃衆捕快，「教你們認識我足柄山拿山猿野豬做對手悟出來的一刀流劍術，來，山猿野豬那樣子給我積屍如山！」

衆捕快冷笑，怒叱，湧前！

悠太郎仰天長嘯，連人帶劍殺入捕快的浪濤中，一剎那，激起了漫空血雨！

伊藤一刀齋門下三鬼之一的織部玄左衞門悉心教導，疾馳於富士火山脈成長的他修練的當然不會是普通的身法劍術，由曾經凌空倒懸身子擊斃天羽七兵衞，由曾經兩脅挾着阿縫丹吉橫越長空亦可想得知，況且如今的他是漠視生死，脫出一切慾望執妄的無念境界中，劍術身法當眞是施展至極限！

日光下，他一身白衣越發奪目，那如同白鷺的影子振翼般飛擊處，頭顱，臂膀，兵刃，鮮血凝成的旋風狂舞青草叢中！

「小姐！」那會子阿縫經已奔過去攀到了磔柱上，首先將阿鮎覆面的面紙撕下來，「看，悠公子來了！」

阿鮎蒼白的面龐暴露日光下，眼睛，嘴唇都起了哆嗦分不出是高興還是絕望。

阿縫拔出了悠太郎給她的短劍，方想削斷阿鮎雙手的繩子。

「好傢伙！」四五個捕快經已瞪着充血的，露着獰笑的牙從悠太郎兼顧不到的方向奔來！

× ×

由阿縫闖入刑場，至今不過短短的片刻，這一段時間，柳澤幾乎是昏迷的狀態中。

目睹闖入刑場的是要獅子的當時他就經已愕然，對於阿縫出身要獅子一事他亦清楚，不，用不着聯想，只看到奔跑着的阿縫的側面，他的一顆心就幾乎要倒轉。

至於磔柱的阿鮎，由於覆着面紙，也由於距離較遠，他眼裏一直沒有分明，而衆捕快鐵桶也似的簇擁下押去監獄，再由監獄直接送到刑場的阿縫雖然兩日間並沒有收到發生任何異變的報告，對於她是誰也好，難道還有懷疑的餘地？

——那，那磔柱的到底又是什麼人？

柳澤緊握雙拳站起身，眼珠子險些兒沒有瞪出來，然後更如遭電殛的直發抖。

面紙未除去之前，他經已想出磔柱的是什麼了，那剎那開始，他經已覺得自己的腦膜，眼瞳好比籠上了一層薄霧。

那，是阿鮎！阿鮎怎的會變了犯人？又明知道是阿鮎，葵悠太郎怎的還要殺入來？

思索的火花陷入渾濁的腦海中閃爍明滅，就連素稱聰穎的柳澤也完全無法判斷，私下雇用忍者的他本能的只當葵悠太郎方面亦精通變幻不可思議的忍術。

看好了，悠太郎白影過處，捕快左右朽木般倒栽，那與其說是劍法，難道不可以說是忍術？

× ×

「嘿，少來騷擾我！」

阿縫雙腳捲着磔柱，揮動短劍，向衝來的捕快砍去！

眼看對方不方便的姿勢中，只道隨便就可以拖下來，最逼近的兩個捕快伸手就抓去，那知道阿縫玩雜技的出身，迥異於常人，兩個捕快手方出，劍已到，濺血中前額迸裂，慘呼中仰身倒下！

那瞬間，阿縫經已削斷了捆綁着阿鮎的繩子，兩人隨即就齊齊磔柱咕咚跌下。

「好丫頭！」

「見鬼去！」

又兩個捕快衝到，槍兩支左右飛來，未及身，雪珠似突然迸飛，人緊接濺血倒地！

一條白影，連隨半空中落下，是悠太郎！

狂吼中，悠太郎磔柱下扶起了阿縫阿鮎兩人，同時間，雲集四周，深海中的大漩渦也似的一大群捕快經已齊齊吶喊着殺來！

× ×

「糟！」失聲的並非悠太郎，乃茫然怔住在那裏的柳澤，是他自失的惡夢中清醒過來，因被衆捕快包圍阿鮎的完全消失了踪跡而脫口驚呼。「停，停下來！」

柳澤不由自已的發出瘋狂的呼叫聲，旁邊的江戶「町奉行」松前伊豆守冷不防當場大吃一驚。

「柳澤公是說，說什麼？」

「我叫停下來，萬不能殺她！」

「柳澤公莫非……」

「胡說！」柳澤甩開伊豆守扶來的手，回頭向背後騷動的衆家臣武士，頓足捶胸的叫，「嚷什麼！那邊是小姐，萬不能殺她！」

衆家臣武士盡皆驚倒，他們顯然還沒有發覺——不用說，他們前來是因為對付柳澤意料中會殺入刑場的狂徒，但，拘捕犯人什麼的畢竟是捕快方面的工作，他們還是等候着柳澤吩咐。

「嗄，小姐在那裏……」

「去，噯，還不快快去！」

柳澤連聲叱喝下，衆家臣武士如何敢再怠慢，崩雪也似爭先恐後的湧向刑場！

繞着磔柱繼續殊死門的悠太郎無意之中瞥見柳澤的武士殺來，只當是自己末日到了，豈料意外的殺奔前來的武士——

「讓開讓開——」吶喊着猛揪住衆捕快的肩頭硬硬拉回去，這一來，經已瘋狂的漩渦就發生更恐怖的混亂！

「幹，幹什麼！」

「我們也不清楚，是柳澤公吩咐，無論如何退下！退下！」

悠太郎倒提血刃，目送散亂退開的衆捕快武士，剎時亦茫然。

雖然還沒有負傷，他的頭髮，袈裟亦迸裂，那樣子當眞凄凉。

但，立即他就明白了異變的原因。

「小姐，」他回頭望向阿鮎，「畢竟弄清楚你是誰了，快過去！」

阿鮎瞬也不瞬的看着悠太郎，搖頭。

「小姐，快過去！」旁邊阿縫氣吁吁的亦自催促。

「不，」阿鮎再搖頭，「我也跟你們一起離開！」

「傻丫頭！」悠太郎頓足。

「你還叫我傻丫頭？」阿鮎俯身拾起棄在腳下的一口染滿了血的刀，「我一走過去，你們就沒有命了！」

然後，她護着悠太郎阿縫兩人也似的，蹣跚着舉起腳步，三個人一團，緩緩的向旁移動，相隨着，衆捕快武士狼狽倒退，但，遠遠的包圍着陣勢還未崩潰。

「不要靠近來！」阿鮎環視着厲聲疾呼，「一靠近來，我就用刀刺向自己的咽喉！」

柳澤的家臣武士聽說不由的傻了臉，一面拚命的制止連是什麼事情也未明白的捕快，一面困惑的頻頻回望柳澤。

這下子，江戶「町奉行」松前伊豆守那邊亦幾乎是咆哮的向柳澤逼去。

「柳澤公，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咬唇凝望着刑場的柳澤底面龐終於消去了一直籠罩着的苦悶與不安底烟霧，浮現出平常——不，平常也少見的冷酷無情的神色！

他想起了阿鮎回家的念念不忘悠太郎，還有北院的企圖放走阿縫，到底省悟了，至於怎樣來替換雖則依然無從想像，但總之，這件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阿鮎是自願參加無疑——如今眼看阿鮎還想隨同悠太郎離開，怒火與粗暴的氣息剎時湧出了他的胸膛。

——可恨哪，這樣子來背叛我？

不單止，即使他企圖怎樣救出阿鮎，自己這大失常態的措施如何向伊豆守解釋？阿鮎的替換阿縫儘管是必伊豆守方面人員的疏忽，但最低限度，亦是出於阿鮎的志願，如今並且在無數的捕快還有雲集的人群衆目睽睽之下——對自己的野心阿鮎那怕是如何重要的一着棋子，經已無法來挽救，自己的親臨刑場原就秘密，到如今的地步還弄錯，罪人是自己的養女等等發表出來，什麼面子當眞也丟清了！

——要大義滅親！

柳澤心中叫起來，對他來說也的確最好是大惡滅親。

雲暗了天日——踐着死屍移步修羅世界的悠太郎，阿縫，阿鮎，尾隨不捨伺機發動百數十狼也似的捕快武士——雖然遲早是必會打破這恐怖的均衡，但到底還是由意想不到的人來打破了！

並非柳澤下了最後的決定，那會子，一個衣衫五色繽紛的女人突然分開衆武士捕快，筆直闖進入來，出現悠太郎面前！

「葵悠太郎，給我站住！」

悠太郎叭喳收步，目光烱烱的。

「是葉月？」

「你還知道我？」葉月誘人的嘴唇勾出冷森的微笑，「到盡頭，你認命吧！」

× ×

最初捕快只當葉月是狂人，這會子，這地方，闖入來的原來是女人，怪不得他們大吃一驚，柳澤方面的武士亦是眼珠子也險些兒瞪了出來，葉月什麼人他們是知道的，不就是前三日拒絕接受主人的懲罰，追兵未趕到之前，甲賀町消失去的女忍者？

他們的當場目定口呆並非震驚葉月的出現，而是由於葉月的姿態，表情散發着難以言喻的恐怖！

悠太郎注視葉月的眼瞳固然充滿了殺氣，夫——寢覺幻五郎被殺，葉月業已變成復仇的魔女！

「葉月，來得好！」悠太郎狂吼，「我正好將你們甲賀七忍盡送入地獄，讓丹吉高興一下！」

不由的悠太郎忘記了身邊的阿縫與阿鮎，舞劍奮身殺前去！

劍光如電擊嗤的葉月由斜刺裏兩斷！

「哇！」驚呼聲暴響，是一衆捕快，無不就張開口怔住在當場，只因為眼看要濺血倒下的瞬間，葉月竟分身變成兩人！

劍光人影齊飛，兩個葉月同被腰斬！

亦同時，平空變成了四個葉月，手抓



着利刃，飄然落在悠太郎前後左右！

魔神般暴轉的悠太郎，嗜血狂獸般的衆捕快，刹那被混身濕透冰水也似的恐怖魘住，衆捕快當場哄然四散！

「葵公子小心！」

猛瞥見兩個葉月悠太郎身後悄悄的掩近，阿縫與阿鮎脫口驚呼，同時衝前去，一劍一刃奮力劈出，輕飄飄的浮身在那裏的兩個葉月也不理會，但嗤嗤的刀劍下，刹時又由二變四！

各幻影的葉月齊笑，五色的薄紗紛紛出手，薄紗紛紛幻成了葉月！

小塚原在空中亂雲翻滾，地上金黃的斑紋與灰黑的陰影交錯，天地間，五色的霧氣遊絲也似的就狂舞着十個葉月！

不知不覺間，悠太郎，阿縫，阿鮎三人又分開，各自迎追來的幻影！

蓮華寺院子，悠太郎曾經施展「無想八雙劍」終於護住了自己，消解了葉月的忍法「幻影迷踪術」，但如今是環境迥異，並非只是他自己，另外還有阿縫兩人！

驀地裏，悠太郎發覺阿縫連人帶刀給蛇也似的一匹長長的薄紗纏捲住，那之後還看到葉月獰笑着追前！

「好丫頭！」悠太郎連忙縱身撲去！

也就那會子，悠太郎背後突然舞來另一葉月，鐵壁也爲之穿透的使勁的猛就一刀！

眼看悠太郎閃避不了，冷不防。

「葵公子！」旁邊倏的標出來了阿鮎，舉刀嗆啷的硬硬擋開葉月兇險的一刀！

「哎，可恨哪！」葉月的聲音！

窩心的開聲痛罵同時，葉月憤怒的一刀猛砍脚步蹣跚的阿鮎的香肩！

血光暴閃，葉月的影子亦自迅速的向後暴退，混入飄浮那裏的好幾個葉月中，再又分不出是眞是假！

悠太郎充血的雙瞳應聲回轉，剛好瞥見阿鮎咕咚草叢倒下！

「阿，鮎！」他狂呼，不由的跪下，劍揷向地面，探手抱起了阿鮎，簡直全無防禦的姿勢，周圍的好幾十個葉月只道是時候，閃着獰笑銀牙與森冷的鋼刀迫近！

也就這刹那，不知那裏突然爆出浪濤也似的吶喊：「葵公子，戴起深草笠！」

不是一個人，而是幾十個人的聲音！

對這奇怪的聲音，葉月較之悠太郎更覺意外，吃驚的回頭望去！

唉，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

環繞周圍的竹柵前面猛湧出幾十個白袈裟深草笠，白鷺也似的虛無僧，吶喊中一齊拔劍，裂開草浪，殺奔刑場！

刑場中，夢幻的生死鬥奪去了衆人的神志，那刹那，幾乎誰都沒有留意到虛無僧的出現，是以猛瞥見奔來幾十個虛無僧的影子，衆人只當是葵悠太郎亦施展出與那女忍者相同的幻術！

但比誰也好，最驚訝的還是她葉月，——她眼裏分明，自己飛舞半空的幾十個幻影一一被幾十虛無僧「一一斬斷」，並且再無法變成自己的化身，全都回復五色的薄紗，她到底完了！

心意崩潰的同時，葉月「幻影迷踪術」的忍法亦崩潰！

轉瞬間，葉月飄滿刑場的幻影盡化薄紗，只是她本人——瞠目結舌現身草中！

悠太郎同樣是發白日夢的感覺，他想不出天下還有什麼人會救自己，他只相信可以倚賴的就是自己懷中的孤劍，那究竟是什麼人？

但，悠太郎刹那回復自我，立即他看見葉月，葉月同樣立即看見他，她的手，痙攣也似的移動，飛出身子纏繞的薄紗，那恐怕也就是她最後的一塊薄紗！

但薄紗飛出只是薄紗，飄舞於空中！

肌膚雪也似白的她底半截身子，亦裸露出來，睜着恐怖的雙瞳，那與其說是恐怖莫如說是可怖，雖然是覺得可憐，悠太郎還是——

「丹吉，看到了沒有，這就是甲賀七忍！」母獅子也似咆哮撲前！

葉月凄然一笑，亦連人帶刀的迎去！

最後的一擊！

兩條人影閃電般交錯！

刀激飛！血激飛！葉月的身子如遭電殛的猛一震，終於草叢中倒下！

葉月刀劈阿鮎的刹那間開始，柳澤突然沉默了下去，那刺激雖然消散，但，相繼映入眼簾的景象，相信確的只能够當是夢魘的世界中發生的事情，是故他亦以爲悠太郎施展與甲賀忍者相同的忍法，被難以言喻的恐怖魘住了。

由松前伊豆守至衆武士捕快，亦同樣，傻了臉，直了眼……

刑場中，無數的虛無僧的影子團團的，成了漩渦，都沒有例外，深草笠，肩，腕，劍，掛滿了凌空飄下來的五色薄紗，那，散亂，起伏，翻滾的樣子，交織出非人間的妖幻景像——葵悠太郎，獅子舞裝束的阿縫，阿鮎完全溶入漩渦中，消去了踪影。

「呵——」伊豆守當先出聲，是因爲那虛無僧的漩渦潮退般同時竹柵東面的方向迅速的移動畢竟他省覺那並非是幻影。

「追！追！追！」咆哮着他獨自第一個追出去！

衆捕快同時驚醒，只看到廣闊的刑場中散亂的都是自己方面的屍體。

衆捕快喝聲中崩雪似追前，但，一迫近，立即遭遇虛無僧凌厲的反擊！

衆捕快浴血退回，軟了脚，士氣亦動搖，全都想——天，到底是何方神聖？怎的胆敢連公門中人也毫不客氣的格殺？

虛無僧一夥非獨出手凌厲，更顯得有條不紊，相當規律的迅速撤退！

「鮎！」柳澤跌跌撞撞的奔向留在刑場中唯一的女屍——但，那並非阿鮎，只是染滿了鮮血的胸膛上給放了一朶花的女忍者葉月！

阿鮎完全消去了踪影……

×　×

另一面，廣闊的武藏野中，向東伸展的街道之上，捕快的屍體東倒西歪，一時間，沒有人敢再追向朝那邊白霧也似消逝的虛無僧。

霹靂的突然傳來一聲暴喝！

「斗胆抗拒官府的狂徒休走！」

「町奉行」松前伊豆守策着馬瘋狂奔來，衆捕快盡給逐返，硬着頭皮只好再揮動鐵尺追出！

——那些傢伙到底是什麼人？

鞭子朝胯下口直噴白沫的坐騎亂抽，

滿腦子疑惑，憤怒的松前伊豆守突然吃驚的鬆開韁繩，前蹄奮起的坐騎周圍，衆捕快亦自踩脚收住勢子！

前面的千住大橋，倏的出現了意想不到的一夥人，那夥人似乎一直蹲在橋頭，這下子倏的起身，不，事實是偃伏的鳥毛槍與薙刀一下子颯的豎起來。

人數相當多，不用說，並非那方向消逝的一衆虛無僧，而隨即就踏着嚴肅的步伐，驚天動地的移向前來！

「——喔！」松前伊豆守發出了給父住頸子扼殺的公鷄也似的怪聲，是因發現相繼鳥毛槍出現的先箱閃耀着葵花金徽！

經由千住大橋入江戶，葵花家徽的諸侯——來不及細想，不由自已的，松前伊豆守慌忙滾鞍下馬，路旁端坐了下來，因爲「町奉行」坐下，其餘衆捕快更就顧不了沙塵不得不頭沾地的跪倒，那會子——

「嘿，跪下！跪下——」

隊伍江戶「町奉行」什麼的不放在眼內的表情，肅靜的穿過街道，方才逃走的一衆虛無僧，到隊伍後面的大橋上齊將深草笠與纏身的五色薄紗投入江水，然後將風鑿披好，若無其事的跟在隊伍後面等等，松前伊豆守雖然不知，但隊伍中的轎子經過時他無意中微微的抬頭，猛發覺緊隨着轎子後面的馬上騎士分明是當先殺入刑場的虛無僧，眼神刹時惡夢魘住也似的，忍不住幾乎要發聲站起身，可是一瞥見馬旁邊抓着馬嚼子而行的白鬚老人，當場又如遭電殛的叩頭倒伏下去。

白鬚老人大聲的正在說着什麼。

「果眞那樣子，哦，明白了！」

聽來似乎是對誰講話，但，對方的聲音並不怎樣清晰。

虛無僧馬上憂愁的緊抿着嘴唇，俯望着轎子。

「對於這件事……」老人繼續自己的說話，「自從玄左衞門水戶街道橫死以來，雖然由於探索網經已遍及江戶地面，事情大體上總還淸楚，但，小塚原梟首示衆的竟會是如此來頭，我倒也意料不及，爲德川家爲到如此地步，這份忠義至誠即使我亦要由衷的道謝！」

虛無僧，葵悠太郎聽說不由的啞着聲追問：「德川家？忠義？」

也就這下子，老人突然的目注前方。

「噯，不就是柳澤？勞煩你出迎！」

追葵悠太郎，追阿鮎，還是追奇怪的一衆虛無僧？侍臣武士簇擁下蹣跚着街道轉出來的柳澤，也因爲前頭出現的隊伍發愣，雖然不知道是那兒的諸侯，柳澤畢竟是心虧，「糟！」的咋了一下舌頭，怪慌張失措，但，還是用力站穩了，執政官身份，自己的隨從還有遠遠結集後面，堵塞了道路的人羣衆目睽睽之下，他，總要維護自己的尊嚴。

可是到隊伍迫近，也不知是否看到了先前的葵花金徽，柳澤體面什麼也忘了的只想轉身逃走，那知道適時就傳來老人高聲不客氣的招呼，柳澤雙脚顫抖着不由釘穩當場！

雖然紮着白頭巾，簡直具備了千里眼的叫出姓名，並且衝着當權的將軍近臣胆敢用「噯，不就是柳澤？勞煩出迎了！」那樣子的高壓說話的人會是——無需動腦筋，柳澤亦知道，對策馬迫近來的葵悠太郎還有抓着馬嚼子老龍也似的老人不由的瞠目結舌。

來的不就是聽說退隱水戶西山，鬆了一口氣，他生平最畏懼的老公公黃門？

唉，非獨鬆了一口氣，說起來，由事情開始，他查出葵悠太郎的隨從三人原來申訴的對象是黃門，而黃門得悉的話後果是必堪虞，只因爲前將軍遺腹子生存的事情知道的也就得黃門一人，遂着令甲賀七忍全力阻止——果然的，這怕人的黃門終於出頭了！一想到，柳澤的頭髮亦倒豎起來，腦海中，火花飛舞跳躍，到如今，他畢竟知道操縱一衆虛無僧人就是這黃門！

但，老龍既然咆哮了，閃避經已來不及，是必要面對現實，嘿，怕他幹什麼，自己執政官身份，後面不是還有將軍來撐腰——柳澤卸下了頭巾，蒼白着面龐點頭致意，臉頰微微的尙且痙攣笑意。

「柳澤！」黃門不理會柳澤的微笑點頭致意，脚下不停，「好無禮啊你！」

「是——」

「當老夫親手替之抓着馬嚼子是什麼人，你給我聽着！」

面對黃門雷霆也似的叱喝，下定了決心一拚的柳澤不由的還是跪下去。

「是前將軍的世子葵悠太郎！」

柳澤聽說抬起頭，悠太郎閃亮的眼瞳同時亦俯視。

目光半空中交擊，柳澤心頭儘管戰慄如波濤起伏，但還是咬牙忍耐。

「老公公的說話我只覺得奇怪，前將軍不是因爲沒有世子由弟弟的現將軍來繼承？」

「嘿，我連這件事——連綱吉繼承將軍的這件事亦都反對，先將軍如果沒有世子，應當由二弟甲府綱重繼承，綱重他不幸夭折，按道理就得立綱重的兒子綱豐，叔父的綱吉不理會，自己冒出來，無疑是違背道義，雖然綱吉老厚子面皮，但向來自誇學問見識的他，豈會不知伯夷叔齊的故事，那樣子的話，當眞是讀論語而不知論語了——」

黃門出了名是廣長舌，生平最拿手與人爭辯，將軍綱吉見到他也總是愁眉苦面的表情，但不拘怎樣，黃門畢竟是神君（德川幕府開府將軍家康）的嫡孫，眞還不能夠頂嘴。

「很抱歉——」柳澤皺起了眉頭，「老公公的說敎還是日後城中再慢慢洗耳恭聽。」

「哦——」黃門白鬚中突笑，「那你先行入城給將軍通知，說黃門伴同前將軍的嫡系隨從就到，順便吩咐打掃江戶城準備迎接，慢！我雖然想說快去快去，但，柳澤你還得先向少主請罪！」

「老公公是說什麼？」

「對少主，難道你不認爲要請罪？」

「老公公——」柳澤的目光斜睨黃門，再仰射向葵太郎，「老公公先後三再提及的少主呀嫡系呀前將軍世子呀什麼的，莫非就是指這年輕人？」

「柳澤！」黃門又再笑，「裝傻扮懵你倒是高明，對自己的姬妾替將軍生下兒子也能夠裝傻扮懵的傢伙，我豈能不佩服哪！」

「哎，老公公的說話我倒不能夠置若罔聞，我……哎，我什麼暫且放開，這年青人前將軍的兒子什麼的，連將軍近臣，掌管天下機密的我尙且完全不知道，有什麼證據證人……」

「我就是證人！」黃門霹靂的大喝，「我，水是黃戶門，是御三家（德川幕府直系的水戶，紀伊，尾張三家）第一的水戶黃門，如果什麼證據都沒有，本家嫡系什麼似爲我會隨便開口，糊塗虫！比任何人更祈望德川家純血統繼承的黃門的黑瞳中，柳澤！來歷不淸不楚的女人生出來的小雜種豈容繼承德川的六代將軍！」

柳澤怎會聽不出黃門是諷刺阿鮫與吉里的事情，剎時間面如土色。

「如果是這年輕人我倒認識！」柳澤哆嗦着，「不就是方才小塚原刑場刦走了犯人的大胆狂徒！」

說着他馬後偸眼，連隨發現旁邊要獅子舞裝束的阿縫。

如果徧袒刦犯人，罔視天下刑法的狂徒的罪名成立了，嘿，那怕是所謂天下副將軍的你黃門也脫不了關係——柳澤露出孤注一擲的神色。

「哦，刦走了犯人——」黃門連聲的冷笑，「犯人又是什麼人？」

「殺害直屬武士的女人！」

「柳澤，是不是她！」黃門一挽頜，武士一躬身趨前，不理會阿縫，逕自去打開轎門。

轎裏頭出現了浴血的阿鮎。

「爹……」阿鮎嘴唇顫動着，發出嘶啞的聲音，烏黑的秀髮散亂她白蠟也似的臉頰，全身經已籠罩死亡的陰影。

柳澤怔住了，咽喉只是咯咯的直响。

「老公公說的對……」阿鮎淒涼的微笑，「葵公子事實是嚴有院的兒子，爹你不就是因爲知道差遣甲賀七忍狙擊？今日我死在甲賀七忍手上，亦可算天意……」

「鮎！」悠太郎脫口狂呼，旁邊阿縫亦自奔前去。

阿鮎搖手制止想跳下馬的悠太郎。

「爹，是阿鮎最後求你，放棄狂莽的欲望……向葵公子賠不是，不，即使是怎樣道歉也不可以贖罪，但雖然所作所爲罪不容誅，葵公子……」阿鮎爬身出轎外，雙手扶着地，幪着薄膜也似的暗淡眼瞳望着悠太郎，「看在我面上，請你恕了我爹……」

「哦……」悠太郎目光自可憐的阿鮎移向哆嗦着柳澤，再又轉回去阿鮎，鄭重的點頭。

「天的懲罰畢竟降臨了！」阿鮎死蝶也似的朝下突然伏倒。

「小姐！」阿縫發狂的將阿鮎抱起來，她的臂彎中，阿鮎雪白的下頷猛的後仰，但失去光澤的眼瞳還是瞬也不瞬的凝望着阿縫。

「阿縫……丹吉的事情，也請你原諒我爹……」

「我早已放棄仇恨……」

阿鮎嘴唇哆嗦着微笑，眼中充滿了晶瑩閃亮的淚珠。

「阿縫，跟葵公子過幸福生活……」

「是……不！不！你不要死，你也跟我們……」

「不，我……我要去那世界陪丹吉……你們好好的……好好的……」

語聲越來越微弱，阿鮎終於闔起眼睫，含笑去了……

衆人齊都沉默了下來，一動也不動。

最先移動的是柳澤，他搭拉着雙膝趴倒地面，最先嘶啞着開聲的却是黃門。

「唉，去！」他重新抓住馬嚼子。

「去那裏？」悠太郎如在夢中驚醒。

「江戶城！」

「幹什麼？」

「悠太郎！」黃門意外的抬起目光，道：「你是德川家正統，只要你在世，現將軍，嘿，如果再强詞奪理，强霸着不肯退位……」

「老公公，我並沒有那樣子的希望。」悠太郎淡笑。

「什麼？」黃門更意外。

「織部他們三人希望什麼不淸楚，我的來江戶只是爲了遊覽，意外的陷身如此的殺刦中，亦只是爲了替無辜慘死的小孩子丹吉報仇雪恨，這仇恨大體上消解了，而如今，多少亦明白對我的出現震驚，恐懼，不擇手段的衆人底心意，俗世竟是如此的可怕可悲，唉，還是退隱深山的母親底心境可敬，可戀……」

悠太郎倏的伸手向阿縫。

「來，阿縫，山中去！」

雙手交纏的瞬間，阿縫纖巧的身子輕飄飄的上了馬。

「山中經已是春天，鳥獸相信亦經已出來了，阿縫，隨我回去足柄山好不？」

「嗯……」阿縫紅了臉。

「老公公，對你的好意，我就要了這匹馬算了。」回顧的悠太郎底眼瞳，山嶽的青空也似淸朗。

馬靜靜的經過愕然目送的黃門，柳澤，其他武士的面前，再一次，阿鮎旁邊停下來，沒有了生命的可憐的阿鮎的身子洒下了悠太郎懷中的無數葵花，阿縫眼中的連串珠淚。

「珍重！」聲中，馱着兩人的馬開始發出蹄聲，飛翔向春雲邊際的天馬也似遠去，遠去……

（續完）

本刊啓事

本刊所有文字，除非經本社同意，不得轉載。並保留改編電影劇本、廣播劇本、電視劇本、舞台劇本等權益，否則當依法起訴，追究賠償。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董培新・圖

龍潭劍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在黃龍洞中會晤了忍辱二十年的榮敬宗，獲知了黑龍會的來龍去脈以及父親如何壯烈成仁，母親如何偷出黑龍會，現在的百花帮太上帮主也就是前黑龍會主的掌珠，榮敬宗又對他說出黑龍潭底的秘密和秘道，凌君毅遂仗着驪龍珠，辟毒分水，終於下到黑龍潭底的石洞，進入地底密室，果見石壁上刻有十二招劍式，凌君毅熟記心中，毁去太陽敎名册後，循原路返回潭面，就在此時，驀見一黑衣幪面人疾奔而來，將及，爲兩黑衣人現身攔阻，黑衣幪面人飛起一支長劍分向兩黑衣人攻去——

馭劍渡龍潭　含忿鬥虎倀

蒙面黑衣人這一劍，不但凌厲，而且快同閃電，使人大是難以封解。

但兩個黑衣人亦非弱手，身形一閃，疾快的向旁側讓開，抬手發劍，兩支烏黑的劍影，一左一右，同時朝面蒙黑紗人攻去。

面蒙黑紗人冷笑一聲，長劍一轉之勢，一道劍光，電射而出，横向兩人斬去。

此人不但出手奇快，而且劍勢變化奇奥絕倫。

左首黑衣人一劍堪堪攻出，來不及回劍封架，對方匹練般的劍光，已經掃到，只聽一聲慘叫，齊腰斬作兩段，鮮血噴洒，屍體隨着朝山谷間滾落。

右首那個黑衣人眼看同伴亡命劍下，心頭猛然一驚，長劍護身，疾退兩步，一手已經從腰間取出一個銀哨，正待朝口中吹去。

面蒙黑紗人劍勢未收，揚手一掌，劈了過去，一股强大的勁力，應手而生，直向那右首黑衣人撞去。

此人內功深厚，發出的掌力，勢道奇猛，右首黑衣人銀哨還未吹出，掌風已經湧到，一個人硬生生被震的倒退數步，喉間悶哼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仰身往後栽倒。

面蒙黑紗人唯恐他不死，吹起銀哨，豈不驚動了人？身形疾然飛撲過去，手起劍落，當胸一劍，刺了下去。

但就在此時，忽然似有所警，倏地轉過身去，冷冷喝道：「誰？」

這一個「誰」字，聲音雖是極冷，極短；但仍然可以聽得出來，這是女人的聲音。

她沒料錯，另有一道人影，正從危岩突崖之間，脚不沾地，飛掠而來。

面蒙黑紗人一雙冷峻如電的目光，透過蒙面黑紗，朝來人望去。

奇怪的是來人同樣一身黑衣，也同樣的面蒙黑紗，肩頭露出一個劍柄。

又是一個面蒙黑紗的人！

只不過轉眼之間，這人已到面前，驚喜的道：「妳是妹子。」

聽聲音也是女的！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目光冷肅，忽現驚愕之色，冷聲道：「妳是誰？」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徐徐說道：「妳不是如花妹子？」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一陣驚異過後，又恢復了她冰冷的目光，同時也冰冷的道：「我不是。」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忽然發出一聲輕歎，說道：「唉！咱們雖有二十年不見，妳的聲音，我會聽不出來麼？」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冷冷說道：「聽出來了又如何？」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凄然道：「妹子，我們究竟從小一起長大，情逾骨肉，妹子出走之後，這二十年來，我做姊姊的，無時無刻，不在惦望着妳……」

先到的蒙面黑紗人目光冷厲如刀，緊盯着後來的面蒙黑紗人，不待她再說下去，冷然喝道：「住口，誰是妳妹子？」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似是早已料到她會這般說法，依然柔聲道：「妹子不認我這個做姊姊的，也沒關係；但我總是爹他老人家一手扶養長大的，把我視如己出，恩重如山，我不能不把妳當妹子看……」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不耐道：「妳說完了沒有？」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道：「我聽說妹子手創百花帮，如今當上了太上。」

原來先到的面蒙黑紗人竟是百花幫太上，無怪有這高功力，舉手之間，就搏殺了兩名黑龍潭劍手。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道：「妹子既然身爲百花帮太上，此番率衆而來，應該先剷滅賣主求榮，出賣黑龍會的叛徒，妹子怎的讓三路人馬，虛張聲勢，妳一個人來此作甚？」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冷笑道：「我爲什麼要剷滅賣主求榮，出賣黑龍會的人？韓占奎又沒有殺我丈夫，我爲什麼要替別人報仇？」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身軀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顯然她內心正有着强烈的激動，緩緩道：「難道妹子不是黑龍會的人？」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冷峻的道：「我早就不是了。」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道：「難道妳忍令爹老人家手創的基業，被人出賣，淪入異族之手，絲毫無動於衷？」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冷笑道：「爹早就死了，人死了，一了百了，黑龍會是在姓凌的手上被奪去的，這就証明他無能。爹創業維艱，苦苦經營了三十年，一到他手上，就淪入異族之手，他就是黑龍會的罪人，也証明了爹老眼昏花，看錯了人，這和我有什麼關係？」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氣的直是發抖；但她還是忍耐下去，歎息一聲道：「他已經死了二十年了，妳還在恨他？」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突然轉過頭來，厲聲道：「我恨的是妳。」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道：「妹子，妳不能怪我，這是爹作的主。」

先到的黑紗蒙面人道：「所以我也恨他，他簡直不像是我的爹。」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徐徐說道：「妹子，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妳不能這麼說。」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冷聲道：「我爲什麼不能說？就是因爲他年歲大了，老朽昏庸，也不會把黑龍會斷送的這麼快……」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似是忍無可忍，大聲道：「我不許妳這樣說。」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冷冷道：「妳憑什麼不許我說？我偏要說，當日如果嫁給他的是我，我會幫助他把黑龍會整得我井井有條，也許到今天，黑龍會還是黑龍會，不會淪落異族之手，他今天不過四十五歲，也不會在二十五歲就死了。」

她似是故意要刺傷後來的面蒙黑紗人，因此沒待她開口，接着又道：「妳看，我不是赤手空拳就創立了百花幫，聲勢並不在黑龍會之下，有黑龍會那樣的基業，還會保不住麼？」

她每一句話，都像一把鋒利的尖刀，深深的刺進後來的面蒙黑紗人的心窩。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突然從蒙面黑紗中，滾落兩行淚水，點頭道：「妹子說的對，是爹他老人家錯了，我太無能，我只配嫁給一個普通人，做個賢妻良母，我配不上他，我不配嫁給一個肩負重任的英雄人物，是我害了他，我……」

她嗚咽失聲，再也說不下去。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得意的冷笑一聲，道：「可惜妳知道的已經晚了。」

再也不去看她一眼，依然轉過身去，自顧自朝嶺上缺口走去。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正在傷心流淚，一聽她舉步朝缺口行去，急忙拭拭眼淚，叫道：「妹子，妳快停步。」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不耐道：「我沒有工夫和妳嚕唆。」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跟着走去，說道：「妹子要去黑龍潭作甚？」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冷聲道：「我爲什麼要告訴妳？」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道：「妹子是爲了潭底洞府中重陽眞人劍術的武功來的？」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道：「怎麼，我不能來？」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委婉勸道：「妹子，妳是知道的，潭水劇毒無比，除了『驪龍珠』，天下無藥可解。」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冷峻目光，直注後來的面蒙黑紗人，問道：「妳把『驪龍珠』帶來了？」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微微搖頭道：「我沒有『驪龍珠』。」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注視了她良久，才冷哼道：「那麼妳來作甚？」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道：「我是趕來勸阻妳的，不可輕易犯險。」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冷峻的嘿了一聲，才道：「我的事，不用妳管。」

腳下突然加快，翻過山嶺缺口，沿着小徑，疾快的朝下走去。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沒有再說，只是隨着她身後跟了下去。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倏地轉過身來，手上已經多了一柄雪亮的長劍，劍尖一指，目中稜芒閃動，冷喝道：「妳再跟着我來，莫怪我寶劍無情。」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腳下一停，幽然歎道：「妹子也許煉成了什麼解毒藥物；但潭水二十丈，積毒已深，除了『驪龍珠』，均不可恃……」

先到的面蒙黑紗人怒聲道：「我的事，不用妳管，妳再不走，就莫怪我心狠手辣。」話聲一落，再也不理後來的面蒙黑紗人，身形疾掠而起，縱身朝山徑疾奔下去。這裏山谷間，已是霧氣瀰漫，她去勢快若流星，轉瞬之間，便已消失不見。

後來的面蒙黑紗人黯然一歎，她果然沒有再跟她下去，却轉身朝東首一條荒凉的石徑走去。

黑龍潭上，依然濃霧如晦，伸手不見五指。先到的面蒙黑紗人正是百花幫的太上，她自小在黑龍會長大，對山中路徑，自然極熟。此時雖然黑霧迷濛，對她自然並無多大影響，腳下絲毫不慢，身形起落如飛，直向潭邊奔來。

到得潭邊，她就不敢大意，腳下也同

時慢了下來，繞着東首石壁，踏上石梗。

她目的自然也是朝北首龍頭走去；但就在她踏上東首石梗之際突然心生警兆！

原來她發現霧中有人，距她身邊不過一丈！當然，她發現人家的時候，對方只要武功不弱，自然也會立時發現有人！

果然，但聽霧中傳來一聲沉喝：「什麼人！」

太上豈會把黑龍潭巡守的劍手，放在眼裏？口中應道：「我。」

「我」出口，身形倏然欺進，手上長劍宛似毒蛇出洞，寒光一閃而至，朝對方急刺過去。

這一劍，她蓄意先下手爲强，目的在於速戰速決，一舉搏殺對方，出手自然凌厲無匹。

對方那人武功也是極高，只見黑霧中寒光一閃，一道冷森的劍鋒，直刺過來，心頭不覺暗暗一驚，喝道：「你不是本會的人。」

護胸長劍，平推而出。出手不快，但劍身滿佈眞力，顯然劍上造詣極深。

只聽「噹」的一聲金鐵交鳴，太上閃電般刺出一劍，登時被他封解開去。

太上這一劍乃是蓄勢而發，居然被對方化解開去，心頭也同樣一凛，冷哼道：「我自然是黑龍會的人了。」

劍勢未收，左手已經拍出一股掌力，直撞過去。

她功力深厚，出手更是奇快絕倫，雙劍方接，掌風已經湧到。

霧中那人怒笑一聲道：「來得好。」

同樣左腕疾揚，猛力拍出一掌，反擊過來。

這人一身功力，幾乎不在太上之下，這一掌含怒反擊，威勢同樣十分凌厲！

兩股潛力一撞之下，立時响起蓬然輕震，兩人身前，潛力如潮，湧起了一陣嘶嘯的旋風，吹得兩人衣袂飛揚獵獵有聲。

太上心頭暗暗吃了一驚，忖道：「此人身手極高，自己時間有限，非得立時把他解決不可。」

心念轉動，奇招突出，手中長劍一揮，登時暴長起一道青芒，直射過去。

這一道青芒，驚虹掣電，匹練激射，劍光過處，一二丈內的濛濛濃霧，悉被劍氣掃蕩開去。

劍光照射，但見一丈開外，站着一個身材修長的青袍人，面現驚容，連揮手中烏黑長劍，飛洒出一片劍影，繞身而起，口中急叫道：「快請住手。」

雙方劍勢，何等勁急？他喝聲未落，但聽一陣「鏘」「鏘」劍鳴！

青袍人一片烏黑劍影和太上揮出一道青芒，在這電光石火之間，至少接連接觸了十餘响之多；但其實只不過是交手一招而已。

光芒消歛，太上依然屹立原處，那青袍人却連退了三步。

太上殺機已動，口中沉哼一聲道：「很好，你再接我一招試試。」

話聲出口，正待發劍！

青袍人已經着急的道：「慢來，慢來，快請住手，聽老朽一言。」

太上聽他這般說法，只得劍勢一停，冷冷說道：「有話快說！」

青袍人道：「老朽想請教一聲，夫人方才使的那招劍法可是『神龍出雲』？」

「飛龍三劍」中的「神龍出雲」，原本是要縱身飛起，凌空發劍；但太上二十年潛修苦練，劍術已臻化境，因此她在揮手之間，即可隨意變化，劍化匹練，暴長而起，無須再照原來劍式，縱身飛躍，才能發劍。

青袍人若非劍術上，也有極深湛的造詣，像這樣已經化去的劍招，如何認得出來？

太上雙目冷電暴射，冷笑道：「你能認出我的劍招來，足見高明……」

青袍人沒等她說完，臉露驚喜，急忙拱手道：「原來是凌夫人，老朽……」

太上截着他話頭，冷冷道：「我不是什麼凌夫人。」

青袍人呆了一呆道：「夫人方才使的『飛龍出雲』，不是凌夫人那會是誰？」

太上微哂道：「難道只有如玉會使『『飛龍三劍』？」

青袍人神情一震，望望太上，忽然拱手道：「妳是……二姑娘，請恕老朽多多失敬。」

二姑娘，就是老會主黑海龍王鐵中峯的親生兒鐵如花。

太上神色稍霽，徐聲道：「我現在是百花幫的太上。」

青袍人連連應是道：「是，是，在下見過太上。」

太上問道：「你如何知道是我？」

青袍人躬身道：「在下榮敬宗，追隨老會主多年，自然認識了。」

太上道：「你在黑龍會現任何職？」

榮敬宗道：「說來慚愧，在下身受老會主大恩，恬顏事賊，充任黑龍潭總管，這二十年來，始終耿耿於心，未能或釋，如今好了，二姑娘，凌公子，都趕來了，在下總算苦熬着等到了。」

「凌公子也趕來了」這幾個字，聽到太上耳裏，不由一怔，問道：「你說什麼？誰是凌公子？」

榮敬宗笑道：「二姑娘原來還不知道，凌公子就是凌會主的公子，天可見憐，凌公子還是遺腹子。」

太上心念閃電一動，暗暗忖道：「難怪如玉也在這裏出現，原來他們母子一起來的。」

一面凝目問道：「你看到他了，凌長風的兒子，叫什麼名字？」

榮敬宗道：「他叫凌君毅。」

「凌君毅！」

太上似是深感意外，蒙面黑紗之中，一雙冷厲的目光，愈來愈冷，哼道：「果然是他，他會沒有死！」

說到這裏，突然目注榮敬宗，急急問道：「他人在那裏？」

榮敬宗多年老江湖了，自然聽得出她問話的口氣，有些不善，這位現任百花幫太上的二姑娘，老會主在日，就驕縱慣了，性情偏激。一時深悔方才失言，只得陪笑道：「凌公子方才會在這裏出現，在下沒留得住他，已經走了一回。」

太上冷冷一笑道：「他去了那裏，你眞的不知道麼？」

榮敬宗道：「凌公子不肯說，在也下

不便多問。

這時天色已經漸漸黎明，晨霧雖濃，但對面已可隱約看到人面。

太上目力如刀，注視着榮敬宗道：「那麼他來找你作甚？」

榮敬宗只覺這位二姑娘果然不愧是百花幫的太上，雙目肅殺之氣甚重，威稜懾人，一面陪笑說道：「凌公子和在下並不相識，怎會來找在下？這情形和方才一様，在下發現他使的是『飛龍三劍』，才問他姓氏，方知是凌會主的公子。」

太上冷笑道：「找到黑龍潭來，自然是爲了潭底洞府中重陽眞人遺留的武功，哼，老身勞師動衆，他倒想趁現成！」

說到這裏，忽然沉聲道：「榮總管既然口口聲聲說先父對你恩重如山，耿耿在心，我想要你幫我做一件事情，大概不會推辭的了？」

榮敬宗暗道：「此女果然厲害，但話已被她套住了，看來自己只好答應了。」

一面連連拱手道：「二姑娘有什麼要在下効力之處，在下豈敢推辭？」

太上道：「很好，你既是黑龍潭總管，立即替我傳下令去，要你手下守住入谷通路，不准有人擅入，擅入之人，格殺勿論。」

榮敬宗面有難色，說道：「不瞞二姑娘說，在下手下，雖有十二名劍手；但如今的黑龍會受官家控制，所有的人，既然投靠到黑龍會，自是想由此進階，除了現有的一份薪餉，還有博取功名的希望，因此他們可說個個都是清廷忠實的鷹爪走狗，誰也不會聽在下之命，去做妨碍自己前程的事。」

太上冷冷一哼道：「他們不肯，好在此潭只有一個出入山口，那就由你給我守住谷口也行。」

榮敬宗遲疑的道：「二姑娘，妳要做什麼？」

太上冷聲道：「這個你不用問。」

榮敬宗又道：「二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太上身上披着一件寬大的黑色大氅，此時解開胸前緊縛着的帶子，脫下黑氅，但見黑氅裏面，縛着兩個皮袋。

太上朝兩個皮袋一指，說道：「你替我把兩個皮袋中的藥水，倒進潭裏去，就去谷口守着，不准讓任何人進來。」

榮敬宗心頭不禁犯疑，忍不住問道：「二姑娘，這兩個皮袋之內，貯的是什麼藥水？」

太上道：「是專解毒泉的解藥。」

榮敬宗遲疑了下道：「二姑娘要下去潭底麼？這毒泉只有『驪龍珠』可解……」

太上冷聲道：「你不用多說，快給我倒下去。」

榮敬宗只得依言把兩個皮袋打開，一齊倒入潭中。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黑龍潭上，濃霧也漸漸稀薄！

太上等他把皮袋的藥水倒下之後，急忙探首朝潭中望去。

這兩個皮袋內所貯藥水，正是凌君毅替百花帮煉製的「毒汁」解藥。

在當時試驗之時，輕的像露珠般一滴解藥，就可化去一盂「毒汁」，變成清水，這兩皮袋解藥，足可化去整個黑龍潭的毒泉！

照說，解藥倒下去之後，潭水自然由濃而淡，由淡而無。

太上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潭水，但潭中比墨還黑的潭水，依然毫無動靜！

黑的深不見底！

黑的比墨還濃！

敢情「解藥」已經失效！

太上蒙面黑紗之中，一雙目光，漸漸變的冷厲如刀，冷煞的怕人，沉怒的哼了一聲，切齒道：「小畜生誤我大事！」

榮敬宗眼看天色已經大亮，潭中還是一無動靜，心頭也禁不住暗暗焦急！

潭底洞府，是神算子精心建造的，其中步步危機，牽一髮可以動全身。

自己又沒有進去過，不知裏面究竟如何情形？凌公子進去了已經一個多更次，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就在他心頭憂心如焚之際，太上也望着潭水，已經完全絕望，獰厲的道：「好小子，我不會放過你的。」

突然轉過身來，冷聲道：「榮總管，你知道凌君毅是朝那一個方向去的？」

榮敬宗道：「黑龍潭只有一個出口，凌公子……」

話聲未落，突聽潭心响起一陣「嘩」「嘩」水聲，平靜的潭水，登時冒起了八個漩渦！

北首石壁上從龍頭口中噴出來的「毒泉」，也已停止。

潭中水位，正在急劇的下降。

太上冷厲目光，直注在榮敬宗的臉上，冷聲道：「潭底已經有人進去！你說，是不是那姓凌的小畜生？」

榮敬宗心知凌君毅已經得手，心頭雖然暗喜，但他方才已領教這位二姑娘的劍術，可說已臻化境，再聽她口氣，似乎對凌公子怨毒甚深，一時不禁又暗暗替凌君毅担起心來。

他內心雖然憂喜交集，但臉上却是絲毫不露，脚下不禁後退一步，道：「在下眞的不知道。」

太上冷笑道：「你還說不知道，你一直守候這裏，敢情是替姓凌的小畜生打接應？」

榮敬宗到了此時，不得不莊容道：「二姑娘，妳是明白人，老會主手創黑龍會，爲的是响應長公主的號召，恢復大明江山，那時大江南北，不少教友組織，先後被清廷破獲，長公主把連絡天下英雄的教友名册，移藏本會，這是最機密的東西，老會主才建造了這座黑龍潭，不想黑龍會被賣主求榮的一批惡賊出賣，清廷非要得到這份名册不可，這份名册眞要落到他們手裏，大江南北，至少也有幾萬人遭到株連，武林各門各派，均將同歸於盡，在下忍辱偷生，盼望的就是今天！」

太上道：「你說下去的果然是姓凌的小畜生？」

榮敬宗道：「不錯，凌公子下去了，他是去銷毀這份名册的，在下守在這裏，正是替他接應，以防萬一，現在大概快要出來了，二姑娘，妳是凌公子的長輩，又率領百花帮精銳而來，你們是自己至親骨肉，應該捐棄私嫌，全力協助凌公子，一舉破去被鷹爪控制的黑龍會，因爲，這是老會主手創的基業，淪入異族之手，老會主……」

太上濃哼一聲道：「住口，你不用替姓凌的小畜生說情，黑龍會自然要破，但我先要殺了姓凌的小畜生。」她口中雖在說話，目光却一直注視着潭中。

此時水位已經愈降愈落，潭心漸漸露出一座礁石，遠望過去，礁石上端，一個圓形的巨石，正在緩緩的向上冒起！

一個青衫少年，正從冒起的石球之下，探出頭來！

此時天色已經大亮，霧氣漸消，已經稀薄的只像一層透明的輕紗！

太上目光何等犀利？她一眼就認出那人正是凌君毅！

一時不由得怒從心起，冷哼一聲，右手長劍突然脫手擲去，雙足一點，人已凌空飛起，奇快無比，脚尖落到電射出去的劍身之上。

劍光如虹，衣袂飄飛，凌空飛渡十二丈寬的潭水，朝潭心石礁落去。

榮敬宗看她擲出長劍，還當作是暗器，襲擊凌君毅，口中急叫一聲：「二姑娘不可……」

等到看她躍登劍身，心頭更是既驚又凜！

十二丈寬的潭水，武功最高的人，也無法飛渡，但她這一手「一葦渡江」，簡直使的出神入化！

二十年來，這位二姑娘的個性，似乎愈來愈偏激冷酷，她這一飛落石礁，難保不和凌公子動起手來，以她這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造詣，只怕凌公子極難是她的對手……

就在此時，黑龍潭的西南首，同時飛起一道匹練般的劍光，現在薄霧漸消，清晰的可以看到那道劍光上面，同樣站着一個黑紗蒙面的黑衣人，衣袂凌風，精虹電射，朝潭心礁石投去。

榮敬宗看的心頭暗暗一凜，忖道：「這又是誰？」

兩個人使的都是「一葦渡江」身法。

「一葦渡江」乃是少林秘技，看來這兩人和少林都有極深的淵源！

黑龍潭週圍二十四丈，因此從任何角度離潭心，都是十二丈。

這兩人以「一葦渡江」身法，擲出長劍，登劍渡江，發劍雖有先後，但也只不過是先後之差。

凌君毅堪堪從升起的石球底下鑽出身來。

太上已經落到礁石之上，目光冷森，喝道：「該死的小畜生。」

揮手一劍，朝凌君毅當胸刺來。

凌君毅還未看清人影，却聽出是太上的聲音，不覺脫口道：「妳是太上！」

身形飛快的一閃，避開了劍鋒。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凌君毅閃避劍勢之際，後來的面蒙黑紗人也已凌空瀉落，一下攔在凌君毅的面前，長劍一揮，但聽「噹」的一聲，架住了太上的劍勢，叫道：「妹子，妳不能傷他。」

她這一開口，凌君毅聽的驀地一驚，叫道：「娘！」

道後來的面蒙黑紗人，正是凌君毅的生身之母，鐵氏夫人！

太上面蒙黑紗，但兩道眼神，冷厲如刀，隱射殺氣，厲聲道：「誰是妳妹子？小畜生壞我大事，我非取他性命不可，妳給我滾開。」

刷的又是一劍，刺了過去。

鐵氏夫人長劍一格，又架住了太上的劍勢，說道：「妹子，妳不能如此絕情，妳是他長輩，妳要怎麼責罰他都行，但妳不能對孩子動刀動劍……」

太上厲聲道：「不用多說，妳母子都非死不可。」喝聲中，刷刷三劍，急刺而出。

鐵氏夫人長劍連擺，硬接了她三劍，依然架住了她的劍勢，說道：「我不能死，我要手刃出賣黑龍會的叛賊，替爹光復門戶，替我丈夫報仇。」

凌君毅雖覺太上太過狠毒，但如今他已知道太上就是自己的姨母。

只不知她和母親究竟有何怨隙，翻臉成仇？但動手的兩人，都是自己的長輩，心頭雖急，却不敢出言相勸。

他鑽出地窟之後，升起的石球，已經自動往下降落，堵住了洞窟。

黑龍潭的機括佈置，是有連貫性的，石球一經恢復原狀，北首石壁上的龍頭，又開始噴出毒泉，本來流注潭底另一蓄水池的潭水，也由八處湧出。

潭水水位已在逐漸上升！

但太上却是連聲厲叱，劍發如風，不顧一切的朝鐵氏夫人亂斬亂刺。

鐵氏夫人只是舉劍封架，並未還擊，一連串的「噹」「噹」劍鳴，急如驟雨，把太上一輪急攻，全數擋了開去。

凌君毅心頭大急，大叫道：「太上快請住手，再不及時離開，潭水就要漲上來了。」

突聽隔岸响起一聲怪笑，接着說道：「大胆叛逆，你們還想生離黑龍潭？」

話聲甫落，但聞一聲梆子响，一陣飛蝗般的淬毒長箭，朝潭心密集射來。這時潭水已經很快的淹上礁石。

鐵氏夫人急叫道：「妹子快走。」

太上對黑龍潭毒泉，自是極懷戒懼，怒哼一聲，雙足頓處，身形凌空飛起，手中長劍，同時擲出，劍化長虹，人如馭龍飛行，直向對岸投去。

人在半空，迎着漫天飛射而來的勁急强矢，雙手連揮，宛如分花拂柳，轉瞬已達岸上。

凌君毅在太上飛起之時，急急叫道：「娘，妳老人家快走。」

鐵氏夫人心知凌君毅身佩「驪龍珠」，潭水對他無害，這就叮嚀道：「你也快來。」

同樣擲起長劍，縱身躍起，化作一道銀虹，朝岸上激射過去。

岸上二十四名弓箭手，幾曾見過人會踏劍飛行，而且射出去的長箭遇上劍光，就像風吹麥浪，紛紛朝兩邊分開，心頭更是驚慌！

太上當先飛落，口中冷嘿一聲，揮手就是一劍，一道銀虹，矯若神龍，橫掃而出。劍光乍亮，慘嗥隨着响起，首擋其衝的四五個弓箭手，立被劍光斬成兩截！

太上一劍出手，回過頭來，又朝左掃去。

劍勢之快，當眞像驚雷掣電，一閃而過！

慘嘷驚叫，只叫出半聲，就寂然無聲，緊接着就是一陣「撲」「撲」之聲，少說也倒下去了四五個之多。

她隨手兩記橫掃，也只不過電光石火般事，二十四名弓箭手，至少也有半數倒了下去，其餘的人，早已雙脚發軟，跌跌撞撞的四散奔逃，那裏還敢發箭？

就在此時，只聽有人沉喝一聲：「大胆叛逆，還不住手？」

太上抬目看去，只見三丈外的一座巨岩之下，一排站着十幾個人！

中間一人，年約四十五六，濃眉，細目，臉如重棗，身穿紫袍看去十分威武。

他左首是一個紅衣番僧，身後隨侍兩個弟子。

右首是一個六旬左右的青袍人，其次是黑龍潭總管榮敬宗，再其次是四個四十開外的藍衣漢子。

在這幾個人兩邊，則是八個手仗烏黑長劍的黑衣漢子，一望而知是黑龍潭的劍手。

這喝聲來自六旬左右的青袍人。

中間紫袍人目注太上，沉聲道：「妳是鐵如玉？還是鐵如花？」

太上冷峻的道：「你管我是誰？」

鐵氏夫人厲聲道：「你是什麼人？」

榮敬宗冷嘿道：「你們胆敢擅闖黑龍會禁地，如今見了本會會主，還不棄去手中長劍，束手就縛？眞想造反麼？」

這話已經暗示這紫袍人，就是黑龍會會主韓占魁。

韓占魁自小由老會主黑海龍王鐵中峰扶養長大。

也就是說，他和鐵氏夫人，太上，都是一起長大的，鐵氏夫人那會認不出來？

但在她記憶中，韓占魁是個貌相白皙，人極斯文，臉上除了一個鷹鈎鼻，看不出他有何陰險？眼前此人，生成一個又紅又黑的重棗臉，濃眉細目，根本不是出賣黑龍會，害死自己丈夫的韓占魁！

她望望紫袍人，冷聲道：「你不是韓占魁？」

凌君毅跟在鐵氏夫人身後，低聲道：「娘，他臉上戴着面具。」

紫袍人目光深深注視了凌君毅身上的「驪龍珠」一眼，豁然笑道：「小子，你就是凌君毅。」

這句話，鐵氏夫人聽出口音來了，身軀驀地一顫，長劍戟指，顫聲道：「你就是韓占魁，你這喪心病狂的惡賊，果然是你！」

韓占魁大笑道：「不錯，兄弟正是韓某，咱們是一起長大的，當年若然沒有姓凌的闖了來，妳如玉姑娘早該是我韓某的妻室，今天也不失爲夫人之尊了……」

原來當年韓占魁不但以鐵中峰（老會主）的繼承人自居，而且也一直暗戀着如玉姑娘，如花（太上）却傾心於凌長風，但老會主因師兄開諦大師的介紹，決定由凌長風繼任會主。

更因自己女兒如花，個性偏激，義女如玉，則溫婉識體，可以輔佐凌長風，才把義女如玉，許配凌長風爲妻。

他這一決定，自然也經過仔細考慮，那知却因此導致了如花負氣出走，韓占魁由妒生恨，投靠淸廷，出賣了黑龍會。

這一變故，自然不是老會主始料所及之事。

閒言表過，却說鐵氏夫人聽他口出污言，心頭更是悲憤交集，切齒道：「姓韓的惡賊，我爹待你不薄，你居然數典忘祖，認賊作父，出賣黑龍會，甘心去做滿虜的走狗，殘殺忠貞志士，二十年前，我立誓要親手挖出你的心來，奠祭我爹，我丈夫在天之靈，替當年死在你手裏的許多壯烈成仁的義士，湔雪血仇，你給我滾將出來。」

凌君毅道：「娘，妳老人家且歇歇，父仇不共戴天，這姓韓的惡賊，由孩兒對付他。」

鐵氏夫人流淚道：「不，爲娘離開黑龍會那天，曾向你爹立下誓言，爲娘非親手取他性命不可。」

太上冷冷的道：「找韓占魁報仇，是你們的事，我要走了，凌君毅你潛來百花帮臥底之事，我也不與你計較了，把倚天劍還我。」

她不知凌君毅身邊還有一柄巨闕劍，在這緊要關頭，索還斬金截鐵的倚天劍，也就等於削弱了凌君毅對敵的威力，用心惡毒已極。

凌君毅道：「太上說的是，在下不是百花帮的人了，自當把此劍繳還。」

說着，果然解下了倚天劍，隨卽雙手遞還。

太上接過倚天劍，「鏘」的一聲，掣劍在手，黑紗之中，透出一股殺氣，冷峻的道：「我與你爹娘結嫌二十年，這一劍，就算一筆勾消了。」

隨着話聲，閃電一劍，朝凌君毅右肩砍落！

這一劍，出手奇快，就是鐵氏夫人站在她身邊，也來不及出手封解，心頭猛然一驚，急叫道：「妹子妳……」

劍光一閃，但聽「叮」的一聲，太上砍下的長劍，已經被一縷指風盪開去。

凌君毅在電光石火之間，屈指輕彈，以佛門「一指禪」神功，把她劍尖震開，含笑道：「如此多謝太上了。」

太上氣得蒙面黑紗，拂拂自動，冷哼一聲，雙足一頓，正待縱身飛起。

韓占魁忽然哈哈一笑道：「鐵如花，妳也是朝廷緝拏的主犯之一，要走，兄弟可作不了主，告訴妳，百花帮來的人，此刻已經全被兄弟手下，引入絕地，我勸妳還是棄劍受縛的好。」

太上脚下一停，手中倚天劍橫胸，怒聲道：「韓占魁，你以爲黑龍會區區埋伏，困得住百花帮的人？」

韓占魁大笑道：「不錯，黑龍會是妳生長之地，各處機括，妳都清楚，因此，妳也一定有很詳細的地圖，交給妳的手下，但焉知這二十年來，許多地方，早經改建，妳手下如果持有妳親手繪製的地圖，那就是自陷絕境，目下剩下的大概只有妳一個人了。」

凌君毅聽的暗「哦」一聲，忖道：「原來其他兩撥人，都持有太上親手繪製的

寶圖，只有自己率領的一撥，沒有地圖，她果然是早有存心，要把自己置之於死地的。」

太上聽得勃然大怒，厲聲道：「本來我不願插手管如玉的事，既然如此，我就先殺了你。」

韓占魁大笑道：「鐵如花，你不是兄弟的對手。」

一面回頭朝右首青袍人道：「湯總護法，你去把她拏下了。」

青袍人躬身道：「屬下遵命。」

「鏘」的一聲，從肩頭撤下長劍，緩步走出，說道：「老朽久聞百花帮太上之名，今天正好領敎高招。」

太上微哂道：「韓占魁，你可是不敢和我動手，却叫別人前來送死。」

青袍人臉色微沉，不悅道：「太上那是沒把老朽放在眼裏了？老朽是否送死，也要動手之後，方能知曉。」

太上冷冷道：「好吧，韓占魁，這是你們惹上我的。」

說到這裏，劍尖一指，冷喝道：「閣下小心了！」

揮手一劍，朝青袍人劈去。

她這第一劍上，就劍風輕嘯，一道亮銀匹練，應手而起，劍勢之强，果然是劍中高手，不同凡响！

青袍人目覩百花帮太上劍勢極强，自然不敢輕敵，口中大喝一聲：「好！」

身如青烟，飄閃開去，手中長劍，一擺之勢，同時飛起幾朵碗口大的劍花，朝太上身前投去。

太上冷嘿一聲道：「想不到號稱北五省劍中之王的萬花劍客，也俯首貼耳，作了清廷的鷹犬。」

青袍人老臉微微一紅，怒嘿道：「老朽身在公門，捉拏叛逆又有什麼不對？」

兩人口中說着，兩柄劍却絲毫不慢，各自展開精奧劍法，互相搶攻。

但見雙方在這兩句話的工夫，一劍緊似一劍，兩個人影，已在劍光繚繞之中，難分敵我了。

鐵氏夫人心切夫仇，面對黑龍會會主韓占魁，眞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此時眼看妹子如花已和青袍人動上了手，那還忍耐的住？手中長劍一指，切齒道：「姓韓惡賊，今天有我無你，還不亮劍？」

韓占魁站立不動，徐徐說道：「鐵如玉，妳眞要和我動手？」

鐵氏夫人道：「不把你碎屍萬段，難消我胸頭之恨，自然要和你放手一搏。」

韓占魁冷冷說道：「鐵如玉，我們總算自小一起長大，不論妳對我如何懷恨，我不想親手搏殺妳……」

倏地回過頭去，說道：「榮總管，還是你去把她拏下了。」

榮敬宗緩緩掣劍在手，離衆走出，但他走到一丈左右，忽然轉過身來，劍指韓占魁，一身青袍波動，雙目厲芒凝注，大聲喝道：「韓占魁，你這欺師滅祖，賣主求榮的無耻惡賊，老夫忍辱含垢，隱忍了二十年，今日本該當衆搏殺了你，替黑龍會殉難的同仁報仇，但凌夫人，凌公子都已趕來，尤其凌夫人在二十年前，離開本會之時，曾立下誓言，要手刃你姓韓的叛徒，老夫就只好讓凌夫人動手了。」

說到這裏，振臂喝道：「黑龍會被淸廷鷹犬，控制了二十年，凡是有血性的忠義之士，大家一致起來，搏殺鷹犬，還我黑龍會的淸白。」

他大聲高呼，說得激昂慷慨，但却沒有一個人挺身而出，响應他的，連他黑龍潭八名黑衣劍手，也都捧劍肅立，漠然不動。韓占魁望着他冷冷一笑，道：「榮敬宗，你這是私通叛逆，想造反了，但你瞧，連你八個手下，都沒人聽你的，你此時替我把凌如玉母子拏下，還可將功贖罪，否則，你就是凌遲死罪，那時你就悔之已晚矣。」

榮敬宗面如噀血，目中寒芒四射，大喝道：「姓韓的，今日是你授首之期，自有凌夫人處置，黑龍潭八名劍手，你們聽從老夫，還是甘心附賊，去作淸廷鷹犬的爪牙？」

八名黑衣劍士望望榮敬宗，仍然不言不動。韓占魁大笑道：「榮敬宗，你現在應該覺悟了吧，造反是要殺頭的，天底下，不會有人願意陪你去殺頭的。」

突然一揮手道：「四大護法，速把私通叛逆的榮敬宗給我拏下，若敢反抗，當場格殺勿論。」

站在他右首的四個藍色勁裝漢子，迅快各自撤出兵器，朝榮敬宗緩步逼來。

榮敬宗仰天朗笑一聲道：「你們四人一起上也好，免得老夫多費手脚。」

就在這四人走出之際，鐵氏夫人也突然回頭，低喝一聲：「毅兒趕快替爲娘掠陣。」當下，不待凌君毅回答，身形一晃，直向韓占魁身前逼去，口中喝道：「惡賊納命！」

相距五尺，一振右腕，手中長劍忽然幻起一片寒光，飛洒而出。

韓占魁自幼卽由老會主鐵中峯收養，年齡比鐵氏夫人大上五歲，一身所學，可說盡出老會主的傳授，劍術武功，原在鐵如玉姊妹之上。

那知這二十年前鐵氏夫人爲立誓要手刃仇人，矢志苦練，劍上的造詣，今非昔比！韓占魁看她起手一劍，就凌厲絕倫，心頭不由暗暗驚凜，生出了警惕之心，口中怪笑一聲，一面閃身退避，反手一撩，抽出一柄狹長烏黑長劍，喝道：「鐵如玉，本座原本不想和妳親自動手，但若不接妳幾劍，諒妳也死難瞑目，本座那就成全妳吧！」話聲中，長劍輕輕一撥，「噹」的一聲，壓住了鐵氏夫人的刺來寶劍。

鐵氏夫人恨得牙關亂挫，一言不發，手腕突然一翻，劍芒閃動，疾削過去。

要知兩人劍法，同出老會主黑海龍王鐵中峯所傳，這二十年，雙方雖然各有心得，但萬變不離其宗，仍有門路可循。

兩人這一動上手，立卽奇招迭出，變化玄奇。刹那間，風起八步，劍光繚繞，擴展到一丈方圓。

凌君毅早已從身邊取出巨闕劍，凝神觀戰，心頭不住暗暗驚異！

自己從小時候起，只知母親不會武功，甚至連敎自己家傳的的「飛龍三劍」，也只是在紙上畫着劍勢圖形，慢慢的從旁解釋，要自己依圖練習，更從未曾拿過寶劍。直到今天才看到娘擲劍橫渡黑龍潭，輕功劍術，居然不在太上之下！（未完）



新派精選俠義傳奇連載

武陵子·文
董培新·圖

孤劍盟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採集到百年鶴涎草，返回源盛鏢局，治好周維城、高子龍二人的毒傷後，立卽偕同胡谷蘭馳往辛莊，擬拯救被辛蒙囚禁的雷嘯天，詎馳至中途，遇惡師爺沈上九與宮門二傑何申福、展萬雄攔途截擊，謝雲岳施展神功，把沈上九擊斃，何申福、展萬雄擊傷，正欲處置何、申二人，黑衣玄女殷玄薇突地現身，與謝雲岳相搏，經過一輪狂風暴雨般的激鬥後，殷玄薇突飄身引退，臨走時，拋下幾句說話，說是謝雲岳已經中了她的蠱毒，若沒有她的獨門解藥，將會得到無比痛苦的死亡——

****

三尊歸極樂　玉女遁空門

這時，胡谷蘭姑娘掠了過來，目含萬縷柔情，低聲道：「謝兄，方才那殷玄薇所說的話是眞的嗎？」

謝雲岳無言點頭，隨卽朗聲笑道：「她這點鬼門道，還嚇不倒我。」說着一頓，目光落在宮門二傑身上，道：「目前的難題，是如何打發他們。」胡谷蘭嬌笑道：「那邊山坡還有一個師爺咧，這種惡人留在世上作甚？超度了他們吧！這也算是你多積了一宗功德！」說着，也不管謝雲岳同意不同意，飛身掠去那邊草坡，把惡師爺沈上九似捉小鷄般提了過來，甩在展萬雄一處，又往四五丈遠處，提了何申福過來。謝雲岳紋風不動，只靜靜注視姑娘那種嬌憨玩皮，忙得不亦樂乎表情。

姑娘將三人擺在一處，拍了拍手，微掠鬢間亂髮，抬頭笑道：「好了！謝兄請動手吧！」忽見謝雲岳兩目不瞬注視着自己，粉面一紅，嗔道：「你這人怎麼攪的？兩眼賊視討厭，又不是沒有瞧見過！」說着又忍不住噗的笑了出來。

謝雲岳笑笑，便向宮門二傑那邊走了過去。

可憐沈上九等三人負傷奇重，遍身氣力均無，眼看謝雲岳一步一步走了過來，只能瞪着眼乾着急。尤其是宮門二傑方才目睹謝雲岳對黑衣玄女殷玄薇露了一手蓋世武學，這才失悔不該自恃黑衣玄女靠山，貿然追躡尋仇，自覺死有應得。

這時，寬敞黃澄澄的官道上，迄今了無行人來往，這透着奇怪，皆因行人見得有人在官道上生死殺鬥，避恐唯之不及，那有人敢前來，均避道行，甚至有人折轉身去回頭了。

寒風勁吹，枯枝萎草漫天旋舞，挾着滿空砂塵呼嘯，天色陰霾昏茫，穹蒼密佈着愁雲，就像要壓下來一般，這一切，都代表着凄凉，肅殺……

謝雲岳走在三人不足兩尺之處停住，陰風煞掌展萬雄終以掙出聲來，大聲叫道：「朋友，你不嫌行事太毒辣了些嗎？」這語聲充滿了乞憐恐懼之意。人總是惜命的，只要有一綫生機，不惜卑顏屈膝，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世間能有幾人。

陰風煞掌展萬雄尖聲叫囈後，本來爲

扇骨尖芒划破的腹皮創口，漸已趨止的血液又從外湧，骨骨冒出殷紅血液，只見展萬雄兩手緊抓住肚皮，額上冷汗淌出如雨，慘狀不忍卒睹。

謝雲岳皺了一下眉頭，不則一聲，飛步上前，朝沈上九「氣海穴」上戳了一指，沈上九頓時兩眼翻白，頹然死去。

原來沈上九先被謝雲岳扣上腕脈時，謝雲岳恨他在都城恃三貝子之勢，作惡多端，爲師門貽羞，不禁施出絕脈手法，一時沈上九功力全失，跟着又被踢上重逾千斤一脚飛墜草坡後，心脈幾乎被震斷，强提一口眞氣不散，故未死去，但比死更要難過，這也是傷天害理之報。

胡谷蘭在拾劍時，目睹黑衣玄女殷玄薇身法奥奇，掠在沈上九身前察看傷勢，只因傷勢太重，殷玄薇也是袖手無策，姑娘趁着殷玄薇不注意時，掠回在謝雲岳附近。

姑娘玉雪聰明，察衣觀人便知她是苗嶺二妖之黑衣玄女殷玄薇。

且說謝雲岳飛指點死沈上九後，正要向宮門二傑下手，手掌微抬之際，只見鐵臂金劍何申福强忍着傷痛，低聲道：「尊駕是姓謝麼？」

謝雲岳聞言不禁一怔，手勢緩緩落下，道：「少爺本是姓謝，方才胡姑娘已然叫明，你問這是何故？」

何申福睜着眼，仔細打量了謝雲岳兩眼，蒼白的臉上，泛出一絲笑容，道：「那麼謝少俠一定是當年名震河朔，聞名喪胆的追魂判謝文謝大俠的哲嗣。」

謝雲岳愈感驚異，厲言喝道：「你怎麼知道的？快說！」

何申福聲音微弱道：「何某現感眞氣不足，如少俠助我正氣不散，當能將洞庭湖伏襲令尊與少俠一段往事細述，指點少俠眞正的仇人是誰，如何？」

謝雲岳聞言大喜，四面望了在身後的胡谷蘭一眼，只見她雙眸中也露出甚爲驚奇的目光。

謝雲岳飛快的別過面，答了一聲：「好。」當卽在何申福胸後點了三指，又與萬展雄止住了血，笑道：「此地陽關大道，不宜多作逗留，容在路左山崗上細叙吧！」說着，一把抓起沈上九屍首，回首對胡谷蘭說道：「姑娘，在下情切父仇，只好有勞令尊等候一會了。」話落，未見他身形稍動，人已破空斜飛，去勢電疾，瞬眼已落在十數丈遠土崗上。

姑娘跟着掠去，同立着土崗上，一對璧人，衣袂飄舞，望之若仙。

宮門二傑互相扶持着，蹣跚地步上草坡。

時將正午，天色反見陰黯，禿枝指空舞，狂風捲雲飛，此時官道上漸有人馬徐行，夾着長鞭擊空聲，隨風搖曳老遠……

距官道側僅頓箭之遙，一處崗凹之內，數株常青喬木之下坐定謝雲岳胡谷蘭，及宮門二傑數人。

胡谷蘭手執着一支枯枝，似漫不經心地撥弄脚前的一綫流泉，謝雲岳則傾耳靜聽。陰風煞掌萬展雄背靠着樹幹，閉目養傷。

只見鐵臂金劍何申福又用眼望了謝雲岳一眼，道：「方才黑衣玄女殷玄薇離去之際，會說過少俠中了她的『百蟲柔香』，可是眞的麼？」

謝雲岳知他說此，必是「百蟲柔香」甚爲厲害，頷首答道：「動手之初，曾聞得一股異香由她袖口而出，只吸進一點，在下卽時警覺閉住呼吸，諒無大害吧？」

何申福面有驚容，搖頭說道：「一絲都吸不得，她那『百蟲柔香』端的厲害無比，人一中上，十二時辰後，那點柔香在體內化爲無數蟲蟲，吸人精血，三月後，精血枯瘠而死，萬藥罔效，非有殷玄薇獨門解蠱藥不可。」

胡谷蘭聽後，不由大爲焦急，問道：「除了她的獨門解藥之外，就沒有其他方法可治麼？」

何申福想了一想，道：「還有一種方法，此法非要身具精湛內功不可，以謝少俠絕世武學當非難事，就是自己用搜宮過穴法，將氣血逼使在『三焦』穴流過，以本身三昧眞火煉化蠱毒，如此七日之後，方可無碍，最好還是將黑衣玄女獨門解藥取來。」

謝雲岳只微笑不語，胡谷蘭見他毫不焦急，張着清澈如水雙眼，嗔道：「你這人眞是，性命之憂你還不急嗎？」

謝雲岳笑容愈發擴展了，大聲朗笑道：「急有何用，除非現在能覓到殷玄薇，否則，反不如置之坦然，照何老師用『搜宮過穴』法自療。」

何申福不覺心折謝雲岳這份豪情，忙道：「殷玄薇現落在濟南南關的突泉上，娥英祠內，看祠人昔年是她門下……」

話猶未了，胡谷蘭用手一拉謝雲岳手臂，喜道：「謝兄，我們這就去找她！」

謝雲岳笑道：「別急，我還要請問何展兩位老師，當年在洞庭湖畔伏襲先父之事。」

鐵臂金劍何申福面色頓呈黯然，雙眼望着灰淡雲天，長嘆了一口氣，道：「何某與展老弟昔年在未背叛少林時，與令尊相交頗稱莫逆，令尊於何某兩人尚有大恩，此後，何某兩人逃赴塞外，因道不同不相爲謀，竟至偶然晤面，亦多寒喧兩句卽別，忽又數年，何某兩人爲避免少林追捕，投身宮廷，奉命暗中監視天下武林一舉一動，風聞令尊行事過於辣手，無論正邪，只要有過失，重則戮殺，輕則廢掉一身武功，致引起正邪雙方公憤，處心密慮，想制令尊於死地……」說着一頓，只見謝雲岳雙眼微紅，一臉悲憤之容，心中甚是替他難過，又道：「此事在武林中秘密醞釀很久，只以令尊行踪無定，擅於易容，多次撲空，不過令尊尙朦在鼓裏。

「何某與展老弟兩人爲昔年與令尊一段恩情，屢欲面告提防，因令尊居無定所，心與願違，只有與密謀人士相告我們也參加其內，這樣做，也就是憑着官家勢力，他們一有異動之前，非通知何某兩人不可，此着本是『釜底抽薪』之計，如他們發現令尊行踪在何處，何某卽刻星夜兼程趕赴該地通知令尊，但令尊從此竟不在江湖露面，突然隱跡，何某心頭竊喜……」

說至此處，何申福望了謝雲岳一眼，滿含黯然之色，又道：「那知令尊隱跡嘉陵江畔漁村，已娶妻生子，爲鳩神索千里偵知，竟乘着令尊抱少俠出外之際，下手殺了令堂。」

謝雲岳至此，忍不住淚珠斷綫似的下淌，胡谷蘭暗中愴然，心說：「他處境比我還可憐，怪道他行事毒辣，手狠異常，原來是幼遭孤露慘變，一腔悲憤，無處發洩。」禁不住一隻柔荑搭上謝雲岳的鳶肩，同情之心現於眉宇。

只聽何申福接着說下去，道：「其時何某兩人正在成都負有官廷任務，不克分身，第三日，趕往嘉陵江畔時，令尊已毀家出走，天涯尋仇，只好怏怏而返，嗣後令尊行跡更飄忽不定，處置宵小較前尤辣，忽忽又是兩年，得悉令尊在華山露面，這事首被華山派祖師凌霄子發現，飛鴿傳書，邀集密謀等人火速往華山阻截……」

謝雲岳星目突射神光，問道：「這凌霄子也與先父有仇麼？」

鐵臂金劍何申福苦笑一聲道：「武林是非，難有定準，往往爲了一點細故，便刦殺報復，綿綿無休，當年華山派有一門下粉蝴蝶黎浩波，好淫採花，無惡不作，爲令尊斷除兩隻手臂，點了他的陰脈，逃回華山吐血身死，雖說令尊處置太過，但他孽由自作，自爲非義，凌霄子如捫心自問，當知明理，然而他竟然下了除掉令尊毒心。」

謝雲岳哼了一聲，遂種下他年華山芙蓉劍峯戳羣雄的禍苗。

何申福目睹謝雲岳眼內蘊有無窮殺機，不由心頭一凜，暗嘆了一口氣，又道：「我們得知華山飛書後，卽告了一個假，兩騎千里神駿，星夜兼馳華山，抵達後，正邪各派人數到得九十餘人之多，尾躡着令尊，因令尊神出鬼沒，一直追到洞庭湖畔才行圍住，七十多人分守各處路徑，暫不露面，爲防令尊覓路逃走，由凌霄子及峨嵋掌門金頂上人，雪山人魔，以及我們兩人爲主，率着十六人列成四象陣法阻截令尊，何某意圖激使令尊向我們這方竄去，但那日令尊一反往日智計沉着，形似瘋狂，竟朝其他三方奪路而走，想這攔截的人，都是昔年名震一方的武林高手，令尊雖然武學超絕，也無法制勝，曙光不遠時，令尊身負多處掌傷，漸呈不支，何某見情不妙，與展老弟飛身攻襲，暗中指點逃路，眼見令尊逃遠，凌霄子等還是窮追不捨，何某等兩人施出聲東擊西之策，終爲令尊安然逃去，何某說令尊傷重，必逃不出百里之外，不過金頂上人等還不安心，費時經月在贛湘等處搜索，在武功山中發現一老一少屍骨，才各各返山。」

謝雲岳聽後雙目皆赤，神傷久之，半晌才道：「當年蒙兩位網開一面，先父九泉之下也當銘感，請問何大人，那次伏襲先父的，除却凌霄子，金頂上人，雪山神魔之外，還有其他甚麼人？望乞明告。」

鐵臂金劍何申福心中猛震，心說：「這人好大的殺氣，看來不一一告訴他，也是不行了！」正待作答，這時陰風煞掌展萬雄，倏啓雙目，微笑道：「展某有一句不當之話，少俠若不見怪，展某則可放胆說出。」

謝雲岳朗聲一笑道：「展大人有話，在下自當洗耳恭聽，那有見怪之理，何況還有救命之恩，更當敬聆教言。」

展萬雄微微一笑，眉頭尙未盡展，想是腹劍全然止痛，只見他道：「想展某同何兄，因爲少林俗家弟子，自幼卽耳濡目染寬恕之道，佛門廣大，世間無不可渡之人，展某說此話，少俠當會暗暗竊笑展某背叛師門之人，不配說此話，只是展某兩人爲何離叛，自有難言之隱，此事只有令尊知之甚詳，若非令尊知悉我們另有苦衷，以他嫉惡如仇之性，怎會加以援手，拿展某此事打比，可見武林中人行事，有惡根天生，倒行逆施者，也有恩怨相纏逼不得已者，往往同爲一事，然出發點各別，不能一概而論，奉勸少俠，怨冤相尋，徒然自苦，恐將禍及兒孫，展某粗俗之人，記得有一句話，只誅元惡，不罪附從，想少俠慧根天賦，純厚仁德，當不爲展某一時妄言見責。」

謝雲岳料不到陰風煞掌展萬雄，此時竟說出這番持平之論，不禁動容，當下慨然言道：「展大人所說深入肯綮，在下豈能不遵，只找他們三人好了！」說罷，軒眉微笑。

何申福展萬雄兩人見謝雲岳言語風範非常人可企及，不禁暗暗心折，展萬雄道：「少俠果然人中之龍，無怪名動武林，謝大俠九泉自可含笑瞑目，展某現在就要返京，容圖後會。」說着，强掙着立直身軀，帶着苦痛之容。

謝雲岳取出兩顆「長春丹」分贈何展兩人，笑道：「兩位請服下，體傷自可無虞，不過兩位返京，太原血案之事何以善後？」

何展兩人接過「長春丹」，吞服後運氣一周，不但傷痛立止，而且精神煥發，何申福正容道：「李侍郞是和相門生，此事本不可善了，何某兩人拚着受責，上下打點，久而久之，也不了了之。」

謝雲岳一笑，從懷中取出一方乾隆玉珮，霞光閃閃，何展兩人一見玉珮，神色大變，不禁屈膝。

謝雲岳微笑制止道：「兩位不必如此，請回京面告和相，只說李侍郞罪如山積，皇上命我就地誅戮，想必和相不敢明問皇上。」

何申福微微一躬，神色極恭道：「旣有此珮，如同聖旨，一切自可迎刃而解，我們就此告別，少俠姑娘請珍重。」說罷與展萬雄同施一禮，轉身大踏步走去。

謝雲岳仰望雲天，寒風振衣如飛，緬懷往事，不勝憮然。

胡谷蘭微微搖晃他的肩膀，嬌聲道：「謝兄，仇人已知，徐圖對策不可心急一時，你何不運功祛除蠱毒。」

謝雲岳哦了一聲道：「不是姑娘提起，在下差點忘懷了！」立時盤膝坐下，以「菩提貝葉禪功」自行療治蠱毒。

想那「菩提貝葉禪功」是佛門絕學，無堅不摧，無毒不驅，謝雲岳本吸得「百蟲柔香」少而又少，登時被體內三昧眞火燒得一乾二淨，如非是宮門二傑多說一句話，他也不會去尋黑衣玄女殷玄薇逼取解藥，也是殷玄薇刼數使然。

胡谷蘭在旁見謝雲岳入定行功，一張俊臉又紅又白，子都之佼亦難比他十一，只看得姑娘心內愛煞。

好半晌，謝雲岳才睜開眼來，起身朗聲笑道：「姑娘！我們去見令尊，早點救

出乾坤手雷嘯天，矮伽藍崔戢二人，再去找那殷玄薇。」

姑娘點下頭笑聲：「好。」兩人身形電射，朝辛莊方向如飛馳去。

× × ×

距辛莊鎮集以西七里之處，有座偌大莊院，環莊河引湖水貫注，碧波粼粼，莊院甲第連雲，危閣崇廈，庭園清幽，花木扶疏，眞可以說是富埒王侯。

這日，莊主金鈎無敵辛蒙坐在大廳中左旁下首一把太師椅上，神情十分激動。

廳上尚坐着高黎貢山四魔，秦中雙怪，天外三尊者及不知名三老者等人，還有混元指蒯浚，蓬頭垢面，一身百結丐衣，不時翻着晶光雙眼。

只因昨晚二更時分，一元居士胡剛父女兩人進莊騷擾，合這麼多武林奇人阻擊，不但未傷及對方一根毫毛，而且連對方面貌都無法看清，只覺對方身形如電，鬼魅飄風，只不過片刻時光，莊中好手死了三個，傷的不計其數，辛蒙不由心頭氣怒交加，身旁的茶几槌得如山響。

大魔華宇見辛蒙情狀，微笑說道：「徒兒！沉着點好，來人不過存心搗亂，又不敢明目佈陣，諒想他們也不會再來。」說着呵呵大笑道：「今晚若再來的話，老夫叫他嚐嚐罡氣的厲害。」威光四射，不可一世。

華宇口中雖這麼說，心中可暗暗嘀咕着，昨晚來人身法絕乘，顯然又是武林奇人，夜色黑沉，以他的目力，也無法看清來人是老是少，回憶當年自己四人大鬧嵩山，全勝而退，又在華山笑蓉峯四劍擊敗少林五老，一時之內，名震華夏，不料數十年再出，名手輩出，大有凌駕前人之勢，怎不令他暗生凜駭，大凡名隆譽深的人，無時無刻，不戰戰兢兢於保全名望，惟恐一旦失去，自古至今，能有幾人逃出名鎖利彊之外，高黎貢山四魔何能有別。

這時，金鈎無敵辛蒙默然須臾，突又抬頭，瞪着對面一個黑鬚老者，眼內威光逼射。那老者神色侷促不安，垂首無言。

驀然一聲大喝出自辛蒙口中，聲如霹靂，震得大廳嗡然不絕。

只聽辛蒙喝道：「賀老師，你那寶貝女兒及姓王的小子找着了沒有？」

黑鬚老者搖搖頭，抬起面來，苦笑道：「我那孽女一定是跟那姓王的私奔！」

辛蒙神情獰惡，嘿嘿冷笑道：「如果你那女兒勾通外人，與本莊爲難，那時休怪我辛蒙不念舊交下手絕情了，從此以後，你經常有人監視，不得自由行動，除非你女兒與姓王的小子自行投到……」

聲猶未了，倏覺口中有一重物猛擊，登時牙折迸飛噴血如雨，眼內金花亂湧，一陣昏眩，噗，四平八穩倒在地下，不省人事。

廳內群魔不禁大吃一驚，怔然離座，忽又見一顆白色小球，電芒飛漩，由廳外急疾地向混元指蒯浚面前襲到。

蒯浚身法奇快，雙足一頓，飛手向白色小球綳指一彈，只見那白色小球竟望上冲起，蒯浚身形暴長，探臂一撈，將白色小球掏在手中。

這時，辛蒙已被群魔扶起，辛蒙只是被那暗器擊中口內，力道奇猛，受震昏眩，一會便自甦醒過來。

混元指蒯浚揑住白色小球，放掌尋視，不過白紙搓成一顆紙團而已，打開一瞧，蒯浚不由嘿嘿冷笑。

高黎貢山四魔等又晃身近前細看蒯浚掌中白紙，只見上面繪的是四面龍獅虎形令牌，下端繪的兩截杖及一個化子跪着的圖形。

羣魔心內雪亮，均知這是什麼一回事，無怪乎蒯化子氣得一張臉又紅又白，鬚髮戟立，嘿嘿冷笑不止。

突然蒯化子哼了一聲，兩足離地平平飛起，其疾若矢，射出廳外。

廳外一切了無異狀，濃雲蔽天，狂風四吼，園中樹木枝落搖晃亂舞，晚放的寒梅暗香陣陣襲鼻，但蒯化子游目四顧，不禁大感駭然。

原來侍立在廳外的莊中好手，及散立各處的明卡，一個個泥塑木雕，全部吃人點住穴道。

高手眼內，看出不平常，事實的確是驚人，那有全部被點住的，蒯浚暗暗心說：「自己均無如此功力，最多動手之際乘其不備點倒兩個，何至於這些人了無動手之狀，不知不覺間被人點住，何況分佈又甚廣，眞令人不可思議，自己尚以爲丐門三老來此，看來另有其人，丐門三老並無如此功力，但此人是誰呀？」不由暗暗心內打鼓。

此時羣魔亦均飛身廳外，他們都目光銳利，見狀亦是一震，面面相覷做聲不得，連與他們解開穴道都忘懷了。

倏然，從廳屋上瀉矢一般，飛落三人，捷如飛鳥。

羣魔定睛一瞧，原來來的是三個藍布百綻大褂老叟。

正是丐門三老，九指神丐蒼璽，星河釣客婁雍，竹杖叟洪璜。

混元指蒯浚一見他們，目珠一翻，跨前一步，大喝道：「你們來此做甚麼？」神情十分激動。

九指神丐蒼璽拂鬚微笑道：「擒你返歸香堂，以正門規。」雖是短短兩句話，義正詞嚴，比甚麼毒罵的言詞都來得有力量，不管什麼惡人，也有心虛之時，混元指蒯浚面色發青，嘿然不語，滿頭亂髮根根筆立，大概心內急怒交加的緣故。

金鈎無敵辛蒙認定丐門三老，就是方才以暗器擊入自己口內的人，喝得一聲，躍身飛撲，其勢迅如電奔風飄，探手出掌，逕望蒼璽胸前「幽門」穴劈去。

九指神丐蒼璽腳下微微一動，辛蒙一掌下去，只見人影一晃，便已打空，那凌厲的掌力打中地面，登時現出凹形下陷。

這時大魔華宇說道：「徒兒！休要鹵莽。」

金鈎無敵辛蒙狠狠地退在一旁。

大魔華宇突厲聲喝道：「蒼老化子，老夫不管你們丐門是非，但你不該登門欺人。」

蒼璽微微一愣，道：「老化子爲尋本門叛徒而來，何致於登門生事欺人，華老師說話令人費解。」

大魔華宇嘿嘿冷笑，一張陰陽臉顯得十分陰沉，那塊紅赤色疤痕變得紫黑，倏地語氣一寒道：「你還敢推賴，飛石傷徒不是你們所爲的麼？眼前……」說着一頓，用手指着那被點穴定住的人，厲聲道：「不又是你們所做的麼？何況一不登門拜帖，再則蒯老師身爲老夫賓客，焉可不稱作欺人生事？」

蒼璽呵呵大笑道：「高黎貢山四老幾時又戀上紅塵，身爲辛莊主人，華老師，你說的飛石傷徒，點穴定身這兩檔子事，老化子全然不知，看來另有其人。」說着，雙眼一瞥那些定住穴道之人，微露驚異之容笑道：「華老師，你別在老化子面上貼金，老化子那有『凌空打穴』的絕乘功力。」

此言一出，羣魔面上均變了顏色。

要知「凌空打穴」功夫，較之飛花摘葉傷人及「米粒打穴」尤爲難能，非具有一身絕乘罡氣功夫不可，練武人的耳目聰靈，十丈以內，些微聲響絕難逃出耳目之下，「凌空打穴」非在十丈以外，飛指打穴不可，還要認穴奇準，莫說是丐門三老，就是羣魔也無此功力，不然，羣魔聽老化子出言，焉能頓時變色。

只見竹杖叟面目一寒，目光逼視着混元指蒯浚臉上，大喝道：「蒯浚，你若倚仗諸位老師之力，脫離本門之外，自立南派掌門，縱然成爲事實，你也不見臉上有什麼光鮮！」

突然混元指蒯浚亂眉一軒，放聲大笑，笑聲淒厲，似蘊有無窮憤恨，聲盪雲霄，驚得寒鴉噪林，卜卜四散亂飛，須臾笑定，帶着一種極其鄙屑之容，道：「蒯化子焉能請諸位老師助拳，如你所言，縱然勝了臉上也不光鮮，但蒯化子定下泰山之約，你們自等不得罷了，再說，蒯化子原也無此心脫離本門，只爲你們太以欺人，想我蒯飛既爲天南支堂堂主，號令刑責應均由我蒯浚負責，你們不但蔑視本人職權，而且對於天南丐門門下，稍有輕微過錯，一不通知我蒯浚，二則刑罰極重，動則斷筋刖手，你們眼內還有我蒯浚這個人嗎？是可忍孰不可忍，今日你們來了，早作了斷極好，你們只要勝得我蒯浚混元指，蒯浚立時隨汝等返歸總壇，領候刑責。」

星河釣客婁雍微笑道：「蒯老弟，萬一你口不應心怎麼辦？」

混元指蒯浚鬚髮亂張，還未作答，身旁的高黎貢山二魔華宙却接口笑道：「蒯老師一言九鼎，老夫華宙願做見證。」

九指神丐微笑道：「華老師等均是名負海內，馳譽武林的前輩，說話必然算數，看來諸位老師絕不會參與敝門是非了？」他說此語，就是用來扣住羣魔，說什麼，也不好意思出手相助蒯浚。

此刻，天外三尊者金月忽跨前一步，冷冷道：「貧僧金月等是天竺遠來，爲的是瞻仰中國武林奇學，所以貧僧等稍時定欲向三位領教。」

九指神丐雙眉一皺，竹杖叟洪璜在丐門三老中最是性暴，聞言大感不耐，竟接口冷冷道：「既欲指教，何不現在開始，誰耐煩你們稍時糾纏。」

金月尊者獰聲大笑道：「這位說話到也爽快得很。」說着面色一沉，道：「而且好像貧僧等不堪一擊，貧僧等『赤煞摩伽』掌力，看來是天竺微末粗淺之學了。」說着，兩掌一翻。

只見金月尊者掌心漸變紅暈，尙吐出絲絲熱氣，兩縷白霧向外嬝嬝而散。

九指神丐蒼璽見狀大驚，他在太原晉祠內，聞得謝雲岳詳言酒甌峯經過，深明這「赤煞摩伽」掌力厲害已極，他本擬拿話拖延時間，等候援手，不料被竹杖叟洪璜把話說僵，說什麼也不能等候，乘着金月尊者「赤煞摩伽」掌力尙未凝聚時，趕緊出掌，不然自身難保。

說時遲，那時快，金月尊者掌心赤紅如火，已然凝聚得八成，天外三尊者從酒甌峯後，加緊他那天竺奇學「赤煞摩伽」掌，已可把凝聚時間提速，這時，九指神丐蒼璽一聲大喝，身形電飛，兩手駢指如戟，全身平射探臂向金月尊者掌心直戳。

金月尊者一聲長笑，人已騰起半空，驀然一翻身，兩掌猛往下按，吐出兩股淡紅氣流。

九指神丐蒼璽本恃着自己猝然欺攻，挾雷霆萬鈞之勢，心料金月尊者功力再好，也在不及防備下，難避開他飛空一擊。

豈料金月尊者比他更高出一籌，猛攻撲空，便知不好，身形還未落地時，只覺一片熾熱如焚的氣流厲壓下，頓感肌膚刺灼跳躍，心中大驚，幸而九指神丐蒼璽功力精湛，臨危不亂，足一沾地，施出「鯉躍龍門身法」一踢，身形仰射而起，凌越金月尊者之上。

那「赤煞摩伽」掌力煞是驚人，打在地上，蓬的一聲大震，地面枯草頓即燃着，熊熊火焰冒出。

高黎貢山四魔及秦中雙怪面顯驚容，敢情他們也聞得崆峒掌教飛雲觀主亦在「赤煞摩伽」掌力之下吃癟。

混元指蒯浚視若無睹，心頭只默默思算，等會怎麼可制勝丐門三老。金月尊者甫一落地，即旋身亮掌。

九指神丐蒼璽跟着落地，立在兩丈開外，面有憤容，他那藍布大褂後胸，已被赤煞摩伽掌力，灼成焦黃一大片，肌膚亦隱隱灼痛。

只見金月尊者獰笑道：「貧僧這赤煞摩伽掌力滋味如何？」

此言一出，蒼璽面有怒容，其他丐門二老星河釣客婁雍，竹杖叟洪潢均一晃湧前。

他們這裏一出，銀月尊者明月尊者亦倏然而前。

六人對立，戰在眉睫。

這時高黎貢山大魔華宙對金鈎無敵辛蒙耳語了數句，辛蒙一點頭，飛身往園中馳去。

忽聽得辛蒙一聲慘嗥，慘絕人寰！

高黎貢山四魔等人，聞聲一驚，遠遠瞥見辛蒙立在一顆大樹之下，似瘋狂的跳躍，兩手飛空亂舞繼又發出一聲聲慘笑。

在那陰霾佈空，長風嘶嘯之下，那笑聲，傳入耳中，無異是聲如梟鳴，觸耳心驚。

高黎貢山西魔一聲聲厲嘯，平平飛起，去勢若電，往那大樹之下飛撲。

天外三尊者頓感愕然，立止手不戰。齊趨前視。

九指神丐蒼璽臉上已恢復鎭靜，對於金鈎無敵辛蒙突變瘋狂，心中瞭然有數，兩眼覷定混元指蒯浚，隱隱含笑。

星河釣客婁雍及竹杖叟洪潰讓開兩步，他們知道蒼璽這種神色，對蒯浚是恨到了極點，絕不讓蒯浚活出手中。

他們深知混元指蒯浚功力驚人，暗暗担憂蒼璽不能一擊而中，被蒯浚逸去，那麼來日丐幇大難有增無已。不由心弦猛張，面色嚴肅，較之蒼璽一副悠閒姿態，不大相同。

混元指蒯浚面寒似水，兩目神光冷電般，炯炯逼視着蒼璽，右掌外翻當胸而立，左拳微揚，兩指戟舉，足下踏着子午。

箭在弦上，弦繃堪滿，大有一觸卽發之勢。

那邊樹下，大魔華宇用盡手法，未能制止辛蒙狂笑跳躍瘋態。

其餘諸魔嗖嗖四竄，想解開被點住穴道的那些明椿暗卡，同樣罔效。

試想他們都是武林奇人，自負甚高，然而不能解開穴道，顯然那點穴法詭異無比，一片狂傲之氣，刹時冷了下來。

大魔華宇面紅耳赤，面對着臉色慘厲，肌肉扭曲，狂笑狂跳的辛蒙束手無策，他認定辛蒙是遭人暗算點中穴道所致，那手法令他脊骨直冒寒氣，暗算的人定是在樹上突施毒手，但這棵大樹枯枝禿椏，並無可資掩藏的地方，分明這人得手之後逸去，不過有一點值得懷疑的地方，那就是這人既有這絕乘功力，爲何躲躲藏藏，難道他還有什麼陰謀不成，最蹊蹺的是本莊除了自己數人外，並無一人前來。

莫非他們都遭了毒手嗎？華宇想到此處，不禁冷汗如雨，這神色數十年來首次在他臉上顯出，可見他內心駭怕已極。

羣魔面上訕訕地聚集在大樹下，暗對此事加以猜測，紛紛提出意見，終於下了一個結論，就是對丐門之爭，決不援手。

天外三尊者心內猶不服氣，但目睹這種奇異之事，由不得他們不生凛駭之意，不過他們都有此一想法，那人露面後，就得試試那人武學精湛到如何地步。

這時大魔華宇挾起辛蒙，與羣魔紛紛趨往大廳前，對丐門三老與混元指蒯浚緊張情勢竟不加聞問。

距大樹之後有幾顆篁竹，在那竹梢葉繁茂密中，露出一張俏臉，淸澈如水的雙眸中微微吐出笑意。

九指神丐蒼璽這時與混元指蒯浚繞着打圈子，愈走愈小，但誰也不肯先出手，想等待有利時機到來。

要知這等高手過招，往往卽在短短的一刹那，三招兩式便可勝敗立曉。

辛蒙嗥叫之聲，愈來愈慘厲，大魔華宇在沒有辦法，猛向辛蒙胸後點了一指，只見辛蒙如將死之犬模樣，一陣哀鳴，聲音漸弱，四肢動了一會，便寂然無聲。

羣魔負手立在廳外觀戰，大魔華宇眼蘊淚水，憤恨無比，秦中雙怪倏然飛身往後躍走，意欲察看全莊究竟。

但禍在眉睫，羣魔均有此預感！內心惴惴不安。

驀然，混元指蒯浚沉不住氣了，脚步一旋，倏然劈出一掌，左掌兩指迅若星瀉，往蒼璽「期門穴」點去。

這兩式都是至剛至猛路子，而且奇詭無倫，最耗內力，掌指未至，已有潛勁逼人。

混元指蒯浚在一刻之前，目睹許多令人意外的奇事，又見丐門三老如此有恃無恐的神色，已有大難臨頭之感，事至如此，不如一拚，或可制勝，是以，盡展平生絕藝以制先機。

九指神丐蒼璽對混元指蒯浚，絲毫不敢大意，他知蒯浚這混元指力，能貫穿金石，腐木蝕鋼，右掌一吐還擊對方掌勢，立時橫閃五尺，避開混元指力，右掌攤開，風馳電湧地向對方腕脈扣去。

蒯浚突然大喝一聲，兩指倏仰，逕望蒼璽扣脈右掌劃到，指風嘶嘶銳嘯。

九指神丐蒼璽大吃一驚，他未想到蒯浚混元指可不須緩氣綿綿吐出，這混元指最耗內力，每一展用，對本身眞元耗損至鉅，他知蒯浚存心死拚。

此刻，容不得蒼璽多作考慮，身形電閃，錯步飛出蒯浚指力之下，那知蒯浚身法絕快，那指力登時劃在蒼璽大袖上，一截藍袖隨風揚起半空。

蒼璽驚魂未定，蒯浚身形稍不停留，兩指落向蒼璽胸後「心兪穴」。

這一容他點上，蒼璽立時就會心脈震斷而死，蒼璽一着之差，立成懸髮之危。

那蒯浚何等神速，雙指只差兩寸就可戳上，蒼璽頓感後胸一凉，立卽全身猝然一沉，倏的翻身，雙掌劈出一股排山倒海的勁力。

蒯浚怎麼也不會想到蒼璽，臨危尚能使出這一巧妙的身法，身形懸空，不及閃避，化指爲掌，迎着劈來掌力下壓。

只聽得「蓬」的一聲，蒯浚身形騰起半空，倏又飄旋下落，蒼璽雙腿一縮，風快立起，雙目稜視。

兩人都是胸頭氣血狂翻，蒼璽先前被蒯浚搶先出手，差點命喪在混元指下，此刻，蒯浚雙足甫一沾地，雙掌當胸劈出一招「推山立鼎」，雙掌全凝平生勁力而發，狂飈驟起，凌厲無儔。

蒯浚措手不及，當堂踉蹌被震退四五步，蒼璽趁此展出一套奇絕無倫的「劈空掌」法，强勁如潮，綿綿推出。

蒯浚亂眉一豎，步法登時走了開來，忽左忽右，忽前忽後神詭無匹，走的迷蹤路子，雙掌亦立時亮開，左掌右指倏忽攻出。

兩人每一招劈出，均帶有劃空嘯聲，力能裂石碎碑，近身周遭氣流激盪不絕，沙飛石走。

十數個照面過去，蒯浚混元指力益呈神威，指風嘶嘯，如同花影繽紛罩向蒼璽身形。

然而蒼璽雖未落敗，但仍然畏懼混元指力，晃身游走，覷空拍出劈空掌力，不過身法絕快，非明眼人不能看出。

但場外均是武林極負盛譽的人，何能瞞過神目。

星河釣客婁雍見狀皺皺眉頭，暗對竹杖叟洪潰道：「蒯化子這幾年功力精進太多，蒼老恐非其敵，不如我們也出手，爲正門規，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竹杖叟點一下頭，倏然長身，右臂一探，竹杖疾出，點向蒯浚的胸後「命門」穴。

星河釣叟婁雍也不遲疑，右手一晃，在陰暗的天色中，只見三溜淡黃色的絲線

，迅卽若電火地搭向蒯浚的「精促穴」。

蒯浚武功深湛，驀感風聲有異，攻向蒼璽的一招急撤，反身甩掌，將兩股襲來兵刃盪開，突地一鶴冲天，拔出五六尺高下，兩腿一蜷一彈，已射在兩丈開外。

只見蒯浚髮鬚怒張，神態氣極，大罵道：「你們如此逼人太甚，休怪我蒯化子心狠意毒了。」

蒼璽大笑道：「蒯浚，你死在臨頭還大言不慚，今日若讓你逃出去，我蒼老大立刻自絕而死。」

蒯浚獰笑了一聲「好」，突地——

蒯浚怒嘯了一聲，身形又拔上半空，凌空一個轉旋，兩手暴張，生像「鷲鷹攫兎」急撲而下，兩手十指射出勁風，雷擊電閃往丐門三老頭頂抓來。

這一次，挑發了蒯浚兇橫之性，施出生平眞力，用「鷹爪功」滲含了「混元指」力，兩種絕藝融匯在一處，威勢不同凡響，尚差着丐門三老頭頂五尺，三老就感到此種潛力前所未見，胸口被掌風擠迫得震盪跳躍。

丐門三老强護着心神，巍然不動，待到蒯浚掌到近前，才聯臂反擊。

蒯浚半空見丐門三老情狀，便知他們心意，暗暗心笑道：「我這鷹爪功與混元指融合在一處，威力絕大，一到得距身前三尺處，空氣成鋼，絕不容你們有還手之機。」

說時遲，那時快，眨眼間已撲在丐門三老頭頂不及三尺距離，丐門三老立時疾臂出掌，只覺空氣阻力極大，抬臂乏力，暗叫得一聲：「不好！」一股排山倒海，凌厲無儔的勁力，當頭罩來，眼看丐門三老，就要死在蒯浚的掌下。

猛聽得一聲淸亮的大叱，只見混元指蒯浚，突然翻了十數個觔斗，激震了出去，落在天外三尊者脚下，雙腕齊折，血如泉湧，面色慘厲無比。

這時，場中多出了一個中年書生，面泛冷笑，神色陰沉冰冷已極。

天外三尊者及高黎貢山四魔大喝紛紛竄出，雖說他們已不管丐門是非，但此刻目睹蒯浚慘狀，也不由激發同仇敵愾之心，決意伸手。只見中年書生面色更是一寒，道：「你們比秦中雙怪如何？」

羣魔聞言立時一怔，心想：「怪道秦中雙怪此時尚未返轉，莫非已遭了毒手不成？」大魔華宇臉上浮起一種不信之色，冷冷說道：「老夫就不信你你能勝得秦中雙劍？」

中年書生哈哈大笑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雙怪現已回轉萬象谷，與我訂下了八年後在華山芙蓉峰比劍之約。」

大魔華宇且疑且信，喝道：「你究竟是誰？」

中年書生立時浮出一面冰冷笑容，神情傲岸道出兩個字來：「岳雲！」

聲猶未落，天外三尊者同出一掌「赤煞摩伽」，驀見一片赤紅炙熱的氣流，洶湧的向岳雲四周罩去，只聽得金月尊者大喝道：「岳雲，還我眞經來，不然你死無葬身之地。」

原來岳雲一現身，天外三尊者便認出他就是在酒甌峰中相遇之人，心怯岳雲一身武學絕倫，暗中互使一個眼色，趁着岳雲與華宇說話時，六掌齊吐。

岳雲展出「玄天七星步」，一晃就脫出「赤煞摩伽」掌力之外，那六股掌力登時蓬的打在地面，只見火燄流瀉，轉眼枯枝乾草焦黑了一大片，蔓延了過去。火舌狂吐，濃煙瀰漫。

岳雲在酒甌峰曾與天外三尊者對掌，深知他們「赤煞摩伽」掌力厲害，雖然身受武學今非昔比，也不敢絲毫大意，身如電閃，斜掠出去兩丈開外，冷笑道：「我岳雲幾時拿了你們眞經，素昧生平，這話虧你說得出口！」

金月尊者一聲大喝，道：「佛爺險些被你騙了，你是雪山神魔嗎？好不識羞，快拿出眞經來！」

岳雲雙目神光逼射，哈哈一聲長笑，道：「你認定是岳某拿了，可見你眼力還算不錯，想我將經送回你們，哼哼！恐怕今生妄想。」

金月尊者登時變顏，向銀月、明月使了一個眼色，同時發出一聲雷鳴似地大喝，六掌又吐，那暗紅色氣流，登時由掌心外冒。

怪手書生岳雲胸有成竹，兩臂早凝聚眞力，等他們那「赤煞摩伽」掌力冒出掌心五寸時，迅快絕倫雙掌往外一推，展出「彌勒神功」逼字訣。

蓬地一聲大響，兩股掌力一接，只見天外三尊者所吐出暗紅色「赤煞摩伽」掌力，被「彌勒神功」逼得望自身捲罩過去，氣流洶湧，一刹那之間，將天外三尊者罩沒。

但聽得天外三尊者怪聲嗥叫，僧袍鬚髮全被燃着，痛得手足亂揮，那「赤煞摩伽」易發難收，怪手書生岳雲「彌勒神功」更是綿綿不絕逼出，制住他們身形不能稍動。

轉眼，天外三尊者燒得黑炭一般，凶睛圓睜，只在他們自身發出的赤紅火燄內亂跳亂舞，作法自斃，情狀至慘。

高黎貢山四魔看得面目變色，出手又不是，逃又不能，面面相覷。

丐門三老不禁動容，暗中咋舌不止。

這時嗖嗖分竄來四條人影，乾坤手雷嘯天，矮伽藍崔戩，一元居士胡剛父女四人翩然降臨，胡谷蘭姑娘一對水汪汪大眼凝視在岳雲身上，須臾不離。

只聽得金月尊者一聲嗥叫：「岳雲，你好狠……」

岳雲微微一笑，雙掌霍地向外一彈，轟地一聲，天外三尊者身形立時被震飛出去，撞在廳壁上，那麼結實的廳壁，倒塌下來一大塊，土飛石湧，塵霧被狂風捲上半空，天外三尊者頭破血流，已是半死不活。

高黎貢山四魔如非閃身得快，亦被「彌勒神功」掌力波及，雖然倖免，驚魂猶悸的顏色尙留在四魔臉上。

大魔華宇暗說：「這岳雲不知那裏學來的絕世武功，倘若動手硬拚也未必能獲勝，不如自找台階，報仇之事只有留在後了。」他們均知道金鈎無敵辛蒙定是中了岳雲暗算，全莊好手被點穴，亦是岳雲無比功力所爲，四魔均是武林巨擘，行家伸手，便知有無，這等眼力都無，焉能妄稱高人之列，當下大魔華宇抱拳微笑道：「

閣下這份震古爍今奇學，無怪名動武林，今日非動手之時，既然閣下與秦中雙劍訂下八年之約，屆時，老朽等亦在華山笑蓉峯領敎。」說完，亦不等岳雲回話，匆忙轉面拔身欲起。

突聽得岳雲一聲大喝道：「且慢！」

四魔立時一怔，轉面立定，大魔華宇道：「閣下還有什麼話要說？」

岳雲微笑道：「岳某料你們華山是不會去的！聽說一部少林秘學『無相金剛掌經』在身上，請予賜還！」

大魔華宇不禁色變，尙未回話，四魔華荒氣得一顆禿頭發紅，大叫道：「岳雲，老夫等四人五十年前已名震武林，望重天南，不想與你小輩一般見識，故予退讓，你以爲老夫等當眞懼你不成。」

岳雲冷笑道：「岳雲只向你兄長取回『無相金剛掌經』，要你亂跳亂叫做些什麼？」

大魔華宇自思以他們在武林聲望，豈能一再示弱，傳將出去豈不貽笑武林，岳雲武學雖然高絕，動起手來未必就會落敗，聞言面色一沉，道：「閣下可非少林門下，焉能越俎代庖，以你這點武學，未必就能在老夫手下討了好去。」

岳雲哈哈大笑，道：「你不信就姑且試試。」說着身形暴射，右手迅若閃電向華宇扣去。

二三四魔見岳雲身形猝動，齊亮掌攻去，那知竟遲了一步，大魔華宇猝然未料及岳雲說打就打，只覺眼前一花，立時警覺不妙，振腕欲起，左肩早被岳雲五隻鐵指扣住，肩部一痲，那痲軟的感覺刹那間巳蔓延及全身，渾身乏力，不由雙目露出驚駭恐怖之色。

二三四魔慌不迭的撤掌，登時楞住。

岳雲冷笑道：「不是念在你成名不易，今日便廢除你一身武功。」說着左掌向華宇懷中一摸，右邊腰內觸手奇硬，五指倏然一翻，將那册「無相金剛掌經」取出手中，略一張望收置懷內，又望了高黎貢山四魔一瞥，手一鬆，冷笑道：「你們去吧！八年之約轉眼就到，如八年中不能練成一項絕藝，不如老隱深山，免得到時丟人現眼。」

大魔華宇陡覺酸痲盡失，暗運眞氣一試，毫無異狀，忽然左手拇指朝天。

嗆琅琅數聲龍吟，劍光大盛，如驚濤駭浪地向岳雲湧來，原來華宇拇指朝天是一暗號，四魔同時拔劍攻去，四招盡蘊含生滅之道，奇詭無倫，風雷聲不絕於耳。

岳雲怒氣陡生，左手飛天一探，登時起了一串脆響。那四支長劍各剩下半截。

四魔頓時荷荷發怔。

岳雲左手一撒，四截劍尖丟在地上，望也不望四魔一眼，竟自暫轉身來，向雷嘯天那方走去。

四魔面色蒼白，華宇頓了頓脚，低喝一聲道：「走吧！」四魔風掣電湧逃去無踪。

正是任君濯盡三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

這時一元居士胡剛正在與雷嘯天低聲耳語，瞥見岳雲走了過來，便立時住口不談。

岳雲微皺劍眉，手中托着「無相金剛掌經」，含笑對一元居士胡剛道：「這本『無相金剛掌經』煩老前輩轉交少林。」

一元居士含笑接過，道：「少俠瞬眼之間，就消弭了一場武林浩刦，不然泰山之會，又要損折不少武林好手，老朽欽佩不已！」

謝雲岳正要謙遜兩句，忽聽破空急嘯聲，跟着幾條身影電射落下。

來人正是倪婉蘭姑娘同矮方朔荆方，東方玉琨姜宗耀及峨嵋玉簫俠士耿長修。

倪婉蘭穿着黑綾勁裝，雲鬢蓬鬆，脂粉不施，顯得憔悴異常，一雙秋水雙目滿含幽怨，眼眶珠濕。

玉簫俠士耿長修一臉鄙屑之容，瞪着謝岳雲大有動手相拚之意。

矮方朔荆方一見謝雲岳，就怪嚷道：「好小子！你溜了不要緊，可把老頭子害苦了……」

謝雲岳一言不發，望了玉簫俠士耿長修一眼，身形倏地一振，穿空斜飛，兩足交互一踹，又電射了出去，衆人眼中，只見一溜輕烟，疾如殞星而逝。

羣雄均不料謝雲岳走得這快，爲之愕然，雷嘯天大叫道：「老三別走！我有話說……」

倪婉蘭姑娘只悽楚喚得一聲：「謝大哥……」哀怨凄絕，卒不忍聞。

那謝雲岳輕功絕倫，去勢何等之速，他們言尙未落，已走得無影無踪。

這時，滿空陰霾，狂風四起，莊園內喬幹枯枝，呼嘯搖晃，一陣風過去，斷枝捲起半空，挾起塵砂蔽天。

一切都異常陰沉，羣雄均面色嚴肅，衣袂飄飛。

倪婉蘭姑娘雙目紅腫，嚶嚶啜泣，香肩不住地聳動，傷心欲絕。

玉簫俠士耿長修一臉鐵青，喃喃罵道：「蘭姑娘，這人値不得如此重視，輕薄無恥，枉稱俠士，說穿了還不是衣冠禽獸。」「拍」，一聲淸脆耳刮聲，從耿長修右頰發出，登時紅了半邊。

耿長修用手護着右頰，荷荷發怔！

原來胡谷蘭姑娘一見倪婉蘭等現身，謝雲岳卽冲天逸去，是從倪婉蘭，耿長修臉上神色，便判斷出那是怎麼一回事，忖出倪婉蘭對謝雲岳深情一往，她自身何嘗又不是如此，無奈謝雲岳鐵石心腸，毫不心動，不由生出惺惺相惜之心。

此刻，見耿長修汚衊謝雲岳，身形如電射般晃出，右掌迅若電光石火地刮了他一記耳光。

須知男女情愫發生，往往均是一見鍾情，反之，亦莫不如是，耿長修雖自負美男子，但在胡谷蘭倪婉蘭兩人眼中，起不了什麼作用，從胡谷蘭第一眼起便由不得心生厭惡，再出言汚衊，更是氣往上撞。

顯然這一掌打得不輕，耿長修良久神定，瞧出是一個美若天人的姑娘，杏眼圓睜，怒視着自己。

耿長修眼中一亮，心內更是洞然，對謝雲岳妬嫉之念更增濃厚，暗說：「怎麼，她們均對謝雲岳傾心顚倒，自己文采風流，百般順從，反得不到蘭姑娘半點歡心，這是何故？」心頭不由生起旣生瑜，何生亮之感。

他無端受辱，當着這麼多武林高人面前，顏面攸關，不能不有所表示，當下面色一沉道：「姑娘無故出手傷人，爲了何故？」

胡谷蘭陡然格格嬌笑不住，良久粉面凝霜道：「想不到你是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人，這一掌還打得不明白，哼！你再敢出言對謝大哥不遜，招呼你那兩隻耳朶。」

耿長修氣得玉面發靑，突放聲大笑道：「姑娘就看得我耿長修如此一錢不値，姑娘藝業雖然不凡，不過想取耿某雙耳恐怕還不容易。」右手望腰下一搭，九條紅綫霍然飛起，一柄玉簫揄在手中。淵停嶽峙，面泛冷笑。

胡谷蘭姑娘看出他手上是一管玉簫，上綴九點紅星。

一元居士胡剛竟視若無睹，與乾坤手雷嘯天不時耳語。他知小兒女之事，片刻卽烟消霧散，尤其耿長修出言不遜，引起大大反感。

丐門三老立在混元指蒯浚置身之處，談論如何善後蒯浚轄下雲貴川三省丐幫弟子。

姜宗耀東方玉琨兩人，總覺不便出言攔阻，一來他們也是年靑人，爲着情爭不輕予介入，深恐有所誤會，再因他們與謝雲岳感情甚篤，對他風範無限企仰，然而耿長修與他們同行數日，總覺耿長修量小不能容物，風範更不能相比擬，與他倆性情格格不相入，於是甚感爲難。只有默不作聲，置身事外。

還是矮方朔飛身竄在他們兩人中間，神情詼諧地搖頭笑道：「怎麼你兩人萍水相逢，就醋氣飛天來了，究竟是呷的那門子醋哇？看在我老人家面上，握手言和了吧！」

那知胡谷蘭竟不賣賬，杏眼一瞪，叱道：「你這瘋老兒滿嘴胡說八道，誰呷醋，姑娘如非見你一把年紀，硬要你用黃河河水洗乾淨口唎！」

接着玉簫俠士耿長修哼得一聲，道：「身爲峨嵋門下，焉能受女流之輩凌辱，老前輩，此事你大可不必過問。」

頓時把矮方朔荆方僵在中間，面紅耳赤，須臾神情突變十分激動，哈哈狂笑道：「我老頭子活了這大年紀，頭一次挨得這般毒罵。」說着，面色一寒，向着胡谷蘭大喝道：「女娃兒！不管你身後有誰？我老人家非要敎訓妳不可！」胡谷蘭哼哼冷笑，傲然不懼。

一元居士胡剛不料矮方朔竟插身其中，大感棘手爲難，乾坤手雷嘯天一躍上前，笑道：「荆老前輩，你豈不知大人不見小人過，宰相腹中好撑船之語，此事如被人傳出，徒貽量小不能容物之譏。」跟着，附耳低聲道：「你知道姑娘是一元居士胡剛的愛女麼？此老有名的難纏，何況姑娘與我老三交情迥異尋常，萬一此事被你鬧僵，你有何面再見故人之子？」

此言一出，矮方朔荆方立變驚訝之色，附耳道：「此事當眞麼？老朽何懼一元居士，惟恐雲岳生出誤會怎好，不過老朽顏面還要保全，老弟，你回去，老朽自會兼顧雙方，點到爲止。」

雷嘯天見荆方如此固執，也未便再說，皺皺眉頭，閃身一旁，竟自與倪婉蘭姑娘密語一陣。

這時，倪婉蘭垂首哭泣，胸前被淚水沾濕一大片，自覺遭遇甚慘，是天下第一苦命之人，身外之事，根本不加理會，似乎胡谷蘭與耿長修發生口角，並不是爲她而起，雷嘯天的話，亦充耳不聞。

雷嘯天本意，是想勸倪婉蘭出面攔阻，但姑娘不加理會，亦是無可奈何，徒自發怔。

矮方朔荆方神態威猛，鬚髮在狂風中飄忽，一雙本來瞇小眼睛，這時也睜得又圓又大，神光炯炯逼視。

玉簫俠士耿長修揄着玉簫閃在一旁。

矮伽藍崔戩神色十分憂急，他知兩人一交手，絕不能互無勝負，傷着了那一方都不好，直覺都是耿長修一人攪起這種是非，不由狠狠瞪了耿長修兩眼。

耿長修此時似是橫了心，見崔戩狠狠瞧他，也回報了一眼，暗道：「你這老匹夫，對我橫甚麼勁，你道峨嵋門下有如此好欺負的麼？」

此刻，胡谷蘭雙掌一反，兩溜蛇形金色劍光斜斜揮出，劍勢如同驚濤駭浪，逕劃荆方前胸。

這雙劍同出，快若奔電，劍尖一元眞氣嘶嘶吐出，逼人心胸，顯然姑娘劍學不俗，深得一元居士胡剛絕學個中三昧。

矮方朔目睹姑娘出劍凌厲絕俗，心中一凛，暗說：「此女眞個不凡，我老人家如示弱，豈不被一元居士胡剛恥笑！」當下冷笑一聲，身形微颺，倏地凌空拔起，雙掌凝吐「五行眞氣」掉頭撲下，只見滿空俱是狂飆，較之天風猶有過之。激厲洶湧而來。

胡谷蘭姑娘出劍本是虛招，只見她雙劍霍地一收，待到矮方朔凌空撲下時，巳是擰身錯步晃了開去，蓮足一點，登時穿空斜飛，兩柄奇形金劍一圈一抖，撒下金星萬點，劍光如雪，漫天朝荆方罩下。

荆方「五行掌」一撲不中，身方落地，便覺耀眼寒光眩目。劍氣罩體澈骨奇寒，心中大驚，立卽仰身，雙掌展出半生眞力朝上猛推了過去。

劍氣掌風眨眼就要相撞，這一碰上，兩人非有一人身受重傷不可，正在危機一髮之時，突聞得一聲大喝，一條身影，電射地撲來，矮方朔荆方頓感自己掌力被卸於無形，本身被一股柔和潛力迫出去兩三步。

那邊胡谷蘭亦感雙腕一痲，雙劍被那人奪出手去，芳心大駭，及至身形一站地，星眼一瞧來人是誰，不由得雙頰綻出笑容，如同一朶盛開的百合花一般，嬌媚無比。

原來那人就是去而復轉的怪手書生謝雲岳，手執着兩柄金劍，玉樹臨風，微微含笑向着矮方朔荆方道：「荆世伯，小侄並未開罪你老人家，爲何要向自己人動起手來！」

荆方老臉一紅，小眼圓睜，怪叫道：「你這小鬼，怎說沒開罪我老人家，一而再，再而三覷空溜走，害得我老人家找得好苦，眼前之事，又不是你引起的嗎？」

謝雲岳朗聲一笑，道：「就算小侄過錯，等會小侄定請世伯吃上一罎好酒，作爲賠罪總行了吧！」

矮方朔這時一天陰霾盡散，正好自落台階，呵呵大笑道：「還是你這小子行，我老人家毛病你全知道，見了好酒，萬事全休，現在胡姑娘就是打我老人家三個嘴巴，也是白挨！」說完，又是一陣呵呵大笑。

胡谷蘭見謝雲岳一來，氣也消了，被矮方朔這麼一說，不禁抿嘴格格嬌笑，只笑得花枝亂顫，嫵媚已極。

此刻，倪婉蘭姑娘自謝雲岳天外現身，頓時停住哭泣，雙目紅腫，滿含幽怨，凝視着謝雲岳臉上，身形搖搖欲墜，淒楚可憐。

謝雲岳望了她一眼，只覺十分對不起她，雖說自己芥蒂於心，仍不過是言語之間冒犯了自己，這又不是甚麼大仇血恨，無須長此耿耿於心，再說她受傷之時，被自己遍睹玉體，治療傷勢，雖不涉半點猥褻，然而一個女孩兒家經此一來，怎能不痴心於己，把心中厭惡，頓時被愧歉之心沖淡了大半，不由暗暗嘆了一口氣。

他原是為避開倪婉蘭而走，及至掠在莊外時，不由想起玉簫俠士耿長修是峨嵋金頂上人弟子，憶起宮門二傑說金頂上人就是傷父主兇之一，心中一個念頭閃電掠過，自忖何不從耿長修身上下手，引來金頂上人。

心念一定，又回身反撲，仗着他身法玄詭，如許高手，竟未發覺他身在樹梢。

他一騰身莊內，即發現矮方朔與胡谷蘭動上手來，心中大急，他還以為判方是老一輩人物，無論如何也不會猛施煞手，及見兩人各施殺招。眨眼就兩敗俱傷，情急關心之下，一聲大喝，展出師門絕學七禽身法「鷹搏鷲撲」，身如箭矢離弦，猛瀉而下，右手五指「捕風捉影」，扣取姑娘兩柄金劍，左掌同時揮出「彌勒神功」卸字訣，卸去矮方朔判方所擊出的五行眞力，解開此危局。

此刻的謝雲岳，心緒淆亂，感慨萬千，目睹兩位蘭姑娘神色，一喜一怨，不由惶惑中帶出迷惘，甚感躊躇為難。

他不敢再望兩位姑娘一眼，大踏步向耿長修那面走過去，神色凝重。

胡谷蘭閃身上前，道：「謝大哥，劍請賜還小妹。」

謝雲岳「哦」了一聲，將手中金劍遞還，身形略不停留，如行雲流水般走向耿長修身前。

耿長修面色緊張，雙目中吐出憤怒而恐懼的光芒。他自知禍從口出，為他帶來殺身大禍，他明知謝雲岳那日是療治倪婉蘭傷勢，情出無奈而為之，無愧天日，他今日口不擇言，是一時衝動憤激的言詞。

原因是他聞倪婉蘭冒大風雪單身往邯鄲馳去，他一念成痴，滿欲誠可格天，或能挽回倪婉蘭心意，移愛自己，於是循店夥指點蘭姑娘所去的方向，施展「踏雪無痕」無上心法，緊跟着追去。

這日風雪強猛，鵝掌大的雪片滿天飛湧，呼嘯嗆口，那漫天的風雪，宛如萬條銀龍翔鬥，使人眼花繚亂，視野尚不及丈，逆體強風令身形滯緩難行。

既如此之難，想在這迷漫廣大的雪野中，尋出蘭姑娘的身形，簡直是如海底撈針。

他受一種恆毅的潛力驅使，絕不放棄，像一隻獵狗般不放棄每種可疑的物事，俾推出蘭姑娘馳去的方向。

天已向晚，天色愈見陰霾，狂風怒吼，雪片飛舞，地面上一寸一寸地加厚，四外渺無人蹤，他心中焦急異常，倘不趁着目力尚可看見時，找着蘭姑娘，天色一暗，自己成了一隻瞎羊，遑論尋人。

正在焦急時，赫然一片零亂足跡呈現眼簾，他看出是蘭姑娘足跡，不禁喜出望外，埋首循着足跡方向急竄。

他知如此大的風雪，人的足跡不消片刻就為那漫天降落的雪片所湮沒，分明蘭姑娘去之不遠，近在咫尺。

果然，馳去十丈左右，隱隱瞧出一條婀娜的身形，在風雪中蹣跚而行，相距才不過七八丈，搖搖晃晃，比常人速度還要徐緩。

耿長修鼓風而馳，大呼道：「蘭姑娘……蘭姑娘……」

抑或是強風逆吹，聲音不能傳遠，還是蘭姑娘充耳不聞，頭也不回，竟自蓮步沉重搖晃走去。

耿長修猛吸了一口眞氣，掠身超越在蘭姑娘身前，回頭笑道：「姑娘，在下追得你很苦。」

蘭姑娘倏然止步，螓首略抬，幽幽地說道：「耿兄，你追我這苦命人做什麼？我倪婉蘭決意青燈梵唄，誦經伴佛了此餘生了。」

耿長修看出姑娘雙眼紅腫，蘊含淚水盈眶，一副傷心欲絕模樣，立時囁嚅喃喃道：「姑娘何苦，耿某誓為姑娘雪仇！」

倪婉蘭冷哼一聲，粉面一寒道：「你這麼點藝業也配嗎？今生今世你也休要妄想！」繼而自覺言語過重，隨又淒婉的一笑，道：「耿兄請不要替我薄命人煩心，我這一輩子也是愁懷難舒，矢志不渝了，耿兄，你追來這又何苦呢？」

玉簫俠士頭頂轟地一震，僵在那兒做聲不得，他直至今日，仍然不明白姑娘與謝雲岳其中有何淵源，誤會，不過他直覺看出謝雲岳並不愛姑娘，那麼姑娘又為什麼如此對他鍾情不渝，眞是不可理解。

男女之間，情愛紛擾，忘多不可理解，只因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誰又令他介入其間……

姑娘說得不錯，謝雲岳一身功力絕頂，豈是他能望其項背，又何能牽涉其中，傳入師門，徒然貽笑。

但他對姑娘之愛，痴情不移，然而姑娘從見面起，就未稍示顏色，自己捲入這場愛情漩渦，究竟是否值得？

耿長修只是捫心自問，連滿頭的積雪均恍若無覺。

倪婉蘭見耿長修赧然垂首，不由泛起一絲歉疚之感，張口欲言，又不知說什麼才好，一時亦怔在那兒發呆。

姑娘原把耿長修恨得入骨，如非他趕來一擾，謝雲岳那會走得這麼快，盼望了多時的夢，被他冲得煙消雲散。

她想到謝雲岳並不是不愛她，不然，謝雲岳為何天外飛來施救，不避嫌疑為她療傷足見他還是愛她的，經耿長修一擾，謝雲岳誤會自己與耿長修本是一對情侶，藉故引退，也說不定，所以當時恨不能手刃耿長修。

人在希望趨於破滅時，心情是如何沉重，消極，恨不得立即削髮為尼，青燈古佛，終老一生，於是抱着一顆支離破碎的心，冒着漫天風雪走出店門。

茫茫雪野，何去何從，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只覺心灰世事，暗恨謝雲岳薄情，淚珠像斷線般急湧淌出，因而眞氣未能凝聚，輕功身法亦無法施展，步履沉重，故被耿長修發現足跡找來，兩人僵着，互立不發一聲。

此刻天色已趨昏黑，尚可見到眼前一點景色，須臾，便將伸手不見五指了，但目前的僵局要打開，否則，眞要寸步難移了。

忽然，雪野中由朔風傳來一聲聲：「蘭姑娘……蘭姑娘……妳在那兒？……」

耿長修立時發覺，張口大聲喚道：「姜大哥……蘭姑娘在這……」又重復回了幾遍。

剎那間，丈外飛撲過來三條黑影，正是矮方朔判方及姜宗耀東方玉琨三人。

他們擊退賊人後，又四處追尋蘭姑娘耿長修兩人下落，杳然不見，只好回到客店，經店夥告知兩人走去方向，即匆匆尋來。

那種風狂雪密的天氣，又是那麼昏暗，窮極目力之下，才發現兩人淺淺足印。

耿長修一見得矮方朔判方，即說出此來經過。

矮方朔判方聽得連連頓足，搖頭嘆息道：「雲岳這孩子眞是！」繼又向姑娘道：「蘭姑娘，不必灰心，這事包在我老頭子身上，我們暫且轉回客店去，明兒個再走。」

矮方朔判方數日來見蘭姑娘變得慧婉和順，逗人喜愛，一反過去刁蠻潑辣，總覺得謝雲岳對蘭姑娘厭惡，未免無辜委屈了她，回到旅店，又獨自撫慰了蘭姑娘一番，諄諄再三，包可成全她的心願。

一宿黎明，狂風大雪有增未已，矮方朔判方等人冒雪而行，取道邯鄲往燕京而去。

那日的天氣，比昨日更壞，凜冽特甚，狂風挾着漫天風雪嘯掃四野，寰宇籠白，五人一至邯鄲，就買了五匹駿馬，登騎奔馳，馬匹吼氣成雲，耐不住這種寒氣，不時昂首「希聿聿」長嘶。

不兩日，就抵達燕京城，他們亦落在打磨廠三元老棧，這打磨廠一帶旅棧酒樓，泰半都是武林人物光顧，他們席未暇暖，便聞得什麼少林四僧，宮門二傑之事，在三元老棧怪面書生痛懲秦中雙怪，嘖嘖稱道怪面書生武功驚人，又說什麼紛爭引起泰山羣雄大會，雖然言人人殊，事實還是大同小異。

他們五人仔細推敲一下，認定怪面書生定是謝雲岳易容，矮方朔判方默默思索，以他的江湖經驗，便猜出了個中情形泰半，雖不中亦不遠矣。

當下矮方朔猛拍了一下大腿，嚷道：「哈！這小子一定是去滄州岳家去了，不然至濟南也可找出他的下落，咱們吃飽喝飽了，便去找他。」蘭姑娘眉開眼笑，可苦了玉簫俠士耿長修，跟去也不是，不去又捨不得蘭姑娘。

這兩日緊蹙的眉頭，就從未舒展過，原因是蘭姑娘自那日起就沒與他說過話，自己故意找着機會旁敲側擊，蘭姑娘總是神色幽怨避而不談。

蘭姑娘也有她的想法，她不忍耿長修長此痴戀自己，她知道永不能移情於耿長修，為着防微杜漸計，故示冷淡，使耿長修絕了這個念頭。

耿長修兩日來，性情變得很暴躁，不時吐出憤激的言語，東方玉琨姜宗耀不由厭惡萬分，矮方朔判方暗暗嘆氣，異常同情耿長修的遭遇，他知男女情愛絕不能勉強，愛莫能助，徒呼奈何。

矮方朔判方命店小二喚來一桌豐盛酒席，耿長修只是愁懷難舒，判方見狀，笑道：「耿老兄，老朽等去魯，不知有意同行否？倘若有事不能同行，這桌酒便算與老弟餞別。」

耿長修那能不聽出話中用意，只是不忍遽離蘭姑娘，仍想挽回逆局，忙答道：「晚輩奉命下山行道，經驗閱歷俱淺，虧得有老師前輩隨時指點，江湖經驗，隨之大增，現既有泰山英雄大會，晚輩意欲見識名家武學，老前輩如不見棄，自當尾隨驥尾。」

矮方朔判方聽得只有暗皺眉頭，未便再說。

一行五人離了燕京，就盛傳武清城郊紅旗幫匪戮殺殆盡，判方恍然明白必是謝雲岳所為。

蘭姑娘對判方說道：「謝大哥這樣行事，不是嫌太過份了嗎？」

判方搖頭說道：「雲岳這孩子身世太慘，未免性情養成孤獨偏激，妳若知道雲岳身世，就不能說他行事太辣了。」

蘭姑娘苦苦尋思，終於想出謝雲岳必有一番可惡的身世，對於自己薄情，是由於他偏激性情所引起，不由對他暗起同情之心。

風雪滿征途，到達滄州趙康九家，聞明趙康九落在濟南源盛鏢局，判方昔年也與源盛總鏢頭高子龍有過數面之緣，五人逕赴濟南大明湖畔源盛鏢局。

從高子龍口中得知謝雲岳已去辛莊，這又才趕到辛莊。

耿長修不料一念情痴，為他帶來了大禍。

耿長修自那日被謝雲岳僅一招，玉簫便被奪出手去，飛插樹幹，那份驚人功夫，現在想起猶有餘悸。

當下見謝雲岳邁步過來，面色緊張無比，玉簫一掄，蓄勢待發。

乾坤手雷嘯天見謝雲岳眼蘊殺機，深知金頂上人護犢有名，唯恐謝雲岳又引起場紛爭，便大叫道：「老三，耿老弟方才出言無心，你不可傷他。」

謝雲岳充耳不聞，身形一動，便落在耿長修身前不足三尺處。

耿長修大喝一聲，疾如狂風暴雨似地當先攻出九簫，驀見狂風塵砂中，掠起一蓬紅紅簫影，往謝雲岳全身罩下，端的奇詭凌厲無比。

謝雲岳面蘊冷笑，身形一晃，竟穿入那蓬紅點簫影中，懷中掣出兩柄奪自沈上九的寒鐵摺扇，察察晃了開來，由下往上斜斜揮起。



七彩殺手鬥智故事

書名	定價
紅粉煞星	1.70
黑夜之歌	1.70
黃色凶車	1.70
藍海亡魂	1.70
紫綫之秘	1.70
綠園喋血	1.70
白色天堂	1.70

新派武俠小說

書名	定價
風塵鐵漢	2.50
七絕女	3.00
絕路絕刀	3.60
血旗鎮八荒	3.00
鐵胆豹子	3.00
草莽龍蛇	2.40
玉女劫	3.20

朱羽新著

最新出版 上官庸 四大新著



紅衣女傳奇故事
無指怪人
全書268頁　定價HK＄2.80

紅衣女傳奇故事
長生之謎
全書166頁　定價HK＄1.80

小鬼子傳奇故事
鐵戒子的秘密
全書162頁　定價HK＄1.80

小鬼子傳奇故事
魔術手
全書162頁　定價HK＄1.80

武俠小說名家
孫玉鑫新作

- 無毒丈夫　全二集　定價港幣五元五角
- 秘谷風雲　全一集　定價港幣三元
- 七十二將相　全一集　定價港幣二元七角
- 七毒七　全二集　定價港幣五元六角
- 復仇谷　一至三集　定價每集港幣三元

石丈人
新派武俠小說
孫玉鑫

這一式展出，雖然表面署無異處，骨子却暗含「軒轅十八解」精奧招術。

耿長修頓感一片無形潛氣撞來，立足不住，踉蹌被迫得連連後退，手中玉簫幾欲脫手飛去，不禁大驚，閃身斜掠，立起一招「大鵬展翼」，只見一片簫影如山削去，招到中途，突又變爲「玄鳥劃沙」，逕望謝雲岳胸前一劃，飛快絕倫，勁風銳嘯。

謝雲岳一聲冷笑，摺扇霍地一圈，倏玉簫堪抵胸前之際，迅快以扇柄迎着玉簫一敲，琤地微響，耿長修頓覺手腕酸痛欲裂，把持不住，玉簫登時被震出手，飛落草內，耿長修猶圖挽轉逆局，左手倏向謝雲岳右臂砍去，威勢絕強，出手迅快。

謝雲岳比他更快，左手疾翻，施展「軒轅十八解」制龍手法，倏忽之間，已扣住耿長修左腕一扣一揮，只聽耿長修大叫一聲，凌空翻了出去四五丈，摔在地上。

雖然耿長修並未負傷，一個「鯉魚打挺」躍起，雙手向懷中飛快一揣，身如電射凌空撲下，兩掌一揚，只見一片凌厲勁風挾着滿空黑星急如驟雨向謝雲岳打來。

耿長修這一拚死飛擊，引起謝雲岳殺機，濃哼一聲，揮出一掌「彌勒神功」逼字訣「怒潮山湧」，迎着耿長修身形推了過去。

只見那滿空黑點立時回敬了回去，刹那間全打在耿長修頭面全身，立時耿長修慘叫得一聲，跟着身形亦如斷線之鳶被「彌勒神功」撞得翻了出去，蓬的一聲大響，摔在一顆大樹底下，昏迷不起。

羣雄大感駭然，倪婉蘭雖不愛耿長修，但認他們兩人之爭是由自己所引起，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耿長修那一聲慘叫，觸耳驚心，情急之下，身形一掠，躍在耿長修身前，看了一眼，急用雙手掩面叫道：「謝雲岳，你好狠……」跟着嚶嚶啜泣。

羣雄齊都掠在耿長修身前，只見耿長修一張俊臉，被自己發出的黑蒺藜嵌入其內，像蜂巢般，猙獰可怕，人也昏迷不醒，臉上滲出絲絲黑血。

謝雲岳慢步趨前尋視，見耿長修如此慘狀，內心不無惻然，暗忖道：「天啊！但願我此事沒做錯，其實他是無辜者，勢逼出此，無可奈何！」兩眼凝視在耿長修臉上，默然無語，表情異常嚴肅。

雷嘯天緊皺雙眉道：「老三，你這是怎麼攪的？」聲色俱厲。

一元居士胡剛立時向雷嘯天使一眼色制止，免得謝雲岳下不了台，原因是謝雲岳與耿長修動手之初，胡谷蘭即猜知爲了金頂上人之故，低聲與其父胡剛告知詳情，胡剛對謝雲岳此舉雖不以爲然，但極同情謝雲岳此種遭遇，逼不得已而爲之。

雷嘯天見一元居士眼色，心知有故，頓時不語。

矮方朔大感爲難，說也不是，不說又不是，瞇着小眼直搖頭。

倪婉蘭見謝雲岳神情冷漠，無動於衷，遂幽怨的說道：「謝大哥，你千萬別爲了我，對他下此毒手，他並沒有說你什麼呢！」

謝雲岳望了她一眼，冷冷說道：「誰說是爲了妳，眞要如此，才犯不着咧！」

一言刺傷了倪婉蘭的心，眼圈一紅，粉面鐵青罵道：「謝雲岳，姑娘悔不該認識你這冷面毒心的男人……」霍地拔劍在頭上割下綹青絲，甩向謝雲岳，嬌軀一扭，便向莊外掠去，刹時無踪。

謝雲岳接住一綹黑髮，神色黯然，須臾，緩緩彎下腰來，朝耿長修飛快地點了七指。

只見耿長修悠悠醒轉，一睜眼，見是謝雲岳立在面前，張口大罵：「謝……」只吐了一字，謝雲岳面色一寒，大喝道：「你再敢口出不遜，我就令你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哼哼！你如不服，便請金頂禿驢代報此仇，謝某五月端午準在長白環碧山莊等候。」

耿長修聞言氣極，放聲狂笑，那臉上傷處迸出黑血，淌流滿面，宛似厲鬼，猙獰可怕。

那笑聲含蘊着無比之憤怨、辛酸，良久笑定，突厲喝道：「好！五月端午，耿某定與家師去長白解決。」說完，連玉簫也不去拾，「一鶴沖霄」如飛掠去。

謝雲岳望着耿長修將逝去的身形，喃喃自語道：「但願我沒有做錯。」聲如蚊蚋。

矮方朔判方突鬚髮怒張，面露憤激道：「雲岳，你行事未免太乖張了點，倪婉蘭這丫頭慧婉賢淑，痴情於你，你豈能如此傷她的心，耿長修與你又非深仇大怨，情愛糾紛，難免發生齟齬，爲細故而結大怨，量仄不能容物，我老頭子看看你將步入你父後塵，不可救藥了。」

謝雲岳望了矮方朔一眼，欲言又止，只苦笑了笑，昂首仰望暗淡雲天，默然無語。一元居士胡剛含笑走近道：「判兄，你不可錯怪謝賢侄，事非如此簡單。」遂朗聲將宮門二傑所言一一解說。

在場羣雄均都恍然大悟，矮方朔判方露出驚疑眼光，道：「金頂禿驢也參與其事嗎，難怪我去年上峨嵋，他竟心虛避不見面。」說此一頓，繼之小眼一瞪，精光暴射，向謝雲岳道：「賢侄，你行事未免太不考慮，金頂禿驢我也不容他，你盡可去峨嵋找他本人，何必向耿長修出氣。」

謝雲岳道：「小侄下手自有分寸，那是他自尋何能怨小侄，再說峨嵋山中，金頂門下少說也有百十人，小侄若去，難免大開殺戒，不如激他尋來，了結此仇。」

矮方朔朗聲大笑道：「反正你說話總有理。」繼又面色一正，道：「我老頭子應允了蘭姑娘的事，非要辦到不可，現在我就去燕山尋她去長白，小子你再傷她的心，我老人家頭一個不答應你。」說着，回頭對姜宗耀東方玉琨道：「小伙子，你們如無事，何妨陪我老人家走走。」

東方玉琨等兩人當時應允了，走來與謝雲岳笑道：「謝兄，小弟等尋到蘭姑娘，即趕去長白再作暢叙。」

謝雲岳赧然一笑，抱拳道：「有勞二位了。」

矮方朔與姜宗耀東方玉琨與衆人作別而去。

一元居士胡剛這時笑道：「老朽同小女也要去一趟嵩山少林，送還『無相金剛經』，再去長白。」說着對雷嘯天作一眼色，雷嘯天會意含笑點頭。（未完）



要想知道！
最現代化實用拳術！
最現代化自衛散手！
各門派各流道創出！
最新中西拳擊招數！
請留意購閱！
快將出版！
武俠世界叢書
現代武林英雄譜
·第一期 目錄·
大聖劈掛門名手陳觀泰
猴拳神腿打出武俠光榮的一頁 …… 3
集泰拳—西藏俠家拳之精華
陳有倫師傅創拳擊道 …… 13
實用女子自衛術
應付箍頸三絕招 …… 23
洪拳—源出少林寺
虎鶴雙形譽武林 …… 25
疊拳散手 …… 27
鐵虎耙力敵藤牌單刀 …… 29
五省刀王嫡傳女弟子
碩果僅存羅漢門女門人林少立師傅 …… 31
香港首次舉行合氣道考試紀盛
各健兒凌空飛躍勇奪黑帶 …… 37
集首里那霸派之精
陳進虎發揚柔東流空手道 …… 43
空手入白刃 …… 51
應付持有武器敵人 …… 45
集空手道與泰拳之長
創賜拳道—揚威國外 …… 55
合氣道以忍、和爲高
介紹黑帶女高手茅瑛 …… 66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專欄作者：梅元欽
攝影記者：梅菲
承印者：香港彩印公司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7—13A
海外總經銷：
環球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新報大廈
電話：H484221—4
電報掛號：4013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Tel. H484221—4
Cable Add. 4013
Printed by Hong Kong
Art Printing Co.
7-13 New St. H. K.
Price: HK. $1.50
定價港幣每本一元五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
現代武林英雄譜
武俠世界叢書
保證你得益不少！